
武俠世界
第35年
35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俠義奇情故事「奪嬰」。長安世家的安俊霜公子與極樂門的六小姐樂美雪，邂逅於西湖，因山洪爆發，兩人聯手救人，奈何洪水改變了地勢，兩人困於斷崖石洞中，山中歲月使兩人感情漸深，兩口子天地爲父母，青山爲媒，結成了夫婦，他們誕下了嬰兒……本文故事的年代，自然不能承認無父母作主、無媒妁的婚姻，情中情、案中案，有待你慢慢欣賞，欲知嬰兒下落如何，究竟兩大世家是否承認此一對小夫妻的結合呢？請一閱便知。

*　　*　　*

本期有鐵馬先生撰著的短篇新故事「天殘地缺」；有辛棄疾先生撰著的「快樂花子」大結局；更有東方玉先生續「秋水芙蓉」故事的另一部「大破十二峯」，新故事由本期起連續刊載，請欣賞。

*　　*　　*

下期即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麥磊先生撰著的「劍膽琴心」，尚有辛棄疾先生新撰著的長篇連載「龍吟鳳鳴下天山」，屆時請留意。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463.00
	一年港幣	$925.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12.00
	一年港幣	$1,02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14.00
	一年港幣	$1,227.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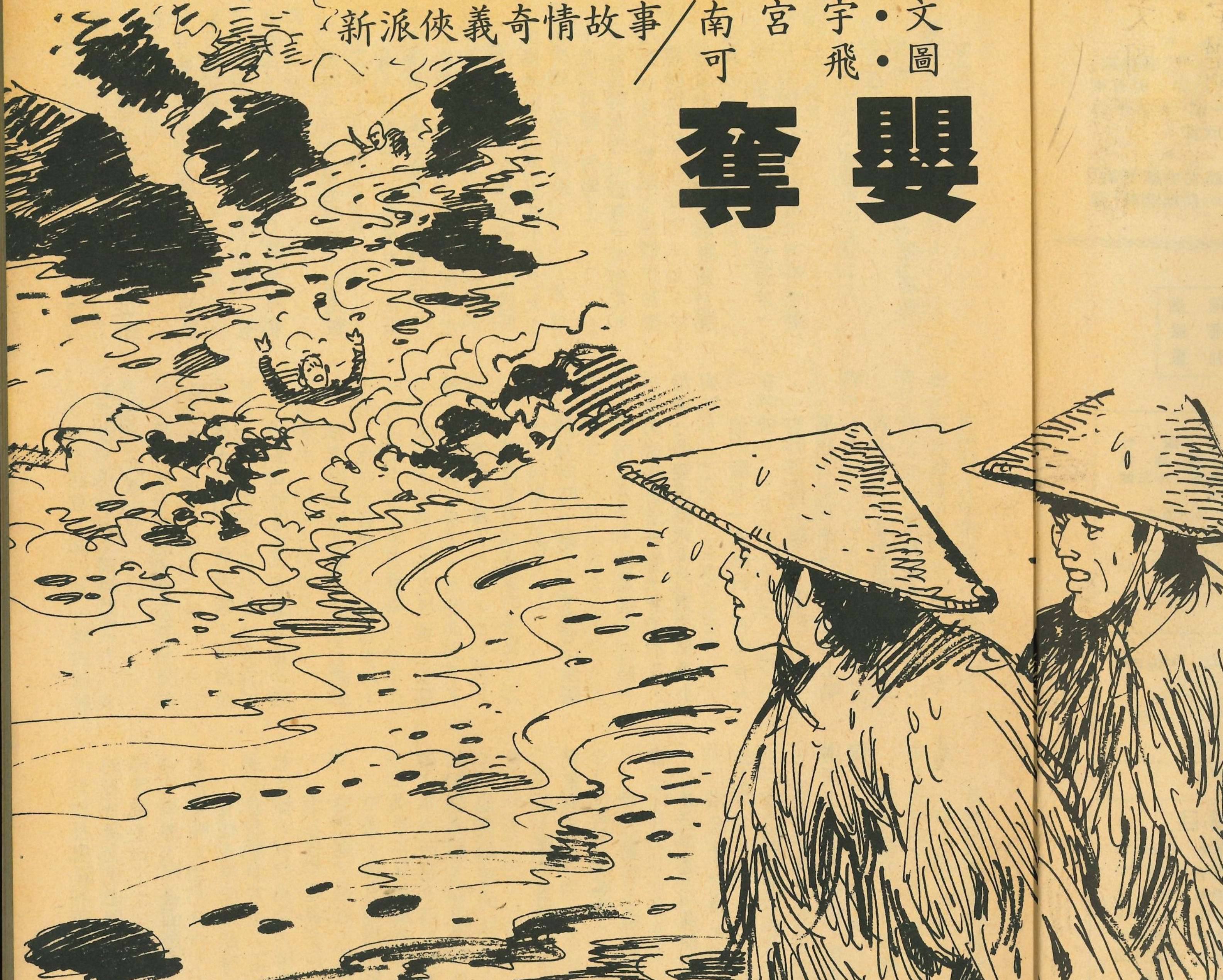
第35年
第35期
（總號179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奪嬰



雨中邂逅　救人受困

雨不停的下了七天，天空仍是一片陰霾，不但沒有稍停的跡象，而且還會繼續下下去。

西湖本是一片勝景，而今已成澤國。

據那些從長江兩岸搬上來的人說，三十年內，長江水位未曾如此高漲，看來氾濫似是無可避免。

孤山地勢高聳，而今已成為整個西湖的世外桃源，山上已再沒有什麼遊人，很多人一早離去，因此，山上唯一的酒樓——梅鶴樓，也顯得異常冷清。

梅鶴樓的二樓，只有一個客人。

小二正為他斟酒，道：「公子，你獨自賞雨七天，仍嫌不夠？」

這位公子，身穿儒生袍，不過，從他氣度與身形，看來他定是個懂得文韜武略的人。

公子道：「而今不看雨，還看什麼？」

「本來西湖有十景，每天去看一景，也要十天，可惜是連場大雨，只能看雨！」

公子道：「其實看雨打孤山，也是不俗。」

這位公子倒是個隨緣之人。

小二道：「公子胸懷坦蕩，豁達過人。」

「人生於世，幾十寒暑，一切隨緣，何必認真！」他舉杯而飲。

「說得好！」說話的並非小二，而是已站在樓梯前的一位書生。

小二立刻上前道：「這位公子……」

公子道：「人生得意須盡歡，又何必介懷是看雨還是看風景。」

小二道：「公子，這邊！」

「公子，何必另坐，就過來與小弟同飲一杯？」

那位剛上來的公子，個子比較矮小，不過，他自有他一番風華氣度，他也沒有客氣，上前拱手道：「公子高姓大名？」

「在下姓……姓晏，小字俊霜，未請教兄台高姓？」

「在下姓……洛！」

晏俊霜道：「洛公子，請！」

洛公子也道：「請！」

小二已過來，為他們多放一副杯筷。

晏俊霜道：「小二，再來五斤梅鶴酒，好讓我與洛公子浮一大白！」

洛公子道：「晏兄，我酒量極淺，如果你喜歡多喝，那也無妨！」

「小二，三斤梅鶴酒，幾個小菜！」

小二道：「就來，就來！」

晏公子道：「洛公子，咱們萍水相逢，總算有緣，在下先敬你一杯！」

洛公子舉杯，道：「多謝兄台！」

兩人舉杯，一乾而盡。

晏公子道：「洛公子剛剛上山？」

洛公子道：「不，我也來了三天，不過，一直在下雨，無法下山！」

「我也來了孤山七天，為什麼未曾見過公子？」

「我住在那邊松鶴樓，那處也有飯菜供應，因此我沒上這梅鶴樓。」

「啊，原來如此！」

「公子住在……」

「我住在這邊的孤梅居。」

這時，小二已送上酒菜。

小二道：「我不打擾兩位清興，假若要酒要菜，不妨大聲叫我！」

「好極！」

而今雖是初夏，山居之上，下着傾盆大雨，氣溫並不高，熱騰騰的小菜，加上美酒，確是不俗。

兩人淺斟低酌。

洛公子道：「兄台來西湖，自然是看風景，尋幽探勝？」

晏公子道：「是的，兄台可是一樣？」

「是的，可惜只能看到煙雨淒迷的西湖！」

「這也是難得，天下有多少人看過西湖成澤國？」

「對。」

兩人又再乾杯。

他們談天說地，極為投契。

轉眼之間，酒菜已盡。

洛公子忽然有個提議，道：「晏公子，你坐在這梅鶴樓賞雨多天，可曾想過在雨中看雨？」

「雨中看雨？」

「是的，只看到雨下，而感覺不到雨水，似乎欠了一些。」

「好提議！」

「咱們便來一次雨中看雨。」

晏公子搶着會了賬。

小二見二人要外出，道：「兩位公子，何必要冒風寒，又要沾雨濕？」

洛公子道：「風寒雨濕，正是雨中樂趣，晏兄你認為如何？」

晏公子道：「捨命陪君子！」

洛公子聽了，似乎有些反應，但不一會，已回復正常道：「公子言重了。」

小二奉上兩柄油紙傘，道：「不知這東西管不管用！」他看看外面的雨，續道：「這兩柄東西只擋得頭來，也遮不到脚，倒不如再加這蓑衣！」

他把兩襲蓑衣拿了出來。

小二道：「這蓑衣看來是十分

笨重，但穿在身上，總好過被雨水直淋。」

二人覺得有趣，分別穿上蓑衣。

當兩人抬首看看對方，也不覺笑了起來。

小二送了二人出門，道：「兩位慢行小心，逛一下便要回來了。」

這時，天公似是作美，雨是較為小了。

兩人打着傘，穿着蓑衣，在這雨中漫步，實在是有另一番情趣。

他們轉過了彎，向山崖那邊走去。

山崖之下，有些房屋，但居民正準備疏散，他們坐在小艇之上，扶老攜幼，十分狼狽。

他們再轉一個彎。

卻見對面的山頭有十來個人，在小樹林之內暫避，他們衣衫盡濕，瑟縮在一起。

洛公子道：「他們是避災，我們是賞雨，實在有些過份！」

晏公子道：「是的。」他舉首一看，天上烏雲又再密佈，雨勢也變得更大。

洛公子道：「還是回去吧！」

晏公子點頭。

突然，他們都聽到一陣「隆隆」的聲音。

聲音來自山上。

他們回首，卻已見一條白練般的洪水，正自山上滾滾而下。

「山洪爆發！」

晏公子一手拉了洛公子，閃在山旁。

洪水有如萬馬奔騰，傾瀉而下。

對面立時傳來一陣陣人聲，加上哭聲。

原來這突如其來的洪水，直衝下面小樹林，那些人中有老有幼，一時之間，有人呼天搶地。

晏公子與洛公子正抓着一些草藤，暫時穩住身子，幸好洪水下了一會，便暫時弱了。

下面傳來更為淒慘的呼聲。

兩人同道：「救人！」

兩人同時一躍，向下面山崖躍去。

這兩位公子，雖是儒生打扮，卻原來武功底子極佳，身手不凡，沿着一些突出巨石，已到了那邊小樹林。

他們躍上一塊巨石，石旁有人在呼號。

他們各扯了幾人上來。

那些人衣衫盡濕，伏在石上喘氣。

其中一人道：「兩位恩人公子，假若你們還有氣力，上面山崗，還有幾十人！」

他們聽了，同道：「上去！」

二人飛躍，借着一些較為突出的石，爬上了山的另一邊，洪水又再爆發。

果然，那邊山崗之上，有幾十人在呼叫。

有些人早已不能穩站，被水沖去，有些被沖下來，正抓住一些樹木枝幹。

兩人也不理會，救人要緊。

他們躍了過去，救起了多人。

不過，洪水卻越來越厲害。

洪水不單如萬馬奔騰而下，還帶了不少巨石，巨石加上洪水，有如雷霆萬鈞，似是天搖地動。

他們站着的巨石，也似在搖晃。

救人雖是重要，救自己的命也更重要。

巨石又再搖晃。

眾人驚叫，拚命抓着石的邊緣。

晏公子道：「這裏不穩！」

洛公子一指上面，道：「上去！」

晏公子點頭。

洛公子向洪水沖下的方向，反躍而上，他的選擇，也是明智的選擇。

因為往下去，只會被洪水沖走，只有往上走，才有可能逃過洪水。

這個選擇當然要有足夠的自信，否則逆流而上，也會自取滅亡。

他們借着突出的石塊，被水激起的藤蔓，再加上互相借力扶持，一直往上。

他們費了一番勁，居然來到了山洪爆發的源頭。

那地方怪石參差，水便自石間奔流而出。

兩人跳上了亂石，再上幾層，才有一個山洞，這山洞倒也奇怪，十分乾爽。

兩人不敢深入，只站在洞口之處。

他們已沒有雨傘，但身上仍有蓑衣，兩人脫了蓑衣，坐在洞口休息。

剛才救人的時候，倒不覺得怎樣，但如今一靜下來，卻覺得異常疲倦。

兩人倚着石洞旁，不知不覺之間的睡了。

他們不知睡了多久。

突然，一陣「隆隆」的聲響驚醒了他們。

晏公子道：「什麼事？」

洛公子道：「一片漆黑，不知發生什麼事。」

「隆隆」之聲，似是越來越近。

他們只覺山搖地動，突然之間，前面的山石似在下陷，兩人急忙退入山洞。

山洞之內一片漆黑。

晏公子從衣衫之內掏出了火摺子，幸好火摺子用油紙包包着，並沒有弄濕。

他在山洞之內撿了一些枯枝，燃起一堆篝火。

因為當他們睡了之後，頭上儒巾落下，兩人變成了披頭散髮。

洛公子急忙挽着頭髮。

晏公子把面朝另一面，似有尷尬之色。

洛公子道：「你知道了？」

「知道什麼？」晏公子似仍詐作不知。

洛公子道：「晏兄，你看看我。」

晏公子無法，回過頭來，但仍不敢看洛公子的臉，只看着閃耀的火。

洛公子道：「你不敢看我？」

「怎會不敢？」

可是，他仍然是看着火堆。

洛公子把頭髮披散了，道：「我是個女兒家！」

晏公子慢慢的抬起頭來，一時之間，卻不知要說些什麼才好。

洛姑娘道：「我為了方便在江湖上走動，才扮作男兒之身。」

晏公子道：「洛姑娘！」

「其實男女又有何別？公子是個豁達之人，何必拘泥世俗之事。」

晏公子也覺得她言之成理，道：「是的，咱們是男是女，相聚總是有緣。」

他說這話，本想表示自己的確是個豁達的人，不過，說了之後，又似乎有些不對勁。

洛姑娘道：「明天我們回到孤山，我扮回男裝，又是一條好漢。」

晏公子聽了，也笑了起來。

外面又傳來隆隆的聲音。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兩人想做一個火把，往外面看看，可是，外面又是大風大雨，根本不能看到一丈以外的情景。

他們走回洞內。

這個山洞相當寬大，也十分乾爽，他們小心走入一些，竟然發現有一些柴枝，甚至一些乾魚乾肉，和幾包糯米。

洛姑娘道：「看來這山洞是平日遊人作避暑之用。」

晏公子道：「那麼，假若我們不能離去，倒也不怕餓死！」

洛姑娘道：「這裏糧米，足夠十月至一年之用，為什麼你竟說我們不能離去？」

「我只是隨口而說。」

不過，這話雖是隨口而說，卻是應驗了。

天亮之時，他們一出洞口，兩人都呆住了。

山洞前面本有山坡，而今已是全然下陷，走上兩步，已見下面成了一個斷崖。

斷崖極深，而且是筆直而下。

下面有水聲傳上，仍是萬馬奔騰。

洛姑娘道：「不用怕，這裏不能回去，我們可以繞過山後。」

晏公子道：「我們往後面去看。」

山洞的後面，卻是一列峭壁。

這峭壁也是筆直而上，山石之上，長滿青苔，滑不留手，雖有輕功，也不能爬上。

前面是斷崖，後面是峭壁，他們無端的被困在當中。

洛姑娘嘆了口氣。

「什麼事？」

「你的話應驗了。」

晏公子並不着急，只道：「隨遇而安！」

洛姑娘道：「當雨停了，總會有人上山。」

「希望如此！」

兩人回到洞中，聊着聊着，漸漸也不覺得擔心。

* * *

那日，並沒有人上山，其實，不要說見人，連飛鳥也不多見一隻。

兩人說得倦了，便各自倚着石洞牆壁而睡，睡醒之後，用糯米煮了一些飯，吃些乾魚，味道倒也不錯。

晏俊霜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道：「洛姑娘，妳怎會來到西湖？」

洛姑娘想了一想，才道：「晏公子，你先說！」

晏俊霜道：「人說江南煙雨，淒迷美艷，因此我決心來此一遊。」

洛姑娘道：「我離開家園，也是慕西湖之名，有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因此來這地方。」

晏俊霜道：「可曾遊過西湖十景？」

洛姑娘道：「遊過『柳浪聞鶯』，也遊過『花港觀魚』，然後便上了孤山，你呢？」

晏俊霜道：「我也走過蘇堤春曉，我向來欣賞梅花與白鶴，因此便先上孤山。」

洛姑娘道：「公子救人的時候，身手敏捷，輕身功夫極佳，你是來自……」

「我並不是什麼門派，只是閒來向父兄學習，也向一些家中老武師學了……」

「怪不得你功夫如此博雜……」

「姑娘妳武功也是不弱，妳是來自？」

「我們洛家也是個尚武家庭，自小便請了一些拳師武師，來教子弟學武，本來我爹並不鼓勵女兒

家學武，但我生性好動，也與男孩子同練，父親也沒有說什麼。」

「原來如此！」晏俊霜道：「爲什麼妳又會在江湖走動？」

洛姑娘似有遲疑。

晏俊霜道：「姑娘若是不方便說，那也無妨。」

洛姑娘道：「不，我像很多年輕人一樣，希望到江湖闖一下，可以增多見識，也可尋師訪友，希望在武學方面，有更進一步的成就。」

晏俊霜道：「噢，我也是有此相同目的，尋師學藝，再在江湖上結識一些忠肝義膽的朋友，在江湖上闖一番事業，不枉此生！」

洛姑娘讚道：「公子胸懷廣大，實在令人欽佩！」

晏俊霜道：「姑娘取笑小弟！」

「小弟？晏兄，你多少歲？」

「虛渡二十個寒暑！」

「啊，那你要叫我小妹……」她說到這裏，似乎有點不好意思，隨即轉口道：「我也虛長了十八個春秋。」

「那我眞的要叫妳小妹。」

兩人談得極爲投契。

轉眼過了三天，天氣漸漸轉爲晴朗。

兩人出了洞，往那邊斷崖走過去。

附近泥濘一片，非常濕滑，兩人小心走着，不過，無論如何小心也好，一時便會踏着一些鬆開的石塊，幾乎倒在地上。

幸好兩人互相扶持，也無大礙。

晏俊霜道：「希望天氣轉好之後，這些沙石可以結實一些，我們才可探路。」

「是的，我們還是暫時不要冒險。」

兩人又回到洞中。

轉眼又是三天，再沒有下雨，山洞旁邊有些雨水冲下，形成了一條小瀑布。

那天，洛姑娘一早起來，晏俊霜仍在沉睡。

她走出洞口，用那些小瀑布的水來洗臉，差不多八天，沒有洗頭洗身，她覺得極爲不舒服。

而今，清涼的水瀉下，洛姑娘便先洗頭。

她披開頭髮，任水冲洗，一時之間，覺得無比的舒服，山水瀉下，也不覺弄濕了衣服。

漸漸，她也覺得身體污穢，倒不如趁四野無人……

她看看四周，發覺小瀑布之後面，還有一些瀑布，水流並不太猛，以小瀑布作爲屏障，快手快脚，也可以一洗身上污垢。

她脫去了上衣，開始洗濯。

晏俊霜一覺醒來，不見了洛姑娘，也不以爲意。

他信步走出山洞，但覺陽光耀眼。他也看見山洞旁有小瀑布瀉下，便往前走。

當他正想用手掌接水洗臉，脚下一滑，仆了向前，整個頭被水淋濕了。

他站了起來，却見後面有人影，他小心一看，只見雪白晶瑩的玉背……

他立時知道，走進錯誤的地方。

他迅速回轉身來，那知道，不知是他心慌意亂，還是他脚步不穩，「叭」的一聲，整個人滑倒。

「誰？」洛姑娘叫道，並且迅速的披上了濕衣。

晏俊霜不敢出聲。

可是，洛姑娘已飛身出來。

洛姑娘見有人仆在地上，叫道：「是你……你爲什麼會……」

晏俊霜十分不好意思的爬起來，道：「我……我什麼也沒有看見。」

這話無疑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洛姑娘聽了，十分惱怒，也不多說，三步兩脚，離開這些瀑布。

晏俊霜實在是無心偷看洛姑娘，只不過是無意踏脚不穩，這才誤闖瀑布之後。

他卧在地上，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結果，他索性讓山水，洗淨了身體，才回到山洞。

山洞口處，並沒有洛姑娘的影子。

大概是她覺得委屈，才走進了山洞，晏俊霜不敢入內，便把一些濕衣，晾在附近一些樹木之上。

他一直等，希望洛姑娘出來。

可是，直到日落西山，洛姑娘也沒有出來。

他想到這裏，便不理一切，衝入山洞，並叫道：「洛姑娘，洛姑娘……」

山洞內却並沒有回聲。

這山洞雖大，但也只是多走幾步，便全然可見，洞內並沒有洛姑娘的踪影。

他再走出洞口。

「不在洞中，她會在那裏？」晏俊霜想着，不禁走向斷崖之處，那裏有洛姑娘的踪影？

忽然之間，晏俊霜狂叫道：「洛姑娘，洛姑娘，難道妳爲這……便跳崖自盡？」

他跑向斷崖，這幾天天氣轉好，沙石也較爲實了一些，不過，仍有一些山石，因晏俊霜的走動，而鬆脫跌下。

他來到崖邊，只見下面是深不見底。

他呆坐着，心想：「女兒家身體給人看見了，自然是羞愧之極。」他越想越不舒服，忍不住的哭起來。

他哭了一會，自言自語的道：「我無端害了一位姑娘的性命，我活着也是一輩子的不安。」

他站了起來，竟然想跳下崖去。

忽然，有人叫道：「你想死？」

晏俊霜回過頭來，只見洛姑娘站在上面一塊大石之上，似並無異樣。

晏俊霜狂喜道：「洛姑娘，我還以爲妳……」

「以爲我什麼？」

「我以爲妳跳崖。」

「我怎會想到這麼傻？」

「爲什麼妳在石上？」

「因爲我要晾乾衣服！」她身上的衣服，果然是乾了，並且較爲乾淨。

晏俊霜道：「妳下來。」

「我爲什麼要下來？」

晏俊霜不知如何作答，只好道：「洛姑娘，妳餓了？」

「那又如何？」

「我煮飯給妳吃。」

洛姑娘並沒有什麼反應，也沒有表示反對。

晏俊霜道：「妳千萬不要跳下去，我會好好煮飯給妳吃。」

他轉身回到洞中，洗米煮飯。

這十多天以來，都是洛姑娘煮飯，這些工作，女孩子做起來是好些。

晏俊霜從來沒有煮過飯，這一次要親自下厨，滿以爲十分容易，那知老鼠拉龜，不知如何下手。

他洗好了米，却不知下多少水才對。

生火本也不難，可是，要弄一個適合的火，讓火聚在一起，却也不易。

一時之間，他忙得滿頭大汗。

忽然，有人道：「還是讓我來吧！」

不知何時，洛姑娘已在他背後，看到他狼狽的情形。

晏俊霜看着她，只要她忘懷今早的事，他的心才稍爲安樂下來。

他一直不敢多說話，因爲他害怕說錯了什麼，又會弄到兩人尷尬。

洛姑娘眞的忘記了，弄好了飯之後笑道：「公子，好好吃一頓。」

「多謝姑娘！」

「爲什麼你這樣拘謹？」洛姑娘問道。

「因爲……」

「因爲你今早闖入瀑布之後？」

想不到洛姑娘她竟自己提起這事。

「我不是故意。」

「誰說你故意？」

晏俊霜無言以對。

「你看見了什麼？」洛姑娘道。

一時之間，他實在不知如何作答。

「沒有看見什麼？」洛姑娘試探道。

「我……我……」

「看見什麼？」

「我只覺水花四濺，並沒有看見什麼。」

「好極了！既然什麼也看不見，你還內疚什麼？」

晏俊霜知道，洛姑娘是原諒了他。

洛姑娘頓了一頓，道：「我却看了不少。」

「你看了不少，看到什麼？」

「你不也是在瀑布之內洗了個澡？」

晏俊霜道：「是的！」

「你是不是先洗頭，然後弄濕了衣服，索性用山水把身體冲洗？」

晏俊霜點了點頭，半晌才道：「妳怎知道？」

「因爲我一直監視着你。」

晏俊霜聽了，反過來紅了耳根。

「後來，你到了斷崖之前，也去晒衣服。」

「你一直在我後面那塊大石？」

「是的。」

「爲什麼妳不出來？」

洛姑娘道：「我要看你怎樣。」

「如果我不是想跳下去……」

「我也不會出來。」

「早知我早點作狀跳下去。」

洛姑娘道：「原來你是作狀！」

「不！我只是越想越怕。」

「怕什麼？」

「怕妳想不開。」

「想不開的是你。」

「是的！」

洛姑娘道：「如今是你並沒有看過什麼，我却看過你，大家算是扯平了。」

晏俊霜道：「是的。」

還是洛姑娘處事心細。

其實她在瀑布之後，發現晏俊霜之時，也是滿心悲憤，一則是以爲晏俊霜偷窺她，二則是女兒家，讓人看過自己身體，叫自己如何面對晏俊霜。

不過，回心一想，晏俊霜這十來日，都是以君子相對，他並不是個登徒浪子。

再者，這山崖之上，只有他們二人，其他人又何來得知此事？

況且，在這山崖之上，他們還是不知要相對多少日子，如果把這事情弄僵，那只是難爲自己。

在她看到晏俊霜想跳崖謝罪，她不再懷任何怨恨。

她知道只有裝作若無其事，晏俊霜才會無事。

後來，她發現晏俊霜出身禮義之家，並不能把事情放下，因此，她故意也說是看過他身體，這好讓他心有所安。

* * *

轉眼又過了個多月。

晏俊霜與洛姑娘沒有再提這事，開始的時候，仍有點尷尬的感覺，漸漸，他們似乎是忘懷此事。

山中無事，兩人日間只到處找尋離開此地的出路，不過，幾乎每一處都走過，總是無法找到可以下去的地方，斷崖之處，筆直下墜，根本沒有插足的地方，有些地方，却是亂石穿雲，每一塊石頭都似是搖搖欲墜，無法踏足，若是冒險一試，誰也不敢擔保安全。

他們也想過攀崖再上，繞過山頭，或許可以找到出路，可是，那些石壁，嶙峋陡峭，攀上兩步，已令人膽戰心驚，如果再多上兩步，那時上又不是，下又不是。

漸漸，兩人找尋出路，變成游山玩水。

不知不覺間，感情大是增進。

一日，他們來到一個斷崖之處。

那斷崖有無數尖石，直插天空。

洛姑娘道：「你看這像不像個鬼門關？」

晏俊霜道：「鬼門關？對，這一排排的石，像參差的牙齒。」

「是，鬼門關這名稱這麼庸俗，我們便叫此處爲『鬼齒』，更覺傳神。」

「鬼齒？是個好名字！」

「這個孤絕無援的地方，應該有更多不同的名字，以便日後可以帶人來參觀。」

晏俊霜嘆了口氣。

洛姑娘道：「你又傷感什麼？」

晏俊霜道：「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再見到人？」

「老天爺不會永遠困我們在此。」

「你倒是樂觀。」

洛姑娘道：「你開開心心，又是過了一日，若整天嘆氣，也是要過一日。」

「那我寧願開開心心過一日。」

「對，那又何必愁眉苦臉，嘆息渡日？」

兩人又四處走，每到一處，都給予一個名字，一時之間，這個與人間隔絕的地方，居然有些名叫「天堂路」、「地獄門」、「花滿谷」、「月滿台」……的地方，把這地方，帶來了一些生氣。

山上食物無缺，況且夏天到來，有些樹上，結了一些不知名的水果，兩人試試吃，發覺甚爲香甜，吃後也沒有不適的感覺，便開懷大嚼。

一日，兩人見有鳥飛來。

晏俊霜道：「你可曾練過暗器？」

洛姑娘道：「有，不過，我的眼界很差。」

「差到什麼程度？」

「差到我不瞄準，也能命中。」

原來她並不是謙虛，而是自命不凡。

晏俊霜道：「既然那麼神乎其技，我們何不比賽？」

「比賽？」

他抓起了五顆石頭，道：「久已沒吃過肉，我倒想吃一吃烤鳥。」

洛姑娘也抓起了五顆石頭，道：「你要吃多少隻？」她已把一顆石頭擲出。

那石頭如疾矢離弓，一隻飛過的鳥兒，跌了下來。

「好技巧！」晏俊霜道。

「你也試試！」

晏俊霜點了點頭，只見他一投，竟是二石齊出，兩隻並飛的鳥立時跌了下來。

「啊，好傢伙，你的技藝原來也不差！」

晏俊霜故作謙虛道：「僥倖，僥倖！」

洛姑娘不言，一手擲出。

這次却是一擲三顆，一排飛過的小鳥，三隻跌了下來，三石三鳥，果是不同凡响。

晏俊霜看了，實在佩服，可是，口頭却是不認輸，道：「看我！」

他也是三石齊擲出。

三鳥也應聲跌了下來。

這時晏俊霜手上五顆石子已用罄，而洛姑娘手上，還有一顆石子。

洛姑娘似是十分好勝，想以最後一顆石子取勝。

一顆石子，又有何花樣？

她眉頭一皺，似已計上心頭，

石壁上，站有幾隻鳥。她突然向石壁之處，射出石粒。

石粒首先命中其中一隻，那鳥倒下，但石粒去勢仍未盡，打在石壁之上，石粒立時反彈，竟然射向旁邊另一隻鳥的身上，那鳥也跌了下來。

「一石二鳥！」晏俊霜拍掌讚道。

「僥倖！僥倖！」這次實在是僥倖。

晏俊霜道：「我輸得口服心服！」

「那有什麼獎賞？」

「我給你弄一頓好吃的烤鳥。」

他立時架起了一個篝火，並且把那些鳥兒剖開洗淨，用樹枝串

着，放在火上烤。

那些鳥兒並不十分肥美，但對他們來說，却是天下珍味。

翌日，他們又再比賽，幸好那些鳥兒飛來不絕，既做了他們的靶子，也做了他們的食物。

過了幾天，他們又發現了一些野兔，不知是從那兒跑來，他們又比賽捉野兔。

徒手捉野兔並非容易之事，不過，二人盡興一天，也捉到了四隻，一人兩隻，無勝無敗。

多了食物，也多了玩意，日子更容易過一些。

漸漸，兩人是無所不談。

一日，洛姑娘道：「俊霜，你學的是什麼功夫？」

晏俊霜道：「我不知道。」

「怎麼會不知道？」

「我家中有很多老人家，大都懂一些武功，我向他們左學一些，右學一些，實在不知是什麼名堂。你的武功又在何處學來？」

洛姑娘道：「我家却是護院極多，都是我爹請來，我叫他們教我一招半式。」

「怪不得你的武功也是如此博雜。」

忽然，兩人都同時嘆息起來。

晏俊霜道：「你說過要開心渡日。」

「是的，不過，提起爹爹……」

她竟是眼睛潤濕。

「我也是十分想念家人。」

洛姑娘道：「我們在這山上有多久？」

「應有三個月。」

「你以爲山下的人認爲我們……」

「他們一定認爲我們死了。」

「死了？」

晏俊霜道：「妳怕死嗎？」

「怕！」

「怕什麼？」

「怕沒有人作伴！」

「有我！」

「你？」洛姑娘頓了一頓道：「你又不是我什麼親人，我死了你也不會哭。」

「會的！我一定哭，而且哭得很傷心！」

「眞的？」洛姑娘似乎有些高興。

晏俊霜道：「那麼，假如我死呢？」

「你？」她頓了一頓，才道：「我們都不會死。」

「我只想知道，你會不會哭？」

「我就是不讓你知道。」洛姑娘故意如此說。

兩人沉默了一會。

晏俊霜道：「我有這麼一個想法。」

「什麼？」

「姑娘，妳多少歲？」

洛姑娘立時心如鹿撞，問道：「你問來作什麼？」

「我假如沒有記錯的話，今天我便二十歲了。」

「今天？今天是你生辰？」

晏俊霜道：「是的，妳多少歲？」

他仍追問。

洛姑娘道：「十八！」

「十八！我比妳虛長兩歲，那麼，我們可以……」

「可以……可以什麼？」她的心幾乎是跳了出來。

「我們可以……」他似乎是說不出來。

洛姑娘幽幽地道：「可以什麼？」

「我們在山中無人，也無親無故……我們可以……」

洛姑娘已含羞低首。

晏俊霜道：「可以……可結拜成兄弟。」

洛姑娘聽了，整個人呆着。

晏俊霜望着姑娘，也是呆着。

突然，洛姑娘站了起來，一言不發，便往山後面走去，越走越快。

晏俊霜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隨後追來。

轉了一個山坳，却不見了洛姑娘的踪影。

晏俊霜叫道：「洛姑娘，洛姑娘……」

山中只有他自己聲音在迴响。

「她究竟發什麼脾氣？」

洛姑娘一向脾氣很好，相處幾月，根本上沒有發過脾氣，他實在不明白，爲什麼一提出結拜之事，她竟會有如此大的反應。

晏俊霜實在不明女兒家的事。

他想：「難道她不願做我結拜妹妹？洛姑娘一向好勝，如果她想要做我姐姐，我也不會反對！」

可是，回心一想，她明明年紀比自己小，又怎會要做他姐姐？

他實在不明白。

他邊走邊想，也邊呼着：「洛姑娘，洛姑娘！」

他走遍了整個山頭，也到過平日他們常到的地方，却找不到洛姑娘。

他回到山洞，等了一整晚，也不見她回來。

他越想越怕。

那夜，他無法入睡，只有坐在洞口，看看月亮從東方升起，一直往西沉下去。

一早，晏俊霜雖然是非常疲倦，他仍然又再走遍山頭，希望可以找到洛姑娘。

一整天的辛勞，又換來一肚子的失望。

那晚，他又坐在洞口，不過，

今夜再沒有月色，只見烏雲越積越厚。

幾下閃電，接着是雷聲隆隆。

在閃電的時候，晏俊霜忽然看見一個人影，他起初還以爲是洛姑娘。

他忍不住的叫道：「洛姑娘，洛姑娘！」

那並不是洛姑娘，因爲電光再閃之時，他已看得一清二楚，那是一個身穿道袍的男人！

他還以爲自己眼花。

電光又起，那個穿道袍的男人，更近自己。

「你是誰？」

那人並沒有回答。

「你是……神仙？」幾個月來，只有鳥兒有本領飛上這個絕崖，那會有人？因此，他隨口便叫神仙。

「是，我是神仙！」那人竟如此回答。

晏俊霜走出去。

「你不可過來！」神仙道。

晏俊霜道：「你是神仙？」

「除了神仙，還有什麼人可以到這絕崖？」

「神仙，神仙，你怎樣來？」

「神仙要怎樣來也可以。」神仙頓了一頓，道：「我可以飛來。」

那神仙說罷，袖袍一晃，竟然眞的飛了上一棵大樹樹頂之上。

晏俊霜看着，口呆目瞪。

「神仙，神仙，你眞的是神仙！」

「當然是神仙！」

「神仙，你救救我！」

「救你？你好端端的救你什麼？不，讓我算算，你……」神仙似在招指一算。

不一會，神仙道：「你正心急找一個人？」

「對！」神仙果是料事如神！

「你是找一個女孩子？」

「是的，她本來好好的與我一起說話，突然，她不高興便走了。」

「這地方是個絕崖，要走也走得不遠。」

「是，我知她是躲着，神仙，你知她躲在什麼地方？」

「我當然知道。」

「那請快告訴我，神仙！」

神仙道：「你找到她也沒有用。」

「爲什麼？」

「因爲你一會兒又會把她氣走。」

「不會。」

「你知道你究竟怎樣把她氣走？」

「我……我實在不知道！」晏俊霜實在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你到現在，連爲什麼氣走她也不知，那麼，找她回來，也無用！」

「是的！」

「你們剛才是否談開……」

「我們談論年歲，然後是談及結拜。」

神仙聽了，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神仙道：「當然好笑，在這個人踪滅絕的地方，你對着一個十八歲的姑娘，竟說結拜，如果我是她，我也早已走了。」

「不說結拜，應說什麼？」

「應說結婚。」

晏俊霜聽了，呆了一陣，才道：「結婚？」

「當然，當然是結婚，你們目前有沒有辦法離開這絕崖？」

「沒有！」

「你討厭這姑娘嗎？」

「不！」

「那還等待什麼？」

「我不知道。」

「傻子，當你再見到那位姑娘的時候，第一件事便向她求婚。」

「求婚？如果她答應了，我怎麼辦？」

「答應？那你便求之不得。」

「不過，這裏只有我們兩人，既沒有父母，也沒有媒妁，我們怎能……」

「多迂腐的小子！」

神仙說完這話，似要離開。

晏俊霜緊張地道：「神仙，神仙，倒不如由你替我作主！」

那神仙一晃，便眞的不見了。

＊　＊　＊

洛姑娘聽到晏俊霜問她年歲的時候，心如鹿撞，芳心却是暗喜。

可是，當她聽到晏俊霜說要與她結……的時候，她實在喜歡極了。

然而，結是結，却是結拜爲兄妹。

登時，她氣上心頭，便漫無目的的往山上跑去。

她氣憤是因爲晏俊霜實在看不起她，這多個月以來，她爲他預備了多少次飯菜，爲他多少次噓寒問暖，換來的却是……

漸漸，她憎恨晏俊霜，他實在是目中無人。

這山中無人，又不知何年何月才可以離開，一男一女，竟要結拜。

自己又不是醜八怪。

她越想越氣，飛身上了一塊大石之上，隱藏在石洞之中，她雖然看到晏俊霜走過，但並不理會他。

她哭了一會，又再對自己說：「不，他並不是看不起我，只不過他怕羞，所以先提結拜，以後日子久了，才會提結婚！」想到這裏，憤怒的心情才稍減。

可是，再想一下，覺得事情又

不對勁，她自忖道：「不，如果我答應與他結拜，結拜之後，便成兄妹，成了兄妹，那怎能……」

她越想越是氣，氣得厲害，又哭了起來。

晏俊霜幾次在大石之下經過，洛姑娘聽見他惶恐而焦急的聲音，幾乎也被他感動得現身出去。

不過，她最後仍躲藏着，心想：「這麼傻的人，不讓他多受折磨，也不知我的重要。」

她一直躲着，直到日落天黑。

她感到非常疲倦，不知不覺也睡着了。

當她醒來的時候，已是暮色四合，她只覺得腹如雷鳴，便想回去。

忽然，她看見外面有一個巨大的身影晃過，起初，她還以爲是一隻大鳥。

不過，她清清楚楚記得，大鳥只有翅膀，不會有衣袖，而那身影是有兩隻長長的衣袖。

除了衣袖之外，還有幾條迎風飛舞的帶子。

那不是鳥，而是一個人！

人！她幾乎叫了出來。

這絕崖之上，除了晏俊霜和自己之外，那裏還有什麼人？

她屏息靜氣，候了半晌。

她希望那身影再出現，可以再看清楚那究竟是不是一個人，如果是人，那麼，他們二人便有救了。

可是，那人並沒有出現。

她再等，又開始了她的胡思亂想，想起那可惡的晏俊霜，又不期然的哭起來。

忽然，她感到頸間一陣涼氣吹來。

她回過頭來，却是不遠之處，有一個人在打坐，她還以爲是自己眼花，她閉上了眼，又再睜開。

那人仍在，那是一個全身白衣的人，而且梳有一個高髻，是一個女人！

「你……你是誰？」洛姑娘叫道。

「我是來救妳的人。」

「救我？你是……」

「妳知道有一個白衣人，專門普渡衆生的嗎？」

「白衣……觀音大士？」

「善哉！」

洛姑娘叫道：「你便是觀音大士？」

觀音大士並沒有回答，只是單手問訊。

「觀音，觀音，你眞的要救我。」

「我當然可以救妳，事情其實也十分簡單，當你再見他之時，他一定會向妳求婚！」

洛姑娘心中一凜，觀音大士果然是名不虛傳，既能知過去未來，更知人們心中事。

洛姑娘道：「如果他不敢呢？」

「那你要多作一些表示！」

「表示？我是女兒家。」

「是的，女兒家本應矜持含蓄，但遇到一個單純可愛的傻小子，妳亦應點化他一下。」

「怎樣點化？」

「那要妳自己見機行事了。」

「如果他不……」

「他不會不喜歡妳。」

「爲什麼？」

「這裏除了妳之外，還有什麼人？」

洛姑娘搖了搖頭。

「還有，妳貌美如花，他不喜歡妳，還會喜歡誰？」

洛姑娘重拾失去了的信心。

觀音大士道：「其實他不向妳求婚，而求結拜，妳應該喜歡才是。」

「爲什麼？他不把我看在眼內。」

「不，如果他一開口便向妳求婚，妳會不會覺得這人虛浮而靠不住？」

洛姑娘回心一想，觀音大士之言，果有道理。

她再抬頭，想再問觀音大士，可是，觀音大士却已不見。

「觀音！觀音……」她叫了一會，也再無回應。

洛姑娘無奈，只有走下石堆，一心想回到山洞。

忽然，她又聽到了晏俊霜的叫聲：「洛姑娘，洛姑娘！」聲音自遠而近。

一時之間，洛姑娘心下十分爲難。

如果這樣下去，似乎是有些……如果不下去，難道眞的這樣躲躲閃閃？

她想着想着，一不小心，竟然踏空了一步，整個人倒了下去。

那些石塊嶙峋，三尖八角，她忍不住的叫了起來。

在夜靜之中，聲音特別容易傳送。

晏俊霜早已循着聲音而來。

洛姑娘倒在石堆之上，婉轉呻吟。

「怎麼，妳會倒在這裏？」晏俊霜焦急地道。

洛姑娘並沒有回答，只是呻吟不已。

晏俊霜連忙扶她起來，洛姑娘無力自己走，於是，晏俊霜不顧一切，把她抱了起來，逕回山洞。

洛姑娘依然呻吟着，但她內心却是從未有過這麼一刻的喜悅。

晏俊霜雖然抱着她十分辛苦，但他也是覺得這是無可言喻的感受，他心裏只希望這段山路可以永遠走不完。

他們終於回到山洞。

晏俊霜小心地輕輕把洛姑娘放在草堆上，道：「看看你傷在那裏？」

晏俊霜提起了她的右脚。

突然，洛姑娘心生一計，道：「不用看了。」

「爲什麼？」

「你抱了我回來，也沒有用的了。」

「妳怎麼如此說？妳還是惱我？」

「不……」她突然淚如泉湧。

「什麼事，快告訴我！」

洛姑娘道：「我……我剛才在石堆處，被一條小蛇咬了一口。」

「蛇？咬在什麼地方？」

「就在脚上！」她提起了右脚。

那時洞中並不十分光亮，晏俊霜只能勉强看到她脚上有一兩個小小的傷口。

洛姑娘道：「以前有人告訴我，被越小的蛇咬過，越是危險，因爲這些小蛇，身上通常都有劇毒，我想，過不了這個時辰，我便要死去！」

「不會的，不會的！」晏俊霜突然抱起了洛姑娘的右脚，用口去吮吸她的傷口。

洛姑娘只覺得非常痛楚，因爲晏俊霜正一口一口的把傷口的血吸了出來，然後吐在地上。

「不要，不要！」洛姑娘拚命拉開了脚。

「爲什麼不要？」

「因爲我的傷口有劇毒！」

「那便要讓我把劇毒吸了出來，妳便沒有事。」

「不，你也會中毒的。」

「我不怕！」

「中毒是會死的。」

「我不怕死，爲了你而死，我也願意。」晏俊霜眞心說的話，實在令她感動。

吸了一會，傷口已再沒有血。

「俊霜，我眞不知怎樣報答你才好。」

「不，妳不用報答我，我只想妳……」他似乎想說什麼，但他依然把話嚥回肚子裏。

洛姑娘心裏十分焦急，可是，俊霜仍然欲言又止，仍然沒有說出來。

那夜，洛姑娘便在晏俊霜的胸懷裏睡着了，晏俊霜一動也不敢動，不過，他也是極爲疲倦，兩人半擁着對方，入了夢鄉。

當他們醒來，洛姑娘一手推開了晏俊霜，羞怯怯的。

晏俊霜道：「對不起！」

「爲什麼向我道歉？」

「我……我……你的傷勢怎麼樣了？」

那時天已大亮，她看着傷口，原只是一些皮外傷，而今已無大礙。

她想站起來。

晏俊霜連忙阻止她，道：「你好好休息一下，我去弄一些粥給妳吃。」

洛姑娘躺在草堆之上，仍勉力起來，道：「你也辛苦了一整天，讓我來！」

「不，妳傷勢未癒，應該由我來服侍妳。」

晏俊霜起來，先把草堆弄好，讓洛姑娘可以睡得更爲舒適一點，然後往後面去弄粥。

這時，洛姑娘只感到無限的甜蜜。

以前，她總擔心自己一生一世也沒有機會離開此山，而今，她却希望自己能與俊霜生生世世都被困在此山之中，永不離開。

晏俊霜煮好了粥之後，親自餵她。

那夜，天氣又突然轉壞，外面電光閃耀，傳來陣陣雷聲。

洛姑娘有些害怕的樣子。

晏俊霜坐在她身旁，說了好些安慰的話。

忽然，電光又閃。

洛姑娘驚叫，晏俊霜連忙擁她入懷。

電光再閃，晏俊霜把她抱得更緊。

雷聲隆隆之後，晏俊霜想放開洛姑娘。

洛姑娘一手拉着他，輕聲道：「你……你不喜歡我？」

「不，我非常喜歡妳。」

「爲什麼你要離開？」

「不，我不想離開……我只怕妳……」

「怕我？怕我什麼？」

「怕妳不喜歡我！」

「我怎會不喜歡你？」她說了這話，頓時覺得有點不好意思，羞赧地低下了頭。

「我心中一直有一個問題，你……你爲什麼連你的名字也不告訴我？」

「我的名字？我叫美雪！」

「洛美雪，眞是個可愛的名字！」

「爲什麼你一直沒有問我？」

「我只是以爲，妳對我有所保留，因此，我只提議妳和我結拜成兄弟！」

「女兒家的閨名是不輕易告訴人家，難道你不知道的嗎？」

「我知道。」

「而今你已知道我的名字。」

「那麼，我們不再結拜！」

洛美雪沒有作聲。

「不過，我却想在這孤山絕嶺之上，有個親人。」

「親人？」

「你做我的親人可好？」

「什麼親人？」洛美雪追問。

晏俊霜終於鼓起了勇氣，道：「我要你做我的老婆！」

洛美雪一直盼望這句話，可是，而今親耳聽到了，却又似並不眞實。

她低首無語。

晏俊霜道：「我們在這裏，成了無親無故，而今妳先成爲我最親的人，然後，妳爲我生了孩子，一個、兩個，我們會有更多的親人。」

他一邊說，一邊陷入了自己的憧憬之中，連洛美雪什麼時候離開了他，他也不知道。

當他從夢想中醒過來，才發現洛美雪已不在他的身旁，他情急地叫道：「美雪！」

洛美雪道：「我在這裏！」

晏俊霜站了起來。

洛美雪道：「你不能過來。」

「爲什麼？」

「我們明天要做什麼？」

「我們明天便要交拜天地，然後成親。」

「是的，我們明天成親，爹娘以前告訴過我，成親前一晚，新娘子是不能與新郎見面的。」

晏俊霜高興地道：「妳答應做我的新娘子了？」

那晚，他們再沒有見面。

翌日一早，晏俊霜到附近草叢之處，摘了很多野花，掇成了一個花環，準備迎娶洛美雪。

洛美雪也是一早起來，雖然山中並無脂粉，但她打扮得清清純純，果然是一個美麗的新娘子。

當晏俊霜準備好了一切，便在山洞呼叫道：「迎接新娘子！」

他向山洞內，深深的一揖。

然後入山洞，只見洛美雪垂首端坐，兩人一起出了洞口，前面已有一個大花環。

晏俊霜把花環給新娘子戴上，柔聲道：「這裏沒有鳳冠霞帔，就讓這花環代表一切。」

洛美雪把花環戴上，道：「多謝相公！」

「我們到崖前交拜天地！」

崖前已有了一個小小的篝火。

晏俊霜道：「我們沒有香燭，就讓這枯柴樹枝作香燭……我們以天地爲父母……」

他們同向天深深一拜。

「青山爲媒！」

兩人又深深向遠遠的青山一拜。

晏俊霜不只向青山拜了一下，還要多拜一下，因爲這一拜是多謝那位神仙提醒了他，他才有勇氣向洛美雪提親，否則他們可能成爲了兄弟。

洛美雪也是多拜了一拜。

她拜的是白衣觀世音，假若沒有她顯身指點，她大概成不了晏俊霜的妻子，而成了他的妹妹，甚至成了仇人也說不定。

兩人拜完天地，又再互相深深一拜。

「禮成。」

晏俊霜恭恭敬敬的送了新娘子回山洞去。

這結婚儀式雖是十分簡單，可是在他們心目中，却是十分隆重，可惜的是，沒有親朋戚友的祝賀。

不過，觀禮的人却是有的。

不遠的山頭之上，有兩個人在觀禮。

其中一個是男的，他一身仙風道骨，就是晏俊霜那晚所遇見的神仙。

另外一個，一身白色素衣，就是洛美雪那晚在石堆之處所遇的觀音大士。

神仙道：「望他們永結同心。」

觀音道：「更祝他們早生貴子。」

* * *

日子過去如逝水，轉眼又是夏去冬來。

一日，寒風驟增，飄下白雪。

晏俊霜與洛美雪坐在山洞之前。

晏俊霜道：「這是今年第一次下雪。」

洛美雪道：「是的，我記得我們去年冬天在梅鶴樓，救了很多人，却救不了自己。」

「幸好救不了自己。」

「爲什麼？」

「如果救了自己，我們可能是各散東西了。」

「是的。」

「明年春天便不同了！」晏俊霜看着妻子的肚子。

「是的，明年春天，我們便有第一個親人了！」

晏俊霜忽然嘆了口氣。

「相公，你……」

「不，我只是有些擔心。」

「擔心什麼？」

「我擔心你誕下孩子之時，我又不知怎樣。」

「不用擔心，天老爺給我們孩子，自然有幫我們產下的孩子辦法。」

「還有另外一件事。」

「什麼？」

「我們初來此地，幸運的找到這個山洞，洞內有米有乾糧，一切俱全，而且數量也不少，可是，經過大半年，我們已吃得七七八八！」

「不用怕，沒有了米糧，我們可以吃野果，也可以多打一些飛鳥。」

洛美雪一直都比晏俊霜樂觀一

些。

兩口子在山上日子，倒也不是十分難過，日間有時出外行獵，下雪之時，又可在洞前賞雪。

洛美雪的肚子越來越大，晏俊霜服侍她十分週到，並且常常出外狩獵，爲她搜尋更多的食物。

山洞內所有之糧轉眼已眞的用盡。

晏俊霜心中頗爲憂愁。

有一天早上，他正爲食糧發愁。

可是，當他來到他們儲糧那個廚房之內，竟然發現了那個空缸，竟然又載滿了。

一顆一顆的白米，自他手指間溢出，他實在不能相信，但那却是事實。

這時，他想起了，猛然跪下，道：「多謝神仙，多謝神仙！」

原來他想起了那個曾指點他的神仙，那個能知過去未來的神仙，當然知道他缺糧。

他向天拜了又拜。

洛美雪聽見他在廚房之內說話，也走了進入來，她也見到一缸白米。

「你看，是神仙打救我們。」

「是！」她也是十分喜歡，但她心目中的却不是神仙，而是那位救苦救難的白衣觀音大士。

晏俊霜道：「你說什麼？」

「我向神仙多謝。」

「你也見過神仙？」

洛美雪搖了搖頭，道：「我只見過觀世音。」

「觀世音？」

洛美雪認眞地點頭，不過，晏俊霜沒有特別的留意，只要是神仙，而且是打救他們的神仙，那一個又有什麼分別。

那個冬天，他們過得十分溫飽。

長安極樂　歡喜寃家

冬盡春來，山嶺漸漸披上了新綠。

洛美雪懷胎十月，已快是瓜熟蒂落的日子。

那日，夫婦倆正在談心之際，洛美雪突然感到肚痛，她知道胎兒作動。

這幾個月來，她自己常常安慰自己，天一定會幫她，讓她誕下麟兒。

洛美雪先鎭定着自己，對晏俊霜道：「你快去預備熱水！」

晏俊霜道：「妳自己……」

「我會的！」

陣痛加劇，洛美雪忍不住的呻吟起來，晏俊霜聽了，忍不住的進來，看見洛美雪呻吟的情狀，自己又不能幫忙，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過了一個時辰，洛美雪痛得更厲害。

忽然，她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是胎中嬰兒不再動了似的。

她驚懼起來，大聲叫喊。

晏俊霜在他身旁，只是好言安慰。

洛美雪道：「我……我恐怕是難產……你……」

「不……不會的……」

洛美雪道：「假若我死了……」

「你不會死的！」

「這裏沒有人可以幫我們，我是死定了……我只希望，假若嬰兒仍能生存，你要好好的養大他。」

「不，不，妳沒事的。」

突然，晏俊霜道：「有人可以幫助我們。」

洛美雪痛苦的叫道：「誰？除非……是……神仙……」

「正是神仙！」

「觀世音？」

想到這裏，兩人似乎鎭定下來。

晏俊霜首先跪下，向洞口之處叩頭，道：「神仙！神仙，快來幫我們……」他叩頭如搗蒜。

洛美雪也閉上眼睛，呻吟的叫道：「觀世音，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

他們夫婦果眞是非常誠心。

誠心則靈？

突然，白光一閃，晏俊霜只覺眼前一黑，便昏了過去，身旁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

洛美雪這時已痛至幾乎昏厥，只覺突然有人飄入洞中，迅速的向她身上穴道點去，登時，她也已不省人事。

他們不知道昏睡了多久。

一陣嬰兒的哭聲驚醒了二人。

晏俊霜跳了起來，撲向那嬰兒處。

只見布包之中，一個嬰兒正在哭，那嬰兒雖是初生不久，哭聲却是震天响似的。

洛美雪也醒了過來，她只覺得十分疲倦，而且整個人輕了半截，她聽到嬰兒的哭聲，也看到自己的肚皮低陷了，身體雖是無法移動，但她也勉力起來，叫道：「孩子，孩子，我的孩子……」

晏俊霜把孩子抱了過來，道：「是個男的，是個男的！」他聲音充滿了狂喜。

洛美雪接過孩子，道：「多謝觀世音菩薩！」

那孩子猛往她懷裏鑽。

晏俊霜聽了洛美雪這話，也立時跪了下來，向洞口叩頭道：「多謝神仙打救！」

孩子吃過奶後，也安靜下來。

兩人看着孩子的臉，指指點點，什麼痛苦也完全忘記了。

洛美雪道：「你也應該給孩子改個名字！」

晏俊霜道：「天成？」

「晏天成！聽來也不錯！」

「是的，你記起嗎，當時妳是難產，幾乎命也沒了，幸好神仙出現，孩子才有救！」

「是的，觀世音出現，她不但成爲了送子觀音，還救了我的性命。」

「一切都是上天成全我們的。」

「那便叫天成！」

晏天成果然像有天助似的，非常健康。

轉眼是三個月了，天成已懂得翻過身來，在床上想爬的樣子。

兩夫婦看着這個寶貝兒子，自是開心極了。

* * *

六個月之後，晏天成已眞的懂得爬來爬去。

他天生有力，竟可以在他們的山洞中，爬來爬去，弄得洛美雪一步也不敢離開他。

一日，洛美雪趁他睡了，便往廚裡弄些食物。

這孩子一天要吃三頓，每次一大碗粥，吃少一些，也睡不安寧似的。

當她弄好了東西，便回到睡房之處。

可是，睡床之上，却不見了天成。

洛美雪自言自語道：「怎麼睡了一會，又爬去玩？」她叫道：「天成，天成！」

並沒有回應。

通常天成非常機靈，當有人叫他，雖然他不會說話，却懂得用笑聲來回應人。

沒有笑聲。

洛美雪又自言自語道：「難道爬了出去？」

室內床鋪，並沒有凌亂，照理如果他是爬了出山洞外面，一定要弄得床鋪十分凌亂。

洛美雪還是不以爲意。

她一直往山洞外面，邊走邊叫：「天成，天成！」

仍然沒有那可愛的笑聲。

她心急地跑出去山洞，又叫：「天成，天成！」

外面那有天成的踪影？

突然，她有一個奇怪的感覺，她想：「難道……」她却不敢想下去。

她奔向前，狂叫：「天成，天成！」

這時，洞外遠處有人影，那是晏俊霜出外狩獵回來，他今天收穫可不少。

他聽到了美雪的聲音，三步兩脚，也回到了山洞，問道：「天成怎麼樣了？」

美雪道：「天成不見了！」

「不見了？怎會不見的？」

「我趁他入睡，去了後面給他預備一些吃的，想不到再出來，便不見了他！」

「他會不會爬到什麼地方去？」

「平日他只敢爬到這裏。」

兩人在附近看了一會，也沒有天成的踪影。

晏俊霜道：「他不會爬出來的！」

「爲什麼？」

「因爲這附近根本沒有孩子爬過的痕跡。」

這一帶地方，全是泥沙鋪成，孩子四脚爬行，那會沒有痕跡？

他們又回到山洞之內。

兩人又找了一會，也沒有天成的踪影。

美雪急得滿頭大汗，自怨自艾地說道：「是我沒有好好看他，讓他跑了。」

「跑到那裏？」

「跑了出外，或者跌了下懸崖處！」

晏俊霜轉爲冷靜，道：「不會的，他爬過的地步一定有痕跡。」

「難道有蒼鷹經過，把他抓去了？」

這個猜測却是大有可能。

一想到這裏，洛美雪又開始怪責自己。

晏俊霜只有好言安慰，不過，他自己也實在是非常煩躁，非常擔心兒子的下落。

忽然，洛美雪站了起來，衝出山洞。

「你往那裏去？」晏俊霜追着。

洛美雪一直奔向懸崖。

晏俊霜追了上去，攔腰抱着她，叫道：「你跳崖下去也沒有用的！」

「我對不起你，也對不起孩子！」

晏俊霜道：「不會的，也許一會孩子便會出來，你也知道，這孩子十分機靈，他會逢兇化吉的！」

他口中安慰妻子，但其實內心也是惶恐不安。

兩人又再在附近找了一會，然後，又再回到山洞之中，仍然沒有天成的踪影。

那晚，兩人完全沒有睡過。

只要是山間一聲夜梟的叫聲，或許是山間响起的一陣風聲，他們都以爲是孩子回來。

可是，當天已轉亮，仍然沒有孩子的踪影。

兩人都在胡思亂想。

洛美雪一陣狂哭，又沉默了下去。

晏俊霜表面是冷靜一點，但其實他也是靜靜下淚，不知所措。

天亮時，美雪太倦而睡了一會。

突然，她又驚醒，叫道：「天成……天成……」

晏俊霜整夜在考慮着，天成失踪的可能性。

忽然，他聽到妻子叫天成，便道：「美雪，這孩子是天成全我們的。」

「是的，天既成全我們，又怎會帶走了他，傷害我們呢？」

晏俊霜道：「妳一直相信有神仙？」

洛美雪搖了搖頭，道：「不，我只相信有觀世音菩薩！是的，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請你快把天成帶回給我。」

晏俊霜一直以爲洛美雪所說的觀音，是她一個幻象，不過，而今看來，她似是親眼見過似的。

「妳眞的見過觀音？」

「是的，她是一身白色素衣……那時，當我想不開的時候，她一手救了我……」

「眞的？」

「我不敢說一定是眞的，不過，我只覺她有神奇力量，在我前面，好像飄浮晃動，又却是像實實在在的！」

晏俊霜陷入了沉思。

洛美雪道：「你想到了什麼？」

「我見到的並不是觀音，而是一個衣袂飄飄，一個仙風道骨的神仙！」

「神仙？」洛美雪一直也沒有認眞的想過他是眞的見了神仙，她只以爲他是順口而說的。

「那神仙不單救我，而且指點我！」

「指點妳？」

「是的，他對我說話，每一句話，我依然記得。」

兩人相對，一時之間，似是不知如何說起。

「你相信天下間果眞有神仙？」

「你相信觀音菩薩會現身見妳嗎？」

兩人一直相信神仙與觀音，其實他們在這絕望的環境中，一個寄望。

他們實在不敢不相信，也不敢去想，究竟這世上，是否眞有神仙與觀音！

不過，天成的失踪，逼使他們重新思想。

他們要重新面對現實。

晏俊霜道：「讓我們先冷靜下來，天，世間上竟眞有神仙？」

洛美雪道：「觀音大士現身人間說法，早已有之！」

「她點化了妳什麼？」

「她指我自殺太傻！」

「爲什麼妳要自殺？」

「那次，那次……你說要跟我結拜成爲兄妹！」

「啊，原來是那次！」

洛美雪道：「她點化了我，叫我以後……」突然，她住了嘴，因爲雖然她與晏俊霜已成了夫妻，仍然是不好意思說的，她立即轉話題，道：「那神仙何時點化你？」

「也是那次，我一說與妳結拜成兄弟，妳却一走而了之，起初我是不明白……後來，神仙出現，點化我妳是而今唯一的伴侶，怎能結爲兄妹。」

洛美雪聽了也嫣然一笑。

晏俊霜道：「在我們誕下天成之前，我們也發現了幾次奇跡。」

「是，我們缺糧，經過我們祈求之後，竟然有滿缸白米！」

「還有，我生天成的時候，是難產的……」

「對，當我煮下了熱水，要回到妳身畔之時，只覺眼前一黑……當我們醒來之時，孩子已在布包之中！」

「那時，我痛苦極了，我以爲我一定沒命，那知道，當我死去活來之際，白衣大士出現，她在我胸前點了幾處大穴，然後，我便昏睡，並且平安的產下了天成！我連臍帶也不用剪。」

晏俊霜道：「這一切的一切神仙或者是觀音大士，都可成全。」

「假若不是……」

「人，人也可以成全！」

「人？什麼人？」

「當然不是普通人！」

「武功極爲高强的人？」

「對，他們武功非常厲害，雖是在這絕嶺之處，仍然可以來去自如。」

「一個神仙——男的？」

「一個女的——白衣觀音？」

兩人越是細想，越覺確實。

「爲什麼他們要以神仙和觀音大士的身份，與我們相見？」

「他們從來沒有說過他們是神仙或者是觀音，那是我們自以爲的。」

「其實，單看這地方，我們所居的地方，所有物品一應俱全，我們一直認爲這地方是一處暫供上山遊人躲避風雪之所，其實並不是……」

「爲什麼？」

「既是暫作躲避風雪，那會有如此充足之糧，足夠我們二人吃大半年？」

「對，這地方根本便是那兩位前輩的居所。」

「我們雀巢鳩佔！」

「是的，但爲什麼他們不直接現身，幫我們脫離此險境？」

「這點，要問他們才會知道。」

兩人小心的推論，幾乎可以肯定那兩個所謂神仙或者觀音大士，

實際上是一雙前輩高人。

晏俊霜道：「再說天成！」

洛美雪再沒有那麼激動，道：「天成失踪，有兩個可能性——給蒼鷹啣去了，或者是兩位前輩帶走了。」

晏俊霜道：「如果天成是被蒼鷹啣去了，他至少也應該爬到洞口，才會給蒼鷹抓他的機會，不過，由山洞裏面開始，根本沒有爬行的痕跡！」

洛美雪道：「而且一切都好端端的，孩子沒有哭過，沒有掙扎，我在後面，完全聽不到一點聲息，很簡單，那是因爲他們武功高强，他們入了山洞，抱了孩子，我也不知道。」

「對，事情就是那麼簡單！」

他們兩人却開始相信，天成是給那雙前輩高人抱走的，既然是被人抱走，那麼，生命一定沒有危險。

兩人想到這點，才勉强吁了一口氣。

晏俊霜道：「他們幫過我們糧食，幫過妳產下天成，那麼，他們不但對我們全無惡意，而且是恩人！」

洛美雪道：「他們武功這麼高，根本上，他們一直在我們身旁，只是我們沒有察覺，而也是看着天成長大的。」

「對，他們喜歡了天成。」

「如果喜歡，爲什麼不現身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我們會把天成給他們嗎？」

「當然不會。」

「還有一點，他們一直不肯現身，當然有他們的苦衷，也許他們身份特殊。」

「他們是一男一女，相信是一雙夫妻！」

「他們年紀應該比我們大得多，男的已有白髮。」

「是的，觀音大士的臉上，也有皺紋的了。」

「他們會否越看晏天成，越覺得趣緻？」

「於是，要據爲己有？」

這一個結論又令他們焦慮起來。

洛美雪道：「他們搶了我們的兒子，我一定不會讓他們……」

晏俊霜道：「他們搶了我們的兒子已是事實……只希望他們只是一時高興，玩了一兩天，覺得照顧天成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便把他帶回來，還給我們。」

這個推論也合情理。

兩人又重新有了希望。

三天之後，他們在崖前等候，夜晚，他們在半睡半醒中等待。

可是，完全沒有天成的踪影。

兩人不再等候，日間往山前山後巡邏，希望會發現奇跡！

奇跡並沒有出現。

洛美雪擔心兒子，日漸消瘦，很多時候，她都獨自飲泣。

晏俊霜只有盡力安慰，但事實擺在眼前，天成是不見了，他也感到心情沮喪。

不知不覺之間，兩人因心情欠佳產生了一些齟齬。

「如果妳那天沒有離開天成……我看他們武功再高强，也沒有法子帶走天成。」

洛美雪道：「那麼，你是怪我？」

「我不是怪妳，而是……」

「其實，如果他們有心偷走天成，我天天抱着他，他們也有辦法把他帶走。」

「如果他們硬來，我們至低限度也可以知道，他們究竟是誰。」

「知道又怎樣？」

「知道了我們可以追查。」

「你可以下山嗎？」

晏俊霜無言以對。

「如果我們早可以下山，也許我也不會下嫁於你。」

「下嫁於我，有什麼不好？」

洛美雪沒有說話。

晏俊霜似乎對洛美雪的話有點憤慨，道：「也許，我們不是困在這裏，我也不會娶你。」

兩人說到這裏，怒意劇增。

洛美雪怒道：「我本是樂家的千金小姐，又豈會下嫁你這個無名小子？」

晏俊霜道：「我是安家的長子嫡孫，又豈是你們想的無名小子？」

兩人頓了一頓，同時問道：「你說什麼？」

洛美雪道：「你說你是安家長子嫡孫？」

「那又如何？」

「你不是姓晏的？」

「不是，我不怕告訴你，我姓安！」

洛美雪聽了，非常憤怒，一時之間，竟無法再追問下去。

原來晏俊霜並不姓晏，而是姓安。

晏俊霜道：「我姓安又如何？」

「爲什麼你連姓也隱瞞我？」

安俊霜似不欲明言眞相，只道：「妳剛才說過，妳是樂家的千金小姐，樂家，妳也不姓洛？

「『樂』與『洛』兩字，平仄不同，如果大意聽來是差不多，而今他們互相挑剔，當然清楚。

洛美雪道：「我也不姓洛，我姓樂又如何？」

「妳爲何也連姓氏也瞞我？」

樂美雪並不言。

安俊霜道：「江湖之上，姓樂

的世家並不多。」

樂美雪仍不回話。

安俊霜道：「樂不憂是妳的……」

「你也知道樂不憂？」

「妳是來自極樂門？」

樂美雪聽到安俊霜能說出極樂門，也能說出樂不憂的名字，這表示她出身名門。

樂美雪道：「你也知道極樂門？算你在江湖上也有見識，我也不怕告訴你，樂不憂正是我爹爹！」

安俊霜聽了，臉孔由白變青，再由青變紅。

「什麼？你害怕？」樂美雪得意地說，她頓了一頓，又道：「假若我爹爹知道你欺負我，他一定……」

她沒有說下去，因爲安俊霜的臉色實在太難看。

「什麼事？」

安俊霜道：「樂美雪，如果你知道我是誰，我想你可能昏了過去。」

「這麼嚴重？」

「妳可知道長安有長安世家？」

「長安世家？」樂美雪有點怔住。

安俊霜苦笑。

「安無忌是你何人？」

「家父！」

只是兩個字，樂美雪眞的感到暈眩陣陣，一時之間無法站穩。

不過，最後她仍是勉力安定了自己。

樂美雪道：「爲什麼你不早告訴我？」

「妳也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兩人從憤怒變成了嘆息。

安俊霜道：「我本想告訴妳，可是，當我們流落這絕嶺之處，名字又有什麼意義？」

樂美雪道：「我也是如此想！」她頓了一頓，忽然，怒氣又從心上起，道：「安俊霜，我實在不能容忍你，你連姓氏也不告訴我，便要我下嫁你，看來，你還有很多事實隱瞞了我。」

安俊霜道：「妳何嘗不是？也許，妳還有更多的事件也欺騙了我。」

「我騙你什麼？」

「我也會騙妳什麼？」

「我不知道你是否早有妻兒？」

安俊霜道：「我也不知道，妳是否早已嫁人？」

有道是：相罵不好口！

於是兩人越罵越兇，一發不可收拾。

安俊霜從山洞內走了出來，向天問道：「爲什麼我會要了一個世仇的女兒爲妻？」

他一直向山崖處走去。

他又自言自語道：「父親答應我往江湖見識，臨行之時，千叮萬囑，叫我不要惹極樂門的人，那知道，我竟然娶了她爲妻，而且還生下了兒子，你叫我若然有機會回去，怎向老父交代？」

他記得那天，他在列祖列宗之前發誓，不與極樂門的人交往。

原來極樂門與長安世家，這兩大門派，在江湖上是世仇，這世仇已不知維持了多少代。

到了安俊霜，連兩大門派爲什麼成了世仇，他也不清楚。

他走着走着。

突然，他發現山嶺之上，似乎有所改變，那邊裂開的石崖，竟似有通路。

他走近石崖，只見下面有小路，小路之下，有山水滲出，如果隨着山水下去，大有可能離開這隔絕的山嶺。

這一發現，使他精神重新振作起來。

他迅速的回到山洞。

他大叫：「美雪，美雪！」

可是，並沒有美雪的回應。

他走入洞內，也沒有美雪的踪影，他開始以爲，美雪仍是發他的脾氣，躲了起來。

可是，等了三天，也找了三天，也不見美雪的踪影，看來，她已不在山上。

難道她早已發現了山路，離開了這地方？

安俊霜感到非常難過，樂美雪竟是這麼無情無義，不發一言，便一走了之？

唉，那是極樂門的人！

安俊霜等了半個月。

最後，他還是獨自一人，從那山水處下山。

＊ ＊ ＊

安俊霜終於來到了一處小市鎮。

當他走入鎮中大街之時，人人均投以古怪的目光，他看着自己，才發現自己是衣衫襤褸。

幸好袋中仍有一些碎銀，他買了一套衣服，換了過來，他決定先往茶樓吃些東西，打聽一下妻子的消息，才再上路。

這市鎮大街之上，只有一間茶樓。

店中人客並不多，他甫一入店，店小二便上前，十分熱情招待。

安俊霜要了一些極爲普通的小菜，便問小二，道：「這市鎮叫什麼？」

「梅龍鎮，客官是路過？」

「梅龍鎮離西湖多遠？」

「足有一天多的脚程！」

這時，安俊霜才知道，繞過了那山頭，沿山水之處而下，已離開

西湖相當遠。

「小二，近日你有沒有見過一個女子，路經此地？」

「女子？路經本鎮的人也不少，女子我也似乎見過幾個，你找的是什麼模樣？」

安俊霜道：「我不知她換了什麼衣裳，她年約二十，相當漂亮，有點傷心的樣子。」

小二笑道：「每個女子似乎也是這個模樣！」

安俊霜忽然有一個奇想，問道：「幾個月來，有無看到一雙中年夫婦，男的是寬袍大袖，女的是白色素衣，手抱嬰兒，經過本地？」

小二想了一想，道：「手抱嬰兒經過本鎮，不知凡幾，你說是幾個月，有誰人能記起！」

安俊霜不得要領。

看來樂美雪未必經過這個梅龍鎮，搶去嬰兒那雙神仙夫婦也可以從另一條路逃離。

吃完了東西，身心較爲舒暢，差不多兩年，沒有吃過這樣的飯菜，如今吃些普通小菜，也覺十分好吃。

想起了兒子，也想起了妻子，一時之間，實在感觸良多，他向小二要了一斤酒。

喝了兩杯，心情反覺鬱悶。

有道是酒入愁腸愁更愁。

這時，他只覺前路茫茫，天大地大，却是不知何去何從，他又再狂飲三杯。

兩年沒有喝酒，而今却如水灌下，安俊霜很快便不勝酒力，醉了下來。

他昏昏沉沉的，不知是醉了，還是睡了。

當他睜開眼睛之時，已是華燈初上，酒樓內的人客比日間多了一些。

他本是獨自一人坐，可是，眼前却多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老漢，他正自斟自飲。

老漢見他醒來，道：「店子人多，我只好搭枱，公子可會介意？」

安俊霜搖了搖頭，道：「老爺子隨便！」

他想叫小二，却感到一陣頭痛。

老漢道：「公子忙着什麼？」

安俊霜按了兩下太陽穴，又再坐了下來。

「公子，晚上不宜趕路，倒不如就在這店樓上的客棧，渡過一宵，明日上路。」

安俊霜心想，老漢的提議，也有道理。

老漢又道：「公子，看你心事重重，愁眉深鎖，可否與老漢對飲？」

安俊霜道：「我不想再飲！」

「不飲也罷，你也要吃飯。」

安俊霜點了點頭，也覺有點飢餓。

老漢立時叫了小二，又轉身問道：「公子，你喜歡吃些什麼？」

「隨便！」

老漢便向小二點了幾個的小菜，並且爲安俊霜斟茶。

安俊霜道：「謝謝，未請教老爺子高姓大名？」

「萍水相逢，有緣一聚，又何必介懷什麼名稱。」

「我叫……」

「我也不想知道你的名字。」

這老漢有些古怪。

老漢道：「你心事煩躁，可否告之一二？」

安俊霜吶吶不言，他不是不想把心事透露一二，而是一時之間，不知從何說起。

老漢以爲他不想多言，便道：「你不用說，我也可以猜到三分。」

「你猜到？」

「你二十出頭，人生剛開始，不是爲錢，而是爲情！」

安俊霜苦笑。

老漢續道：「姻緣天訂，離離合合，自有天意，你何必爲此煩惱！」

安俊霜立時覺得十分奇怪，此老漢爲何竟可窺透自己心事？不過，回心一想，這也是十分合理之推斷，年輕人爲情憂愁，自然是愛侶離開。

安俊霜道：「老爺子閱人多矣，身在網中人，自然不如網外人瀟洒。」

老漢道：「瀟洒與否，在乎你自己的心境。」

「如果你是我，應該如何？」

「你離家多久？」

「三年多了。」

「獨闖江湖，所爲何事？」

「一爲觀賞山明水秀，二爲結交江湖朋友。」

「可有成就？」

「山水是看過。」

「却惹來一段情緣？」

「老爺子眞是料事如神。」

「而今情緣暫斷，心情苦悶，最好的療傷之處，豈不是歸家？」

果是過來人語。

安俊霜搖了搖頭，道：「我不想回家。」

「爲什麼？」

「因爲……我在外成家，未徵得父母同意，而今，未能帶妻子回家，見到老父，叫我如何？」

「你讀過書？」

「總算略識皮毛。」

「好極，可曾聽過：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

「聽過，這是岳飛正大舉殺金人，皇帝十二令牌召他回去，下屬的獻言！」

「是的，你礙於環境，在外成親，未能稟知父母，父母自然會原諒你。」

安俊霜點了點頭。

「如果他們不原諒？」

「一定不會，你也可曾聽過，浪子回頭，已是金不換，你可是浪子？」

「不是！」

「那麼，你父母定然是金不換，什麼也不換！」

安俊霜覺得這老漢實在是洞悉人心。

老漢笑道：「乾杯！」

安俊霜也舉杯，道：「多謝老爺子指點。」

那夜，安俊霜在店內投宿一宵，翌日一早起來，便起程回長安世家。

* * *

長安世家，這幾十年來，家道興旺，在江湖上，他們是樂善好施，因此贏得人們敬重。

掌門人安無忌，年近七十。

長安世家，財富聲名俱有，獨惜是人丁甚為單薄，安無忌並非無兒女，他有六個女兒，獨是沒有兒子，不過，也許他積善好施，上天憐他，在五十歲之時，才賜他一個兒子。

當然，長安世家上下人等，視這孩童如珠如寶。

這孩子正是安俊霜。

安俊霜自小受寵，在家中有如眾星拱月，他為人十分聰明，無論習文習武，都是一學即會。

不過，安俊霜也有令人頭痛的一面，他的性格頗為反叛，他在家中，父母俱不怕，只害怕大姐安靜。

三年之前，安俊霜要出外闖蕩江湖，家中的人，尤其是父母，當然不准。

他幾經懇求，亦不獲答應。

可是，却有一人支持他。

那便是他最敬畏的大姐安靜。

安靜在答應他為父母懇求之時，與他約法三章：「第一，出外之期，只限三年。」

這點安俊霜並無異議。

「第二，若要成親，一定要回家，徵得父母同意，有媒妁為媒。」

安俊霜從來沒想過成親之事，更不介懷。

「第三，絕對不能與極樂門交往。」

其實這一點，安俊霜自小已知，不過，什麼原因不能與極樂門交往，他却不知，父母也從沒告訴他。

安俊霜自忖，只要一知道是極樂門，無論是男是女，總是敬而遠之，那便萬事大吉。

約法三章之事，並非兒戲。

大姐安靜要他在列祖列宗之前跪下發誓，安俊霜為了有機會出外，當然什麼毒誓也願說。

* * *

安俊霜在回長安世家路途之上，不斷思量。

特別是那約法三章。

這三章之中，他只能完成其一，那便是三年之內，必要回家。其餘兩宗，他不但犯了，而且犯得太厲害。

他不單未通知父母，便與人成親，既未得父母同意，也沒有媒妁之言，如何對得住列祖列宗？

最要命的，還是第三章。

結婚的對象，竟然是極樂門的人。

這罪在長安世家來說，是罪無可恕。

因此，當安俊霜來到家門之前，趦趄不前，不敢入內。

他實在不敢想像父母親震怒的臉孔。

他也不敢想像大姐鐵青的臉。

他想到這裏，便立時轉身離去。

可是，一轉身便和人撞個滿懷。

「少爺，怎麼是你？」

「乳娘！」

原來撞着的是自小便照顧他的乳娘。

「你回來了，為什麼還不進去，老爺夫人日夕也盼望你回來，你的大姐……」

一提起大姐，安俊霜便想走，他一推開乳娘，回身便走。

「你去那裏？」乳娘問。

安俊霜那再理會她。

可是，這位乳娘雖是六十開外，人却仍是十分機靈，突然，自己倒在地上，大叫大嚷：「救命呀！」

安俊霜聽到救命之聲，不得不回去。

他看見年紀老邁的乳娘倒在地上，當然不能不俯身把她扶起。

那知道，當他一俯身下去，乳娘便雙手抱着他的頭，她手力極猛，竟然也把他扯了下來，倒在她的懷內。

安俊霜想起來，乳娘却拚命的抓着他，並且叫道：「人來呀，人來呀……老爺、夫人、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

這一嚷長安世家上下人等幾乎都知道了。

眾人都走了出來。

安俊霜知道，自己再無法離開，他只好道：「乳娘，我知你好

安靜不接極樂門拜帖，道：「兩家從沒交往……」

心一片，我不走了。」

乳娘依然緊緊的抱着他。

大姐安靜上前，見是安俊霜，自是大喜過望。

「俊霜，你回來了，還不進去，這麼大的人，還與乳娘這麼親熱。」

乳娘笑了起來。

安俊霜也只好尷尬的陪笑。

安無忌與妻子也出來，見是安俊霜，也一湧上前。

安夫人更是輕撫兒子臉頰，滿心喜歡的道：「俊兒，你瘦了少許，精神也不錯。」

安無忌道：「在家門之前，說這說那，有什麼好看？」

安俊霜的六個姐姐，也上前看這寶貝兄弟，當然是問長問短。

安俊霜被簇擁着，回到家中大廳。

家中上下人等，知道少爺回來，自是非常喜歡，也上前問候，一時之間，弄得安俊霜不知答誰才對。

乳娘向眾人道：「少爺回來，再不出門的了，你們還有很多日子問他，而今應先讓老爺一家團聚。」

眾人應了，乳娘也躬身而退。

眾姐妹仍嘰嘰咕咕的追問安俊霜，二姐三姐更問他有沒有禮物帶回來。

安俊霜只是支吾以對。

大姐安靜非常關懷弟弟，不過，她是個內熱外冷的人，她沒有多問，却一直在旁，細看這位小弟弟。

安俊霜回到家中，得到家人歡迎安慰，自然是有其喜悅的一面，不過，他盡量隱藏的愁煩，却只有安靜一人察看得到。

長安世家上下人等，都為安俊霜安排了最好的東西，為他洗塵。

這一頓，安俊霜也吃得開懷。開懷之中，却又未完全放開心事，忍不住與老父飲了兩杯。

安無忌笑道：「闖蕩江湖，果然不同，可以與父親競飲了。」

安俊霜道：「我三年前未懂飲酒？」

「你忘記了，只喝一杯，便醉上三天？」母親說。

「我喝一杯，便醉了三天，好極，而今我也想大醉三天！」安俊霜是有感而發。

安無忌道：「我看你而今要喝三十杯才停。」

兩人再舉杯。

安夫人道：「老爺，不要喝太多。」

安靜道：「俊霜，你也不要喝得太多。」

安俊霜仍然是多喝了幾杯。

飯後，眾人又談了一會，安俊

霜便說疲倦，要回房中安睡。

傭僕早已爲他打掃了睡房。

安俊霜一入房間，倒在床上便睡。

「俊霜，你滿懷心事，在外面有什麼問題？」是大姐安靜的聲音，原來她一直隨他入房。

安俊霜當然不想回答，便沉沉睡去。

當他再睜開眼睛之時，第一眼見到的，仍然是大姐安靜。

他唯有再睡。

這一睡也不知過了多久，可是，眼睛一睜開，依然看到大姐安靜。

他又再睡。

醒來之時，大姐安靜仍然坐在他的床前。

安俊霜知道避無可避。

安靜道：「俊霜，你已睡了三天三夜，還想再睡？」

安俊霜無奈，坐了起來，道：「靜姐！」

「快告訴我！」安靜第一句話，已使安俊霜整個人也清醒起來。

「不過，你還是先梳洗，我在我房間等你。」

安靜離開。

安俊霜起來，一邊梳洗，一邊無奈，不知該如何把事情告訴大姐。

大姐安靜向來處事公正，自己做錯了事，受罪是免不了。

他想編一個動聽的故事。

不過，他最後決定，一切都從實招來。

既下了決定，他也就大踏步的來到大姐安靜的房間，安靜坐着，前面早有香茗。

安靜望着弟弟，眼神既有憐惜，也有威嚴。

安俊霜坐下，啜了一口香茗。

突然，他跪在姐姐跟前。

這一突如其來的動作，嚇得安靜也有點手足無措，問道：「什麼事，快起來。」

「我不會起來。」

「爲什麼？」

「因爲我與妳的約法三章，三章之中，犯了其二！」

「起來再說。」

安俊霜道：「妳原諒我，我才起來。」

安靜道：「你要說出事情原委，我才能決定。」

「不，妳要原諒我，我才起來。」

安靜知道事情看來相當嚴重，她雖是大姐，但上有高堂，自己不能作主。

安俊霜用此一招，原意是先籠絡了大姐，再向父母交代之時，也好說話。

不過，安靜却不吃這一套，道：「你若不起來，我去叫爹娘來。」

「不！」安俊霜站了起來。

安靜道：「你好好告訴我，我若能承擔的，當然會站在你這一邊。」

安俊霜聽了安靜此言，也略覺安慰。

頓了一頓，安俊霜道：「我跟妳約法的第一章，三年之內，我一定回家。」

「這一章沒有問題。」

「第二章，是不能在外，私自成親。」

「什麼？你成親了？」

安俊霜點了點頭。

安靜道：「無媒苟合。」

安俊霜道：「事情一切，都不由我作主。」

他把在西湖與美雪邂逅，當時山洪爆發，他們二人捨身救人，却落到被困斷崖之事，一一詳告。

安靜聽了，同時道：「原來你們死過翻生！」

「我以爲今生再也沒有機會回來。」

「孤男寡女，被困絕嶺斷崖，你是未娶，她是未嫁，而且前路茫茫，這倒是值得原諒。」

安俊霜聽了，心下大感高興，不過，稍再想一下，他愁眉又再深鎖。

安靜道：「弟婦是什麼人？」

安俊霜道：「她姓樂，閨名美雪！」

「樂美雪，她來自什麼人家？」

「極樂門！」

這話一出，安靜似乎中了一個電殛似的。

「什麼？你再說一遍！」

安俊霜道：「極——樂——門！」

「極樂門？你瘋了嗎？」安靜似乎也控制不住，她突然站了起來。

「你往那裡去？」

「找爹娘。」

「爲什麼？」

「因爲這事我也承擔不了。」安靜道。

「不，妳先聽我說，聽過以後，才再下決定。」

安靜看着這弟弟，心下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安俊霜便一一把事情告知，並且强調自己並不知她原是極樂門的人，而樂美雪最初也是告訴他姓洛，而非姓樂，這點他並非明知故犯。

安靜聽了，回心一想，一雙絕處逢生的男女，只有互相扶持，才能生存下去，在這樣情況之下，那會再考慮到對方出自什麼家庭。

這實在是罪無可恕，但情有可原。

「你什麼時候才知她是極樂門

之人？」

「一個月之前。」

「怎會知道？」

「因爲我們失去了兒子。」

「什麼？」安靜又再接受了另一次電殛的感覺。

「你們有了兒子？」

「是的，並且失去！」

「怎會的？那地方是個斷崖絕嶺，怎會失去兒子？是被野獸銜去了？」

「我也想過，事實並非如此！」

安俊霜又再把兩人遇神仙觀音之事，一一詳告。

安靜聽了，道：「那一定不是神仙觀音。」

「那麼，他們是誰？」

「天知道。」

安靜想了一想，續道：「這事看來非與爹娘商量一下不可。」

「爹娘一定不會放過我。」

安靜道：「本來我也不會放過你了，但事情却是十分複雜，又撲朔迷離，我看……」

「你看怎樣？」

「我看爹娘定會原諒你，而且……」

「而且什麼？」

「你們有了孩子——對，你兒子叫什麼名字？」

「天成，安天成！」

「有多大了？」

「差不多六個月。」

「長得白白胖胖，非常可愛？」

連安靜這麼冷靜的人，也好管閒事起來。

「是的，可是，他不見了！」安俊霜憂愁地道。

「是樂美雪帶走？」

「不，我與她找了大半個月，後來因互相謾罵，才一併知道對方的身世。」

「她這時才知道你是長安世家的人？」

安俊霜點了點頭。

「看來，她可能比你更苦。」想起了樂美雪，安俊霜不覺眼中有淚。

安靜也可以想像得到，兩人在絕嶺中互相扶持，結爲夫婦，誕下麟兒，其間恩情，實非外人能明白。

安靜道：「不用擔心，我們一定會替你找回兒子，也找回妻子。」

安俊霜大喜，因爲連大姐也原諒了他，並且答應幫他一把。

安靜道：「事情十分嚴重，我們還是去稟告爹娘，由他們作主。」

「他們會……」

「不用擔心，我會爲你說話。」

二人立即來到父母房間。

安無忌見兒子眼有淚光，便問：「俊兒，回家不慣？」

安夫人也上前，撫着兒子臉頰，道：「俊兒，無論在外邊發生什麼事，回到家裏，什麼事都可解決。」

安俊霜又立刻跪在二人跟前。

爹娘都嚇了一跳。

安靜把整件事情，一一詳告。

兩人聽了，十分緊張。

安無忌第一句便問，「你有了兒子？他在那裏？」

「我們有了孫子，你爲什麼不帶回來？」

爹娘二人聽到有了孫子，幾乎忘記了所有事情，什麼約法三章，什麼世仇，一切都似沒有了。

安俊霜這時才稍覺安心。

安靜道：「爹娘，你們冷靜下來。」

「冷靜什麼？」

「你們忘記，你們的媳婦，是極樂門的人。」

兩人沉默起來。

安無忌道：「米已成炊，有什麼辦法。」

安俊霜道：「爹娘見諒。」

安夫人道：「你又不是明知故犯，而且，當時你沒有其他選擇，實在情有可原。」

安無忌道：「俊兒，你不用再想其他，而今，最重要的，是找回我們長安世家的血裔。」

安夫人道：「對，先找回天成。」

安靜道：「這事極爲重大，我看要一家人合力商議才對！」

安無忌道：「好極，快召各人，到議事廳。」

安俊霜實在想不到，爹娘不怪自己，反而召集衆人，爲自己找兒子。

轉眼之間，衆人已聚集在議事廳。

這包括了安俊霜的父母，以及六個姐姐。

安無忌與安夫人平日都是處事鎮定的人，但遇到這件事，却是慌慌張張，不知所措。

因此，會議本應由長安世家掌門安無忌主持，却變成由大姐安靜主持。

衆姐妹正你一言，我一語，有人追問事件的經過，有人好言安慰安俊霜，有人義憤塡膺，十分嘈吵。

安靜道：「各位妹妹，妳們有什麼意見？」

二姐安素道：「偷走嬰兒的定是樂美雪。」

三姐安盛道：「我認爲是那對所謂神仙及觀音，他們大有可能是夫婦。」

四姐安寧道：「我却認爲是樂美雪。」

五姐安婷道：「不，是那神仙及觀音。」

六姐安娣道：「是樂美雪。」

「爹，你呢？」安靜問道：「你認爲是誰人所爲？」

安無忌道：「我也認爲是樂美雪，夫人，你呢？」

安夫人道：「對，是樂美雪。」

安靜問道：「俊霜，你認爲是誰？」

安俊霜道：「我却認爲美雪沒有必要擄走孩子，孩子她有份兒，何必出此下策！」

安寧道：「那是因爲她知道他們極樂門與長安世家是世仇，如果孩子一旦落在我們手上，我們有大條道理把孩子留下。」

安靜道：「什麼道理？」

「至低限度，孩子也是姓安的。」

「對，這理由極佳。」

安盛道：「不，樂美雪與嬰孩失踪之時，她尤未知道有路下山，因此，她偷了嬰兒，也只是一時之氣，不會想到把嬰兒帶走。」

安婷道：「三姐說得極對。」

「神仙觀音又如何？」安靜問。

安夫人道：「他們大概是一對武藝極高的夫婦。」

「他們怎會偷走嬰孩？」安娣道。

安無忌也問道：「他們兩人——我說他們根本是人，一早便暗中幫俊霜夫婦，沒有理由在半年後，才會擄走小孩兒。」

安夫人道：「他們本早有此心，但礙於孩子太小，他們暫時無法把孩子好好養活。」她頓了一頓，轉向安俊霜道：「孩子六個月大了，他懂什麼？」

安俊霜道：「他懂四處爬，也懂坐起來。」

安夫人道：「那麼他一定是十分有趣了。」

安盛道：「他非常好動？」

「是的，他非常好動，爬來爬去。」

安寧道：「他身體肥胖？」

「也算是白白胖胖。」

安娣道：「那一定是非常趣緻。」

安夫人道：「我這把年紀，不知還有沒有力抱他。」

安無忌道：「如果他大一點，我一定好好傳授他長安世家的武功。」

安靜道：「你們說到那裏去了？」

衆人如夢初醒。

安靜道：「你們要抱孫子，要玩孫子，還有一段日子才可以，你們要作姑姑，要玩侄兒，那要多用點腦筋。」

安俊霜道：「不知天成而今怎樣？」

安靜道：「不用擔心，吉人自有天相。」

安無忌道：「假若有人敢動我乖孫一根毫毛，我定會把他打成肉醬。」

想不到安無忌而今也有這麼大的脾氣。

安靜道：「你們猜安天成而今會在那裏？」

安素道：「在極樂門。」

相信樂美雪帶走安天成的，都相信他在極樂門。

安靜道：「你們又如何？」

沒有人回答。

安靜問道：「俊霜，你認爲如何？」

「如果美雪抱了孩子，我想她也許會回極樂門，也許不會。」

「爲什麼？」

「她也知道極樂門與長安世家是世仇，她有了孩子，已是彌天大罪，還是下嫁了長安世家的人，你看她是否有膽量回極樂門。」

安靜道：「我却不同意。」

「妳認爲如何？」

「我認爲她沒回到極樂門之前，也有像你一樣的顧慮，不過，抱着一個孩子，不回老家，應去那裏？抱着孩子，不易闖蕩江湖。」

安無忌道：「是的，我們聽到你的事之後，也極爲震怒，但父母愛子女之心……更何况他們可以目睹孫兒，那會難爲樂美雪。」

這話安俊霜也同意。

安靜道：「我們現今不敢肯定安天成在那裏，不過，第一處要找的地方，一定是極樂門。」

衆人聽了，都沉默起來。

極樂門長安世家，在江湖之上，無論是人才、財富以及地位，都是不相伯仲。

去找極樂門，一定會被他們認爲是挑釁。

看來兩個家族一見面，未說清楚原委，已經會有人流血，甚至有人死亡。

安靜問道：「爹爹，極樂門而今實力如何？」

安無忌道：「掌門人樂不憂近日常閉關，不知是正練新的武功，還是心灰意冷。」

安素道：「聽說他們三兄弟三姐妹武功大進，練成了『七星陣法』。」

安寧道：「我看『七星陣法』應該還沒有練成，因爲樂美雪失踪三年，七星陣法總欠一門。」

安靜道：「他們還有什麼人才？」

安無忌道：「聽說『龜仙人』以及『鶴壽子』，近日與極樂門也極爲親近。」

安俊霜道：「我們呢？」

安靜道：「爹爹的『虛幻陰陽移』已到了第七層。」

安無忌道：「無論如何，我對付極樂門掌門樂無憂，應是綽綽有餘。」

安靜道：「我們六姐妹與俊弟的『七捲龍珠』，只練了三卷！」

安俊霜道：「我那部份……」

「正是，你所擔的那部份，大有可能成爲我們最大的弱點。」

「那麼，我會好好與衆姐再練。」

安靜道：「江湖上有誰可以助我們一臂之力？」

安無忌道：「近日我少在江湖走動，不過，中原七大世家，雖沒有與他們結盟，但我們長安世家有事，只要通知他們，看來他們不會不理。」

安靜道：「有六大世家助我們，我們大可安枕無憂，不過，這件事牽涉兩家世仇之事，他們並不一定肯貿然插手。」

安夫人道：「是的，這件事始終是我們長安世家的事，我們總要一力承擔。」

安俊霜向娘親道：「娘，我連累了你們。」

安夫人道：「俊兒，你爲何如此說？這是我們長安世家奪回血裔之事，怎會是負累？」

衆人也道：「這是我們長安世家每一個人的事，咱們定當悉力以赴，義無反顧。」

安俊霜聽了，非常感動。

六姐妹士氣高昂，人心振奮。

安靜道：「這事勢如火急，我們盡快上路。」

* * *

去聲討極樂門，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衆人經過一番策劃，已有了概略。

五天之後，他們便要誓師。

可是，那日清晨，他們正在議事廳內整裝待發，却有家人來報：「十里之外，有極樂門人正向我們這方走來。」

安無忌道：「多少人？」

「有女子乘馬，高擧極樂門旗幟。」

「再探！」

安靜道：「快準備一切！」

安無忌吩咐了家人，保護大宅。

安靜道：「他們憑什麼來聲討我們長安世家？」

「爲妹報仇？」安俊霜疑惑地道。

安靜道：「看來事情並非如我們所想這麼簡單。」

「天成出事？」安俊霜道。

安靜道：「俊霜，你不用擔心，假若天成有事，他們還有面目來？」

不久，又有家人來報：「極樂門人已在五里之外！」

安無忌道：「多少人？」

「一共是十一乘馬。」

「再探！」

安無忌道：「極樂門人，不知自量，找上門來，咱們不能示之以弱。」

安靜道：「爹爹，我看我們暫且放下世仇這一事，這次涉及我們長安世家血脈之事，先要忍讓，先禮後兵，那才穩當。」

安無忌道：「靜兒，我方寸已亂，你打點一切。」

安靜道：「我們七姐弟，出門迎接極樂門人。」

衆人並無異議，這位長安世家的大姐，向來足智多謀，處事鎮定，武功也是不凡。

七人走出大門，已見遠處泥土飛揚。

看來極樂門來勢是浩浩蕩蕩。

不一會，十一乘馬已在望。

爲首是四女三男，一列橫排。

安靜道：「前面七人，正是極樂門七兄弟姐妹。」

安俊霜一眼看去，已看到樂美雪，他有點緊張道：「靜姐姐，最左一人，乃是美雪。」

安靜道：「不用緊張。」

橫排之後，有兩老人，一男一女。

安靜道：「當中的是極樂門掌門人樂無憂夫婦。」

安素道：「夫婦同來，他們看這事情，也看得重，與我們不遑多讓。」

安靜道：「最後面的兩乘馬，兩個老人，大概是龜仙人與鶴壽子了。」

長安世家大門前，是一個極大的校場。

三十丈外，極樂門衆乘，已停了下來。

最右的一人，看來是極樂門的長子，他下了馬，慢慢的走向長安世家大門。

他手上竟然有一張大紅拜帖。

極樂門這位長子，名樂逍遙，他人如其名，生得風流倜儻，逍遙自在。

這時，樂逍遙却緊繃着臉，雙手捧帖，上前深深一個鞠躬道：「極樂門率衆，拜會長安世家！」

大家姐安靜上前，並不是接拜帖，而是問道：「長安世家從來不與極樂門交往，這次前來，有什麼事？」

樂逍遙一看這位大小姐安靜，臉上有點不屑的神色，道：「咱們是來討個公道。」

「什麼公道？」安靜道。

「你們長安世家自然是心知肚

明。」

「我們並不明白。」

樂逍遙道：「妳是長安世家掌門？」

「不是！」

「那麼，請你們掌門出來！」

「咱們掌門沒有這麼空閒來見你們。」

樂逍遙實在忍耐不住，道：「你們長安世家，無禮在先，拒收我拜帖！」他把大紅拜帖單手一送，拜帖飛過安靜頭上，直飛長安世家的人前。

本是一張十分柔軟的拜帖，在樂逍遙手上送出，竟變成鋒利的刀似的，硬生生的插入了花崗石坡上。

長安世家的人看在眼裏，都不禁暗暗讚道：「好武功！」

安靜道：「這算是什麼？」

樂逍遙作出不屑的回答之狀。

「是挑釁嗎？」

樂逍遙仍是愛理不理。

本是十分冷靜的安靜，也變得惱怒。

樂逍遙道：「我們來討回我妹妹的兒子。」

「什麼？你妹妹的兒子？你妹妹什麼時候嫁人？」安靜這話刺激得樂逍遙不能再保持冷靜了。

樂逍遙已擺出了一個架式，他臉孔英俊，身材高挑而結實，擺出這架式，實在是玉樹臨風的美男子。

安靜突然攻上。

樂逍遙道：「女流之輩，我讓妳三招！」

安靜更是氣極，一招「玉燕穿梭」，雙手向樂逍遙的雙目插去。

樂逍遙頭一昂，腰身一挫，便躲開了，他衣袂微飄，非常悅目。

安靜再出第二招，「黑虎偷心」一出，向樂逍遙胸前猛擊，這一招一化為二式：「旭日東升」、「紅日西沉」，從中路入，而化成左右攻去。

看來樂逍遙是避無可避。

可是，樂逍遙卻全身而退，又突然一躍，人在半空乾脆俐落的避過了安靜。

只見他衣袂飄飄的落下，又另有一番丰采。

安靜第三招不能再有失，否則會丟盡長安世家的顏面，她知道，樂逍遙武功高強，用花巧招式來對付他，只助長他的威風，倒不如以最基本的招式攻之。

她立定主意，一招「長拳攻心」。

這一招十分簡單，全無花巧。

樂逍遙卻想不到會如此，他稍為退後，並眼觀四方，看她其餘招式。

安靜並沒有其他招式。

只是這一拳再進，「蓬」的一聲，打在樂逍遙的心口之上。

安靜這一拳足有七分功力，使出了長安世家著名的內勁武功。

樂逍遙中了這招，心口有些翳悶，人晃了一下，再沒有剛才那份瀟洒。

不過，他很快回復正常，叫道：「三招已過，不要再說極樂門挑釁。」

原來，他挨三招，目的是不想被長安世家誣毀為上門挑釁。

這時，他已進招。

極樂門的武功，講求輕快，迅速置敵人於死地。

樂逍遙是極樂門的長子嫡孫，自然是得到他掌門父親樂不憂的真傳。

他一出手，便是一招「鎖喉」，三隻手指如風，眼看安靜無法避開。

安靜也素知極樂門武功厲害。

她向後一翻，雙腳從下挑起，不單破了極樂門的鎖喉，還以雙腳攻其要害。

樂逍遙也暗暗讚安靜這一招，既可以避開自己毒辣的招式，也可反守為攻。

兩人出盡渾身解數，鬥了五十回合。

安靜在招與招之間，已知道自己功力不及對方，如果瞎纏下去，只會丟了長安世家的臉。

她一聲呼哨。

她五個妹妹，與弟弟安俊霜已搶上前來。

樂逍遙道：「自己打不過，竟糾眾來襲？」

安靜不理他的激將之法，道：「七捲龍珠！」

樂逍遙的弟妹在後面已緩緩迫近，只不過沒有兄長的命令，一時之間不敢上來。

樂逍遙知道，以一敵七，當然不可能，也叫道：「看咱們『七星連珠法』！」

樂逍遙的三弟三妹，包括了樂美雪，也在其中。

極樂門掌門樂不憂，十分好福氣，有四子三女，最大的是樂逍遙。

其餘是梅花間竹的一男一女。

第二個是女兒美嵐、三兒是瀟灑、四女是美華、五兒是自若，六女是美雪，正是安俊霜的妻子，最後一個男丁是七弟自在。

如果把極樂門與長安世家相比，長安世家吃虧的地方是只有一個男丁安俊霜，而極樂門有四個男丁，陽剛之氣，較為旺盛。

極樂門也一直視長安世家為死對頭，因此，他們七兄弟姐妹，除了個別自己練功之外，還齊練了這個「七星連珠」，目的是對付長安世家的「七捲龍珠」。

想不到這兩個世仇家族，一見面便要雙陣對壘。

極樂門的「七星連珠」依然保持極樂門的武功的特色，招式極快，而且在迅速變化之中帶來暗湧。

安靜的「七捲龍珠」也有其厲害之處，外表看似有點鬆散，但一遇敵方進襲，那鬆散之象立時消失，結合起來一致對付外敵。

兩個陣法均有其優點。

而此時此刻，兩個陣法俱有缺點。

正是安俊霜與樂美雪這一環。

兩人都是久未與兄姐合作，步法、掌法，進退之間，總是有漏洞。

本來，極樂門大有機會擊散「七捲龍珠」之際，樂美雪提步稍慢，便失去一個大好良機。

對長安世家的「七星連珠」也是如此，當他們已漸成一體，因為安俊霜所踏方位明顯出了紕漏，又無法一舉而擊破「七星連珠」。

不過，兩個陣法，十四男女，忽上忽下，忽高忽低，時而全進，時而全退，實在是非常好看。

一百個回合過後，似不分勝負。

極樂門的長輩，一直在外圍觀看，既沒有作聲，也沒有什麼其他表示。

忽然，極樂門掌門樂不憂發出了一聲呼嘯。

長安世家的人知是暗號，卻不明所以。

極樂門的「七星連珠法」突然變陣。

這無疑是掌門人那呼嘯的命令。

七個人散開，又再聚攏。

這次聚攏，矛頭完全指向安俊霜。

這的確是聰明的一招。

極樂門並不是要殺死安俊霜，而是要逮住他。

這一突如其來的變陣，長安世家這邊的「七捲龍珠」也立時亂了起來。

他們一時不知所措，眼看安俊霜會被他們逮住。

安靜一躍，飛過人牆，叫道：「入震、出艮……」她念出方位。

她的妹妹們立時明白，並依她指揮，入了新的方位。

六個女人指向對方的最弱之處。

好一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安靜也領着她五個妹妹，攻向樂美雪，也是極樂門這個「七星連珠」最弱之處。

她們也是迅速的逮住了樂美

雪。

極樂門的人一捉住了安俊霜，便全部奔向馬匹，一聲鞭响，衆人立時離開。

他們似乎不再理會樂美雪。長安世家六個姐妹，看着極樂門的人揚長而去。

安靜想追。

安無忌道：「勿追！」

他們押了樂美雪入內。

安無忌不想與後輩談論那些不合傳統禮法之事，因此只留下六姐妹，會審樂美雪。

樂美雪是一副高傲不屑的樣子。

看她美麗臉容輪廓，六位姐妹也在心中暗讚，她們這個弟弟眼光實在不錯。

樂美雪眼睛浮腫，似是哭過多天，還有一些疲累，不過，在長安世家六姐妹面前，她並不退縮。

衆人已放開了她。

安靜道：「你是樂美雪？」

樂美雪傲然點首，道：「要剮要殺，悉隨尊便。」

安靜道：「妳是我們的弟婦，我們怎會殺妳。」

「弟婦」二字，實在是出乎樂美雪意料之外。

因爲在當時禮教傳統之中，無媒苟合，比殺人放火還要嚴重。

而她們六位姐姐，竟一口便叫她爲「弟婦」，換句話說，她們已不單寬恕他們，也承認他們是夫婦。

樂美雪實在忍耐不住，嚶嚀一聲，淚如泉湧。

六個姐妹，也忍不住哭了起來。

七個人變成了一個哭墟。

安靜道：「美雪，妳與俊霜情形特殊，況且咱們都是武林世家，何必拘泥小節。」

樂美雪道：「多謝六位姐姐！」

「還叫我們姐姐，應是姑姑！」

樂美雪也聰明伶俐，善解人意，一一向六位姑姑襝衽，衆人喜極。

樂美雪抹了一下眼睛，道：「姑姑，天成呢？」

「天成？」

「是妳們的侄兒天成。」

「他不在妳處？」安靜問。

其餘的異口同聲問：「天成不是妳帶走？」

樂美雪急道：「什麼？我還以爲是俊霜帶走了。」

「沒有！」

樂美雪似有懷疑，道：「天成是我與俊霜骨肉，我只想見他一面，那才安心。」

安靜道：「俊霜並沒有帶天成回來。」

她一字一句，十分清晰，對樂美雪來說，無疑是一字一針的刺在她的心窩上。

她一直以爲天成在俊霜處。

而今這個唯一的希望也破滅了，她似是忍受不住這刺激，昏了過去。

惺惺相惜　化解世仇

極樂門一心是想抓了安俊霜回去，好好問話。

安俊霜是抓了回去，却也被長安世家抓了他們的好妹妹，這也算是打個平手。

他們押了安俊霜進入一間山神廟之內。

原來極樂門遠征長安世家，早在城外山神廟作了一個臨時聚脚之處。

極樂門掌門人樂不憂要親自審問安俊霜。

安俊霜沒有樂美雪那麼幸運，他們害怕安俊霜反抗及逃走，早已把他五花大綁。

他被推倒在地上。

樂不憂年近六十，但精神煥發，一雙眼睛炯炯有神，盯住安俊霜，道：「你這小子，知我是誰？」

安俊霜當然知道，便道：「岳父大人！」

樂不憂道：「住口，誰是你岳父？你騙了我的女兒，這筆賬叫我們如何算！」

「我並沒有騙令千金！」

「還說沒有？」

「我……」

在旁的極樂門衆兄弟姐妹，一齊叫道：「死口不認，打……」

已有人拿出大杖。

安俊霜實在也料不到，極樂門的人會對他如此虐待，不過，安俊霜也是個相當固執的人。

樂不憂道：「你快把事情眞相說出，否則我們一人一杖，把你打死！」

安俊霜本來想把事情從頭說一遍，可是，見他們如此欺凌自己，一時之間，牛脾氣性起，却一言不發。

「還不說？」

安俊霜依然不說。

突然，一杖打下。

安俊霜雖然被縛，但仍可以滾動，他不自覺的閃開，這一杖確也厲害，「砰」的一聲，這山神廟的青石地板也裂開一個缺口。

如果這一杖眞的打在安俊霜身上，定然是骨折腿斷，皮開肉綻。

樂不憂道：「慢着，你把嬰孩偷了，收藏在那裏？」

安俊霜本來不想多說一句話，可是，聽了他們如此說，心中甚爲憤怒，道：「你們極樂門是什麼門派，竟然是惡人先告狀？」

「誰是惡人？」

「你們是……你女兒偷了我的兒子下山，還誣譭我收藏了兒子？再說，兒子是我的，我那用收藏。」

這話倒是理直氣壯。

樂不憂道：「這小子口硬，我看是不打不成，打！」

又一杖下。

這一杖勁風十足，安俊霜又是滾身一閃，這一閃，居然又沒有被大杖打到，地上又起了一陣火星。

「還不說，藏在那裏？」

「你們極樂門好野蠻！」

又一杖下，這一杖勁力又是十足。

安俊霜又再一滾，這時原來他已滾至牆邊，再無別處可避。

眼看這一杖下，自己避無可避。

他索性閉上了眼睛。

可是，杖沒有打下，却聽見樂不憂道：「慢着，小子，我問你，孩子不在你處，却在那裏？」

「當然是在你們處，那是我兒子，你們應立刻把他交出來，否則……」

「否則怎樣？」

「否則我們長安世家，一定把你們劏平！」

樂不憂笑道：「你這不知自量的小子，竟口出狂言，不過，念你……你眞的沒有收藏孩子？」

「沒有！」安俊霜斬釘截鐵地道，頓了一頓，又道：「孩子是我的，若在我處，也不會收藏！」

「怎麼說孩子是你的？」

「孩子姓安，豈不是我的？」

「姓安便是你的，那簡單極了，而今把孩子改姓，姓樂，叫樂天成，那便不是你的了。」

安俊霜怒道：「改姓？你們才會改姓，改爲狗極門！」

樂不憂怒道：「殺了這小子。」

「要殺便殺！」安俊霜依然十分强硬。

樂逍遙插口道：「爹，慢着，殺了這小子，那是便宜了他，要他死也要讓他慢慢死，那才可以補償妹子的痛苦。」他似乎是做好做歹勸老父。

樂不憂似是壓着怒火，道：「臭小子，你沒有把孩子帶走，美雪也沒有把孩子帶走，那麼，孩子會在那裏？」

安俊霜道：「我也想知道。」

樂不憂道：「你告訴我們，我們不單不會折磨你，還會考慮，招你爲……」

安俊霜道：「我眞的不知道，假若孩子在我處，我一定會帶出來……我與美雪雖說是無媒苟合，但當時情形，實在是無從選擇。」

樂不憂道：「小子不用再說，我女兒美雪被你甜言蜜語所騙，我們是不會相信的。」

他從椅上走了下來，一手指向地上的安俊霜，安俊霜只覺胸間微痛，便已昏過去。

樂不憂道：「這小子口硬，不過，看來孩子眞的不在他們長安世家，先把他押下去，千萬不要讓他逃走。」

樂逍遙把安俊霜收入了後面一個儲物室內。

樂不憂道：「好好休息，我們明天再去長安世家，把美雪救回來。」

這山神廟十分大，想當年定是香火非常旺盛，雖然極樂門有十多人，也各有各安寢之處。

* * *

安俊霜不知自己昏迷了多久。

他醒來時，耳邊有人叫他，他睜開了眼，只見眼前是一位老人家。

安俊霜道：「你是……」

「你應該尊稱我一聲岳母大人！」這老人家竟是美雪的母親，樂不憂的夫人。

安俊霜見她一臉慈祥，倒也眞心的叫道：「岳母大人！」

樂夫人聽了，十分開心，眉開眼笑道：「好賢婿，好賢婿！」

「我並不是！」

「我明白你的處境，而且孩子也生了，大家都是自己人，何必多作解釋？」

想不到樂夫人倒是個十分開明的女人。

「多謝岳母大人！」

一聲岳母大人，又叫得樂夫人大樂。

樂夫人道：「天成一定是十分有趣！」

「是的，他十分精靈，假若他回來，見到了慈祥的外婆，一定十分歡喜。」

「他會叫外婆？」

「還不懂，不過，他一懂說話，若他回來，見到了你那麼慈祥，一定十分歡喜。」

樂夫人實在是非常快樂。

「可惜，孩子不知在那裏。」

「你有沒有想過，有什麼人會……對了，你不是在山中見過一位神仙？」

「是的，美雪也見過一位白衣觀音大士！」

樂夫人道：「既然如此，孩子並不是你帶走，也不是美雪帶走，那麼，只有這兩個人……」

「不過，他們是神仙！」

「天下間怎會有那麼多神仙？」

樂夫人把一些飯菜拿來，道：「賢婿，你先吃了這些東西，將來回到我們極樂門，我一定會再弄一些更好吃的東西給你吃。」

「多謝岳母大人！」頓了一頓，

他又道：「極樂門與長安世家是世仇，我看我要到極樂門，也不是與妻子回娘家，而是五花大綁！」

「不會的，唉，咱們與長安世家幾百年的仇恨，也許會因爲你們而……」

樂夫人對這個願望似乎也覺渺茫，她沒有再說下去。

* * *

安俊霜被外面人聲所驚醒，他已沒有被綁，不過，他被困在密室之內，無法出外。

山神廟外，兩大世仇之家，早已對壘。

原來長安世家爲了救安俊霜，早已探到極樂門在這山神廟落脚。於是，他們一大清早便來到山神廟前。

兩家各有人質在手，因此雙方也不敢貿然動手。

長安世家這次也是浩浩蕩蕩，聲威顯赫。

除了六姐妹之外，掌門安無忌與夫人，還帶了昨晚才來的慕容世家兩位大弟子，慕容超與慕容卓，他們都是來助長安世家的。

這兩位慕容世家的弟子，在江湖上已漸露頭角，他們使的「女貞劍法」，堪稱一絕。

極樂門一發現他們前來，也立時在山神廟外列陣應戰。

長安世家的六姐妹已一字排開。

極樂門的六兄弟，也是嚴陣以待。

他們經過昨日一番激戰，不相伯仲，而今是怒目對視，看來又有一番激戰。

長安世家掌門安無忌道：「樂不憂！」

極樂門的掌門樂不憂應道：「安無忌咱們世仇，早應有解決的日子。」

安無忌道：「今日是大好日子！」

衆人已紛紛退開，兩大掌門緩步上前。

樂不憂道：「安掌門，咱們是江湖成名人物，不能像後輩那樣盲打亂碰。」

「樂掌門，我們這一戰，是不可避免，不過，我要先解決眼前最迫切的事。」

「這一戰，無論誰勝誰負，你不能虐待我女兒。」

「對，你也不能動我兒子一根毫毛！」

想不到，這兩位世仇掌門，未動手之先，竟是那麼斯文穩重，這也難怪，兒子女兒已落在對方手上，還有什麼可說的。

安無忌道：「聽說樂掌門所練的『極樂神功』，已到了第七層化境！」

樂不憂道：「在下粗淺功夫，稱不上什麼神功，不過，閣下的『虛幻陰陽移』，想亦已練成。」

安無忌道：「好極，咱們各有本門功力，就以這些功力作爲切磋一下。」

樂不憂道：「奉陪！」

於是，兩人各擺架式。

登時，全場肅靜。

這兩位當世武林高手，各已練成本門的絕世神功應戰，這一戰當令日月無光。

樂不憂異常穩重，身體微挫。

安無忌却是迅速的移動，轉瞬之間，似有幾十個安無忌圍在樂不憂身畔。

這正是長安世家的「虛幻陰陽移」，安無忌爲練此功，花費近二十年時間，而今使出，實在叫人弄得眼花撩亂。

樂不憂並沒有因對方變幻而驚懼，他是以不變應萬變，然後是一掌遞出。

這「極樂神掌」也是二十年以上的功力，掌風沉渾，暗含雷霆之聲。

在旁的人也感到神掌的功力，何況是安無忌？可是樂不憂並沒有把翻飛的掌影遲緩下來，幾百隻掌影，不知那一隻才是眞的。

突然，兩掌相併。

「蓬」的一聲，兩人都向下沉去。

不是屈曲身體的向下沉，而是兩人共四條腿，硬生生的沉下石地去。

「啪啪」的聲音，既似是骨頭碎裂的聲音，也像是石頭爆裂的聲音。

兩人一直沉至接近膝蓋之處。

他們掌影又再翻飛，一時之間，滿空掌影。

兩人突又竄高。

他們雙腿自石頭之中拔了出來，並無損傷，剛才石中發出的聲音，實在是石頭因兩人的功力而爆裂時所發出的聲音。

半空之中，安無忌的「虛幻陰陽移」仍是那麼虛虛實實，令人無從捉摸；而樂不憂的「極樂神掌」依然是在變化迅速的掌影中一掌接一掌的攻上。

「蓬」的一聲，他們雙掌又再在半空相碰。

兩人分別落在五丈之外。

在這短短的三十個回合之中，兩人從地面直逼對方陷入在地之內，再由石地拔出直竄半空，其間過程，只有兩人才能深深體會對方的功力。

外人只是感到兩人功力已臻化境，但究竟達到那一程度，並沒有人知道。

有道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安無忌與樂不憂本是世仇，他們的仇恨並非他們二人一手所造成的，而是幾百年來，一代傳一代下來的仇恨，到了他們這一代，他們只知道是世仇，而根本不知道，他們兩大家族之間，眞正的仇恨在那裏。

在這次相鬥之前，兩人並無機會比拚過，他們只知對方是仇人而矣！經這一次比拚，從武功的角度來看，他們開始對對方有了較深的認識。

他們而今的感覺是，對方的功力，竟然可以練到如此的境界。

他們並不是仇恨對方，而是佩服對方。

安無忌如是想，樂不憂也是如此想。

不過，無論如何想，他們已無退縮的機會。

安無忌又再竄身上前，他的「虛幻陰陽移」又再在樂不憂的周圍築起了一道無形的牆。

樂不憂仍沉住氣，運起了他的「極樂神功」，這次，他並不是單純以掌攻向對方，而是忽掌忽指的，一股股不同的罡氣，自他指掌之間發出。

這些罡氣正是要擊破那道無形的牆。

在旁觀看的人，只覺他們指掌相碰，發出令人心翳的悶响。

這次兩人是近身的拚搏，一切均無僥倖，只要任何一方稍有差池，便會身受重傷。

當然，兩人都發出了一「呀」的一聲，兩人分別射向各一方，他們同時在半空翻了多個觔斗，然後落下。

衆人都以爲他們受了傷，趕忙上前，把他們護住。

樂逍遙道：「爹，怎麼了？」

樂不憂道：「沒事，快看看安無忌。」

樂逍遙還以爲他叫自己小心安無忌，可是，安無忌在他那一方，也是在衆人簇擁之中。

安靜也是第一個上前，問道：「爹，沒事吧？」

安無忌道：「沒事，快看看樂不憂。」

安靜道：「他也沒有什麼事。」

長安世家的人以及極樂門的人，都感到十分奇怪，爲什麼兩位掌門，在這一次拚鬥之後，都被掌力迫回自己這一方，他們落下之後，並不是關心自己，而是關心對方。

旁人當然是無法知道。

只有他們兩人才知道。

原來第一次拚搏之後，兩人已對對方有佩服之心，而第二次的拚搏，已由佩服之心，轉爲欽羨之心。

他們都互相佩服，互相欽羨！

這種情懷，外人實在難以明白。

在他們來說，也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心情。

大抵是，兩位都是武學名家，當今之世可以與他們並排的人並不多，甚至可以說是沒有人可以與他們並排，或作相提並論，因此，偶遇一個自己也覺得匹配的人，那種感覺，似是伯牙與鍾子期相遇的感覺。

那是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

可是，他們並不能把這種感覺表示出來，尤其是而今兩人是世仇之家，更何況他們是這兩個家族的掌門？

安無忌實在不想與樂不憂再拚。

樂不憂也有同樣的感覺。

兩人分別坐在地上，一方面是運功調息，另一方面也是一個不再相拚的藉口。

極樂門那邊六兄弟姐妹，以身體護着他們父親。

這時，與極樂門同來的「龜仙人」與「鶴壽子」二人，却擺出一副應戰的樣子。

長安世家這一邊，六個女兒也是團團圍着父親安無忌，恐防對方混水摸魚。

而慕容世家的慕容超與慕容卓，也挺劍而出，對着「龜仙人」與「鶴壽子」。

龜仙人與鶴壽子二人，外形十分可笑。

龜仙人矮而胖，鶴壽子却是高而瘦，兩個站在一起，實在令人忍俊不禁。

慕容超與慕容卓互望了一眼，忍不住的笑了起來，龜仙人與鶴壽子立時動怒起來。

慕容超與慕容卓立時止住了笑，他們兩人在江湖闖蕩也有一段日子，當然知道，取笑別人身體缺陷是犯了江湖大忌，況且他們是代表慕容世家，萬萬不能失去自己世家的風範，也不能累及長安世家。

慕容超劍尖朝下，拱手道：「在下慕容世家慕容兄弟，拜見兩位前輩。」

慕容卓也同時拱手爲禮。

龜仙人道：「原來是慕容世家的兄弟，你們前來助拳，一早便想清楚吧！」

慕容超道：「前輩想要我們做什麼？」

龜仙人插口道：「想一下死無葬身之地的苦況！」

慕容卓也接口道：「長安世家是慕容世家的世交，便是死無葬身之地也要來的。」

龜仙人道：「既是如此，鶴老

弟，就成全他們的心願吧！」

鶴壽子道：「好極，龜兄！」

慕容超、慕容卓又忍不住的笑了。

龜仙人與鶴壽子並沒有兵器。

慕容兄弟挺劍而出，可是，龜仙人與鶴壽子似是不怕他們的劍，竟以身擋劍。

特別是龜仙人，他背部似有特別護甲，劍也刺不入，兩人知是遇到了異人，也是遇到勁敵。

慕容兄弟立時使出他們的「女眞劍法」，兩劍非常配合，把龜仙人與鶴壽子團團圍着。

起初，龜仙人與鶴壽子對這雙兄弟並看不上眼，看他們的年紀，功力也有限，可是，兩人使出「女眞劍法」之後，立時使出他們的看家本領「龜鶴神功」。

高高瘦瘦的鶴壽子與龜仙人手牽着手，在劍網之內一同急速運轉。

鶴壽子以龜仙人的背作盾牌似的，撞向兩人劍上，意圖闖開劍網。

當龜仙人的背部觸及兩人的劍時，竟是鏗然有聲，發出「噹郎」的聲響。

龜仙人在鶴壽子的急速牽引之下，整個人凌空飛起，他們越轉越快，龜仙人也越來越高。

他們在這急速的旋轉之中，產生了一陣極大的力量，這力量不單使慕容兄弟的雙劍無法接近二人身體，而且這股力量越來越大，直至迫開他們雙劍。

慕容超與慕容卓立時變招。

他們不再圍攻，而是左竄右跳。

他們的劍與他們身體好像是合而爲一，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企圖要刺破龜仙人與鶴壽子二人所形成的一股巨大力量。

劍刃雖利，却無法刺破這罡氣形成的罩。

這正是「龜鶴神功」厲害之處。

不過，還有更厲害的，他們仍然未使出。

慕容兄弟屢攻不下，又再變招。

他們不再分別的流竄，而是雙劍合而爲一。「女眞劍法」精妙之處，在於不斷的變化。

敵變他變，而且變化得越來越厲害。

這一場比拚，雖然比不上剛才兩位掌門的功力，但論精妙變化，却是不遑多讓。

龜仙人與鶴壽子兩人，年紀加起來已有百歲以上，假若與這兩個小子拚纏下去，若是勝了，也會遭人嘲笑，若是輸了，那再無面目在江湖走動。

因此，他們要速戰速決。

兩人心意似被慕容兄弟所洞悉，他們想要速戰速決，他們兄弟却是故意以劍相纏。

「女眞劍法」中的「纏」字一訣，也有其獨特之處，他們兄弟配合，更顯精采。

* * *

再說安俊霜。

他在山神廟內找不到出口，耳畔却聽到拚鬥的聲音，內心實在十分惶恐。

無論那一方取勝，對自己也無好處，若有一方有所損傷，對自己也是十分爲難。

忽然，上面有光線透下。

原來這天早上，天氣十分陰沉，但到這時刻，陽光透過烏雲，光線竟射在山神廟上，這光線使安俊霜找到了出路。

他沿牆爬了幾步，然後一躍，上了屋頂。

這山神廟日久失修，屋頂十分脆弱，安俊霜很容易便出了外面。

他伏在廟頂之上，這時，龜仙人與鶴壽子正與慕容兄弟鬥得正劇烈，而安靜衆姐妹正團團圍着安無忌，安俊霜一見這情形，便立時以爲安無忌受了重傷。

他忍耐不住，從廟頂飛身而下。

極樂門這邊，一見黑影，已有人上前攔截。

安俊霜不理會一切，連施三招，打退了來攔截的人，直奔往安無忌之處。

「爹，你怎麼了？」

衆姐妹見是弟弟，都十分高興。

安無忌只是在打坐調息，聽了俊霜的聲音，張開眼睛，道：「我沒有什麼！」

這一變化，令場中的龜仙人與鶴壽子，以及慕容兄弟都暫時住了手。

「你怎麼了？」

安俊霜道：「我沒有什麼！」

極樂門那邊，有人想撲前，目的是抓回安俊霜，不過，樂不憂已示意衆人，暫時勿動。

安俊霜見父親無事，問道：「你們有沒有傷害樂美雪？」

樂美雪一直在長安世家這一邊，她身穿長安世家的勁裝，因此並不顯眼。

而今見安俊霜無恙出來，也忍不住跑了上前。

極樂門衆兄弟姐妹見了樂美雪，都一哄而上。

樂美雪道：「俊霜，我很好。」

她立時又轉向極樂門衆兄弟姐妹，道：「多謝各位哥哥姐姐，我沒有事，而且長安世家的人，待我很好。」

樂逍遙道：「妹妹，快過來！」

安靜也向安俊霜道：「俊霜過來！」

兩人分別走回自己的兄弟姐妹羣中。

登時，兩家兄弟姐妹，又不期然的把陣勢排開了起來。

安俊霜知道，如果再鬥下去，不但沒有結果，反而傷及兩家，事情更是難以收拾。

他望了樂美雪一眼。

樂美雪也望着安俊霜。

他們沒有說話，但眼神是一致的。

安俊霜一躍而出，撲向樂美雪，並且把她手一牽，兩人飛躍出外站在兩家之中。

這一變化，衆人始料不及。

安俊霜道：「既然我們都知道，天成既不是在長安世家，也不是在極樂門，那麼，我們再相鬥下去，也沒有什麼結果。」

樂美雪道：「天成可能是落在壞人手上，他可能已遭不測……」

說到這裏，她忍不住哭了起來。

這一哭，兩家都爲之動容。

樂不憂上前，道：「美雪，你不用擔憂，我們無論如何，都會替你找回天成！」

安無忌也上前，道：「俊霜，你說得對，當務之急，應是先找回天成。」

樂不憂道：「安掌門，這事關係你我兩家，我們暫時放下仇恨，把這事解決了，才再作打算。」

安無忌道：「樂掌門，難得你這麼寬宏大量，好，這事關乎孩子的性命，我們應該把仇恨放下，好好想一下，怎樣替他們找回孩子。」

這兩位掌門，經過一次比拚，都佩服對方武功，而且生了惺惺相惜的心。

衆人見兩位掌門也如此說，當然是再無異議。

安無忌道：「樂掌門，你遠道而來，何不來長安世家，盤恒幾天？」

樂不憂道：「極樂門怎敢打擾？」

安無忌道：「我們先撇開門派不談，說句老實話，事情弄到如此，我們已是親戚。」

樂不憂道：「是的，我應尊稱安掌門爲姻親。」

安無忌道：「對，我們是姻親，那麼，你一定要來，好好聚一下之外，還要談談找咱們孫子的辦法。」

兩位掌門語氣十分親切平和，倒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們都有些訝異的望着對方。

最高興的莫如安俊霜和樂美雪，本來，他們以爲他們的婚姻，將永無解決的一天，但想不到，兩位高堂，在言語之中，已經把這事承認了。

樂不憂道：「咱們人多，打擾府上……」

安無忌道：「你那邊人多，我這一邊人也不少，他們年輕人在一起，會倍覺熱鬧，舍下地方淺窄……」

樂不憂道：「安掌門實在太客氣！」

長安世家是江湖上有名世家之一，大宅地方當然不會淺窄。

兩位掌門夫人也出來相見。

安俊霜率先介紹了他的六位姐姐。

樂美雪也一一把自己的兄弟姐妹介紹。

慕容兄弟也自我介紹一番，龜仙人與鶴壽子當然也不甘後人。

這一場本是兩大世仇家族決戰，竟然變成和氣收場，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

* * *

一行人等來到了長安世家。

長安世家巨宅，雕樑畫棟，極具氣派。

安俊霜與六位姐姐，負責安頓衆人，兩位掌門一同到了安無忌的密室，商議找尋安天成的事。

「樂兄，我們既是姻親，一切不用客氣了。」

「安兄，我既來打擾，自然不會客氣。」

安無忌道：「小兒與令嬡之事……」

樂不憂道：「他們開始之時，並不知道我們是世仇……而且，他們當時在那絕嶺之上，一切都是情有可原。」

「樂兄，你對小孫子天成失踪之事，有何高見？」

「照理他們被困在山上，沒有人知道他們的身份。」

「那地方早年因地勢變動，而變成了上不得，下不來的地方，有什麼人可上去？」

「你聽過他們口中所提的神仙？」

「女兒口中所提的觀音大士？」

「我看問題可能出在二人身上。」

「對，他們不會是什麼神仙，不過，他們在絕境之中，突然有奇人異士插手相助，那自然是當他們是神仙，是觀音菩薩了。」

「那兩個又會是什麼人？」

「一對夫婦？」

「一對本是在那絕嶺之上隱居的夫婦？」

「他們武功極高，年紀也不少了。」

「他們日子過得寂寞。」

「他們不能生孩子，眼見有現成一個，據爲己有？」

這點猜測，極有道理。

「如果這猜測正確，也可以解決很多他們開始並不明白的事情，例如，他們被困山上，爲何山洞之中，竟有白米與乾魚？」

「是的，那雙異人夫婦，根本上早已住在那裏，不過，那時湊巧他們不在。」

「地勢變化，一般人無法上去，只有武功高强，或久住該地的人，才有辦法再度上山。」

「還有一點，俊霜與美雪找了差不多一年，也無法找到出路，但當他們因爲口角而發現對方身份之後，繼而失去了孩子，他們便發現了可以離開的路。」

「這條生路，顯然是經過刻意安排的。」

「是的，是那雙異人夫婦的安排，沒有他們這麼熟悉環境的人，那有辦法？」

「安兄，假若你是他們，你會怎樣收藏孩子？」

「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還在山上？」

「是的，應該還在山上。」

「那麼我們……」

「再度上山找尋。」

兩位掌門的決定，很快便通知了衆人。

那地方山嶺極爲險峻，太多人去反而不便，因此，他們商議了一會，決定讓安俊霜與樂美雪帶路，而且，若他們找到孩子，也只有他們才認得出來。

另外，兩位掌門決定親身上山。

爲了安全起見，長安世家與極樂門，各派一人前往，安靜代表了長安世家，而樂逍遙也代表極樂門。

其餘衆人，都留在長安世家，等候訊息。

安無忌身上有信鴿，假若發生了什麼特別事故，他們也可以放出訊息。

爲了爭取時間，他們翌日一大清早便起程。

六人策馬，往西湖去。

兩位掌門，在五天的旅程之中，大多時候都談論找尋樂天成的可行辦法，也有很多時候，談起江湖逸事，也談起各家各派的武功。

兩人似是相見恨晚。

相見恨晚的還有兩人，他們便是安靜與樂逍遙。

兩人根本上並無半點仇恨，只不過，他們一生下來，父母便告訴他們，他們有一個世仇，對於這個世仇，一定要找機會剷除。

這種說法，是一代傳一代，延續下來，到了他們這一代，他們只知有仇恨，却不知是什麼眞正的原因。

他們也懶得去追究。

樂逍遙與安靜二人，經過幾日旅程，途中有說有笑，當然不再記得什麼世仇。

安俊霜與樂美雪却一直是惴惴不安，他們記掛孩子，尤其是樂美雪，有太多悲觀的揣測，十分沮喪。

安俊霜一直好言安慰。

那日，他們已到西湖，並且立刻來到孤山下。

梅鶴樓仍在，衆人上去用飯。

安俊霜與樂美雪二人，邂逅於此，觸景生情，却是另有一番感受。

安俊霜依然選擇了當日用過那張桌子，望出窗外，只見仍是斷崖處處，雖然其中有些地方已曾修葺過。

安俊霜道：「可惜當日那小二不在，否則他便可以憶述當時的情形……當日我們在此，喝酒談天，突然，外面不知是雷聲還是山洪爆發的聲音，我們躍出窗外，直往前面斷崖救人。」

樂美雪也道：「山洪爆發，我們也只能往上爬，我們不知救了多少人，也看到很多人被洪水冲走。」

安無忌道：「附近已經過一番修葺，我們走上去看看，希望可以找到上絕嶺之路。」

樂不憂道：「而今已入暮，吃過晚飯之後，我們好好休息，明天大清早便上山。」

翌日一早，他們便開始去找上山之路，可是費了整個上午，仍然沒有找到一條可以用普通步法上山的路，他們只好退回來，希望第二天可以從另一邊上山。

第二日，又是無功而回。

那天晚上，衆人又再商議。

安俊霜道：「我們都希望早一點上到山上，希望可以找到天成的踪跡。」

安無忌道：「我今天小心看過一些斷崖的地方，你們認爲絕沒有可能上去的，我與樂掌門上去，是絕無問題。」

樂美雪道：「我們兩個却無此能力。」

「是的！」樂掌門道：「你們兩個輕功沒有把握，不過，逍遙，你怎麼看？」

「我看過也可應付。」樂逍遙道，並且望了一眼安靜，安靜接口道：「我也可以！」

於是，他們決定留下安俊霜與樂美雪，兩位掌門與兩位大弟子上去。

在離開之前，安無忌道：「俊霜，你與美雪留在這裏等我們，無論怎樣，也不可離去，假若我們發生了問題，我也會飛鴿傳書。」

兩人送了父親及兄姐上山去。

四人繞過了山崖，到了那些早年下陷，現已成了非常陡峭的石壁。

安無忌道：「靜兒，你上去？」

安靜點了點頭。

樂逍遙道：「不，由我先上！」

樂不憂道：「這部份山崖雖然陡峭，但仍有很多突出的石塊小樹可供攀爬，你們兩個先上，我們兩人殿後，若有事故，也可呼應。」

於是，安靜與樂逍遙先上。

兩人輕功相當不錯，利用突出的石頭，借力使力，轉眼已上了半山石壁。

他們回首望下，兩位掌門武功自是不弱，看他們移動迅速，上峭壁有如在平地走路。

安靜又再上。

這一段山崖更爲筆直，而且山崖經過風化，只有很少的地方有石塊突出。

樂逍遙道：「小心！」

安靜也道：「你也要小心！」

兩人又上了一段。

突然，安靜踏上一塊突出的小石之時，小石不能承受安靜的重量，立時斷了。

她失了重心，整個人便摔下去。

樂逍遙手急眼快，縱身下降，後發而先至，一手抓着了安靜的手。

安靜本來下跌，突然抓到了東西，也不理會是什麼，便拚命抓着。

樂逍遙抓着了安靜手後，想提氣上升，不過，附近無可借力的地方，稍一上升，兩人便同時下跌。

這情勢危險極了。

因爲二人重量相加，下降的速度更快。

樂不憂與安無忌離他們相當遠，一時之間，實在無法上前拯救。

眼看二人便要墜下山崖。

樂逍遙心中一急，人急計生，他右足向山石一插，這一插足有他八成的功力。

他練的「極樂神功」雖無他的父親所達到的境地，但也已相當不錯。

這一插有如一個鐵杵插入石中，硬生生的阻住了下墮之勢。

樂逍遙道：「你沒事？」

安靜雖是滿頭大汗，但不再下墜，知道全憑樂逍遙，便道：「多謝！」

樂逍遙道：「你先穩住身子。」

安靜道：「可以了，我們這麼半天吊着，怎麼好？」

這時樂不憂與安無忌也趕了上來。

他們看到安靜急速下墜，本想飛身拯救，無奈距離太遠，幸好有樂逍遙，否則安靜早已摔下去了。

衆人都揑了一把汗。

安無忌道：「咱們不要離得太遠，假若有突發事情，才可互相照應。」

這次由樂不憂開路上去。

他的「極樂神功」厲害，他三隻手指聚成一個小杵似的，逼向石壁，立成一個小洞。

安靜有了這些小洞，攀爬稍爲易些。

再上一段，石壁變得十分光滑。

樂逍遙也覺無法攀爬。

安無忌道：「還有卅丈左右便到了山頂，這段由我先上去。」

樂不憂道：「安兄，我們還是互相扶持一下。」

安無忌施展出他的「虛幻陰陽移」，手脚彷彿附有吸盤似的，一步一步向上移。

樂不憂沒有他這樣的功夫，不過，他一步一步的移上光滑的石壁，自有他的一套辦法。

他所練的「極樂神功」已到了化境，他以雙手插石成洞，雙足踢石成洞，雖不見碎石翻飛，却看似不必用多少氣力，自自然然的一步一步上去。

樂逍遙看在眼裏，實在佩服父親的功力。

安靜看着父親可以利用「虛幻陰陽移」在光滑的石壁上如壁虎，心下也有些慚愧，因爲她所練的「虛幻陰陽移」，竟不及父親的十分一功力。

安無忌與樂逍遙已上了崖邊。

二人把腰帶脫下，聯結起來，抛下石壁。

可是兩人腰帶相加，也無卅丈那麼長，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幫安靜與樂逍遙上來。

不一會，樂逍遙道：「我有辦法！」

他先解開腰帶，一端交予安靜。

樂逍遙道：「我們跟着我父親走過的地方，一步一步上去。」

原來樂不憂所經過的石壁，已留下了四個四個的石洞，兩個是手插出來，另外兩個是脚踢出來。

四人之中，安靜武功最弱，不過，有了腰帶相助，最後，也上到了山崖。

安靜坐在崖邊，往下望去，伸出舌頭道：「怪不得弟妹都說，根本無下去之路。」

樂不憂道：「由此可知，那兩個所謂神仙與觀音，功力確也不凡。」

安無忌道：「他們能攀此崖，而不留任何痕跡，看來他們輕功已臻最高境界，怪不得他們可以來去

自如，在我們眼中，也是非凡人，在兩個小輩的眼中，當然是神仙中人了。」

樂不憂道：「如此看來，我們去搜索孩子，也非易事！」

安無忌道：「無論如何，也要找個水落石出。」

四人往山裏走，不一會，已發現一些路徑。

安靜小心觀察，道：「這些路很久之前有人走過，可能是弟妹居住之時所留下，但並沒有新的痕跡。」

他們再往山中走去。

不久，他們便發現了那個樂美雪與安俊霜所住過的山洞，山洞之內，收拾得十分整齊。

安靜道：「有人來過。」

樂逍遙道：「對，照美雪與俊霜所言，他們離開之時，心情十分惡劣，這地方應該是凌亂不堪的。」

安無忌發現了一些孩子用過的小被蓋，心下十分惆悵，道：「這應該是天成的被蓋。」

樂不憂也發現一個人手所做的小搖鼓，非常簡單粗糙，道：「這是天成的玩具？」

小洞並不大，四人看了一會，搜索了一會，再也沒有什麼發現。

樂不憂道：「照而今情形看來，當美雪與俊霜離開此地之後，有人來過此地，不過，後來又走了。」

安無忌道：「那雙神仙？」

樂逍遙道：「如果是他們偷走了孩子，他們沒有理由再來這裏。」

安靜却道：「我的想法與你剛剛相反，我認為他們盜了嬰孩之後，一定會再來，甚至會決定在此長居。」

「為什麼？」

「有兩個理由：第一，這地方普通人不易上來，甚至可以說，不能上來，對他們來說，是最安全的地方；第二，他們是在這裏盜走嬰兒，沒有人會想到他們仍然會在這裏，這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辦法。」

三人也贊同安靜的想法。

樂逍遙道：「他們仍會在山上？」

「我的感覺是的。」

「那麼，我們分四路搜索，就算他們有三頭六臂，也逃不過我們耳目。」

「好極！」

四人決定由四個方向搜索這個絕嶺，兩個時辰之後，才齊集山洞之中。

這絕嶺並不太大，以他們四人的武功，用兩個時辰，只可搜遍每一角落。

可是，兩個時辰之後，他們再回到山洞，却是一無所獲，那時，天已漸黑。

安靜道：「既然搜不到，我們也不必再浪費時間，過了這夜，我們下山去。」

衆人並無異議。

那夜，衆人輾轉反側，無法入睡。

到了午夜時份，山風增强，虎虎有聲。

忽然，他們四人都聽到一陣嬰兒似的哭喊聲，衆人都躍了起來。

安靜道：「你們聽到什麼聲音？」

樂逍遙道：「嬰孩的聲音。」

安無忌道：「山風帶來聲音，看來是在對面山頭。」

樂不憂道：「不用猜測，咱們去看。」

他們出了山洞，外面山風更勁，又帶來了一陣古怪的聲音，這次並不像嬰孩的哭聲，而是一些鴉聲。

他們不再說話，直往對面山頭而去。

其實，日間他們也曾搜過這個山頭，並無所獲，這山頭其實是一個斜坡之頂，毫不起眼，也沒有什麼隱蔽的地方，因此，他們並沒有認眞的搜索。

四人接近山頭。

又是一陣聲音，這次，他們已經可以肯定，不是鴉聲，而的的確確是一陣嬰兒的哭聲。

安無忌止住衆人，道：「不要胡來，因為嬰孩在他們手中。」

樂逍遙道：「對，以孩子為重。」

四人小心翼翼接近那山頭。

一堆荊棘叢中，有火光閃動，看來這堆荊棘是用來掩飾他們居住的地方。

突然，山頭之處有兩個人影出現。

月光之下，他們可以清楚的看見，那是一男一女，俱是長髮披肩。

男的是白髮白袍。

女的却是一身紅衣。

山風吹起，他們衣袂獵獵作響，看起來果眞像神仙下凡般模樣。

安無忌道：「在下長安世家安無忌，未請教二位高人高姓大名？」

那兩人並沒有作答。

樂不憂也拱手道：「在下極樂門樂不憂，打擾兩位高人前輩。」

兩人聽了，似有詫異之色。

那男人笑道：「我猜是誰，原來竟是江湖上著名的兩大世仇的門派。」

女人道：「而今兩大世仇之家

聯手，看來我們豈非做了好事？」

一陣嬰孩哭聲，又自有燈光之處傳出。

安靜忍耐不住道：「兩位前輩，孩子無罪，何不讓他回歸父母，撫養長大？」

男人道：「我們便是他的父母。」

女人道：「孩子在我們處，比在任何地方也好。」

「可是……」

男人道：「孩子我們是要定的了。」

女人道：「沒有人可以帶走孩子，除非……」

兩人同時走前幾步，他們站處，較四人所站之處略為高，因此，在月色之下，兩人便像兩尊天神似的。

安無忌與樂不憂知道，此兩人無理可喩，多說無益，兩人同時攻上。

兩人同時揮舞衣袖，發出獵獵的聲音。

男的雙掌遞出，發出了一陣狂風，風聲之中，隱隱含有雷霆的聲音。

女的紅袍飄動，突然，隨她雙掌而出的，却是一陣火光，然後是一陣眩人眼目的電光。

兩人一出手，已有懾人的威力。

安無忌與樂不憂不敢直攖其鋒。

兩人稍退。

安無忌道：「風雷？」

樂不憂接口道：「火電？」

那兩人恣意狂笑。

男人道：「你兩人閱歷倒不少，倒也知我是風雷！」

女人道：「我是火電！」

安無忌道：「『風雷火電』名重江湖，殺人無數，怎麼連孩子也不放過？」

風雷道：「誰說我們殺孩子？」

火電道：「咱們把孩子視作如珠如寶。」

風雷道：「列燄，咱們很久也沒有殺過一些有名氣的人物，這兩個可算？」

「火電」的原名原來叫列燄，倒與她所練的「火雷焚功」甚為匹配。

「火電」列燄道：「震天，為了好好試驗一下你的『風泣天地、雷驚鬼神』，這兩個也勉强算數吧！」

震天便是這白髮白袍「風雷」的眞姓名。

這兩人不知是否夫妻，不過，他們總是出雙入對，十年之前，他倆已是開名的殺手。

所謂「開名殺手」，是他們殺人，並不隱瞞自己名字，大有我來殺你，便要殺你，不用藏頭露尾，隱姓埋名。

他們有此膽量，當然是自恃武功過人。

因此，很多人一聽到「風雷火電」的名字，早已嚇得脚軟，若再接他們的「雷電帖」，人雖未死，魂魄已亡。

不過，這三年以來，兩人已銷聲匿跡。

想不到奪去安俊霜與樂美雪的孩子，竟是這一對窮兇極惡的殺手。

安無忌與樂不憂聽了列燄與震天的話，當然是怒火中燒，不過，他們都是江湖成名人物，知道這些激怒對方的手法，只不過是他們戰術而已。

安無忌道：「樂兄，咱們便好好接一下所謂『風雷火電』的招式。」

樂不憂道：「安兄，所謂『風雷火電』，會不會是雷聲大，火光小？」

兩人反嘲風雷火電。

風雷火電幾曾聽過這些話？

風雷火電同進，一時之間，果見雷聲動，火燄飄。

安無忌與樂不憂各自施展神功護體。

四人在一陣火光，一陣掌風之中，劇戰起來。

安靜與樂逍遙根本是無從插手，他們看了一會，知道雙方暫時不分勝負。

安靜示意樂逍遙跟着她。

她縱身一躍，已來到有燈光透出的草叢，樂逍遙也隨着，二人正要動手撥開荊棘。

突然，他們感到一陣灼熱自後面攻來，兩人翻身往左右閃避。

原來，「火電」列燄一直注意他們的動靜，一見他們二人有所行動，她便退出了戰圈。

當她看到二人竟趁此機會來搶嬰兒，她立時一掌使出「火電神功」，果然厲害。

安靜與樂逍遙也同時回身，攻向「火電」。

列燄根本上是瞧不起二人，想用三招兩式便打敗二人，好讓自己再回戰圈，協助「風雷」。

可是，她的估計錯誤。

安靜與樂逍遙並非如她所估計，那麼容易應付。

安靜的「虛幻陰陽移」雖未至她老父的功力，但也令到「火電」無法捉摸，而樂逍遙的「極樂神功」也正好趁「火電」心神不定之際，猛然攻上。

一時之間，兩人反而纏住了「火電」。

「風雷」、「火電」二人配合，倒可以暫時制住安無忌與樂不憂，但單獨留下「風雷」一人，他就無法獨力對付二人。

不過，他的「風泣天地、雷驚鬼神」也實在厲害，他想速戰速決，一連擊出了五掌，使二人稍為退縮。

可是，當掌力一過，二人又再攻上。

安無忌以快速而虛實難分的「虛幻陰陽移」使「風雷」眼花撩亂，而樂不憂便以他沉實的「極樂神功」攻他，綿綿不絕的內力，使他無法佔得任何上風。

「風雷」與「火電」實在自視太高。

這時，荊棘透光之處，又再傳來嬰兒的哭聲，這聲音其實比在場所有人的武功還要厲害，因為這哭聲足以令眾人心神紊亂。

「火電」列燄突然瘋狂似地攻出了雙掌。

安靜與樂逍遙只感到熱力迫人，兩人退後。

「火電」雙掌合了起來，搓了幾下，又再攻出，這雙掌不單是熱氣迫人，而且真真正正的噴出火光。

兩人只有再退。

這時，「火電」一個飛身，回到了「風雷」震天的身畔，她知道，兩人分開來對付四人，一定不能在短短的時間內解決四人。

不過，若兩人好好加以配合，這四人未必匹敵。

「火電」列燄來到「風雷」震天身旁，兩人合作已久，不用說話，也能心意相通。

天道好還　報應不爽

安無忌與樂不憂雖知他們會使出新招數，不過，他們一向並沒有合作過，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去對付他們。

幸好安靜與樂逍遙已回來，四人一字排開。

正當他們想以不變應萬變來對付這「風雷火電」這兩人，兩人已是背對背的急旋，同時發掌攻擊。

兩人本祇得四掌，但在急旋之中，四掌便可以幻化成為幾十隻手掌，使每一掌發出的力量連綿不絕。

「雷電神通」便是由此發出。

四人被這狂颷似的力量迫開，同時，強光突閃，四人無法睜開眼睛。

與此同時，他們祇感到全身灼痛，似有千刀萬刃向他們刺來。

他們無法不退。

而當他們再睜開眼睛，祇見四週已是火光熊熊！

「風雷」、「火電」兩人合力發出的「雷電神通」，竟然有如此滅絕的力量。

四週本沒有甚麼樹林，火光是來自他們合力發出的掌力帶來的，氣味攻人口鼻，看來是一些硫磺與硝石混合而成，一時之間，煙霧瀰漫。

「雷電神通」不單是兩人武功的表現，而且揉合了他們獨有的秘方。

當煙霧散開，哪裏還有「風雷」、「火電」兩人的踪影？那邊本有燈光透出的荊棘處，已開了一個大洞。

安靜叫道：「追！」

四人沿着唯一的小徑追去。

上了山坡，祇見兩個人影正從山的另一邊奔下去，「火電」列燄手中，抱有一個包袱似的東西。

安靜道：「他們要帶孩子走了！」

四人狂追。

可惜他們並不熟悉山徑，追了幾個山坡，便已看不見「風雷」、「火電」兩人影踪。

安靜焦急道：「怎麼辦？」

安無忌道：「他們看來是要離開此地！我們先回山洞，飛鴿告之俊霜，叫他們在附近一帶，留意他們的踪跡，然後我們再追！」

這是一個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四人回到山洞之中，寫了一張字條，繫在他們早先帶來的信鴿腳上，放了出去。

樂不憂道：「我們立即下山去。」

安無忌道：「照常理看來，他們應該從這一邊下去，但他們竟然跑向另一邊山頭，換句話說，那邊會另有下山的道路。」

安靜道：「不過，那邊山石更為陡峭，無論如何，我們也要追下去。」

眾人沒有異議。

這時，天已大亮，四人再從那邊山嶺，直奔「風雷」、「火電」所走過的路。

「風雷」、「火電」兩人武功高強，沿途並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不過，當他們走到一堆亂石處，卻看到了一些似是小兒糞便。

安靜較為細心，道：「是孩子的糞便！看來，孩子着了風寒，在拉肚子。」

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綫索，可是，孩子拉肚子卻又令他們非常擔心。

四個人都沒有說出來。

他們又再在亂石上走了一會，祇見前面是一個山崖，山崖之上再沒有去路。

根據那些糞便，他們肯定是一直往這一邊走。

可是，他們怎會走這絕路？

安靜道：「難道他們……」

安無忌怕女兒會胡思亂想，便道：「他們護着孩子往這邊走，當

然是有出路。」

安靜道：「不知孩子怎麼樣了？」

安無忌道：「靜兒，你不用擔心，孩子福大命大……你還是好好休息一下，我跟他們在四週看看。」

安靜坐了下來。

三人在亂石處找了一會，並沒有甚麼綫索。

忽然，一羣雀鳥從不遠處的石堆中飛出來，這些鳥似是受到驚嚇。

樂不憂道：「鳥兒沒有理由無端驚飛，過去看看。」

樂逍遙施展輕功，一掠而過。

當他一着地，那堆亂石突然塌下，樂逍遙不能穩住身體，整個人摔了下去。

安無忌與樂不憂也立即飄身過去。

他們有了準備，飄身降下一些較大的石塊上面，安靜也看見樂逍遙跌了下去，便立即趕來。

安靜叫道：「逍遙！」聲音充滿了焦慮。

下面卻傳來樂逍遙的聲音：「你們快下來。」

三人向那個下陷的石洞望去，卻看不見樂逍遙。

安靜道：「我先下去。」

她說完便已跳下去，那知道一着地便身不由主的滑了下去。

原來這處是一個直洞，然後是一個非常滑的斜洞，「砰」的一聲，撞到了一個人。

當然，那便是樂逍遙。

樂逍遙一把抱着安靜道：「小心！」

安靜見樂逍遙無恙，心中才安定下來，她忽然發覺樂逍遙抱着自己，急忙掙脫了他。

樂不憂與安無忌也跟了下來。

四人小心沿着這地道而下。

樂逍遙道：「下面似更寬闊！」

不一會，他們聽到了一些水聲，再走一會，已看見一條小溪，小溪越流越寬闊，這地方竟是一條地下河。

安無忌道：「怪不得那風雷火電上來這個孤山絕嶺，來無踪也去無跡，原來他們有這秘密通道。」

樂不憂道：「西湖有一半是人工開鑿的，但永遠清澈，原來有這地下河作活水泉源。」

安靜道：「沿這地下河，應該可以走出去。」

樂逍遙道：「按理是直達西湖。」

四人沿着河岸，走了不久，卻再無法走下去，因為再沒有河岸，全是水流。

忽然，安靜看見石壁處，掛有兩塊像是獸皮似的東西，便道：「哪是甚麼東西？」

樂逍遙跟上石壁，把其中一塊獸皮拉了下來。

「是塊羊皮！」

「羊皮？這裏要羊皮作甚麼？」

樂不憂道：「這是出去的工具。」

「甚麼？」安靜十分奇怪。

樂不憂道：「你們可到過黃河？」

安無忌與安靜久居江南，從沒有到過黃河。

樂逍遙一聽父親的話，立時明白，他把羊皮抖開，把其中一端放在口內，用力吹那羊皮。

不一會，羊皮脹了起來。

安靜與安無忌仍然不明白他們在弄些甚麼玄虛。

樂不憂道：「我們可以利用這『筏』浮出去。」

原來古代黃河，並沒有船或艇，居民渡河，便是利用吹脹的羊皮作『筏』，浮在水上渡河。

樂逍遙把另一塊羊皮也吹脹了，然後道：「我們各抓着一邊，可以直出西湖。」

安靜覺得有點不安道：「有沒有其他辦法？」

樂逍遙笑道：「有，你可以自行潛水。」

樂不憂先把『筏』放了下水，然後叫安無忌抓着另一端，當他抓穩，樂不憂自己抓着另一端，用力一撐河岸，那『筏』便隨着河水飄去。

樂逍遙道：「不用怕，你也來試試。」

安靜見父親抓着浮去，也沒有甚麼大礙，於是她也試抓着。

不一會，樂逍遙也抓穩了，用力一撐，那羊皮筏便乘着水勢直衝出去。

＊　＊　＊

安俊霜與樂美雪在松鶴樓等了五天，一直沒有消息，心下極為焦躁。

他們既擔心父親，更擔心他們的兒子。

究竟是否那雙「活神仙」搶去了他們的兒子安天成？如果是事實，父親又能否把他搶回來？

在這搶奪過程之中，他們會否傷害天成？

這一切一切的幻想，令他們心神不屬，煩躁不安。

樂美雪念兒心切，幾次提議親自上山，不過，安俊霜勸喻她再耐心等待。

那天清早，安俊霜便接到了那飛鴿。

飛鴿身上付有短書：神仙夫婦乃風雷火電，奪了天成下山，注意西湖出入人等，我們四人安全，勿念。

兩人看過這訊息，心下稍爲安定。

樂美雪道：「想不到神仙夫婦眞是搶了天成，他們有甚麼目的？」

安俊霜安慰妻子道：「也許他們喜愛小孩子，天成又生得趣緻伶俐，因此，他們把孩子抱去玩一下。」

樂美雪天眞地問道：「他們會把孩子交回給我們嗎？」

安俊霜道：「當然會！」

樂美雪聽了之後，才安心下來，不一會，她才睡着了，這是她來了西湖之後，第一次好好的睡着了。

安俊霜立刻飛鴿回長安世家，通知衆人，那知道是日黃昏，衆人已來到了這間松鶴樓。

安俊霜大喜過望，問道：「爲甚麼你們會來？這麼快便收到我的飛鴿傳書？」

安俊霜的二姐安素道：「沒有，我們祇是等得不耐煩，因此決定前來。」

樂美雪的二姐樂美嵐道：「有甚麼消息？」

安俊霜道：「家父與令尊、靜姐與逍遙兄都上了孤山絕嶺，直至今天早上才收到這飛鴿傳書。」

他把短書交予衆人看。

安素道：「風雷與火電是甚麼人？」

樂美嵐道：「我聽過這兩位高人，不過……我看龜仙人叔叔與鶴壽子叔叔一定十分清楚。」

龜仙人道：「這雙夫婦……我也不知道他們是否夫婦，不過，過去十多年來，他們出雙入對，常在黃河一帶出現，行動極爲怪異。」

鶴壽子道：「風雷姓震名天，他練的『風泣天地、雷驚鬼神』是非常陰毒的武功。」

龜仙人道：「火電便是那個女的，她姓列名燄，她與火有緣，練的武功叫『火電焚功』，與風雷的武功不相伯仲，也是非常陰毒的武功。」

鶴壽子道：「他們早年各有各練，爲了試試他們功力到了甚麼程度，他們喜歡到深山野嶺，聯手對付一些野獸，如野熊，聽說兩人都可以一拳打死一隻野熊。」

龜仙人道：「後來他們合練，練成了一種絕世武功名叫『雷電神通』！」

安俊霜道：「這種武功又如何？」

「這種武功當然極之厲害，他們爲了試驗兩人合作所發功力，不再以野獸相試，而是用人了。」

「用人？」

「而且不是用一個人，而是用幾十個人。」

「他們怎麼試？」

「他們發出的『雷電神通』，可以把整個村落燒掉，把四散逃走的人一一震死！」

「這麼厲害？」

「這雙夫婦越來越兇殘，曾經開罪過不少門派，那都是發生在黃河一帶的。」

「最著名的一個門派『白花門』，他們聚居在一條小村落，一向沒有與人爭執，那知道他們無端被選中，試驗他們的『雷電神通』，一夜之間，白花門死了三十人，而他們剩下未死的，一生一世都在找尋兩人報仇！」

「找到了沒有？」安俊霜問。

「沒有，他們神出鬼沒，又沒有一定的行踪。還有另一個門派，也是在找他們報仇，那個門派在江湖中並不出名，叫『星辰宗』，他們喜觀星練武，是一門玄學的武功門派，那知道，他們門人聚在黃河近戈壁沙漠處觀星，慘被風雷火電偶然選中，二十多人，祇有兩人倖免。」

「他們觀星，卻不知道自己命運？」

「這實在是一大諷刺！」

「沒死的兩個『星辰宗』人，回到他們的門派，把事情告訴了他們的宗主，宗主在以後的十年，也是率領門人，到處找風雷火電。」

「也找不到他們？」

「找不到，你看他們躱在這個西湖絕崖之上大半年，一般人怎能找到他們？」

「近年來他們似是銷聲匿跡。」

「甚麼原因？」

「沒有人知道，也許殺得人多，內心愧疚！」

安俊霜聽了，心下忐忑不安，因爲這對夫婦，在他心目中，本是神仙中人，兒子天成落在他們手中，他並不十分害怕，但而今聽來，這雙夫婦，不但不是神仙中人，簡直是魔鬼中人，天成落在他們手上，不知會有甚麼結果？

當他們在談論之際，外面忽然雷聲大作，接着便是大雨滂沱。

一陣電光，一陣雷聲，驚醒了酣睡的樂美雪，她從房間奔了出來。

她見了衆人，驚叫道：「有很多人朝這邊來！」

原來她房中有一個大窗，直望西湖。

「甚麼人？」

「我不知道，我被電光雷聲驚醒，一望向西湖處，便見有至少三十人奔來。」

他們一起來到樂美雪房中。

果然，電光一閃，便可以看到西湖遠處岸邊，足有三十人，似是追逐一些東西，他們並沒有理會滂

沱大雨，也不怕雷電閃閃。

安素道：「這附近祇有我們這處有燈火，看來他們會直奔這裏。」

安俊霜道：「我們怎辦？」

安素道：「美嵐，你認爲怎樣？」

樂美嵐道：「無論是甚麼人，我們都要小心防範，龜叔叔與鶴叔叔江湖經驗老到，請在大廳處等候，他們一來，自然是逃不過兩位叔叔的眼睛。」

龜仙人與鶴壽子下了大堂處。

這時已是深夜，連這旅館掌櫃也早已熟睡。

安家姐妹與樂家兄妹，各自把守各要道，因爲這個期間，並非遊人季節，這間旅館，除了他們這一帮人之外，並沒有其他住客。

他們並沒有把燈火熄滅，好讓那些人會奔來此處，他們希望奔來的人，與「風雷火電」有關，那麼，他們可以以逸待勞。

雨下個不停，並且越來越大。

不久，果有一羣人來到這間旅館，雖是大雨，他們並沒有立即衝入大堂。

龜仙人與鶴壽子兩人坐在大堂處，表面上是兩個老頭在挑燈夜話，實際上卻是嚴陣以待。

有兩個人先進來。

其中一人道：「打擾老丈。」

龜仙人與鶴壽子望了兩人一眼。

另一人道：「請問那抱了孩子的兩夫婦，是否進入了旅館之內？」

龜仙人道：「我倆坐在這裏大半夜了，沒有看過甚麼人進來，更沒有甚麼孩子。」

那人呼哨一聲，外面的人都走了進來，看他們身手敏捷，都是一些老於江湖的人。

他們一進來，已散開了。

那兩人不再與龜仙人與鶴壽子說話，祇吩咐他們回來的人道：「搜！」

龜仙人怒道：「搜？搜甚麼？」

那人道：「想閣下必是這旅館主人……在下是『白花門』瞿秋雁。」

另一人接口道：「在下是『星辰宗』霍登，咱們因追趕兩個仇人，才會到此。」

鶴壽子道：「兩個仇人，是誰？」

瞿秋雁道：「風雷火電。」

龜仙人道：「他們久已銷聲匿跡，怎會被你們追來此地？」

霍登道：「說來話長，老丈，原來你們也是江湖中人，未請教……」

「在下龜仙人。」

「在下鶴壽子。」

瞿秋雁與霍登立時拱手道：「原來是兩位前輩。」

霍登道：「我們一直追着兩人，我相信風雷火電是走了進來。」

龜仙人道：「我們一直守在這裏，假若有一隻蒼蠅飛過，也逃不過我們耳目。」

瞿秋雁道：「這風雷火電兩人，非常狡猾，可能……」

鶴壽子道：「那你信不過咱們兩人？」

霍登道：「我們祇想上去一看。」他似是十分焦急，不再理會龜仙人與鶴壽子，已示意他的手下上樓。

兩人迅速上了樓上。

龜仙人與鶴壽子雖然心中十分惱怒，可是，他們既要搜，暫時也無法阻止。

不過，以他們武功守在這裏，事實上的確可以說是潑水不入，更何況二樓各處要道，也有人把守。

忽然，「砰碰」的兩聲，兩個人從樓上飛了下來。

瞿秋雁與霍登反應迅速，一人抄住一個。

這兩人正是上樓搜查的，祇見他們臉露驚慌之色，全身似是軟弱無力，並且帶有濃烈的燒焦味道。

瞿秋雁道：「他們果然在此。」

霍登道：「這兩掌都是『火電焚功』打的。」

他們不再理會龜仙人與鶴壽子，祇吩咐他們手下，一共是十八個人，已分了兩行，由兩邊樓梯衝了上去。

龜仙人與鶴壽子已覺得不大對勁，爲甚麼「風雷火電」兩人上了樓上，可以瞞得過他們？

就算他們並非由大門進入，照理由屋頂，或是由後門進來也好，一定會被人發現。

長安世家的姐妹去了哪裏？

極樂門的兄弟姐妹去了哪裏？

龜仙人望了鶴壽子一眼，兩人已明白對方心意，同時一縱身，上了二樓欄桿處。

他們身還未站穩，兩個黑影已朝他們胸口衝來。

兩人不敢硬接，祇是側身卸力，好讓自己不會被這兩人撞了下去，可是，這兩人來勢極爲猛烈，雖然他們想側身避開，但衝來的力道極猛，不由自主，他們同時被兩個人撞了下去。

龜仙人與鶴壽子翻了一個觔斗，穩立於地。

這時，他們才看清楚，這兩個人都是白花門或星辰宗的人，也像剛才被抛下的兩人一樣，全身癱瘓，並帶有極濃的燒焦味道。

接着，又再有四人從樓上滾下。

瞿秋雁本來領着手下從左邊上去，霍登也領着他的手下從右邊上去，這時也被迫一齊退下。

鶴壽子與龜仙人站了起來，又再縱身一躍。

這一次，他們早有防備。

一登上欄桿，兩人便迅即旋身，化解任何來襲力量，也可以穩妥登上樓上。

他們並沒有遇上甚麼衝擊。

兩人再一躍，衝向左右兩扇門處。

兩扇門應聲被撞開了。

祇見門內，本是三間房間，已被打通。

當中有一張床，垂下了蚊帳，帳內似有人睡着，帳外卻坐着了一個長髮披肩，一色白袍的漢子。

長安世家的五姐妹，曲身坐在床的左邊。

而極樂門的兄弟姐妹，也坐在床的右邊。

鶴壽子與龜仙人一看，已知他們已經被點穴，他們不再猶豫，一齊發掌。

那白袍漢子紋風不動，然後舉起雙掌，似是要迎接兩人雙掌。

「蓬」的一聲，那張床搖動。

白袍漢子似乎有點吃驚。

龜仙人與鶴壽子便趁此機會一躍上前，向床邊的人各拍了幾下。

「走！」

衆人被點了穴，既動彈不得，也不能出聲，而今穴道已被解，衆人都迅速退了下來。

龜仙人與鶴壽子解開了衆人穴道之餘，又再攻擊那個白袍漢子。

白袍漢子的武功，應是超於兩人之上，可是，他卻不敢離開那張床，因此所發功力有限。

而龜仙人與鶴壽子的掌卻像花蝴蝶般在他面前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令白袍漢子難以發揮。

當他們見到長安世家與極樂門的兄弟姐妹俱都離開，他們也迅速退了下來。

衆人來到了大堂。

龜仙人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安素道：「我們衆人在樓上各守要道，但連人影也見不到，便被人點了穴道。」

樂美嵐道：「是的，我們這邊也是如此。」

他們各自點了人數，發覺不見了樂美雪與安俊霜。

龜仙人道：「他們被那白袍人抓住了？」

安素道：「我不知道。」

樂美嵐也道：「美雪本在那床上休息。」

霍登與瞿秋雁上前自我介紹。

霍登道：「上面那白袍漢子正是『風雷』震天！」

安素道：「那麼『火電』呢？」

瞿秋雁道：「看來她受了傷，並且要護着一個嬰孩。」

長安世家與極樂門衆兄弟姐妹聽了，立時十分緊張，因爲那個嬰孩，應該是天成。

忽然，樓上傳來一陣哭聲。

「嬰孩的確是在我這裏。」

衆人向樓上望去。

「而且還有你們長安世家的安俊霜與極樂門的樂美雪，都在我這裏。」

龜仙人道：「你眞的是『風雷』震天！」

震天道：「難道你們吃過我一掌，還不知道我便是『風雷』震天？」

鶴壽子道：「震天，咱們長安世家與極樂門與你往日無仇，近日無怨，爲甚麼……」

震天道：「我們與你們長安世家與極樂門之間的恩怨，咱們容後分解，咦，長安世家與極樂門本是世仇，爲甚麼……」

龜仙人道：「震天，你放了孩子吧！」

震天道：「這點我有分數，龜鶴二老，你們在這裏，年紀最大，稍爲有點資格與我說話，我素來不喜多言，你先與我辦了這件事，其他稍後再說。」

鶴壽子道：「震天，你有甚麼本領，吩咐我們龜鶴二老？」

震天又再說道：「就憑這個孩子！」

忽然，上面傳來孩子的哭聲。

衆人聽了，十分動容。

震天道：「還有……」

「我們在這裏。」是安俊霜與樂美雪的聲音。

安素與樂美嵐同時叫道：「你們……」

震天接口道：「祇要你們依照我吩咐去做，他們暫時不會有甚麼事。」

衆人無言。

震天道：「你們兩家先替我把『白花門』與『星辰宗』的混蛋，一一殺了！」

白花門與星辰宗的人聽了，戒備起來。

震天道：「他們一共有二十人，我殺了四個，還有十六個人，其中兩人，是白花門的瞿秋雁與星辰宗的霍登，拿他們屍身來，可換安俊霜與樂美雪。」

龜仙人道：「我們與白花門、星辰宗一向並無轇轕，你爲甚麼要迫……」

震天怒道：「依我吩咐去做，否則，你們先接收安俊霜與樂美雪的屍身！」

這話迫得長安世家與極樂門衆兄弟再無第二個選擇，他們齊望向白花門的瞿秋雁與星辰宗的霍登。

兩人現出非常驚懼的神色。

一時之間，大堂之內，氣氛緊張。

震天道：「還不動手？」

長安世家的姐妹已站起來，極樂門的兄弟姐妹也開始擺出架式。

安素道：「白花門、星辰宗的朋友，你們明白，我們沒有其他選擇！」

瞿秋雁道：「我沒有甚麼話好說。」

樂美嵐道：「希望你們明白。」

她第一個飛身而出。

霍登也不多說，與樂美嵐展開了打鬥。

其他的人也開始動手，大堂之內，一時刀光劍影，三十多人混戰起來。

震天叫道：「龜鶴二老，爲甚麼你們不動手？」

原來震天在上，可以清楚監視樓下。

龜鶴二老沒有動手，因爲他們實在不願意在這被迫的情形之下，與白花門、星辰宗結怨。

可是，在這情形之下，卻不能不動手。

兩老久歷江湖，互望一眼，已有了主意。

龜仙人先迫近了霍登，輕聲道：「退出旅館。」

鶴壽子也撲向瞿秋雁低聲道：「吩咐衆人，退出旅館！」

兩人稍覺愕然，隨即會意。

他們迅速的過了幾招，並且發出了「砰砰」的掌聲，使震天知道他們是眞的在拚搏。

然後，瞿秋雁與霍登退出旅館。

龜仙人與鶴壽子也追了出去，這時，天色已漸亮，也沒有下雨。

龜仙人道：「兩位，風雷火電脅持着那個小孩，是我家主人骨肉……」

他用了最簡單的話解釋了長安世家與極樂門的事情，並且要求白花門與星辰宗加以援手。

白花門的瞿秋雁道：「這對夫婦，三年以來，在我白花門內擄去了四五個嬰孩！」

星辰宗的霍登也道：「我們宗內也失去了四五個嬰孩，很多證據都顯示他們以劫嬰爲樂，並且最後都把嬰孩殺死了……」

鶴壽子聽了，忙道：「那麼請兩位召集了門人，在外面圍住這旅館，我們要先進去……」

瞿秋雁道：「好極，你們在內，我們在外，務要使這對江湖惡魔死無葬身之地！」

龜仙人與鶴壽子又再進入了旅館。

大堂之內，長安世家的六姐妹與極樂門的六兄弟姐妹，各據要點，卻不知所措。

震天見龜鶴二老進來，便道：「想不到長安世家與極樂門本是世仇，而今爲了這個嬰孩，竟然合力對付我們，這嬰孩對你們不是這麼重要吧！」

龜仙人道：「兩位高人，你們喜歡孩子？」

震天道：「當然喜歡，如果不是，這幾年來，我們擄了這麼多嬰孩回來作甚麼？」

鶴壽子道：「既然喜歡，便把天成抱去好了。」

衆人望着鶴壽子，臉露詫異之色。

他們都不明白，爲甚麼鶴壽子會如此說？

龜仙人也接口道：「祇要你們好好把天成養大，我們也不一定要搶他回來。」

震天笑道：「好極！」

龜仙人道：「那麼你先放了安俊霜及樂美雪。」

震天道：「啊，原來這是緩兵之計，你們目的是先救兩個大人，才想辦法救小的！」

一時之間，兩人啞口無言。

震天道：「我夫人而今對孩子沒有興趣了，我會把孩子交回給你們，不過，我有一些條件。」

衆人齊道：「甚麼條件？」

震天道：「我要一個大水缸，缸大至可以坐得一個人，然後放滿了水。」

衆人覺得這個要求十分奇怪。

震天續道：「在水缸旁邊，你們要爲我預備大量的水，並且不時要把水加入缸內。」

龜鶴二老久歷江湖，見識廣博，似乎已知道了震天要求的原因。

龜仙人道：「我們預備好這些東西之後，你便把孩子交回？」

震天道：「不，我還要你們幫忙一下……不，不……你們立即依照我的吩咐去做，否則我先殺嬰孩，再殺他的父母。」

震天爲人向來極爲自信，而今卻顯得有些失魂落魄，而且似是心事重重。

龜仙人道：「好極，好極，我們會依照你的吩咐，但你千萬不要傷及小孩！」

「快！」震天的聲音竟然有些顫抖的感覺。

龜仙人向衆人道：「我們快找大水缸，你們分別用桶盛水提進來！」

衆人跟了他們出去。

到了外面，龜仙人輕聲道：「依我估計，震天的妻子『火電』，可能身受重傷，因此不能不停留在這旅館之內，而這些水缸與水，便是

用作治療之用。」

鶴壽子道：「看來震天還要利用我們協助，為他夫人療傷，不過，孩子與俊霜及美雪都在他的手中，我們一定要小心！」

安素道：「這是我們奪回天成的大好機會。」

樂美嵐也道：「如果讓火電恢復健康，風雷的力量又大了，我們再無機會。」

龜仙人道：「我也是如此想，不過，最重要還是孩子的性命，我們不能魯莽行事。」

鶴壽子道：「當他替夫人療傷之時，便是我們奪回嬰孩，救回俊霜與美雪的大好時機，不過，一切都得見機行事。」

眾人無奈，不一會，他們已找到了一個大水缸，並且找來了十幾個桶。

龜仙人未入旅館之前，先往外面找白花門與星辰宗的人，祇見他們正在旅館之外，堆着柴草。

龜仙人把震天的要求告訴了瞿秋雁與霍登，兩人聽了，大為高興。

龜仙人道：「兩位，我們也知道這是殺死風雷火電兩人的大好良機，不過，你們也要顧及嬰孩及我們兩位少主人，他們都在他手上！」

瞿秋雁道：「我們會配合你們行事。」

霍登也道：「我們在外，看到你們救了孩子與少主之後，我們才會動手。」

「好極！」

龜仙人與鶴壽子領着眾人，抬了水缸及水桶入內。

經過昨夜一番拚鬥，旅館之內早已沒有了住客，其他一切閒雜人等，亦早已逃之夭夭。

震天道：「把水缸抬上來！」

龜仙人道：「你們何不下來，這大堂地方較為寬敞。」

震天怒道：「你們不用多言，依我的話去做。」

龜仙人道：「好極。」

震天道：「你們龜鶴二老，把水缸抬上來。」

龜鶴二老無奈，把水缸抬了上去。

原來整個二樓，已被震天闢通，當中祇有一張床，床邊依然是垂下了蚊帳。

震天的身邊，左邊是安俊霜，右邊是樂美雪，兩人神情萎頓，看來是被點了要穴。

龜鶴二老把水缸放下。

震天道：「灌水！」

龜仙人道：「抬水上來？」

震天道：「不，叫他們把水桶拋上來！」

要把滿滿的一桶水拋上來，並不是易事，不過，幸好長安世家與極樂門的眾兄弟姐妹，武功也不弱。

他們把盛滿水的水桶，一一拋上二樓，龜鶴二老小心接過，隨即把水倒入缸中。

不一會，水缸已滿。

震天道：「下面的人，繼續打水回來！」

龜鶴二老也道：「我們也去。」

震天道：「不，龜鶴二老，我要借助你們。」

龜仙人道：「儘管吩咐。」

震天道：「老實說，我瞞得了下面的人，也瞞不過你們兩老……而今我妻子有重病，要用冷水驅去火毒，麻煩兩位助我把水降溫。」

龜仙人道：「把水降溫？」

鶴壽子道：「這種功力，武林罕見。」

震天道：「你們不用推辭，我早知你們兩人練的是『龜息功』與『鶴眠功』！」

龜仙人道：「甚麼『龜息功』？」

鶴壽子也道：「甚麼『鶴眠功』？」

震天怒道：「我先斃了這兩人……」

他話未說完，龜仙人道：「慢着！」

祇見龜仙人雙手圍着大缸，雙目緊閉，看來是施展他的龜息功。

鶴壽子也祇好雙手圍着水缸的另一邊。

不一會，缸的水已開始冷卻。

震天用手試水溫，似乎並不滿意，他彷彿是自言自語道：「先殺嬰孩，再殺他的父母，然後咱們便同歸於盡！」

他走向那床，掀起了蚊帳，並把嬰孩抱起。

安俊霜與樂美雪雖然被點了穴，但其他人一言一行，他們都非常清楚。

他倆見震天抱起了嬰孩，心下大為驚慌，臉露驚惶之色。

龜仙人與鶴壽子登時抱緊了水缸。

這時，水面已開始有冰出現。

震天一手抱着嬰孩，另一手試水溫，這次他似乎十分滿意。

震天道：「你們維持功力，我把列燄放入水中，這個療程，需要一個時辰，你們功力不能中斷，我自會把水加入，假如你們其中任何一人有所動作，我便先擊斃嬰兒！」

這話是對所有在場的人說的。

震天又再環視一週，然後回到床邊，一手抱起了「火電」列燄，然後轉身來到水缸邊，慢慢的把列燄放進了水缸之內。

「滋」的一聲，有如一塊燒紅的鐵放進冷水一樣，列燄本是雙眉緊

蹙，而今也放鬆了，不過，她坐在水中，露出頭顱，臉孔蒼白，似身受重傷。

水面因列燄坐了下來，再沒有冰塊。

震天一手抱着嬰孩，另一隻手便圍着水缸，他也發出他的神功，迫使水溫下降。

有了他的加入，不一會，水又結冰。

龜鶴二老一直雙目緊閉，看來，這種用功力把水溫降低的方法，極耗兩人體力。

震天見水溫下降，他又再站了起來，叫道：「把水桶拋上來！」

下面的長安世家姐妹，與極樂門兄弟姐妹，也祇好照他吩咐，一一拋上水桶。

震天小心的加水入桶。

過了一炷香，列燄似乎沒有那麼痛苦，睜開了眼，露出一些笑容。

震天道：「夫人，你不用擔心，這一切我會打點的，你好好調勻內息……」

列燄閉上了雙眼，突然又睜開了眼睛道：「孩子呢？孩子呢？」她的聲音仍是十分軟弱。

震天把孩子抱近，讓妻子看看孩子的臉。

孩子一直都沒有出過聲，可是，當震天把他湊近列燄之時，他卻突然哭了起來。

這一哭令安俊霜與樂美雪兩人似受了極大的刺激，因為他兩人是坐在震天背後，根本看不清楚震天在做甚麼，他們祇以為震天把嬰孩推入水中。

這一動作，實在使兩人十分激動。

這激動突而其來，竟使兩人衝開了被點穴道。

安俊霜首先發覺穴道衝開，手腳已可以自由行動，他不理一切撲向震天。

他這樣做，是害怕震天加害兒子。

震天突覺有一陣勁風來襲，急忙回身，遞出一掌，這一掌力道極猛。

安俊霜並沒有閃開，硬生生的向前衝去。

「彭」的一聲，安俊霜被彈開了，撞在牆上。

震天並沒有再理會安俊霜，他又再回首，看着水缸中的妻子。

樂美雪看見丈夫被掌擊，也不知道自己兒子在震天懷中變成怎樣，她也不理會一切，盲目的衝向震天的背後。

震天又感到勁風來襲，他又再回身，一掌擊出。

這一掌力道更猛。

樂美雪整個人被勁力拋起，幸好是落在安俊霜的懷中，兩人互望一眼，沒有多說話，又再撲上前。

這時，震天早已知道他們能行動，他大聲叫道：「你兩個再來騷擾，我先斃了此嬰孩！」

兩人聽了，同時止住了行動。

震天又道：「兩位朋友，繼續施展你們的龜鶴神功，否則，咱們終要同歸於盡！」他頓了一頓，又道：「祇要你們救得了我妻子，我答應會把嬰孩交給你們！」

本來，龜鶴二老也想趁此機會同下殺手，不過，嬰孩一直在震天懷中，投鼠忌器，他們始終不敢下手。

安俊霜與樂美雪為了孩子，早已豁出了性命。

兩人被震天一擊，又再身受重傷，不過，他們知道孩子仍好端端的在震天懷中，對於自己身體受了甚麼傷，也全不介意了。

可憐天下父母心。

他們為了孩子，天下事有甚麼不可為？

這時，缸裏的列燄突然張開了眼睛。

震天見了，十分高興地道：「娘子，你好些了？」

「我……我好了很多……」她聲音仍是軟弱無力，頓了一頓又道：「孩子，孩子沒有事吧？」

「沒有，很好！你還是好好的調息，不要讓火毒攻心……」震天雖是個大男人，年紀也不少，但對妻子說話竟是那麼溫柔。

「多謝兩位……」

「他們是龜鶴二老。」

「多謝兩位……沒有兩位的協助，我也許真的火毒攻心了……」

龜鶴二老聽了，心中嘀咕：如果不是你那位丈夫，用孩子來要脅眾人，那會有人理會你是甚麼火毒攻心！

列燄閉了眼睛，調息了一會，又再睜開眼睛道：「孩子，孩子怎麼了？」

「還不是好好的在我懷中。」

「把孩子給我看看……」

這話又引起了在場所有人的注意。

受了重傷的安俊霜與樂美雪也立時忘記了身上所有痛楚，他們互望了一眼，沒有說出任何話，不過，他們的眼神都告訴了對方，假若列燄對孩子稍有危害，他們將會奮不顧身！

震天把孩子湊近了列燄。

列燄望着孩子，臉上透出了一陣難以言喻的溫柔，孩子這時也突然張開了眼睛。

這天真無邪的孩子，望着列燄，竟然笑了。

這一笑令本已一臉溫柔的列燄，更為溫柔。

列談道：「天成，天成……」她想湊近孩子，親親孩子的臉。

可是，孩子卻突然的哭了。

這孩子實在不知天高地厚，在這時候竟震天價響的哭了起來。

列談有點緊張地道：「也許孩子是餓了。」

「餓了?」震天顯得有點不知所措。

樂美雪聽了，感到一陣心痛，勉强爬了起來道：「把孩子交給我，我會餵他一些……」

震天轉了過來，臉孔突然變得猙獰，叫道：「你不要過來，你再過來一步，我先殺死嬰孩！」

樂美雪立時止了脚步。

震天又再向所有人叫道：「你們也千萬別要妄動，否則我先殺嬰孩！」

衆人當然不敢妄動。

孩子依然在哭。

震天並不理會，他祇知道以功力維持缸中水的溫度，使妻子列談可以在冷水之中調息。

孩子的哭聲使身爲母親的樂美雪無法忍受，他每一哭聲都有如針一般刺在她的心頭。

她慢慢的站了起來，雖然安俊霜扶着她，但她仍然掙開了他，並且一步一步的走向震天。

震天見她脚步虛浮，知她對自己並沒有甚麼威脅，不過他仍然厲聲道：「你再走近，我先殺了你！」

樂美雪並沒有停止。

在她眼中和耳裏，這時祇有天成。

樂美雪依然一步一步的走近。

震天祇要施出一掌，便足以使樂美雪立時身亡。

孩子依然在哭。

震天左手稍動，列談卻道：「相公……你把孩子交給她吧！」

「交給她?」

「是的，孩子總是要娘的。」

「我……」

樂美雪道：「是的，孩子總是要娘的，你把他交回給我，我甚麼也願意答應你。」

震天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樂美雪道：「你把孩子交給我，讓我餵飽他之後，再交回給你。」

「給她吧！」列談有氣無力地道。

震天似是無奈，不過爲了順從妻子，他祇好勉强把孩子交給樂美雪，可是，他知道，他實在不能這樣做，因爲孩子不在自己手上，自己會孤立無援，甚至危害妻子。

他本已把孩子送到樂美雪懷中，但又再把孩子抱回，道：「不可以！」

樂美雪道：「我祇想把孩子餵飽，然後交回給你！」

震天道：「你以爲我是個小孩子?」

「那你要甚麼保證?」

震天一時之間，也想不出要甚麼保證。

安俊霜道：「我……讓我作你的人質，我是孩子的父親……」他一步一步走近震天。

列談道：「讓他坐在你身旁，如果他們抱孩子走了，我們先斃了這小子，再追殺他們，讓孩子成爲孤兒！」

列談這話實在歹毒。

安俊霜道：「對，對，若他們有甚麼異動，你先殺了我，殺了我……」

他已走近震天身旁。

其實安俊霜已沒有反抗的能力，也沒有逃走的能力，祇要他稍有異動，震天一掌便可以使他一命歸西，安俊霜在這裏，也算是最重要的人物，他是長安世家中唯一男丁，長安世家的人不會犧牲他。

震天道：「你先坐在我身旁！」

安俊霜依言坐下。

震天道：「你把孩子抱去，讓他吃飽，再把他交還給我。」

樂美雪道：「好，好！」

她接過了嬰孩，孩子似乎十分懂人性，躺在母親懷中，他不再哭。

列談看到了這情形，忍不住的嘆了一口氣。

震天道：「娘子，你不用擔心，我一定可以把孩子抱回來交給你。」

列談並沒有回答，她一心想要這個孩子，好好的做孩子的娘親，可惜的是，天成一直沒有使她心願得償，她這一嘆息，並非嘆息自己大有可能失去這孩子，而是嘆息自己不是孩子的親娘，孩子雖然那麼小，仍然是認得自己親娘的。

她有點心灰意冷。

幾十年來，她與丈夫在江湖奔走，幾許英雄豪傑，武功高强的，權位顯赫的，也都要在他們面前低首，可是到頭來，這一個小孩子，卻祇有回到他自己娘親的懷內，才止住了哭聲。

難道這眞的不能勉强?

以前，他們夫婦搶過很多孩子回來，目的是讓他們老來有一點依靠，也讓他們老來不會那麼寂寞。

他們武功蓋世，卻已厭倦了江湖。

以前，他們認爲打盡天下豪傑，江湖任縱橫，便是人生理想，可是到了如今，他們武功依然蓋世，但這又如何?

這一切都不及一個孩子一個笑臉！也不及一個孩子一陣哭聲。

難道老天爺眞的因他們殺戮太

多，而不給他們子女?就算老天爺不給，他們也可以去搶去奪！

可是，奪來的又如何?

想到這裏，列談更爲心灰意冷。

她自己實在不想再活下去。

這意念一出，列談身體頓時萎頓，震天看見，還以爲龜鶴二老沒有使出功力，令水溫上升。

震天叫道：「你這兩個老不死，是不是想我先斃了你們的少主?」

龜鶴二老齊道：「不，不！」

震天道：「快施展龜息功、鶴眠功！」

兩老其實已盡其所能。

震天又喝旁人道：「加水，加水！」

「娘子，快調勻內息，待你身子好後，我們可以再把孩子抱回，他一定會叫你做娘的。」

列談聽了，臉泛微笑。

震天又道：「你不用擔心，我們就算沒有了這孩子，我們還可以去搶其他的……」

列談又似乎回復了生氣。

震天道：「你不喜歡這個，我們可以再找另一個，找到一個令你最滿意爲止。」

列談道：「相公，我非常感激你！」

「不要說這些，你快調息好身子，我們還有一大段日子，孩子還要你提携養大。」

這話實在令列談又再振作起來。

這時，樂美雪已弄了一些稀粥給孩子吃，看來孩子已很久沒有吃飽過，吃了後，立時又再酣睡。

震天雙手抱着水缸，全神貫注的發功，加上龜鶴二老的功力，果然令列談大有起色。

孩子一直躺在樂美雪的懷裏，她爲了表示不會這樣抱走孩子，她也坐在安俊霜身旁。

這樣過了一個時辰。

列談似是恢復了相當元氣，其實她身體並無大礙，祇是因她練的「火電焚功」，出了岔子，火毒攻心，而今經過冷水浸身，火毒不再攻心。

龜鶴二老，以及所有在場的長安世家，和極樂門中人，都是在想如何打開這個僵局。

假若再拖延下去，待列談回復正常，孩子又會再落在震天手中，那時再也無法搶回孩子。

在這個時辰之內，他們三番四次想動，但祇有念頭，卻沒有行動，因爲這一動，安俊霜便成爲第一個犧牲者，因此，一個時辰之後，仍是無動靜。

安俊霜其實也一直在想着，他已拚了犧牲的想法，無奈樂美雪爲保他命，也把孩子抱近，這樣，他想自我犧牲，也無法了。

龜鶴二老最爲心焦，這樣下去，越多拖延一刻，越是對震天有利。

這時，列談臉上已呈血色。

孩子又突然的笑了。

列談道：「快抱孩子給我看看。」

樂美雪抱起了孩子。

震天也集中了精神在孩子身上。

龜鶴二老知道，這是他們最沒有防範的時刻。

當樂美雪正要把孩子遞與列談時，龜鶴二老突然發難！龜仙人整個人撲向震天，並且利用雙脚，撐開水缸，猛抱着震天向前衝去。

而同在這一刻，鶴壽子卻衝向樂美雪，她還未把孩子交與列談，這突而其來的一衝，她還抱着兒子，而鶴壽子也是全力一推，把樂美雪推開了十丈以外。

與此同時，傳來一陣巨響。

「砰」的一聲，整個水缸下陷，列談也隨着水缸跌往樓下。

這一變故，實在驚人。

震天在這突變之中，一手推開龜仙人，這一掌推力，實在出盡了他十分的功力，龜仙人雖有預備，但也受不了，血如水柱般直噴出來。

鶴壽子與樂美雪立時回身，他知道龜仙人可能爲護着他們，而與震天硬拚。

他回身卻見龜仙人被巨力拋過來，他雙手一接，接來了滿身鮮血的龜仙人。

震天不理一切，衝向水缸下陷之處。

而屋頂在這時刻有兩人飛身而來。

來的正是安無忌與樂不憂！

原來他們乘着羊皮筏子，出了水道，來到西湖，立時便趕回這松鶴樓。

他們早已在外面，但見內裏膠着的情況，也不知如何是好。

後來，他們想了一個計策。

安無忌與樂不憂在屋頂窺伺，一有機會，便會從天而降，而同時回來的安靜與樂逍遙，他倆卻往樓下。

他們早已知道列談坐在水缸之中，祇要讓水缸塌下，便可以分開兩人，也可趁機救安俊霜與樂美雪及孩子。

因此，他們各人雖沒有默契，不過，當龜仙人與鶴壽子一發難，他們立時配合行動。

震天想下去救妻子列談，可是安無忌與樂不憂已纏住了他。

兩人武功厲害，震天無法脫身。

安俊霜也隨着水缸下陷，一起跌在樓下。

水缸已破裂，列燄勉強掙扎起來，安素與樂逍遙猛攻列燄，不過，列燄已沒有甚麼功力，不消一刻，安素與樂逍遙已把列燄擒住。

長安世家的姐妹，已把樂美雪與孩子救出。

安俊霜已由極樂門的兄弟姐妹扶了起來，並爲他推血過宮，使他傷勢不再惡化。

在樓上，震天依然奮勇與安無忌、樂不憂周旋着。

震天救妻心切，每出一招一式，都是異常厲害，兩位掌門一時之間也不敢硬碰。

震天突然飛身而起，他擊出的兩掌，卻並不是向着安無忌與樂不憂，而是猛向地板擊去。

雙掌一出，整個樓台立時裂開。

原來他要往下面救妻子。

樓台一裂，震天虛晃兩招，護住了自己，便在裂口之中，躍了下樓。

當他着地，他不敢再出招，因爲列燄已被安素與樂逍遙控制了。

安素道：「震天，你再動，我們先殺列燄！」

震天當然不敢動。

列燄道：「震天，快走，他們人多勢衆！」

「走！我們一起走！」

他頓了一頓，看看四週，又叫道：「我們不單要走，還要帶走孩子！」

他們已再看不到孩子。

列燄道：「震天，算了。」

「算甚麼？」

「孩子還是人家的，奪了也無用。」

震天道：「我們不要這個也好，再去找另一個。」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喊殺聲。

有人叫道：「你們奪過白花門的孩子，也奪過星辰宗的孩子，你們還要危害多少人命？」

震天聽了，狂笑道：「我們危害人命？我們每次都是好好的照顧孩子，可是，那些孩子生命力弱……」

原來震天、列燄一直想養一個孩子，無奈他們把孩子搶了回來之後，都不懂得如何撫育，往往是弄巧反拙的把孩子弄死。

白花門與星辰宗最不幸，因爲他們所住的地方，最近震天與列燄所住的地方，因此一連失去了多個嬰孩，都是被震天與列燄所奪。

這次，他們眼看着安俊霜與樂美雪養了孩子，他們因爲過去的經驗，已有了一套計劃，他們想利用這雙父母把孩子養大一些，才奪過來。

不過，人算不如天算，因列燄和震天看那孩子太可愛了，又愛孩子心切，因此就把孩子奪了過來。

因此才產生了這奪嬰、失嬰的事情。

白花門與星辰宗的人，早已在門外佈置好了。

白花門的瞿秋雁叫道：「你們快出來，我們已救了孩子及他的母親！」

星辰宗的霍登也道：「快退出來！」

衆人明白，迅速退了出來。

而今，旅館之內，祇剩下「風雷」震天與「火電」列燄兩人。

震天撲上前去看妻子。

列燄精神尚好，不過，剛復元氣，又再運功，畢竟又再使血脈有些衝撞。

震天道：「你怎麼了？」

「沒有甚麼。」

「我們走吧！」震天道。

列燄臉有憂色。

震天道：「我們先回山休息。」

「我看這一次逃不了。」

「爲甚麼？」

「你看！」

原來震天爲了關心妻子安危，並沒有注意外間一切。

列燄道：「他們幾十人，在外面守着。」

「守着又如何？」

「還是你自己走吧！」

「你怎麼了？」

「我害怕拖累了你。」

「不會……」震天憐愛的看着妻子，並且輕聲道：「沒有你，我以後怎麼看顧孩子。」

這話實在令列燄感動。

震天一向知道妻子喜歡孩子，因此，他一直都爲她找了一個又一個，他內心是仁慈的，卻一次又一次的害了孩子的生命。

列燄也知道震天的苦心。

過去，因爲私心矇蔽了理智，爲了要一個孩子，而不理會拆散別人家庭骨肉，但在這旅館之內，她目睹一雙年輕夫婦，爲了孩子，甘願自我犧牲的情形，她已明白，這樣奪人孩子是不應該的事。

震天擁着妻子道：「他們都怕了我們，早已退避三舍，我們現在便走吧！」

列燄點了點頭。

震天扶着妻子，一步一步的走向大門，不過，他也知道外面的人，未必是退避三舍，他如此說，祇是安慰妻子，使她能保持生存希望。

忽然，震天嗅到了一些異味，這些異味從四方八面隱隱的透入。

震天道：「這班混蛋不知在外面弄了些甚麼東西，他們想阻止我們離開，沒有這麼容易！」

列燄道：「小心！」

震天道：「讓我施展『風泣天地、雷驚鬼神』，好使他們知道要圍困咱們夫婦，並非那麼容易！」

列燄點頭。

震天一手挾着妻子，單掌擊出。

他爲了要表示他的武功厲害，這一掌使出了九成功力，「蓬」的一聲，旅館大門雖有些破裂，但未曾被他震開，他有點奇怪。

原來星辰宗與白花門的人，早已知道這雙夫婦的武功厲害，已在外面加上了木板之外，還放了幾十塊大石，頂着這大門。

震天這一掌祇能震裂大門，卻無法震開大石。

列燄見了，還以爲丈夫身體可能受了傷，便道：「我們一起震碎這大門！」

震天道：「好極！」

列燄推開了震天道：「雷電神通！」

震天也施展了他與妻子合作的架式，這「雷電神通」是他們多年來合作的心血結晶，實在是無堅不摧的厲害招式。

雖然列燄身體並沒完全恢復，不過，她爲了協助丈夫脫離此險境，她用盡了她所有功力。

兩人在大門之前，互相走動，配合了五行之勢，然後同時四掌擊出。

這四掌的力量實在足以摧毀所有擋在他們前面的所有東西！「砰砰」數聲，大門敞開了！

可是，前面並沒有出路，反而是有幾塊大石緩緩的滾向他們。

他們迅速退後。

列燄道：「我們從這邊逃！」

震天道：「好！」他知道外面的情形，並非他想像那麼簡單。

列燄比他更心急！

她立時向左面，使出了她的「火電焚功」，這掌力不單力量強大，而且有火燄的殺傷能力，她滿以爲，這雙重威力的一掌，足可以破壞這邊牆壁。

白花門與星辰宗的人當然知道「火電焚功」的厲害，他們也因此而對症下藥！他們在這邊外牆，不單圍以枯柴乾草，還淋上了煤油。

剛才那些透入的異味，正是煤油的味道，祇不過他們記掛着對方，而不以爲意。

列燄這一式「火電焚功」，摧毀牆壁之際，也迸出了一陣火花，火花立時把煤油燃着！

因爲旅館的四周都放滿了煤油的乾柴枯草，火勢一起，便一發不可收拾！

登時，四週都是火光！

震天與列燄想不到有如此巨大的變化，兩人呆了一陣，上面屋頂突然塌下，他們才如夢初醒。

屋頂塌下，也帶來無數火球，一時之間，不單是旅館外面燃燒着，裏面也開始着火。

「走！」

兩人同時想走，不過，他們已陷在火海之中。

如果在平時，這火海並不能難倒他們，可是，列燄畢竟身體還未完全康復，而且一連施展兩式非常傷及元氣的招式，使她整個人癱瘓下來。

震天一手抱着列燄，他不知列燄怎樣，心下十分徬徨，一時之間，在這火海之中，亂走亂竄。

外面還有白花門與星辰宗的人，更有長安世家及極樂門的人，他們齊聲吶喊，這聲音更使震天心神俱裂，在他未找到出口之時，他已被濃煙嗆得透不過氣來。

接着，兩邊牆壁塌下，火勢更盛。

這一雙江湖上行徑怪異的夫婦，練的是「火電神功」，功力足以驚天地、泣鬼神，可是，他們的結果卻是葬身於這個火海之中！

冥冥之中，果眞有天意？

* * *

白花門與星辰宗眼看這旅館化成了一堆灰燼才離去。

長安世家與極樂門並沒有立刻離開，因爲這事也可以說是因他們而起，他們賠償了旅館店主的損失，並且把震天與列燄夫婦的骨灰葬了。

他們這樣做算是報答了他們曾照顧安俊霜與樂美雪，長安世家與極樂門兩家從此不再是世仇。(完)

北派武林恩仇秘聞錄

鐵馬・文　可飛・圖

天殘地缺

滅魔神音毀天尊　苦心孤詣報師仇

天際有幾點微弱的星光，整個天空有如鉛一般的重，使人有說不出的壓抑之感。

有陣風，將幾棵樹吹得沙沙作響，聽來有些寂寞、淒涼之感。

山洞中，綠火幽幽，雖然這山洞挺高挺大，但是，讓這綠火這麼一照映，鬼氣森森，更有說不出的陰沉、可怖……

不料，在這個鬼地方，卻有一個綠袍文士坐在一塊突出的山石上，雙眼似睜非睜、似閉非閉的，脚前一堆綠火。

此人爲綠火所照，臉有一絲詭秘神色，尤其是雙眼一睜一合之際吐出絲絲精光，因此借這一點精光，足將此君的臉容看清。

長眉入鬢、鼻直口方、雙耳貼面，很是挺拔英俊。可是，在這樣的綠火幽幽烘托之下，卻透露出難言的可怖感。

又因爲線條的清晰，反而形成了一股令人震慄的神態。

遠處傳來了幾聲吹竹聲，奇怪的是，聲比風快，聽來發自極遠處，可是瞬間，聲到人到，一條白影，已撲到了那堆綠火前。

「師主萬壽……」一個看來與綠袍文士相差無幾的文士拜伏在地上，半响，才聽到一聲冰冷的笑聲，而拜伏在地上的文士已聞聲變了姿勢，由跪變成坐，坐在那堆綠火前，與綠袍師主成了面對面，祇是後來者是雙目垂簾，不如師主那樣雙目似睜似合，漸漸，後來者簡直成了個死人那樣，直挺挺的坐在那裡。

然後是一個又一個，一直來了九個，因爲時間有先後，便磨蹭去了一段時光。

洞中一共有了十個人，有男有女，有俗家，也有空門中人，誰也說不出個名堂來，他們是何等樣人，在這一堆綠火前，坐着幹甚麼？

「齊了？」那個綠袍文士陰惻惻的說了一聲。

「缺四個！」

「爲甚麼？」

「師主慈悲，屬下不知。」

又是一陣靜寂，突然，兩道令人震慄的光華閃過，師主睜開了雙眼，掃了一週，「死了？」

「師主慈悲。」

「應該找得到屍身，或者是一些信物……」

靜寂無聲！看來，誰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應七！你看如何？」

「弟子奉召即來，不知其中有變。」

「梁九！你又如何？」

「師主慈悲。」

「對付叛門出教者，我能慈悲

嗎？」

這兩句宛如石破天驚，本來已夠陰沉森然的山洞，突然變得越發寒冷徹骨，令人毛骨悚然。

「師主得罪……」在左方有人抖戰的吐出四個字，而後倉郎一聲龍吟，白虹耀目，光澈山洞，一道龍形光華，向師主左側打到！

「各位速退……」

「退」字剛出口，幾條人影飛騰中，一聲震天價響，石火光華佈滿山洞，半晌，塵埃落定，洞中祇見一堆血跡，綠袍斷裂，可是，不見屍身！

衆人滙集，發現如此情況，不禁個個面面相覷，不可能啊！這是巨大威力「滅魔神音」，那會有如斯的結果，師主不是弱者，他們知道師主神通廣大，即使偸襲得手，決不能一下致其死命，他們還有第二、第三個殺着沒用，他是不會那麼容易被消滅，他們也不會讓其脫梢，如果被消滅，一定有更多的證物。脫梢？九個人，可說是全神貫注，白光一閃，根本沒見有綠影奪路而出！他們九個人忽感陣陣寒意襲上心頭。

其中有一聲：「搜！」九道黑影立即盤旋在洞中，找他們要找的東西。

可惜，除了一襲綠袍，再也找不出其他的東西，難道眞的擊中了師主？這一炸之威力，將師主炸個屍骨無存，大有可能！不，九個人誰也不敢相信這個答案。

可是，幾乎將整個山洞翻了個底，依然找不到一絲一毫可作證據的物件，師主是武林的怪傑，師主是神出鬼沒的，他們個個提心吊膽了。

勾引外道，並且借得威震羣邪的滅魔神音，有心將他一舉消滅，難道眞能如願以償嗎？

「你信否？」

「不信又該如何？」

「爲何死守在此，走，回宮去解散宮中的第三輩子弟，將寒鴉神梟宮毀了，也就算了。」

「如果師主再現那又如何？」

「羽翼均去，單手赤拳能敵得過我們？何況我們還有正教諸仙師的支持。」

「對！還有滅魔神音，九陽戳魂刀……」

九人商量來、研究去，誰也說不出個更好的辦法來，祇能「依戀」萬分的走了。

不過，其中有個也是狠人，在洞外再放了一丸『滅魔神音』，將整個山洞炸了個頹然塌敗，封閉了出路，九個人才走了個乾淨！

很快的，江湖上已傳遍了這件事——寒鴉神梟宮毀了，而且，毀在自己人手中，這一代的主者，江湖第一大魔頭——天禽尊者已死了個屍骨無存，有多少人拍手稱快，有多少人本來是銷聲匿跡的門戶，現又在江湖上稱雄稱霸了。

號稱武林第一大帮的神龍天象帮，更是聲勢顯赫，因爲他們帮中增了九名護法，隱隱然有些傳言，寒鴉神梟宮是毀在這九位護法的手中。因此，神龍天象帮也更引人注目了，北方，也就是他們的天下了。

* * *

寒鴉神梟宮被毀將近二十年了，看來毀是毀定了，因此，江湖上有不少人是越加出面亮相了。

本來，爲天禽尊者及其手下所管束的江湖，現在是堂而皇之的向龍象帮俯首進貢，漸漸地已習以爲常，好像有天地以來，他們一直是讓龍象帮管轄似的。

龍象帮好生興旺，江湖上依然是風波頻生，祇不過時起時伏。當然，這又是理所當然的，要江湖不起風波那才是怪事。

不論如何起伏，龍象帮依然統轄着北方的地盤，恒山的龍象峯有着他們的總舵，別說總舵主已不常露面，連九護法，十二堂主也極少出來。

在北方江湖上出了甚麼事，至多是一個香主出面主持排難解紛的瑣事，別看一個香主，他眞能比一派掌門更有力，他的話也應了一句：「一言千金重。」這就是目前的龍象帮實力之一斑。

可是，龍象帮也眞能持盈保泰，他們永不會惹事生非，即使插手干涉些江湖事務，他們也能做到四平八穩，義理兼顧。否則，又怎能成爲一方的霸主。

目下，對龍象帮來說，天下太平，水靜河飛，江湖上稍有頭面的人物，決不敢對龍象帮有所不敬，漸漸的，龍象帮的門下，有走遍天下無阻擋的趨勢。

* * *

在漢口外的茫茫平原中，今日有兩騎馬特別的顯眼，因爲這一男一女的臉色很不平靜，並且，他們每人的鞍際掛着一個革囊，包封緊密，明眼人一看便看出來，這革囊是裝人頭用的。

現在，革囊圓鼓鼓的，分明已裝了物件，何況，男女兩人的背上全背得兵刃，他們是武林道上人，可也是殺人兇手。

最近這一帶沒聽說有甚麼兇殺事件發生，那麼，他倆殺的若不是武林道中人，便殺的是平常百姓，或甚麼鄉下財主。這樣看來，他倆定是江洋大盜吧……

再看一看兩人的臉容，生得蠻斯文，年紀在廿歲左右，女的生得挺美，奇怪，最近這條道上，可沒

有這樣的人物出現過？

「奇怪啊！」馬上的男子深沉地嘆了口氣，鄭重的吐出了這三個字。

「有甚麼好奇怪的？」

「我們走的這段路，全是他們的勢力範圍，就算我們摘下了四個瓢把子不算太大，但總算是個人啊！他們號稱神通廣大，老的一個更自鳴念動即知，他們那會讓我們公然的走了那麼長的一段路？」

「明知不好惹，還不調兵遣將？」

「可別把自己看得太過他奶奶的重啊！」

此言一出，男女變色，需知在這漢口平野，一望無際，而男女明知，周圍百尺，一無人影，有，也得在百尺外，是誰有這麼好的功力，在百尺外出言吐語，能字字清晰的傳入兩人的耳中？

這一對男女自己知道自己的事。也可以說是：行家耳目之中，那能分不出個高低來？何況這一句話，分明是含有蔑視他倆之意。

是誰敢如此輕視自己？

馬蹄聲中，兩匹馬是各分東西的平馳而出，他倆一西一東，要來個東西合圍，找出這個發言人來。

一個大圓圈疾馳而分、再合，兩人臉上全有着失望之色，時間還早，除了他們兩人，根本沒有第三者如此匆忙的趕路，難道是鬼？

笑話！光天化日那能鬧鬼的？是以，那一男一女的臉色更難看了，兩個人心中明白，有眞正的硬手綴着了自己。

駐馬半晌，突聞一陣清脆笑聲發出！兩騎人馬又走了，走得如此的沉着，如此的鎮定，根本當作沒聽見那句話。這才是江湖上的一流人物，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有道是：「整古作怪，難道能一輩子不見人？」與其自陷其疑，倒不如面對其疑，讓個疑團自解。

這一對男女，可不是簡單的江湖人物，有他們的長處，亦應該說是決非好相與的。

大路上，有個分歧處，分歧處有幾棵紅柳樹，排列得參差不齊，並且長得毫不茁壯，當然，決非有人調理，看來還經過人為的破壞。

因此變得既慨然無生氣，又生得疏落。可是，其中的一棵樹下，似有個土包包，看看清楚，方知是個人！

兩人可凝聚了全神，果然冒了頭啦，眞有點兒耐不住了，冒了頭啦，這個人可不能輕易放過，如果眞是剛才發言人，還眞是個勁敵！

馬蹄聲止，言聲傳來，兩人心中老大不是個味兒，心中明白，正是那個對手，因為此人語聲刺耳、尖厲，不是那種陰惻惻、死沉沉的……不理他，既然出聲阻止，該看個明白，見個眞章！

「娃兒你……別走啦，難道你有眼無珠？」

「閣下是誰？與我兄妹非親非故！憑甚麼阻住我們的去路？」

「憑甚麼？哈哈……」他笑得眞是難聽。

現在，你笑你的吧，這一對兄妹是一字不吐，一言不發，四隻眼，冷冷的盯住了此君。

此君生得不算猥瑣，不，挺有幾分硬勁兒，不過，眼神有幾分邪、狠滋味，本來，他是橫臥在道上，現在一打挺站立在地，穿一身土布直綴，前短後長，腰中繫一條杏色絲滌，手中還拿着一柄摺紙扇，有些不倫不類。

因為，文士也許會拿柄扇子充風雅，一個穿前短後長大褂的土老兒，最多衹是個莊稼的土財主，是不配如此裝扮的。

當然，拿柄蒲扇啊，團扇的，可以不理了。

可是這一對男女的眼神，就注視着這柄摺扇。

這個不倫不類的阻路者也發現了他們的目光，他又乾笑了幾聲，道：「殺了人啦。」

「廢話！」現在男的說話了，吐字十分簡結言簡意賅，尊駕你自己意會了。

「殺了幾個？」

「四個！」

「為甚麼？」

這一問，可聽不見他倆的回答，衹聽得兩聲冷笑，「殺了就殺了，還為甚麼？有甚麼為甚麼的？」

「別以為我們不知道，你倆是一路走來，一路找我們的岔子，一個不對勁就動手，近年來也眞有些混小子惹事生非，全仗帮主的英明，帮衆的扶持，走不多遠，還不是手到擒來。」

「廢話！」

此君還想滔滔不絕的說呢，卻讓兩個字阻了個兩眼翻白，可再一想，這「廢話」兩個字，卻大有深理在。事實確是：此時此地擺些風光、威望有甚麼用！是該出手，該顯眞功夫見眞章的時候了，何況已經知道了他倆已殺了四個！

「留下姓名來！」此君憤然的吐出了五個字！也眞有些坊間說部中的來將通姓名的味兒。

「向閻王爺問吧！」女的出口了，語氣滿是驕橫、傲慢！

「好！」

「好」字出口，餘音尚在空間盪漾，而此君已摺扇直點起七點星光，成一橫弧形，向男女兩人點到。

別看他說話拖泥帶水、又腐又迂，可是出手又疾又狠，看出他揮出的七點星光閃爍中的不一般，星光竟然有這麼持久之勁，看來此君功力深厚非一般！

孰料你快、你疾，人家可也不遑多讓，倏然間，兩道青虹分左右直刺中間！

從閃爍不定的七點星光，應該看得出他是尚有餘勁未吐。兩道青虹的直刺入圍後，好一聲怪叫中，星光突然抖起一陣斜行光環，剎那間星光形成實質的極光，又聞倉倉聲響，青虹也是倒轉逆行的變成兩道貼身虹光，與光柱纏在一起。

攔路怪客看來貌相猥瑣，言語乏味，沒想到他出手之狠，分明是江湖一流行家，兄妹倆之奇門神兵斷日缺，竟然為之一柄平凡，常見的摺扇封閉，這可是駭人聽聞的事。

現今兩人不敢托大，各自一招「補天式」，一陰一陽、一正一反。

一個是「提領攀肩」的一道青虹，由下而上。

一個是「共工折天柱」由上而下，一呼一應的成為一輪走陽皓日，這是兩人的煉魔七式中第一式，看來一封一合，一合而成的動歸靜的玄門七煞。

這時女的又悄沒聲的由馬上翻身而下，腳踏實地。這一輪青陽算是眞正的一由天，一由地的輔合而成了。

攔路客想不到自己會陷身入玄門至高無上的煉魔七式中，自己的「仙人逍遙扇」，莫名其妙的為兩股無形炁力所圍，天上地下，青虹抖爍，即使自己用救命神招八八神仙謫降式，抖起一股股繁星，仍如遇見尅星，繁星為青虹吞沒無踪！

需知，這一股股繁星其實是他本身功力所萃，而對方的青虹何嘗不是彼等之功力所附？

分明是此長彼消，分明是本身的功力被尅受制！

攔路客決不是渾楞無知，也絕非一介勇夫，莽撞之輩，他知道自己的仙人逍遙扇，碰上了對頭尅星，又是一個打兩個，自己是勢弱被制，這決非丟臉之事，當下亟須之事應是脫身！

何況對頭之虛實已得，對！走！

仙人扇突的一張，本來是一柄，現在變成了半個圓形，身形一倒，倉倉郎郎一陣密如爆豆貫珠聲中，突然，青陽環繞中，莫名其妙的激射出一團火光來，為青陽所擊中，激發朶朶火星。

青陽為火星所迫，不得不撤圍回顧，火星點點分飛中，立聞一聲啞嘯，又是一片血光抖起，嘯聲甫畢，這一對男女方看清了一團土黃灰影疾射而出，走出了他倆組成的青陽圈，一晃無踪，其速之快，眞可說快如閃電。

這對男女對望了一眼，女的是傲然的招回了馬匹，騰身上了坐騎，一言不發，抖轠欲走。

「唉！」

這一聲嘆，眞是名副其實的長嘆，嘆得人矇頭轉向，嘆得天地無色，日月無光，兩人莫名其妙的讓這聲長嘆嘆得烏眉黑眼的僵住了。

這一次不一般，為甚麼？因為馬上給你顏色見，或說見個眞章。就在這幾棵稀疏柳樹間，轉出一頭驢子，可是越看越不像驢子，如果不是牠的呼叫聲，你眞當牠是隻大狗來。

有人騎吧？不錯，可是驢背上的仁兄，生得又高又大，簡直是老虎騎了個大綿羊，眞代那隻倒霉的驢子叫冤，撞到了這個主子。不過，他娘的怪事，那隻狗樣的驢子雖馱了個又高又大的主子，卻走得挺快，剎那間已到了兩人的面前。

「眞他奶奶的……」

嗨！是他，這一男一女對這五個字是記憶猶新，刻骨銘心。風沙中，在自己耳邊響過，可又是週圍五里方圓怎也找不到的那個主兒。

看一看清楚，此人生得于思滿臉，可有一半蒼白了，年紀不小了，一雙濃眉蓋住一對小眼睛，那對小眼睛一睜一合間，竟有些精芒外射，看起來十分的不配，簡直有些別扭，鼻子挺大，卻大得有些離了格。

下邊一張大口，這部份挺配，大鼻子大口。口中卻又配了一副參差不齊的焦黃牙齒，一張口，試問像個甚麼樣啊！總而言之，此公生就一副不得人心的相，再騎上這匹像狗大的驢子，偏又出口如斯的粗魯！

兩人祇有看的份。

「有甚麼奶奶好看，自以為挺奶奶的有本領，眞他奶奶的沒記性。就算他奶奶的是對狗熊，也該記得吧！奶奶的，叫你倆別他奶奶的看得自己太重了，一下子，放了他奶奶的一個要命鬼，你奶奶的……」

看來此公把個奶奶挺重視，常掛在口中不肯放，但是，這一對兄妹可受不住啦，說話那有如此粗鄙可厭的。

「住口！」

「你奶奶的，憑甚麼叫俺住口……」

「有女眷在此，說話得尊重些……」男的夠委屈求全啦，將個女眷放在前面。

「你奶奶的，女的不是人生父母養的嗎？」

可不是，男女都是人生的！

「你奶奶的啞巴啦？」

一下被問住了。

「前輩，請息怒，就因爲全是人生父母養，所以不聽你將個奶奶當招牌！」

好！女的就是這麼樣的牙尖嘴利，這一下，可將大鬍子頂住了！那個大鬍子笑了。

笑得還挺歡暢的，不料他突然道：「不對，生死大事，可不能你奶奶的一笑了事！」

甚麼生死大事？誰的生死大事？

「你倆眞他……」聽得出，大鬍子將個奶奶的硬生生的嚥住了，「不怕死？」

兄妹倆不禁對望了一眼，心道：我倆是不怕死，怕死的也不會這麼幹。

「殺了人？」

「嗯……」

「四個？」

「廢話！」男的有些火了。

「你別他奶奶的自以爲了不起，斷日缺眞他奶奶的天下無敵！」

「不信大可試試！」

「別他奶奶的好心被雷劈。」大鬍子這句話可分了三段才說完，因爲，一道青虹已打斷了他三次，也就是說大鬍子已接了三招！

斷日缺又名青陽缺，是狠殘無比的兵刃，江湖上已有三十年不見蹤跡，老一輩的人都清楚明白，斷日缺可決不是赤手空拳可以對付的，因爲，斷日缺是一種本身需練成大陽玄陽七煞神炁後才可駕馭的奇門兵刃，其名爲缺，非但兵刃本身有缺口，而且這個缺口又是制敵死命之「要害」，所謂要害，就是我爲「要」，在敵爲「害」。

反過來說，在我爲「害」，就是爲敵之「要」，也就是說，這青陽斷日缺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就是拚生死的了，更由此說明了，對敵是招招必死之式，不是敵死，就是我亡。剛才，對付逍遙扇的就是如此陰狠厲害的兵刃，不是已令對方重傷而遁了嗎？可是現在卻讓人空手接了三招！

還有更奇怪的，令人心驚之事，大鬍子雙腳似點地非點地的坐在驢子背上！那男的可就紅了眼，一聲厲嘯！看來，他是要拚全力來尅敵取勝了。

「不可！元哥哥！」是女的在叫。

「青妹還不出手？」

「我們與他有甚麼生死大仇？」

一下子問住了那個元哥哥！

「唉！老狗，老狗，差些把你的狗頭活剁了下來，呃！頭沒剁下，可剃了個頭啦！」

不錯，驢子的頭上鬃毛短了不少，因此，主人拍牠的頭時，牠是「嗯嗡」、「嗯嗡」的哼了幾聲，好似對自己主子之保護不週，提出了抗議般。

現在那個元哥哥又恢復了平靜的臉色，不過有心人是可以看得出他的眉心間有着一縷淡淡的愁色。

「別他奶奶的擔無謂心事，我若是要你倆的命，可不會費那麼多的力，又是警告，又是現身。可是你他奶奶的，娃兒啊！從此前途荊棘遍地，即使不是寸步難行，可也是險阻重重啦！唉！眞……眞……」

「他奶奶的！」那女的接上了口。

空氣一瞬時凝住了，誰也想不到這四個字是出諸於女子的口，而且如此之熟練，還毫不顯得出生澀別扭！

別說她哥哥呆住了，連那個熟極流暢，出口自如的大鬍子也給來個措手不及。

「哈哈！眞他奶奶的有意思了。」

「前輩，看來我倆，不，我們該向後轉了吧！」

「女娃子，眞有妳的。」

然後，再不聞人言聲，祇有蹄聲打破平原的寂寥。

此地是一所殘破的廟宇，這廟宇之破簡直是不堪描述，說它是破窟戶更確切些。因爲裏面連個神像也看不見，所以，你無法清楚此地原來是甚麼廟，供的是甚麼神或佛。如果不是天井中還有隻生了根的石香爐，裏面還有些殘餘灰，你大可當此地是飽經兵災的莊戶人家。

在一堵殘垣邊，有兩匹馬、一匹狗大的驢子，分明那三人已在此休息。

裏面想必是從前的大殿或者配殿甚麼的，已升起一堆火，還有兩面一副木架，中間橫着條黑黝黝的金屬條。嗨！還掛了幾隻鈎子，上面有些鷄、兔的屍體，哈！他們倒鑾會享受生活，烤燒野味呐！

「前輩，請試試咱們家鄉的酒……」

大鬍子由女的手中，取過了一隻形式頗特別的扁形盛酒器，打開了塞，空氣中立即佈滿了一股清冽、甘凜的酒香，大鬍子貪婪的嗅着嗅着，半晌才吐出兩個字：「好酒！」一仰脖子，說他是長鯨吸川，太過份，說他渴驥飲泉，庶幾近矣！

嘴不離壼，久久不休！

「前輩……前輩……」女的在叫，看來她是有些肉痛了。

妳叫妳的，大鬍子祇顧飲他的。

「我怕你醉……」

女的不得不說了，這意思是，她的酒，酒性極烈，後勁極長——依然是可惜。大鬍子祇是笑，他一手摔了酒壺，叫了一聲：「好酒！」仰天倒了下去。

「嘿！醉了……」

「是！醉了……」由此開始，男的說話又維持着簡結的原則了。

「是我不好，沒說明白，此酒性烈、勁長……」

「肚子餓了！」

「對！看來他也與我倆一般，半天未吃東西，可是這空肚飲酒，是更容易醉啊……」女的有些歉意。

男的祇看了妹妹一眼，不再言語了，而空氣中又充滿了焦香味，是那些食物烤熟了。

「前輩……前輩……」女的在叫喚着，希望這個前輩能醒來，吃些東西。可回答她的祇是震耳欲聾的鼾聲。

祇能作罷。與兄長吃了半隻鷄、半隻兔，還有些餘剩，她很小心的收拾了。看得出，她是留給大鬍子前輩吃的。然後，兄妹倆開始了對大鬍子的猜測。

「這位前輩，一定大有來歷！」

「怎見得？」

「哥啊！他擋了你的『巨靈輪』、『白虹貫日』，還有半式『開天斧』……唉！可記得祖師的告誡，開天斧是滅魔的重式，而你……」

男的一直在沉思，雙眉越皺越緊。他何嘗不清楚，自己的開天斧是讓那個大鬍子從中阻煞住的，當時他已經開始心寒了，師門重式，應是有去無來的啊！那會這樣的？自己分明有着中氣透竭難繼之象，也就是說，這一式「開天斧」實在無法一氣呵成。須知武學中最怕的就是招式被中截，尤其是自己的青陽缺輸得更慘。嚴格地說，自己的青陽缺被他破了，被一個莫名其妙、不知來歷的大鬍子破了。

他是誰？如果是對頭，那麼那後果不堪設想啊！即使不是對頭，這個人也始終是自己的尅星，難道以後在這個尅星陰影之下偷生不成？

「不！」男的痛苦地看了看仰躺在地上的大鬍子一眼，隨而目光停滯了半晌！

「元哥哥，你做甚麼？」

「我想死！」

「啊！你說甚麼？」

「唉！青妹，我廿年苦功是白費了！」說着，這個大漢子像個女子般哭了，而且一哭就不可收拾，越哭越傷心。

「哥，你不怕難爲情嗎？」妹子有些氣憤了。

「死也死了！還怕甚麼難爲情！」

「眞想死？」

「死了乾淨。」

「眞沒志氣……哥！忘了三代之仇了嗎？」

「唉！」眞有些凄然之感。

「要死，報了仇再死，行嗎？」

「爲甚麼不殺了他？」一個陌生的聲音突然出現。

有人偷聽？兩人不禁臉色大變，他們明白，自己這耳功也足練了五年，爲的就是對敵人的暗器、追踪或潛聽及早識破。現在，這二十年的苦功，算是白費了！可循聲回頭一看，明擺着一個滿臉笑容的老人站在兩人身後。老人身穿一件白色長袍，可又滾上了綠色的衣邊。兩人感到這老人莫名其妙的透着一股說不出的邪氣來。

他能悄沒聲兒的掩到他倆的身後，難免使兩人存有一股戒備之心。

「你爲甚麼要死？」

「與你何干？」

「爲了打不過他？這還不便當，殺了他啊！現在他醉成這個模樣，不是舉手之勞嘛！還不出手？」老人在喋喋不休，可是換來的是兩聲冷笑，他們不屑的看了老人一眼，這眼神是既冷又卑視的，令老人十二萬分的下不了台。

「我錯了，可我是爲你倆好哇。這老鬼不可厭嗎？噢，這樣吧，由老夫代你們下手好了！」

「你如敢下手，看我不殺了你！」

「殺我？你想試試看？」老人的臉色突然變了，變得萬分嚴肅，並且，本來還維持着的一派邪氣也不見了，看到的祇是一股陰沉可怕的神態。看來此公本領不小，卻也來歷不明。自己兄妹既是名門之後，驅邪除惡乃屬本份，此老既然如此卑鄙險惡，殺了他也不爲過，也不見得有甚麼罪過，難道殺個惡人還得擇日子嗎？隨即殺聲連連，這一次是兄妹倆齊上，青陽缺蓋地鋪天而來……

現在可以看到青陽缺的陰陽合圍的厲害，也可以看到青陽缺實在是部不世的玄妙上清古訣，初時，男的所以失敗，陰陽之不合璧，實在是第一大要點，而今，兩道青虹一合璧，威力之增，決不能以倍數相計，尤其是兄妹兩人之默契，更是當今武林一絕，青虹之天地陰陽相合相分，相配相圍，可以看到了青陽缺眞正的威力所在。

這個不知來歷的老人，在青虹飛揚中，不得不面現驚慌之色，不過，依然可以看到老人實在有他不可輕視之武功，前文已說過，青陽缺是拚命的兵刃，不出則已，一出不是敵死，便是我亡，原因爲兵刃本身所賦之特性，出手無輕招，狠

辣之極。每一招、每一式均顯示了尅敵致勝，或者自己受尅送命的後果，不想，雙方幾個照面下來，老人除了臉現驚異之外，一無損傷，當然，也沒有令他倆受到反尅。

這是從未有的奇事，也可以說，是從未有之異象。因爲，這不是普通之武技，這是你死我亡的兵刃！越打，老人越驚訝，就是這一對兄妹，也越是心神俱寒！

「唉！從來沒有見過這一對生番，算我老頭子自討沒趣，讓我走成不成？行不行？啊，大少爺、大小姐，我可不是與你倆來拚命的。啊！唉！哇！呀……」這後面的是幾個單音，分明老人在發急了。可又是一奇，即使老人在發急，在狂叫、狂呼，但是這一對兄妹的青陽缺已是一發不可收拾，將兩人的全身功力全已施展出來了，這可說是兩人將部玄門煉魔秘訣，發揮個淋漓盡緻，兩個人心中明白，如果不是今天這樣個場面，憑師門傳技，兄妹餵招，決不可能有今日如此之成功，可以這樣說，今日施展這一部秘訣，是兄妹兩人學識了這部青陽缺以來最滿意、最成功之一次演練。

可惜，依然無法收拾這個老人。

兩人不禁全產生了一個念頭，自以爲天下無敵的玄門秘訣，實在是徒有虛名、不堪一擊的吹牛功夫而已。

兩人越打越不是味兒，本來是元哥哥哭，現在，連沉着多智的青妹妹也想哭了。

心情大變，出手發招就難免越來越失勁乏神。

而老人卻在啊呀呀救命聲中不見了。老人算是給兄妹「打」走了！並且走得極快，可謂來時無聲，去時無影。

兄妹倆都怔住了，一柄天缺、一柄地缺雖各自抓在手中，可誰又知道兄妹倆抓在手中的兵刃有千萬斤的重量！

「眞想放下手！」

「何不就此放下手？」

又是誰？是那個大鬍子。他到底是醉了沒有？是眞醉抑或假醉？

「眞醉啦，不騙人。那酒眞好，我又是個貪杯之人，能不拚命多喝幾口？酒性確烈，後勁也眞長，不過現在醒了，祇是懶得起身。唉！爲甚麼不如老人所說的殺了我？」

「廢話。」

「不是廢話，殺了我，你們倆少了個對手，至少沒有人能尅制住你倆。」

「那老人也該死！」

「殺得一個是一個啊！」

「殺了他，也無法抹殺得了，這青陽缺的乏勁之事實。」

「好，」大鬍子喝了聲采：「與我滾下來吧！」

兩兄妹可讓這一聲斷喝嚇了一大跳，你老人家在發甚麼神經？可是一時又發覺那大鬍子說的話有他的道理，因爲一道白光抖起，直射向幾根僅剩的橫樑間，而這其間在白光乍現時，立有幾股暗綠光華出現，又是幾聲細微爆聲響起，但祇見異光依然筆直掠去未見有被阻擋之象，反而同時傳來了幾聲悶哼。

三條黑影竄起又立刻向地面落下，黑影落地還是不甘心，欲往四處用力飛躍，三個卻沒有半個能躍起半步。

「是子午戳魂梭。」

「倒識貨。」

「你，你……是……荊……」

分明有人想叫出個名字甚麼的，就見大鬍子桀桀一笑一揚手之間，啪啪幾聲，將那個聲音打啞了，祇見三條人影在翻滾掙扎，喉間除了嗚嗚嘶叫之外，半個字也說不出來。

「好了！兩個娃子，去問問他們，鬼頭鬼腦的，意欲何爲？」

「何不自己審問？」

「讓你們知道前程！」大鬍子簡直在吼叫了。

甚麼前程，自己還能有甚麼前程？即使前程一片灰暗，甚或死去，又算得了甚麼？兄妹對視了一眼，欲想離開此地。臨走時對大鬍子說道：「這些食物是留給你的，前輩。」

「不許走！」

「爲甚麼？」

「你們配問爲甚麼？祇需知道該做甚麼就足夠了。」

即使是泥人，也該有個土性。這一對兄妹，遭受了太多的挫折，而情緒在萬分低沉的情況下，本來已經有頽廢的傾向，現在，大鬍子又以大壓小，以强凌弱的壓制，竟然越想越不開解。一廻臂，青陽缺就往自己的太陽穴撞去！兩人是想自殺，不想再受這世間的折辱。

先是嗤嗤兩聲極勁的破風聲，後是噹噹兩聲金屬墮地聲響，兩根鷄骨頭貼着兩柄奇形兵刃一起落在地上，分明是鷄骨頭撞跌了兩柄奇形兵刃，大鬍子在怒吼了。

「眞有志氣，看不通想不透，便一死了之？」

「前輩，我兄妹不想在世間現世也不成？」

「岳嚴元、岳嚴青！」大鬍子叫出了兩個名字。

「啊！你……」

「能死嗎？」

「爲甚麼不能？」

「爲甚麼？」

「學技不精，習藝不成，就該死！」

「讓親者痛而仇者快？」

八個字可眞將這對兄妹打了個跌，宛如半天響起了焦雷，越想這個大鬍子的話越有道理。早就說過，嚴青——那個女的比男的沉着，反應也快，她越來越看出，非但大鬍子不是個一般武林高手，可能與自己師門有着極大的淵源。

「前輩，您……」

「首先審問那三個王八蛋，然後再說其他事情。」

現在，兩兄妹再不能有其他的選擇，乖乖的收起兵刃，然後將這三個翻來滾去的黑衣人制住，可惜，這三個黑衣人神色痛苦的在叫：「殺了我……殺了我……殺……」

「有這麼容易！說說你們是誰？」

「說來慚愧，我……我們是……江湖三鷹。」

岳嚴元一聽首先一凜，他確聽說過，在江湖上最善於竊聽、採探的七禽中有傑出的三鷹，他們是昊天鷹、地靈鷹及夜神鷹，看來他們是來打聽大鬍子的一切。

「竊聽甚麼？」

「這一對兄妹的來歷。」

「甚麼？打探我倆的來歷？爲甚麼？」

「誰命令你們來的？」

「龍象尊者。」

「爲甚麼？」

「不知他倆來歷及武功之高低。」

「打探明白了？」

「明白了。」

「講！」

「他倆是兄妹，由崑崙地宮而來，精習青陽缺，武功上乘，閱歷末等，此來用意，報仇，對頭，九法象。」

「你們想死想活？」

「當然想活。」

「可知道我是誰？」

「不知道。」

「哈哈……」大鬍子笑了，「走吧！」也不見他有何動作，而三根雞骨擲出，在兩個黑衣人的前後心，一個肩井穴上一撞，將這三個令江湖上提起便頭痛的三隻飛鷹止住了痛，然後三人同聲道：「容當後謝。」

「謝」字才入耳，三點黑影快疾絕倫的投向黑暗，一晃無影。

「您老相信三鷹說的話？」

「甚麼話？」

「他們不清楚您……」

「爲甚麼不信？唉，難怪三鷹說你倆的江湖閱歷是末等。試想，他們命在我手中，若不乖乖的說實話，十死無生，他們敢說謊和自己的命開玩笑嗎？」

噢！這倒是不錯。

「明白了沒有？他們是來打探你們……評價如何？」

事實上，岳嚴青早有悟意，青陽缺無法對付的大鬍子和那個即打不過又三不知的老頭子，還有伺伏之三鷹，他倆都是一無所知。人家的底，他倆一片糊塗，自己的底反倒早已爲人摸了個清楚明白。提起來自崑崙地宮，立即想起那陰森森的黑石穴，還有那個獨臂跛脚的綠衣婦——祇是敎自己兄妹記住血，血！還有拚命迫自己練功，練功！一再說明，青陽缺練成，出山有期。

自己的青陽缺練成了啊！要出山，可是綠衣婦死命的拖住不放，一再說自己功力不夠，功力不夠，唉！不甘心，自以爲了不起，偷偷的下了山。

出了地宮，走入人間，這才明白，去找自己的對頭談何容易！他們來到了華北的太行山附近，先殺了四個瓢把子。因按他倆設想，打草驚蛇，就會見到自己的對頭所謂九隻象。

不料，事情大出意外，殺了四個人後，從此不再見人，更聽不到九隻象的下落。也等於說，四個人白死，自己氣力白費，九隻象依然石沉大海。越找，越找不到個邊，自己反變成引人注目的江湖流氓。

閱歷是江湖末流，眞讓人估中了。

「爲甚麼不殺了這三個打探你倆的人？」大鬍子一邊啃雞，一邊冷冷的問。

「是前輩抓住的人，你不殺，我倆憑甚麼湊這個現成？再說，不是前輩出手，我與大哥根本不知他們的踪跡。」

「倒蠻有志氣的，可又爲甚麼不殺了我？」

「我與前輩無怨無仇，憑甚麼殺你？」

「憑我這一身功夫，你們就該殺了我啊！」

「兩兄妹根本想不到江湖人的氣量是這麼小，妒忌是他們的本性，而殺人的原因大半是眼紅別人，這反而襯托出兩兄妹的坦蕩。

原來在崑崙地宮那黑暗山穴中，能孕育出這般光明磊落的人。

大鬍子又笑了，可是笑着笑着，他莫名其妙的哭出了聲，不可思議的是，如此神出鬼沒、有驚天動地武功的大男人，一哭會不可收拾，哭得天翻地覆。

這一對兄妹是江湖閱歷末流，對勸哭一道，更是無知，除了手足無措，表示兩人的關心外，其他毫無可資助力。

「前輩，還有半隻野兔，挺肥的，您吃完了再哭，好不好？啊！前輩……」

實在無辦法，以吃制止哭泣，聊以一試，可算是歪打正着，果然，大鬍子讓食物堵住了口，又飲了些酒，睡了。兩兄妹眞的不敢斷定，他老人家是眞睡還是假睡？

* * *

「老大，是青陽缺！」

「嗯！我知道是青陽缺！唉！搜也搜過了，想不到咱們會搜個空，二十年了吧！我早知有此一天。七弟，我說過不可托大，不可托大……」

「老大，事已明日黃花，何必多費唇舌，放眼將來，對付這一對兄妹爲要！」

「我不怕這一對兄妹，我怕的是孤臣孽子這一片忠心，我怕的是臥薪嚐膽的決心啊！」

「聽說功力未濟。」

「小的不濟，我怕的是後面有人。」

「當今世上，還有誰能對付我弟兄九個……」

「唉！想當年，師主的能耐，又有誰能對付？」

此言一出，這九個僧道俗家，個個面面相覷，他們無言可答。

二十年前，山穴中的滅魔神音，紫光紛飛中，炸了個劫灰飛揚，而師主就這樣的銷聲匿跡，這是他們九個人親目所見，不！是九個人親自所爲，二十多年了，他們一想起，就難免有些內疚，眞所謂：「死者已矣，生者何堪。」

「爹！各位叔伯，你們在幹甚麼啊？」

有敲門聲，九個老人聞聲不禁對視了一眼，苦笑了笑道：「不可令小輩們擔驚受怕！」然後，步聲朗朗去門開門，門外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首先撲向其中一人。

「爹，您說過，今天教我七步飛魂，八步攝魂的啊！那能一早躲在丹井密室中，搞甚麼花樣啊？」

爲首一個道家打扮的紅臉老人，笑着對少女說：「瑜兒，偌大年紀，還像個孩子家，成何體統。」

一句話將個少女算得罪了，一撇嘴，她大小姐賭了氣啦，回身就走，而且走得極快極快。今天，老人心事在身，根本不在意，其實也無可在意，那想到他的掌上明珠，就此一去不返，離家出走了。

直到當天晚上，還不見她大小姐出來吃飯，老頭子才算發了毛，去到女兒的閨房中一看，祇有一張紙摺的小猴子站在桌子上，孩子雖然十八歲，可眞是小孩子心性啊！當老人一見紙猴兒，不免笑了，可是打開小猴兒一看，老人臉色大變，上面清清楚楚寫着：「爹！您不疼瑜兒了，我自己出去走走，瑜！」

平時，老人可以不急，今天他莫名其妙的急了起來，因爲，早上有人來報青陽缺出現，分明是來找他們，爲人父母特別敏感，更善於莫名其妙的憑空想象，老人想到女兒會撞見這一對青年兄妹，兩個打一個，加上女兒平時不太用功，功力不濟……越想越壞，越壞越想，疑神生暗鬼，老人眼前便現出了女兒混身鮮血的慘象來，糟糕啦！老人幾乎已看見女兒睡在棺材中了。這決非瞎說，這是一個老人的眞實心境。

老人慌了神，在自怨自艾中，也忘了招呼八個同伴一聲，立即走出了大門，找他的瑜兒去了。

此地是華北一個重鎭，前爲天下勁兵所出之榆林堡，後爲古名戰場涿鹿，就因爲地處兩重之間，宣化是商旅輻輳之大城，當然有酒店，也有行台，有好人，難免也有壞人。天下人之道性素來是欺負陌生人，如果陌生人是年輕貌美的少女，就更難免受災遭殃。

明明她笑臉迎人，嗨！就因爲如此，她更是讓人視爲好欺的一個了。

「嘻嘻，大姑娘，吃火腿要精瘦的才好吃。」

「對啊！肥的，眞擔心妳會變成個胖姑娘。」

「姑娘一胖，找婆家就有些痲煩了……」

「如果現在就嫁，也不妨事。」

「嫁給誰呀？啊……」

這姑娘倒好，她可一些都不在乎，依然笑哈哈的，眼望街景，連個眉頭也不皺一皺，不過，她現在的臉上變了色，決不是忿然之色，而是凄然惻忍之意，爲甚麼？因爲她親眼看見一對可憐的母女，在對面街頭上叩頭，在哭號……

「唉！你們爲甚麼不看顧這一對母女啊！看！她倆有多可憐……」姑娘還在代那母女求情呢，可惜那些見色起慾的渾渾兒，哪能聽她這番稚氣的話？

突然，姑娘笑了，因爲她又看見一對騎馬的少年男女，在垂詢這對母女，更看見那少年由懷中取出一錠紋銀，看來有五兩左右，在當時這可是一筆極可觀的數目，少年很慇懃的交在那少婦手中。

少婦千叩萬謝，可讓另一個少女阻住了，連打手式，大概是要她們趕快回去，辦她們的正經事，姑娘總算鬆了一口氣，又開始享用她的酒菜，但是那幾個可惡的渾渾兒更起了哄，以爲姑娘是個好欺負的人。

「咱們配個對兒如何？」

「我才配，你配個屁！」

開始他們起內哄，這可令姑娘犯了厭，她嬌聲叫來了小二，要付

賬走了。小二哥說，有人代付了，並且還指出了代付賬的人，原來，一個臉如冠玉，翩翩風度的少年公子正獨坐在那邊一張桌子旁，而身後站着兩個家丁，看來，他還眞有些身份。

可是姑娘一些也不在意，更無感謝之情，一頷首，舉步想下樓。但是，那個看來如家僕的下人，卻是頗具身手，稍一移動，已阻住了姑娘的去路，分明是他倆不想姑娘就此一走了事，姑娘可出了火，道：「爲甚麼？」

「不爲甚麼，希望姑娘與家主人見個面。」

自從那個少年一現身，那些渾渾兒的宛如撞見了瘟神惡煞似的，走的走，溜的溜了。不過，姑娘不理會這些，她對兩個家僕可嚷開了：「憑甚麼要求姑娘去見他？」

「家主人代姑娘妳付了賬啊！」

「我稀罕嗎？我並沒求他代付啊！而且，我由心中看不起他。啊，對了！我可喜歡他，因爲他不是個錦上添花，他是個雪中送炭……」原來姑娘的手正指着那一對剛剛進來的兄妹來。姑娘是口直心直，她本來對少年之贈銀貧婦有好感，來得巧，她就說了出來。不想，她根本就沒注意到那少年公子的臉色和眼神，那知道她的一句話，就此鬧出了場大事來。

「閣下與這位小姐有何關係？」那個家僕已阻住了那對少年男女，沒頭沒腦的問了一句。

「與你何干？」男的回答是天公地道的。

「問你祇准回答。」多兇橫的家僕。

「簡直是不講道理。」

「與你這種蠢人，講甚麼道理？」越說越不像話，不，接下來是動了手，那男的已臉露不豫，可讓那個女的阻住了：「元哥哥，我們走吧！」息事寧人，一走了之，那該不錯了吧！這就怪他倆見得惡人太少了！走也不成，那非挨打不可了！那家僕五指一收，形成了一鷄爪，向少年男子當面抓到，這可令姑娘看了光火，道：「住手！」

聲到人到，而且出手奇快，已叼住了家僕的「寸關尺」脈，這一出手，令在場人有心人個個一凜，因爲，瑜姑娘的出手是快得異乎尋常，誰也想不到，這個艷美如花的少女，在無跡可尋之下，施展出如此又狠又辣又疾的一手，並且，認穴奇準，擊打在對手的最重要之環節上。

那出手的家僕，亦不是個普通的江湖人、低下奴。他懷有驚人的武功，卻又隱身爲奴。今天他作夢也想不到，一個看來如富家小姐的女子，竟然有如此厲害的身手。

更令他吃驚的是，他的要脈已讓這位富家小姐抓住了，別看這小小的「寸關尺」，卻正是她這一出手擊中之要穴，何况她的出手還隱隱有股內斂外爍之勁，將自己多年苦練之三七玄勁任意刮削，本來這三七玄勁極擅反鎖他人之功力，他行走江湖多年，敗在自己這三七玄勁下之江湖能手，不知凡幾。

即使不爲其三七玄勁所鎖，也決不致受制於人，更不至於落到今日如此受尅受爍的地步。突然他全身一鬆，原來在姑娘「格格」的嬌笑聲中，她鬆了手，他眼前祇看見姑娘嬌笑面貌。「以後，別自恃己能，需知江湖之上，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强中更有强中手。」姑娘說道。

還有一個下人未出手，卻在冷眼旁觀。他看出姑娘的出手是江湖失傳已久之乾靈太元手，他已看呆了神。因爲這門功夫祇適宜陽剛之身所習，一個女的，那能有這副奇技在身，此刻，他有了種陰毒的念頭，不過這念頭祇是一閃即逝。他勸阻了同伴，更向少年公子耳語一番，在這一陣擾攘中，姑娘已伴同一對少年男女下了樓。

「姊姊好本領，今天如果沒有姊姊出手，後果不堪設想。」

「啊呀呀！姊姊，妳太客氣了，其實我實在是一時好管閑事，本領嘛，我還沒有學得家父三成吶。」

心直，一發無隱，這一對少年男女，也因爲姑娘的爽直，對了脾胃，說出了自己的姓名。

「啊，原來是岳家的兩位哥姊！哈！我爹一直說甚麼江湖上人不老實，那個少年公子哥兒，我看倒有點不順眼，至於那兩個狗腿子，奉命差遣，無法可想而已。」

「這位妹子尊姓大名？」

「啊！眞的，說了半天廢話，還沒報個娘家，多不好意思，小妹覆姓皇甫，單名一個瑜字，至於家父，呃！江湖規矩，子不言父諱，兩位原諒則個！」

「皇甫？」岳嚴青不禁沉吟了半晌。

「青妹，怎麼了？」

岳嚴青一整臉容，苦笑了笑道：「皇甫妹子，你我就此告別，不過，你我相見，雖祇一面，也算有緣，請謹聽小妹一言，令尊說江湖險惡，此言不假，即使眼前，也該步步小心爲是。」

「青妹妹，怎麼啦？我們既是有緣，何不做個伴兒，而說出……」

「妳我如各有所事，何苦妳累我負的？眞是有緣，前途依然有見面一日，不必强求，不必扭合，瑜妹，小心那個少年公子，更要留意

另一個家僕。」

皇甫瑜還想多言挽留，而岳嚴青已上了馬背，催哥哥岳嚴元一塊走了。

皇甫瑜以爲可以交一對少年朋友，突然兩人道聲珍重，走了。走得如此匆忙，本來他倆還答應與她一起吃飯的，現在連飯也不吃了，爲甚麼？她可是百思不得其解。姑娘是個熱心人，也喜歡熱鬧的，她就因爲喜歡熱鬧，才可以不理會那些渾渾的胡言亂語，現在，交了朋友而不能長相處，她有些頹然了，有些失魂落魄，走路也無神無氣。

突然，她心靈有些驚凜之感，到底是家學淵源，功甚深厚，何況還有剛才岳嚴青的臨行叮囑，她凜然了，眼梢一掠，果然看見人影一閃，姑娘打了個主意，想看一看江湖道上到底是如何的險惡。

「姑娘，姑娘！」後面有人在叫了，姑娘心中明白，是另一個家僕，好吧！看看他耍甚麼鬼花樣。

「家少主有請……」

姑娘面前忽然簇擁着十來個人，她心中有氣：這是請，這是強邀！本人絕不能被挾持，不去，又看你們有甚麼辦法！

「姑娘，算小可有眼無珠，更該死的是請人不以禮，姑娘，現在請先飲三杯，算是小可賠罪之擧，我請姑娘大人不記小人過，飲此三杯賠罪酒……」

果然，有個小斷，托了一個銀盤，高高擧起，單腿跪地，阻在姑娘面前。

難道是毒酒？即使是二三流的下濫人物，也不致如此無聊吧！姑娘在想。

果然，那少年取了盤中的銀壺，一傾一側，酒如銀泉般斟在杯中，別看這斟酒似是簡單，卻可從中見到功力，祇見酒如直線，杯滿即止，然後取杯在手，雙手一拱，一仰脖子，一杯酒已飲了下去，這分明表示，他飲的不是毒酒。

姑娘微笑了笑，看他將酒斟在另一隻杯子中，她也擧杯在手，一聞酒香，不對，這酒香直衝鼻腔，咦！那會如此凜冽，不對，大大的不對，可惜酒已下了肚。

「皇甫姑娘，對不起了。」

到現在，總算聽到了這位少年公子發言吐語。喔，難怪他不開口，因爲他說話的聲音，既怪又陰，本來，你是不會疑心到這樣個英挺倜儻的少年公子是個壞人，現在你是會毫不思疑，此君是個可悉的人物，而且，此君出言之時，那批簇擁在身後之人物，立即極有秩序的圍成一個圓形，將個皇甫姑娘圍住了。

「跟我走吧！皇甫姑娘，而今妳是無法可以脫出我所佈置的陷阱之中，我知道姑娘家學淵源，精通乾靈天玄神功，可是，別讓我們對妳更不客氣！」

「你意欲何爲？」

「交出乾靈訣。」

「不在我身邊啊！」姑娘依然是個老實而又天眞的小姐，毫無機心，一無戒意，但是，對頭是不在乎這個，不在妳身邊，並不能令他們就此罷手。

「妳是活的乾靈訣啊！」

好！說到了關鍵，不！可以說是一清二楚，要憑仗皇甫瑜來取得乾靈訣，皇甫瑜十分明白，他們一定要將她當作人質，可惜，她已開始感到這毒酒的威力，漸漸的，漸漸的，令她正氣不能凝聚，人在緊急關頭，明知前途一片絕望，但是，能掙扎一定要掙扎。所以皇甫瑜必需衝出這個包圍圈，即使破得了這個包圍圈，不可能破得了更大的追索網，目前不能不出手。

奇怪的是，皇甫瑜突然想起了那個諄諄叮囑的岳嚴青，小心，小心，自己可一些也不小心，唉，多好的朋友，爲甚麼她不肯陪自己一齊走呢？心中閃過一些疑問，莫非她與自己父親有些瓜葛？江湖，難道這就是江湖？她幾乎想狂叫！

這是一種腐心蝕骨酒，是巫山門中唯一震驚江湖的秘方。巫山憑仗這種酒，也不知毀了多少成名江湖好漢，也巧取豪奪了無數拳經秘訣，巫山門平常決不顯現他們的眞正面目，但是當有獵物在前，他們決不會放棄半個機會，而且，決不怕後果之大小。

他們在巫山之嗤尤宮中，沿途有一百卅六種天險，近年來，也不知有多少名門正派想找他們晦氣，可是，他們出沒江湖神出鬼沒，有時候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現，不到萬分，他們決不會露出眞面目來。

今天，這個乾靈太元訣，實在是事關重大，如果能將此訣與巫山本門之鬼幽聚魂錄配合，陰陽互配，祇要三年之相練相合，即可別張異幟，與當代各門派爭一日之長短，也因爲如此，皇甫瑜中了計。

想走，想打一個脫梢，慘的是她的全身眞氣越來越被毒酒驅得片片消散。

眼前她實在是越發的討厭這幾個人的臉孔：猥瑣、陰險，有幾個更透露出淫邪的笑容，是多麼的賤、多麼的可卑，她眞想打出自己父命嚴誡的不許輕易放的暗器，可惜，她現在連打暗器的氣力也沒有了，難道眞的讓這批惡人抓去？

「老八，你看如何？」

「擒賊先擒王。」

半空中突然傳來了五個字，這可將在場人個個震住了，誰敢大膽來干涉巫山門中的事呢？

「是那位前輩，過路英雄？希望你們高抬貴手……以後，咱們還有一份交情在。」

「放你奶奶的春秋大驢屁，老頭子與你們有甚麼交情可言……」聲到人到，祇見一個白袍老人宛如半空飛下一隻大鷹，在衆目睽睽之下，將個皇甫瑜帶走了。

「老前輩，即使您救得了這位小姐走，她體內的毒酒又該如何？」

「問你要解藥。」

這是一個猝然而來的回答，那個耀武揚威的少年公子，他做夢也想不到，背後突然傳來這樣一聲冷冰冰的威嚇，老實說，他是一門之健者，那會如此一無防備，並且，他的功勁說來就到，他那會如此隨便的受制於人，他那護身神罩剛剛運起，重台要穴突然有一絲寒氣透入，奇怪了，巫山門中所習的本身至寒至陰之功，最怕是乾靈氣，至於寒冰透勁，根本是水乳交融，那會有所忌憚，但怪的是，這一股寒勁太厲害，透到那裡，本身之功勁就如被吞蝕一般，他到底是巫山門中的健者，知道如果再挺下去，自己一身功力大有被毀之可能，雖然他已服了輸，但是他百思不得其解，此人之寒勁，究竟是何功勁？何況，他是連人家的面也沒朝過。

「我們早就知道，你們是面和心不和，爲了暗算、爲了權位，你們明爭暗鬥，也不知多少次，本來，我們是暗中看把戲，說實話，與我們無關，也就不必費心機。可是，今天你們可就過份太啦，毀了一個女孩子，又想得一部乾靈太元訣，小的說不出，威脅老的，哼哼，錢不律，算盤打得太如意不太好吧！依我看，解藥交出來，大家各分東西。巫山門與九象鬥法，那可是你們的事，與我老頭子無干，你看如何？」

錢不律那個看來斯文倜儻的公子，現在卻一變爲青面猙獰，雙目青光如炬，看來他是恨極了，啞聲嘶叫道：「解藥不在身上……」

「你這可是敬酒不喝，喝罰酒了。」老人聲到掌到，一聲慘叫聲中，錢不律人如斷線風箏般橫飛而出，兩個得力家奴，各自大叫聲中，一個扶錢不律，一個已雙叼手，直叼那土衣老人雙耳。

老人哈哈一笑道：「滿天星，你也是個好樣的，老夫送你一截掌。」眞可謂是能者不忙，這個所謂滿天星，既然是有名有姓，想必也非泛泛之輩，可是老人祇劃一個圓圈，那個滿天星的雙叼手，便莫名其妙的爲老人連消帶打，祇聽得「蓬」的一聲響，滿天星連聲叫也未叫出，人已摔出三丈遠，再看此人的臉，竟然色如烏金，已神思錯亂。

「你是……寒鴉神梟宮中人……」

土衣老人冷冷一笑道：「若半年前說出我的來歷，那能饒你性命……而今還不快滾！」

在場人聽說寒鴉神梟宮中人，個個牙關打戰，即使那個陰狠強悍的錢不律，也是神色大變，才知道碰上了個眞正煞星兇神。可嘆，自己一生不甘人下，也一生從未服過低、吃過跌，現在這虧是吃定了，祇有回山向伯父訴說，然後再作打算。

皇甫瑜也是臉色大變，因爲自小她就依稀聽說過，江湖上有門極陰狠的門戶，號稱寒鴉神梟宮，也依稀聽說過宮中主者，是個極爲厲害的殺星。一身好功夫，門下更有十三弟子，橫行天下，連中原少林，武當各大門戶，也得另眼相看。

可是，在二十餘年前，早已煙消雲散。而且這個門戶之消失，與自己父親、師叔伯有着關連。自己若落在他們手中，豈不是送入虎口？

「你們是寒鴉神梟宮中人？」

白袍老人點了點頭，而那個土老人更是手中揚着一個古玉瓶兒道：「不必問神梟、寒鴉，先把妳的小命救了再說。」邊說邊將古玉瓶打開，倒出一些猩紅如血的粉末，要皇甫瑜服下。

「且慢！」

「幹甚麼？」

「你們對我，可有要求？」

「神梟宮中人，素不挾恩脅持，小姑娘大可放心。」

「你得言而有信！」

「有違此言，天誅地滅！」

別看土老人嘻皮笑臉，說到天誅地滅四個字時，卻是一臉正氣。

其實，皇甫瑜此時的腹中已爲毒酒攪了個天翻地覆，再不服解藥，她也無法站立，在迸出最後一口眞氣之後，她才挺了過來，並且，嚥下了所謂解藥。

本來，她大以爲是毒藥，此時，她實在比死更難過，如果不是解藥，大可一死了之，祇是可惜第一次出門，就死了個不明不白，甚感不值。除此之外，她甚麼也不在乎。因此，將解藥大口的嚥下。

說解藥，可眞是解藥，皇甫瑜本來搖搖欲倒，體內之眞氣撕亂如棉，無法連接，當這些看來似血入口似椒的解藥嚥下後，立即有如一條絲絲串珠一般，將她本身的眞氣，一點一點的串連起來，才半盞茶光景，皇甫瑜再不週身軟如綿般，她翻身拜倒……不想前面來了一股無形勁力，迫令皇甫瑜無法跪倒，皇甫瑜一定想謝，可是人家一

定不肯受謝！

「娃兒，不必謝我，寒鴉神梟宮中人的規矩，你爹爹十分清楚，隨緣而安、遇緣而殺，根本不當一回事，以後安知是不是對頭冤家？安知會不會拚生鬥死？哈哈……」

笑聲中，皇甫瑜眼前一花一亂，阻力已失，這兩個救自己的老人已不見了。

寒鴉神梟宮中人，寒鴉神梟宮中人，難道他們是眞的如此不近人情？

父親十分明白他們的規矩？這倒要問個一清二楚！不過這江湖是眞的難走，還有巫山門的可惡，非得報了這個仇不可！

孩子家心想到那兒，就辦到那兒，立刻往家中趕去。卻在半路一個村店中，看到自己父親，還有兩個教中人低身哈腰的在桌旁，她可是大呼大叫地進了門。

* * *

老父剛好聽完了教中人的訴說，一見獨生女趕到，老懷頓開。自己出來，根本不理甚麼是青陽缺、幽靈宮，一對小輩就算有天大的本事，還能翻出自己的手掌心！倒是擔心這個寶貝女兒啊，如今一見女兒之神色，老人不禁心驚肉跳了，女兒分明身中劇毒！

「瑜兒快來，待爲父代妳去毒……」

女兒見了父親，又是撒嬌，又是賭氣，不理老父的叫喚，鬥氣了，不理不睬的。

知女莫若父，老人當明白孩子的性情，常言道：「若要好，老變少。」他快步走近女兒，又哄又騙的，要女兒乖乖的坐下，然後施展多年未用的天象神功，希望馬上將女兒的毒吸出。

老人忘了，此地是一無遮攔，並且無人護法，自己爲了女兒，他那想到有老對頭伺機下手。

當他發現自己女兒分明已服了解藥時，自思也太慌張，幾十年江湖闖蕩，今天竟爲私情亂了方寸。又一想，反正已將功炁輸出，讓女兒早點好，也未嘗不可，不想就在將收未收，任何功夫，均是在這個時候疏漏最大，背後「至空」要穴突的一涼，老人明白，自己已中了人家的暗算，並且，暗算人是個內行。

老人耳際又聞得一陣吹竹聲，不禁一聲長嘆……

「是十一弟！」

「還稱兄道弟，你怎麼好意思？」

「是柯六弟！」

「若無師門獨傳半僵之術，看來，我是活不到今朝。」

「原來兩個俱在，看來師主……」

「你們打的好滅魔神音！」

「六弟、十一弟，我們也是迫不得已啊！」

「我們可不會相信，反正滅魔神音、西方寶蓮、玄門九陽戳魂刀，是你們帶進寒鴉洞的。」

二十幾年的往事，又在老人皇甫靜眼前顯映。一道龍影光華，就此炸毀了整個寒鴉洞，師主方正嚴厲，責己嚴而待人寬。自己就因爲一時按捺不住，强佔了一個女子，誰想到那個女子是玉鳳門下的健者，故意勾引自己犯規，然後又哭又迫的，令自己借用了釋、道、俠門三件驚天動地的利器。

首先，他們師兄弟九人擊殺了四個不從命的同門，就爲了這些，自己又發了滅魔神音炸塌了寒鴉洞。

當時，再也搜不到師主之遺骸、遺物。他們就是怕一部青陽訣，一雙青陽缺，所以二十幾年中，他們日日苦練師主眞傳之乾靈太元訣，自以爲憑九人之力，別說一般江湖道，就算釋道主者、玄門尊者，俠帮健者，也難以對付他們九人聯手。

滅魔神音、西方寶蓮以及九陽戳魂刀在他們二十餘年來的研究練習，也頗具對付之道。但是，他們九人自愧弒師有罪，不敢也不想再多生事端。

因此，一直隱居在壽山宮。那想到女兒的一怒離家，致使他落了個一敗塗地。對乾靈太元勁的瞭解祇有自己人才能清楚明白功勁的運用在何處，在何穴下手，嘿嘿，想不到的是他爲寒鴉神梟宮中唯一智者，竟也難看得出鬼見愁荊古的不測心機，更想不到的是，師主竟然傳授了他半僵之法，是寒鴉神梟宮中九陽一陰中唯一玄陰法門。

他們祇有兩人，不，至少還有一對少年男女，還有一個少年身後之人，如果自己不中暗算，憑自己率同八位同門，料不致敗在他們幾個孤臣孽子之手。

爲了女兒，皇甫靜不禁長嘆一聲，二十餘年來爲了她母親，落一個背師叛門，而今爲了女兒，哼哼，看來難久人世矣！

「荊六弟、十一弟，看來你們處心積慮已久。」

「廿餘年分秒不忘。」

「非置我死地不可？」

「師主如何歸天，你等就如何入地獄！」

「可否饒我後人？」

「讓他們找我們報仇？」

「不！放他女兒……」

「放你娘的大驢屁，姓荊的是出了名的趕盡殺絕！」

「江湖道難怪血流不盡……」

原來是岳家兩小來了。

突然一聲破鑼般的叫聲傳來道：「青兒、元兒，本領沒學成，頂嘴功力倒不壞。」

「二師姐，果然是妳……」

聲到人到，一個鶉衣百結的老丐婆，手持拐杖出現在衆人眼前，荊六弟、十一弟，不禁跪在老丐婆面前，這麼大年紀的人，竟然也會嚎啕痛哭起來，即使那個皇甫靜一見那老丐婆，也是喉頭打噎。

「二師姐，妳……」妳不出個所以然來。

原來在二十餘年前，這老丐婆是無人不知的江湖三大美女之首，玉鳳飛來無影兒樂珊珊。而今，她竟然是衣不蔽體，貌如乞丐，廿餘年來，她過的是甚麼日子啊？

皇甫靜爲了追求珊珊不遂，這才墜入奸計。他突的笑了，「師主啊！弟子不肖，弟子無能，弟子竟然爲宵小所乘，爲聲色所迷……我該死……祇求……廿餘年前，我心狠手辣，我對師主可沒有留過半分情……女兒，即使死，妳也祇怪生錯在……」

「老大……」幾聲大叫中，夾雜了一聲爹，但是，皇甫靜已慢慢的臉色大變，白紅交替中，懂的人分明知道，他是絕脈而死了。

人，最可怕就是在最後時間有所醒悟，皇甫靜本來已爲柯天鷹將其功脈破毀，當然，憑皇甫靜之功力，祇要有一靜室休養，那麼，不消半時三刻，就可以通脈功復，可惜，他突的醒悟色之爲害，只好一死了之，他該痛惜自己的女兒啊！

唉！他想到玉鳳門中的玉娘子——瑜兒之母，他爲她所害，他不理了……現在就祇苦了皇甫瑜，她那會想到，自己一時貪玩，幾乎玩掉了一條命，現在，實實在在的將老子一條命玩掉了，孩子是個剛烈的人，她非常喜歡熱鬧，而決不喜歡喪事，她看了看老父的屍體，依然如此安祥慈和，突然想到，死在老父身邊，會永遠得到老父慈祥的照顧。

家傳的武功學得三兩成，而今武功無損，要想自毀筋脈，卻也不難，她不哭了，她慢慢的運功，可是，在場的除了岳氏兄妹，誰也是本門的老前輩，他們哪一個看不出個端倪來，皇甫瑜的功力剛剛運起將及心脈，這時卻有一股無比陰炁之勁，宛如破藩而入，就此阻住這股乾靈炁往心脈撞。

姑娘明白，他們不會讓她死得這麼容易，他們可能會要她死得更苦、更慘。

姑娘不由犯了性，也不理是誰，誰近她，她就劈面一掌。

反正，她明白自己是誰也打不過，祇要他們一還手，自己就往他們的出手處撞去，不論是生、是死、重傷，或輕傷……反正求個死就是了。

不想，她所求到的不是重擊，也不是打，她祇是撞在一股無形卻有勁的障物上，她想衝、她想撞，可是她仍然撞在那股無形障阻上。

再看一看清楚，面前是一個老丐婆。奇怪，到現在她才算看清她的整個臉容，蓬首垢面，臉上依稀有着不少痲點，但是，她那一對眼睛光芒四射，分明是個有極高深的功力之人，皇甫瑜不禁呆了，她人呆，勁也自然的鬆了，心中還莫名其妙的有着一種親切感……

「不打了？不想死了？好，坐下來吧！」

老丐婆的聲音清亮婉轉，誰能想到，這樣難看的人能發出如此好聽的聲音。

「我們全是寒鴉神梟宮中人，你父親也是，師主是個不世的武學奇才，可惜他縱橫江湖，祇能打不平、殺惡人，他永遠想不到，有人會有組織、計劃的組成了一張人網，讓他手下去鑽。妳父親因我而失意，讓玉鳳門中的妖婦鑽了空子，然後，所謂釋門、道門、俠門中人借出了他們的最無良、最陰毒的利器！

「做甚麼？」孩子始終是天眞、純情的。

「唉！殺害咱們的師主啊！」

「爲甚麼殺害他？」

「有了咱們師主及其手下六鴉七梟，他們誰也不敢做一絲錯事惡行……」

「師主除暴安良……」

「小姑娘，如果不是師主遺訓，妳早已死在巫山門下了，唉……」荊六那個土衣老人不禁嘆了口氣。

「如果你不救我，由巫山門與我父交手，你們……豈非可以從中取利！」

「寒鴉神梟宮中人，決不如此下流……」

「也因爲你們光明磊落，你們……不，我父……他背叛師門，他弒師……」

「妳明白了？」

「我……明白了。」

「了」字出聲，突然哇地大哭，這是眞的哭，任何一個子女，必然是將自己的父母當作至近至親之人，也是視爲最規範的人，但是想不到，自己的父親，竟然是伺機弒師之人……

她相信老丐婆的話，因爲，她懂得事後她的母親突然失了踪……失踪前一夜，她依稀聽到父母之爭吵，父親曾這樣說道：「我爲妳做了世上最不應該做的事，你們怕我師主，我借用你們的滅魔神音……」

（未完・一）

上文提要：白愁飛和王小石明爭暗鬥，祥哥兒、歐陽意意護住白愁飛來到象鼻塔勘察地形環境，而象鼻塔的人也喬裝販夫等人混在人羣中監視他們，可惜王小石還沒回來，雙方打起來，白愁飛負傷不輕。突然見一人挾住王天六、王紫萍竄過，直入大統領舒無戲的府內，白愁飛上前查問，舒無戲和無情把他攆走。白愁飛派孫魚去八爺莊查看人質……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傷心小箭



裝善人穿梆　失人質折兵

雖然這地窟名為「深記」，但不少人不知在這兒給關了多少時日，甚至已給遺忘，有的只剩下一堆白骨。牢裡白骨纍纍，有的衣不蔽體，哀號呻吟，掙扎求生，眞是慘不忍睹。

龍八他們根本視若無睹。

通過這些關了諸形諸色、慘惡不堪的囚犯牢籠之後，就轉入一處石窟，這地方有人打掃，比較乾淨，也總算有石枱床榻，黃昏帶到第十九房，指着房門口那原封不動的大鐵鎖道：「爺，您看，分明沒有人開過。如果有人不開門却能把人犯神不知，鬼不覺的救走，那除非是神仙了。」

龍八長吸了一口氣，望望孫魚。

孫魚堅持道：「他們確是走了。」

龍八頓足道：「開門看看！」

銹鎖和曲匙發出極難聽的嘶鳴，像兩頭殊不對稱的異獸，在交織夾纏一起，扭曲不已，終於無法化解，分不開來的哀號一般。

這時，多指頭陀忽然道：「慢着。」

龍八訝然：「怎麼了？」

多指頭陀疑慮地道：「我恐怕……」

話未說完，地窟燈火盡滅。

黃昏已警覺，但鑰匙已給人一把搶去，他也給人一腳踢往旁邊滾出丈外，在狹窄的地窟裡連環滾撞了幾下厲烈的，痛得慘呼連聲。

軋——的一聲，九十二號牢房已開。

房裏有幽黯的燈火閃爍。

房中有人。

形容枯槁的老者在樓上嗆咳着。

一憔悴女子正為他捶背。

兩人的眼光都落在門口。

看着門口這些人。

——看着門口這些無故把他們禁閉了那麼久的人，今兒到底又拿他們怎樣。

* * *

却沒料，這次，他們看到的竟……

自己的親人。

「小石頭！」

王天六和王紫萍忍不住都一齊一起的同呼出聲！

王小石來了！

在燈火給打滅的刹那，王小石已奪得鑰匙，迅疾地開了門，終於重會了老父與胞姊。

他衝了進去，一眼看見裏面的人和情形，轉過來橫步面對室內的人。

房裏畢竟還燃有兩盞油燈，照得見人物，而石窟裏的燈光，很快又給鐘午、黃昏的人重燃起來。

人，都是聰明人。

他們很快就明白了一件事！

中計了。

王天六和王紫萍本未曾給救出來，他們一直在這洞窟裡，救走的人當然是假冒的，目的是使白愁飛作出反應。白愁飛果然作出反應，他派孫魚去查看有關人質的地方出了甚麼事。龍八也作了同樣的反應，他下「深記洞窟」看人質還在不在。這一看，就教一直偷偷跟蹤孫魚的王小石探出了關他親人的所在！

王天六和王紫萍一旦見王小石，自是十分激動。

王天六還一下子搞不清楚兒子怎麼會跟這幾個「大壞人」一齊出現。

不過他信任小石頭。

因為他是他的兒子。

他知道小石頭一定不會害他。

所以他厲聲道：「天，你這個不孝的畜牲，怎麼現在才來。」

王紫萍雖然是王小石的姊姊，可是她的聰明智慧、江湖經驗，跟王小石相距不可以道理計。

她跟王小石一直有一樣特性是非常接近的，那就是天眞。

小的時候，她跟王小石都相信，每一棵樹、每一朵雲、每一顆石子，都有它的「神」，都有自己的特性，所以那怕是丟一粒石頭、折一枝椏，都要細聲問過「它們」的同意。

長大後他們當然不這樣想了，但王紫萍仍是以為忠的奸的都會頭上刻字，好人壞人一眼就可以辨別得出來。善惡到頭終有報——若然不報，人心不平，只好生安白造一個時辰未到的理由來搪塞。

現在的王小石，當然知道有時候大奸似忠、太好則壞，有時連是非黑白都不甚分曉。不過，他倒反相信每一滴水、每一片葉子、每一顆石頭，都會有「它」的靈魂。

王紫萍則早就不信這個「邪」了，可是她認為她和她的爹爹以及她的弟弟都是「忠」的，沒道理會讓壞人奸計得逞的。

她平白無辜的給囚禁了那麼久，已一肚子氣，發作過，也吃過了虧，因生怕下場更悲慘，又不願連累老父，只好忍氣吞聲，心中想：總有一天，我那了不起，不得了的弟弟一定會來救我們的，那時，哼……

而這一天，眼前一亮，她的弟弟果然出現了！

她的第一句就是「打！給我打！給我打死他們！」

她一面叫嚷，一面全身發顫，還流了淚。

她以為她的弟弟是萬能的、無敵的、無所不能等。

她這些日子以來受盡了委屈，就等這弟弟來安慰，來為她報仇。

王天六話沒說完，聲音卻嘶啞了。

他也等他這個兒子來救他，並為他所受的苦出一口氣。

而今終於等到了。

小石頭來了，他定必像往常一樣，先下來向我叩頭請安吧？

小石頭來了，他一定會像昔時一樣，抱着我噓寒問暖吧？

他們不約而同都這樣期待着。

* * *

王小石是來了。

但他甚麼都沒有做。

他表現得冷靜，冷靜得接近冷酷，冷酷得相當無情，他只向父親和姊姊點了點頭，打了個招呼。

然後他就回身面對龍八太爺這一干人！

王天六和王紫萍都相視訝然，也相對愕然。

他們第一個生起來的感覺就是：

小石頭變了！

他們為他受了那麼多的凌辱和慘苦，作了那麼漫長和焦慮的等待，他居然是匕鬯不驚的點頭淡淡的一個招呼！

一個招呼！

沒有驚！也沒有喜！

只一個招呼？

就像是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台機械！

那大大的有違了王小石的本性！

連同看着他長大的王天六和王紫萍，也幾乎「不認得」這個「小石頭」了！

* * *

眼前這人，冷靜、淡定、沉重、一點也不像王小石平素、當年那種大喜大悲天眞爛漫的性情！

問題只在於：一個大喜大怒的人，是不是就不能冷酷凝定？一個沉默安詳的人，內心是不是就沒有熱情澎湃？人人是不是都清楚自己的本性？你所看到的，到底是不是這人的本性？

王天六和王紫萍當然沒想到這些。

他們也不必要去想這些。

他們不是甚麼江湖上位高權重的大人物，也不是民間甚麼德高望重知名人士，他們要想好好的活下去，而且還要活得好好的，最好的方式便是少想一些，不必多想不該想的事。

消息、情報、資訊，都是給有雄心壯志，思想敏捷的人爭強鬥勝用的，要是無心戀戰只想安居的人，的確可以一本通書讀到老，單

是縫紉、補鞋、編籐椅便可以過這一輩子。

＊　＊　＊

王小石面對龍八，這時候，他身邊也立時出現了兩個人，一左一右，掠入囚室，一個扶起王天六，一個護着王紫萍。

他們是「用手走路」梁阿牛、「面面是黑」蔡追貓。

兩人都是「象鼻塔」新一輩中的輕功好手，只怕跟「白駒過隙」方恨少不遑多讓。

王天六和王紫萍初以爲是敵，大驚，還未失色，王小石已神凝色定的說：「他們是我的朋友，梁阿牛、蔡追貓二俠。」

王天六忍不住冷哼：「難怪變了樣，原來來到京城，朋友多了。」

王紫萍一見兩個男子，一個眉劍目星，氣宇昂揚；一個老實可愛，害臊英俊，心中已生好感，忙招呼道：「啊呀，你們跟我弟弟很熟吧？我那弟弟啊，小時不愛讀書，老是調皮。啊呀，你們那個是梁公子？那位是蔡大俠呀？爲甚麼這麼多名字不好叫，卻叫阿牛呢？令尊大人一定是務農的吧？至於那位蔡……一定很愛追貓了嗎？爲甚麼有鳥不追，有龍不追，卻是追貓呢？你跟貓兒有仇吧？哈哈哈……不如去追月、追風、你聽，多風雅啊……」

她竟一個勁兒的說下去。

蔡追貓人好，聽得猛點頭敷衍着，十分靦覥。

梁阿牛翹起鼻子，皺着眉頭，表示煩惡不理。

＊　＊　＊

王小石對龍八微笑道：「招待我這位老姊，肯定使你們辛苦了。」

龍八側着頭，板着臉，捋着一大把的長髯，威武的吭了一聲。

「王小石？你還沒死？」

龍八站得遠遠的打量王小石，一副左看、右看、上瞧、下瞧，滿是防衛的樣子。他曾跟王小石會上過，也交過手，當時還差點喪在王小石手裏，所以他一見王小石就有點飄忽忽的虛。

王小石依然微笑，兩隻眼瞼下蘊漾着兩顆會笑的小卵石子：「龍八？又是你！」

龍八叱道：「放肆！你是甚麼東西，老子的名字是你叫的！」

「去你媽的狗臭屁！」王小石猛然回叱：「你的官兒我還瞧不入眼，少在我面前發雌威！上一次不是爲了殺個比你更狗的官，早就不饒了你的命！」

龍八氣得全身打顫：民間一直在傳龍八之所以得蔡京信重，就是因爲他能迎合權相斷袖之癖，他最在意這種流言，不知已枉殺了多少人，而今王小石一句「雌威」當頭砸下，他當然氣歪了鼻子。

多指頭陀却搶身笑道：「令姊是不好招待，但令尊是委屈辛苦了。」

王小石一聽，知道來人不好相與，便拱手道：「還未請教？」話未說完，他的視線已落在對方的手指上。

多指頭陀知瞞不過去了：「我和令師是好友哩。我手只兩隻，指比人少，人們卻管叫我多指頭陀。」

王小石一聽，馬上長揖到地，恭聲道：「家師一直蒙你照顧，晚輩一直仍苦無機會向你拜謝呢！」

多指頭陀一直都在錢財上助天衣居士支撐「白鬚園」，但他和王小石卻不曾會過面。天衣居士當然曾向王小石提過這個「大好人」。多指頭陀心中暗忖：連天衣居士都不知道我是蔡相爺的心腹，你這小子就更不得而知了——只要他不知道，自己就是友非敵；只要他這樣想，不加提防，性命就等同交到自己手上。

所以人最怕的不是敵，而是怕所托非人不止衷心負。

知己相負，暗裡戈矛，要比明刀明槍，殺入敵陣更凶險。

多指頭陀伸手在王小石肩上略一扶：「世侄不必如此多禮，咱們算是世交了……」

那長袍瘦漢，卻捫着三綹長髯，冷笑道：「世交是你們的事，王小石是失禮在先。」

王小石目光一轉，跟長袍漢對了一眼。

王小石的眼神不算很銳利，但長袍漢有種給老虎盯住了的感覺。

王小石道：「是葉莊主？」

葉博識道：「你私闖入官家重地、私家院宅，該當何罪？」

王小石道：「龍八私自禁錮一個老人和一個弱女子，若論罪愆，不堪並比。」

葉博識一怔道：「他們不是龍八太爺抓來的，也跟我們無關。」

王小石道：「那剛才你又說是私家重地？官家院落？不關你們事，你們又來這裏混東南西北那一門子的吉？」

葉博識爲之語塞。

「人是我請回來的。他們犯了法，我們道上的弟兄看不過眼，把他們請回來待王小俠給個交代。」

說話的人又胖又矮，係一個冬瓜，樣子很可愛，笑起來很狡獪。

他現在就正在笑。

他居然還笑淫淫的、色迷迷的看着王小石，像把王小石看成了一個如花似玉的小婦人般的。

王小石偏了偏頭，斜睨了他一

眼：「『天盟』盟主？」

那人也偏了偏首，笑瞇瞇的道：「正是張某。」

王小石抱拳道：「請教。」

張初放和氣的說：「請說。」

王小石問：「這兒是不是衙門？」

張初放道：「不是。」

王小石：「這裏是不是閣下的府邸？」

張初放：「非也。」

王小石：「天盟是隸屬於軍隊那一系？」

張初放一楞：「我們不屬於兵部。」

「那就是道上的了？」

「你的『金風細雨樓』也一樣。」

「但我已不在『風雨樓』了呀！」

「不過你又辦了『象鼻塔』。」

「對，象鼻塔和天盟都是一個貨色，既然不是替官方辦事，請問：就算家父家姊犯了事，你們有甚麼權力把他們關起來？」

「這……他們犯的事，人神共憤，我們爲替天行道。」

王紫萍尖叫起來：「沒有這種事！」

看她的樣子，如果不是給追貓一手拉着，她已衝過去猛抓張初放那張胖臉，讓他留下十道八道的血口子留念了。

王小石却神色不變，保持微笑道：「哦？有這種事？既然如此，我就大義滅親，把他們押去四大名捕那兒，好好的把案子審一審。」

張初放爲之氣結：「誰知道你打的是甚麼主意？你們是一家子，說不定這一回頭你就把人放了。」

王小石道：「對，張盟主大可和我們一道上衙門去一趟，或去神侯府一行，如此最好不過，還可以去指控罪狀，到時作個証人，這叫鐵証如山，罪重刑嚴！」

張初放道：「這……」

王小石道：「不必這個那個，張盟主就一起走這一遭吧！」

葉博識道：「慢着！別來這一招，誰知道你跟四大名捕有沒勾結？」

「我跟四——大——名——捕——勾結？」王小石誇張的指着自己的鼻梁：「那我又怎知道你們有沒有跟王八——不，龍八太爺勾結？怎知道你們剛才說的話是不是都先串通好了的？你相信這樣一個女子和病老人會幹下傷天害理的事，還是像葉莊主這樣一位一臉陰森、張盟主這樣一位滿臉虛僞，還有那個一臉長得似烏龜王八的傢伙聯合起來陷害老人家和弱女子？嘿，嘿，好啊，來呀，見官去，不妨驚動諸葛先生、刑總朱大人，正好評評理去！」

葉博識和張初放一時不及把槍頭掉過來，龍八氣在火口上，正要跺脚發作，多指頭陀卻道：「這事讓我評個理。」

王小石必是以爲多指頭陀既是他師傅至交，定會站在他那一邊，於是歡愉的說：「大師是武林聖雄，江湖名宿，能說句公道話，自是最好不過了。」

王小石當然不想動手。

因爲一旦動起手來，敵方人多，而且父親、姊姊都在這裏，很容易照顧難及，擔了風險。

多指頭陀向龍八沉聲道：「八爺，洒家跟你是老相識了，沒想到，你行事還是這般不擇手段、不顧後果，這次，洒家可不能再偏幫你了。天道人心，洒家總不能逆天行事。」

（他心中盤算：這是一個飛來的機會，如果能藉此拿下王小石，那麼，此番來京，拜見相爺，手上可有一個比當日激天衣居士入京更大的功勞了！）

龍八太爺懊惱地鐵了臉：「大師，你這是甚麼意思？枉我們相交一場，你卻來幫個外邊來的不上道的！」

多指頭陀嘿笑道：「話不是這樣說，我是幫理不幫親，更何況這世侄是洒家故人的愛徒，又是你們擄人在先，你們理虧，洒家不能不跟他站在一個邊上的！」

說着，眞的跨了過去，跟王小石並肩而立。

（他心裏却想，他該一舉手間殺了這小子好呢？還是拿下他好呢？殺了他，自在門天衣居士一系可謂死光死淨，日後也省得有人找他麻煩，要是擒住，相爺那兒會高興一些，但世事難測，萬一王小石也像白愁飛那樣忽爾成了相爺的乾兒子，豈不是成了自己日後一個煩惱藹？還是殺了的好！）

葉博識目光一轉，罵道：「賊驢！你吃裡扒外！」

張初放把精厲的目光收入厚厚層層的眼皮裡，叱道：「嘿，你要找死，那也由你！」

多指頭陀向他伸出左手食指，放在唇邊搖了搖：「錯了，不是你，而是我們。」

王小石淡淡地道：「我既然來了，那就不怕甚麼了。」

多指頭陀又右手食指豎在唇邊向他道：「你也錯了，是我們，不是我。」

「太陽鈷」鍾午怒道：「你這修不上道的，竟敢吃裡扒外！」

龍八立即截道：「多指，我們是多年朋友了，當日，你一味護着許笑一，不許我們動他，使我們行事諸多不便；今日，你又匡護着他的徒弟，這不是打明擺我們作對麼？」

多指頭陀洒然道：「洒家跟許居士是生死之交，跟你只是酒肉朋友，這裏面情義一深一淺，怪不得洒家！」

「去你媽的！」「落日杵」黃昏張口就罵，「你是牆頭草，一會兒相爺一會兒八爺，而今又乘風轉舵轉錯了方向！我就教你好瞧的！」

龍八又馬上接道：「多指，王小石有多大的斤兩！他帶來的只不過是九流的地方小混混兒，撐不了場！你這樣相幫，恐怕回不了五台山了！」

王小石忽道：「大師，我膽敢請教一事。」

多指頭陀本與王小石相距極近，正要找機會動手，而今王小石這般突如其來了一句，他心中一沉，臉色不變，嚎聲道：「你要問就問吧！我能答必答！咱們這一戰之後，要不地獄相見，要不就痛飲一番，阿彌陀佛！」

王小石忽爾一揚手，颼的一聲，在場的人還以爲他要施放暗器，提神戒備時，才知一隻鳥，已從他袖子裡飛上半空，迅即越過圍牆影踪不見。

眾人正在猜疑，卻聽王小石問道：「家師赴京時，如有你相幫，恐怕就不一定會死在元十三限手上，當時，你在那兒？」

多指頭陀哈哈大笑，笑了一會兒，眼眶才漾起了淚光，「你師父的爲人，你是知道的，他既然要赴京，幹那冒險的事兒，他怎麼會讓他的朋友知道！」

王小石道：「要是你知道了呢？」

多指頭陀馬上接下去：「要是洒家知道，死的不是元十三限，就是許笑一和洒家！」

然後他的眼淚汩汩落下來了，仰天慘笑：「許笑一啊許笑一，枉我們相知一場，你的愛徒卻把洒家的爲人看扁了！罷罷罷，洒家今日能爲你拚命，要是你師父的事教我一早知曉了，沒有教你師父獨赴黃泉的事！」

然後他仰天（當然那只是洞頂）長嚎道：「天日昭昭，天道何在！我多指頭陀能教故人之徒看成豬狗不如的東西，嘿，好，我今日就跟這些搖尾巴的狗腿子一戰，以明心迹！」

然後他向梁阿牛、蔡追貓、王小石「下令」道：「你們帶着病老人和弱女子走吧！這兒都交給我了！」

這時說話的倒是王紫萍，相當吃驚的看着他剩下的四隻手指：「只你留在這裡，你應付得了？」

多指頭陀凜然悲笑：「洒家怕甚麼？甚麼場面洒家沒見過？洒家今日要給老友泉下之靈，作箇交代！」

王紫萍吐舌道：「那也不見得眞要下地獄去一五一十的訴苦吧！」

蔡追貓這時忍不住小聲的對梁阿牛說：「我看，王老大的姊姊，可不是甚麼弱女子，她舌頭比我們都利呢！」

梁阿牛鼻子哼哼嘿嘿的咕噥道：「哼，悍婦，悍婦！惹不得，不好惹！」

只見多指頭陀聚氣運勁，正迎向龍八那一干人等，就要出手，忽覺一手摸着他的左肩，多指一看，只見王小石熱淚盈眶，感動的說：「大師，我只是有疑困，你不要見怪。今日這兒，豈有大師獨上刀山而小石置之於油鍋的事！我師父欠了你的好意，小石又豈能再辜負你的盛意！」

然後他激聲道：「讓我們一齊來闖這一關，打出一條生路吧！」

* * *

如此最好不過！

多指頭陀簡直是喜出望外！

這小子還是不夠老辣，畢竟仍是上當了！

但他越得勢就越沉着，他右手輕輕一攬王小石的肩膊：「我雖然沒有機會跟你師父同生共死，但能與他的愛徒並肩作戰，我很喜歡！」

他一面說着，已悄悄運聚「無法大法」，右指暗施「多羅葉指」，連扣王小石二十四大要穴，而左手暗運「拈花指」，只要王小石有任何反擊，立刻蓄勢而發，以至柔的內功發出凌厲的指勁，先要了王小石的命！

他雖然身列天下六大神秘高手之一，但相較於他的實力，他的名氣還不算怎麼大。

因爲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其實有好些不得了的高手，像「霹靂洞」的「三匙公子」、九九峯的「居然神僧」、「圓環大王」梅軒、「大丈夫」沙珠、祁連山的「獨燃老人」，以及瓦坑嶺的「撲空上人」，乃至蜀中唐門高手「西風日下」唐折東等人，都是死於這位多指頭陀的手上。

他們在死前，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當多指頭陀是他的好友。

他們可以說就是因這一點而死的。

多指頭陀殺了這些本來誰也殺不了的人，當然得到不少權力、錢，但却沒有獲得名氣。

因爲他不想太出名。

太出名，就殺不了更出名人了。

要成功的殺死一個不易殺的人物，最好的方法，就是要他完全不提防自己。

所以他才能在今天以一種攻其無備的手段，暗殺王小石！

所以他才能使天衣居士以一種感激的心情，給他誆去送死！

所以他才能以一種好人的姿態，卻做盡了惡事！

所以他現在才能出其不意的刺殺王小石！

雖然黃昏，鍾午這些人並不夠精明，反應遲鈍，眞以爲他窩裡反，但這也無妨，反而能逼出他爲王小石倒戈龍八的實感來！

他這一擊，「多羅葉指」功和「拈花指」勁渾然運聚，對王小石已志在必得！

佛家功夫，已給他練成了魔功殺法。

他習慣於狙殺。

對於暗殺，他已經驗豐富，且習以爲常。

他能整治掉王小石的師父，就一定收拾得了王小石。

他自知一定能得手。

因爲王小石意料不到他的暗算，正聚精會神對付身前的敵人。

然而眞正的敵人就在他的身邊。

對英雄而言，最可怕的敵人，永不是在他身前。

再勇武的人，只要先捱了七刀八刀，武功再高只怕也比不上一個平常人了。

高手交手，只爭刹那，只差毫釐，像多指頭陀這樣的好手，只要出手在先，而對方又不加以防範，那麼，就算是高手如蕭秋水、李沉舟、燕狂徒、朱大天王再生，只怕也得吃虧當堂。

多指頭陀可不只要王小石吃虧。

他要制住他，成爲自己的功動，或者殺了他，成爲自己成功的墊脚石。

他有多年和多次的狙擊經驗。

到這地步，他已可判定——王小石完了！

因爲他的立意已生：不管是殺是抓，只要指勁一旦發了出去，就先毀了王小石的功力、筋脈，就算蔡京留着他的狗命，他也永遠失去了武功，成了廢人，再也不能向自己報仇。

那麼，他就可以從此後安枕無憂了。

這一擊，他勢所必成。

所以，他失敗了。

* * *

他的指勁一發動，龍八那張不怒而威的紫膛臉，終於笑逐顏開。

他上次給傅宗書當作是試驗，曾在王小石手上吃了個大虧，但他當着傅相面前不敢發作，唯有忍氣吞聲，但那一遭一連吃了王小石三枚石子，到現在額上還留下個痕印，自認是奇耻大辱，而且在相學上，印堂見破，對官運大有阻蹇，對權力求之若渴的龍八，自然在心裏也留下了個永不磨滅的仇忿。

他簡直恨死了王小石。

當年，蔡京有意收買招攬「金風細雨樓」的新銳，伺機篡奪素不肯聽命於他的蘇夢枕手上大權，龍八就力主擇白愁飛而棄王小石。

然而，蔡京愈見龍八憎惡王小石，就更想重用王小石，並用他來牽制野心大志氣高的白愁飛，結果損兵折將——傅宗書死，但這對蔡京也沒虧蝕，反正他要重掌相權，正好利用王小石替他淸除障礙。

眞正恨透了王小石的，反而是龍八。

所以當白愁飛綁架了王小石的家人，用來日後萬一之時可以威脅王小石，龍八就自告奮勇，表示扣押人質於「深記洞窟」（這洞窟本來就是用來扣押反對相爺的重犯逆囚的），是最安全而又穩實的方式。

白愁飛當然也很贊同：人質放在樓子裡，總有王小石的奸細和蘇夢枕的舊部，不太穩當，也總不能放在蔡京勢力範圍之內。要全城戍衞不敢胡亂搜尋而又掌有軍隊與綠林勢力的，當然是龍八太爺府邸「八爺莊」那一處「死囚逆犯」是最好的所在了。

於是王天六和王紫萍便給押來了此處。

龍八當然等着能夠「收拾」王小石的一天。

這一天終於來了！

王小石出現了！

恰好多指頭陀也在。

他深知多指頭陀機變百出，詭詐過人，所以他在語言上也故意順着多指頭陀的勢，目的無非是爲了成全多指頭陀，一舉格殺（或擒住制服）王小石！

他終於等到這一天了！

他看到多指頭陀已完全取得了王小石的信任，毫無疑問的，王小石在多指頭陀這樣老奸巨猾的老狐狸手下，是必敗無疑的。

可是，他失望了。

事情突然發生了變化。

多指頭陀是先行攬住王小石的肩膊，然後才暗施指勁的。

變化就發生在多指頭陀正待發勁，但勁猶未及王小石要害之際。

王小石也沒抵抗、掙扎，甚至也沒有企圖掙脫出多指頭陀的掌握，卻反而是握住多指頭陀攬他的手全力往前一衝。

衝向龍八。

天下間沒有一種打鬥是這樣子打法的。

沒有動手。

只衝。

而且是帶動一個正向自己動手的人往另一個大敵身前直衝。

這一來，多指頭陀全神貫注在指勁上，不留意王小石這麼一衝，第一個反應就是更加箍實王小石的肩膀，害怕給他掙脫掌握，他的手臂當然不能脫離自己的身子，是以脚步就完全給對方帶動了。

葉博識和張初放兩人武功是高，但他們都明白多指頭陀的用意，一時間搞不清這兩個一齊衝來的人之意圖，所以在這刹間也不知該出手好還是不出手的好。

反而是鐘午和黃昏，認定多指頭陀是叛徒，以爲他要聯同王小石對龍八不利，所以反而雙雙出了手。

他們一個使「太陽鉆」。

一個用「落日杵」。

一鉆一杵，盡往多指頭陀身上招呼。

多指頭陀吃着翻腿飛踢杵擂鉆擊，身形更無法把持得穩，轉眼已衝到龍八跟前。

龍八因曾在王小石手上吃過虧，一見王小石又迫了近來，自是嚇了個魂飛魄散，心驚膽戰，爲了自己的安全、性命，這下他可不管甚麼敵人、朋友，大喝一聲，雙臂一分，魁星踢斗，左拳右掌，反攻了過去！

這一下，王小石一擰，正好把多指頭陀的身形帶向龍八的掌勁拳風去！

多指頭陀倉促間已不容思慮，龍八亦非等閒之輩，他的鐵拳神掌是決熬不下來的。

此際，他只有一個應變的辦法。

那就是把原先對付王小石的指勁，全向龍八發了出去！

龍八和多指頭陀就這樣互拚了一招，交手四種功力。

同在此刹，一道劍光，帶着三分驚艷、三分瀟洒、三分惆悵、一分不可一世的掠起。

另外還有一道斜斜的刀光。

像一道艷亮的流星，惋惜一次美麗的失足。

刀光。

劍光。

還有血光。

* * *

王小石以他的機警，使這一場暗襲、狙殺的結果改寫。

在多指頭陀和龍八得以各自平生之力互拚之際，王小石才發出他的「隔空相思刀」和「凌空銷魂劍」，無疑是使人無法招架、無以閃躲、無可退避的。

王小石巧妙的把住了交手的契機，使多指頭陀、龍八兩大高手，反而成了他的機件，而他本身才是機紐和機樞。

不過，就算在這樣不利的環境下，這樣惡劣的變化中，多指頭陀和龍八依然能保住性命。

只不過，龍八血流披臉，捂鼻而退，多指頭陀忽笑了兩聲，喀的一聲，一根手指忽然斷落，身上也冒出了血泉，他這下才兀然笑不出聲，變作了喉頭上喀的一聲。

葉博識和張初放兩人馬上長身而出，及時迎戰王小石。

至於黃昏、鐘午兩人，反應太鈍，一時還眞不知此際是中午還是黃昏了。

王小石一招得手，多指頭陀和龍八太爺一齊負傷。

多指頭陀血流如注，他着刀的身子仍在旋轉着，但他突然做了一件事。

一件極突然的事。

他一指發了出去！

指戳孫魚背門！

孫魚犯了甚麼事？

他爲甚麼要在負傷之後，第一個不放過就是孫魚？

孫魚是個機警的人。

極機靈。

自從他跨進了龍八太爺的地盤裏，他一直都沒有放鬆過戒心與警惕。

剛才他一直沒有出手，那是因爲：有多指頭陀這樣的高手在，已根本輪不到他的出手。

所以他只觀察。

由於是他通風報訊，以致龍八率衆一起到「深記洞窟」來看箇究竟，他很清楚多指頭陀是知道龍八把王小石家人囚在這兒的。

所以多指頭陀與王小石同一陣線，定必是一種作態，這十分明白。

他以爲王小石要遭殃了。

沒料，局勢卻有此突變，王小石利用多指頭陀對他攻襲的刹那——大家都以爲穩操勝券而疏於防守，王小石攫着這時機連傷兩名敵手！

孫魚心中自是震訝……

饒他聰明過鬼，但仍料不到的是：

多指頭陀竟會在此時向他狙襲！

* * *

孫魚的反應是絕頂的快。

他一乍聞指風，立即往前一掠。

可惜他的武功不是絕頂的高。

多指一指沒戳中，但中指突然長了寸餘，指尖還是彈中了他的背門！

孫魚大吼一聲，疾吐出一口血箭，脚步已踉蹌，一臉恨色，捂胸嘶叱：「爲甚麼？」

多指頭陀這才去捂他身上的傷口。

說也奇怪，他的手指按到那兒，那處的傷口立即奇蹟般止了血。

多指頭陀一面爲自己封穴止血，一面滿意的說：「他是內奸。」

葉博識一愣：「內奸？」

張初放提醒道：「他不是樓主派來的嗎？」

「王小石的家人根本還在窟裡，」多指頭陀的神情似乎很滿意自己的精明，雖然他沒暗算着王小石，還反給對方砍了一刀，斬了一指，但畢竟也重創了一名「叛徒」，總算沒搶着金子也撈得一把沙子，比旁人要好多了。「不是他引咱們來，王小石根本就不會找得到！要不是他，小王八蛋決不知洒家要對付他！他一定是內奸，不先傷他，給他和小王八蛋得手，這還得了！」

他宣判。

並在嚴重負傷後還如此精明，這般狡詐。

王小石立即道：「他不是跟我一伙的。」

多指頭陀馬上說：「你爲他辯護，還不是同黨？誰信？你們在樓子裡的淵源可深呢，別以爲洒家不知道！」

孫魚臉色苦慘，吃力地向王小石道：「你不必爲我說話，你知道的，這時候，愈說愈糟，越描越黑……」

王小石了解的點點頭。

多指頭陀慘笑道：「不是他通知你，你怎麼知道我要對付你？嘿！說甚麼我都是你師父的至交！」

王小石道：「你錯看我師父了，他一早就知道是蔡京派去的人，才會坦然接受你的接濟。」

「甚……甚麼？」

「就是因爲你花的是蔡京的銀子，所以，你給他的財帛，他用來建白鬚園，養珍禽異獸，賑災救難，用得一點也不歉愧，正因爲你是蔡京派去的人，所以他才暗自留心，跟你相處如常，看你到底在搞甚麼鬼。」

「胡說！他要是知道，又爲甚麼不拆穿？」

「但他當你是朋友，不當面拆穿，是給你面子，希望你終有一日，自行悔改。可惜……」

「他……他眞知道了，爲何又會聽了我的話，就赴京找元十三限的晦氣，終於死在驛途？」

「因爲你雖然在煽動，但說的確是實情。可不是嗎？縱不管你如何添加枝節，誇張斷章，但元十三限殺了天衣有縫，是一個事實，師父有意去助諸葛師叔，有心剷除當朝權奸，都是自願的。沒你的話，他也必赴此行。他不是中了你的計才去，而是利用你的奸計就計，引元十三限出京，可惜，元師叔太也瞭解師父的性情了，終究還是得在老林寺拚了那一場！」

「甚……麼！這……不可能……」

一旦得悉自己最得意的設計，原來盡在別人的算計中，多指頭陀簡直無法面對這殘酷的事實。

「如果不是他一早就警告了我，又在他取道甜山前先留下指示在白鬚園，說不定今天我就不會對你這般提防了。」王小石道：「那麼，現在流血負傷，甚至已躺在地上的，當然是我了。」

這時，鐘午、黃昏正忙護着龍八，跟他止血，另外發出訊號，負責戍衛的「明月鈸」利用已率莊內高手團團包圍住王小石一干人，彎弓搭箭，拔刀挺槍，看樣子是必殺王小石。

「太陽鉆」鐘午、「落日杵」黃昏、「明月鈸」利明以及「白熱槍」吳夜四人，原就是龍八麾下的「三征四棋，七大高手」。

龍八乃是因慕「三正四奇」的威名，很希望自己手上眞有這等絕世人物，於是設法招募聘了一些高手入門來效命於他。這四人連同「大開神鞭」司徒殘、「大闔金鞭」司馬廢、「開闔神君」司空殘廢，合稱「三正四奇」，後生怕名大於實，加上又怕權位比自己更高的人所嫉，是以用其諧音，成了「三征」、「四棋」：三征，是三名隨他東征西伐的悍將，便是司馬、馬空、司徒三師兄弟，「四棋」則是他手下四子俱能獨當一面的「棋子」，就是吳、利、鐘、黃四人。

單憑這四人，恐怕是奈何不了王小石。

可是王小石沒有把握。

他自己要衝殺出去，這一點並不難，但要父親、姊姊也能安全殺出重圍，恐怕就極不易了。

何況自己身陷八爺莊，對方人多勢衆，一旦箭矢、暗器齊發，也的確難保全身。

他原想一舉乘勝脅持着龍八，殺了多指頭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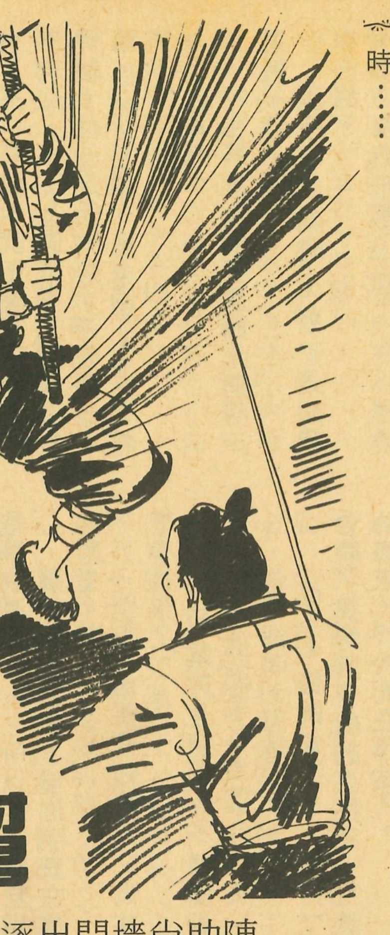
不過多指的武功和反應，都比他估計中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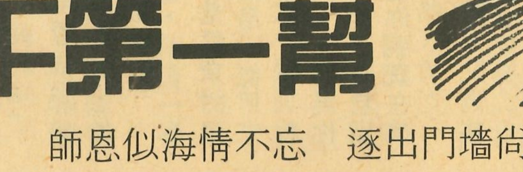
他將計就計，利用多指頭陀對自己暗算之際，反過來一口氣突襲了龍八和多指，但龍八武功本就相當强，而多指頭陀暗算慣了人，他無時無刻不想自己若有一日遭人暗算時的即時反應，所以居然能及時躲開王小石要命的攻擊，只斷了一指，負了傷。

王小石還待追擊，但張初放和葉博識已攔截住了他。

投鼠忌器。（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展玉翅陪同龔善貧一同去拜訪梁知府，意圖挽回窮家幫被封的命運。但梁知府因久聞窮家幫之惡名，對此事處理異常嚴厲，并建議若不解散要併入展玉翅之丐幫。展玉翅在返回本幫途中，聽說張三奇要找武當派報仇，由於武當昔年對他有恩，所以為此事十分着急，便日夜趕路，來到了闊別五年的武當山下時……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天下第一幫

陣助尚墻門出逐　忘不情海似恩師

海空乾咳一聲：「施主已非武當弟子，來到此，請把武器留下，待下山時，本派必定雙手奉回。」

展玉翅笑道：「師兄，小弟身上唯有這根本帮之信物：打狗棒，難道也要留下？」

「打狗棒雖是信物，也是武器，自然不能例外。」

「師兄，少林掌門來此，是否要脫袈裟？」

海空臉色一變，沉聲道：「施主扯得太遠了，佛與道有其淵源，敝派不會做出這種事。」

「小弟曾聞，上代少林掌門以一襲袈裟降服祁蒙七妖，那袈裟也是武器，又是少林掌門之身份象徵，這打狗棒同袈裟是一樣的。」展玉翅侃侃而談，「敝帮有個規矩，代表帮主身份之打狗棒，落在誰人手中，他便是帮主，又云人在棒在，棒亡人亡，師兄這不是為難小弟嗎？」

海空不由一怔，旁邊那個道人道：「咱們取你打狗棒作甚？無人會去當叫化子的頭兒！」

「這是由你之心看待別人了，不是出家人之襟懷，對敝帮帮主來說，失去打狗棒若不能立即取回，便得自裁，道長不是迫我自殺吧？何況萬一張三奇上山，在下以甚麼作武器？」

那道人不由語塞，忽聞一人道：「本派尊重貴帮之規，為你破例一次。」

展玉翅打了個顫，雙膝一曲，跪下喚了聲師父。

大石後走出一位仙風道骨，兩鬢灰白，長髯飄胸的老道來，稽首道：「施主請起，貧道早已非你師父。」可不正是青石道長。

展玉翅長身而起，熱淚盈眶地道：「武林之中，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師父大恩弟子不敢或忘。」

青石亦頗激動，輕嘆道：「你如今已貴為丐幫之主，不必再緬懷前事，貧道雖教了你幾日功夫，只敢望你日後多造福武林，主持正義，則於願足矣。」

「師父教導，弟子不敢或忘，至於能否造福武林，却不敢說，只能盡力而為。」

青石正容道：「展幫主，貧道再聲明一下，不管你心目中把貧道當作什麼，但你我師徒之緣已盡，請勿再以師父相稱，否則貧道將不會帶你上紫霄宮。」

展玉翅吸了一口氣，心中忖道：「我此次上武當，只為助武當渡過難關，並非來認祖叙舊的。」當下唔了一聲，表示答應。

兩人繞過山徑，即見巍峩雄偉的紫霄宮。

展玉翅忍不住問道：「師……道長，請問張三奇那斯這兩天是否

已有上山之跡象？」

青石臉帶憂慮地道：「跟上次一樣，毫無先兆，也不知是不是別人故意拿其名頭來戲弄咱們。」

「道長怎會有此想法？」

「這幾年來，敝派派了不少人，暗中調查其行止，均無其消息，除非他隱藏在深山練功，否則斷不至此，是以敝派有人以為他已死了。」

展玉翅道：「他內功雄渾無匹，年紀又非很大，按理不會這樣快便死，在下擔心他是躲起來練武。」

「幫主是次上山，目的何在？」

「我受武當不少恩惠，尤其是道長及青木道長對我恩重如山，今日既有強敵來犯，又怎能袖手旁觀？」展玉翅道：「不過在下擔心貴派不准我出手。道長是否可助在下一臂之力，以了我之心願。」

青石忖道：「小展宅心仁厚，這幾年連待人處事也大有進步，難怪他能成為一幫之主。」他內心欣喜，却不敢表露：「這個貧道不敢作主，須徵求掌門之意。」

「願道長在貴派掌門面前美言幾句。」

說着，已至紫霄宮前。只見石階兩旁站滿了神情緊張之武當弟子，兩人拾級而登，先穿過天王殿，再進去，便是當年惡鬥張三奇之廣場了，展玉翅想起往事，不禁感慨萬千。

青石不帶他進大殿，而是自旁邊走過，到其設在祖師爺旁邊之居所，五年前青石亦是在此宣佈逐展玉翅出師門的，展玉翅和家僕高橋在此住過幾天，並在此學習七星劍陣。

青石想起前事，不由輕咳一聲，問道：「幫主還記得七星步法及七星劍陣否？」

展玉翅道：「大致上尚記得，只是疏於練習，不過很多步法，已在不知不覺間融入平時格鬥中，只怕不能與道長們互相配合，如今七星劍陣是那七位主持？」

「武當五子只餘三人，其他四個位置分別由海靜、海風、海澄及海恒頂替。」

「此四人功力如何？」

「自不能與上一代相比較，不過比起五年前，已有長足之進步，不知你近年之武功如何？」

「在下比五年前亦有進步，此不但得力於青木道長之渡功，還得力於一位神秘幪面客之指點，使在下之武功能登堂入室。」

青石怔了一怔，問道：「此人授你什麼武功？」

展玉翅乃將白袍客傳授以敵之招，迅速自創破敵之招之後發制人手法的情況告之乃師。「遺憾的是，到如今，在下尚不知此人之身份。」

青石吸了一口氣，「你我之間，不必客氣，請你老實告訴我，你自創之武功到底至何境地？」

展玉翅想了一下方道：「內功方面已達三花聚頂之境，其他武藝則至今未逢敵手，當然這也因為未遇過眞正之高手。嗯，在下之武功比西方仙子略高一籌。」

青石睜開了雙眼，半晌方道：「幫主可否露一兩手，讓貧道開開眼界？」

展玉翅忽然走開兩步，只見適才所站之處，灰磚上凹進一個兩分深之脚印，青石又吃了一驚，蓋這一手他也自認不如。

「至於劍法、棒法、拳脚，最好由道長找個人跟在下過招，否則很難表達。」

他話音剛落，青石便呼道：「叫海靜過來！」

海靜是展玉翅之大師兄，五年不見，展玉翅也渴望與他一叙。

過了一陣，海靜便應召而至，他見展玉翅張大了嘴巴，一時不敢相認，展玉翅笑道：「大師兄認不出小弟了麼？我是展玉翅啊！當年你在此與小弟演習七星步法。」

海靜喜道：「原來是師弟，三年前曾聽海風師兄提及，說你已是什麼四海丐幫的副總堂主，最近又聞說你是丐幫之主，眞是前途不可限量呀！」

「不敢當！若說小弟有些微成就，也是武當栽培的，聽說大師兄武功有長足之進步，眞教小弟高興。」

「那也一定比不上師弟了。」

青石乾咳一聲：「展幫主早已非武當弟子，你跟他怎麼還師兄弟相稱？」

「弟子一時口快，也改不了口。」海靜神情一黯。「師……幫主為何至今才來看咱們？」

展玉翅嘆息道：「當年小弟被逐……心知內中可能另有原因，不過却不知武當還准不准我上山，是以蹉跎歲月，一晃便是五年，今番若非張三奇再次來犯，小弟也未敢下決心上山。」

青石再輕咳一聲。「你倆不必再翻舊事了，海靜，你陪展幫主到外面空地印證一下武功。」他見海靜神情詫異，又沉聲道：「為了武當前途，你倆最好放手施為，走吧！」

青石首先出門，外面有個小天井，寬二丈餘，長三丈，「此處地方雖不大，但相信已可應用，你倆趕快準備一下。」他又讓人守住通道，不許外人進來。

展玉翅知青石之用意，乃首先將打狗棒取了出來，抱拳道：「請

師兄指點賜教！」

青石道：「海靜，你須盡展所長，不可弱我武當名頭。另者，展幫主武功超卓，你須好好向他賜教。」

海靜神情一斂，也抱拳施了一禮，然後把長劍抽了出來。「愚兄天資不高，五年來無甚進展，請幫主多多指教。」

展玉翅道：「請師兄先出手。」

海靜見他懶懶散散地站着，毫無戒備，他到底是年輕氣盛，不由有氣：「師弟，就算有師伯之內力爲助，也沒必要太看不起我吧！」當下立即出劍！

這一招有個名堂，叫做「太祖下山」，乃武當太極劍法之三大絕招之一，當年青石爲應付張三奇，在此教展玉翅，今日這招在海靜手中使來，自比當年之展玉翅熟練沉穩，威力更大。

可是展玉翅對武當劍法瞭如指掌，而他所擅長者又是後發先至。是以海靜肩膊一動，他已知道他要使的是甚麼招式，只見他手腕一振，打狗棒已刺出！

棒尖正是指向「太祖下山」該走之方位，海靜若不換招，等於把手腕送上去，讓對方戳刺！

青石及海靜都輕咦一聲，海靜手腕一沉，改爲「鐵牛耕地」，照理一般就算得知太極劍法的人，遇到此招，不是躍高，便是退後閃避，則太極劍法之精妙招式將如長江水般源源不絕，即使不能得手，也將大佔上風。但展玉翅却反其意而行之。

只見他踏前一步，手腕一提，棒尖已直戳海靜之咽喉，咽喉乃最重要之地，豈能受損？海靜登時向後一躍，收劍望着展玉翅，一臉不解之色。

太極劍三大絕招爲：「太祖下山」、「鐵牛耕地」、「弟子拜祖」，歷代以來，對此三招無不推崇備至，武當弟子常以此沾沾自喜，可是今日在展玉翅心中，就像是莊稼把式般，怎不教海靜驚詫！不但他驚詫，連青石臉色也全變了，他仔細思索，適才海靜兩招使來並無差錯，問題出在何處？

展玉翅道：「師兄再來，請不要用小弟學過之招式，這樣可能會好一點！」

青石忙道：「海靜，你就依他！」

海靜深深吸了一口氣，不再打話，長劍一招緊接一招，往往招式未老，便已更換。展玉翅從容不迫，見招破招，海靜變招，他亦跟着變化。

兩人以快鬥快，轉眼間已過了一百招，展玉翅道：「師兄小心，小弟要反攻了！」他加快速度，只幾招，便連聞啪啪之聲，打狗棒在海靜身上連中三四記！

海靜收劍退後，垂首道：「貧道技不如人，甘拜下風。」他神色甚是沮喪。

展玉翅道：「師兄尚未盡全力，且未曾使出武當絕技，聽說貴派發掘了不少遺失之武技……」

青石乾咳一聲：「那些武技殘缺不全，而且他還沒學會。海靜，你招呼展幫主到房內喝茶，爲師進宮一下。」展玉翅知道他一定是去向青雲報告一切，也不說破，熱情地拉着海靜進房。

兩人坐下，海靜便輕嘆道：「愚兄今日覺得以前所學全無所用，眞教人喪氣，幫主所學到底是何門何派之絕技，爲何愚兄每招均受制於你？」

展玉翅於是將白袍客授藝之事說了一遍。海靜又問：「自你學了此法之後，是否遇到應付不了之高手？」

「只有兩個人，一個曾是武當弟子之徐眞人，但他亦吃了小弟一劍，另一個是西方仙子之師兄！」

徐眞人之大名，武當弟子如雷貫耳，其武功之高，在武當派歷代弟子中，算是第三名，是故海靜聞後，一張嘴巴大張得比包子還大，半晌方道：「按幫主所述，你跟他算是平分秋色了？」

展玉翅沉吟道：「嚴格來說，當日小弟尚略遜半籌，如今如何便不可知矣！」

「如此說來，愚兄敗在你手中，不但不必介懷，而且還是一種榮幸！」海靜輕嘆道：「你可知道？前幾天掌門在咱們練完七星劍陣之後，說過一句話：假如有徐眞人在此，便不必畏懼張三奇了！」

「哦！他把徐眞人看得這般高？」

「是的，掌門人說他如今之功力，最多跟徐眞人被逐出師門時之功力相若，而二十年後，徐眞人必定有更進一步之發展，應可與張三奇爭一日之短長！」

展玉翅忽聞門外有呼吸聲，但他坦蕩蕩，心無所忌，乃沉吟道：「依小弟推測，徐眞人之內功不如張三奇良多，他只勝在劍法：快、詭、毒，這三點堪稱武林第一人！張三奇則又精又博。」

海靜又問：「那你有把握跟張三奇一戰否？」

「今日再與徐眞人惡鬥，我有六分把握勝他，跟張三奇……則最多有四分勝算。」

海靜長嘆道：「如此看來，明天張三奇若上山，咱們還是贏不了他？」

「張三奇之武功到底有多深，小弟摸不到底……不過盡力而爲

吧！七星劍陣威力絕大，若各方面配合好，應可尅制他。」

門外忽有人道：「能否尅制他，咱們沒有半點把握！」說着有人推門而入，却是青雲、青石、青竹武當三子。

展玉翅連忙長身道：「展玉翅拜見武當道長！」

青雲仍是那副陰沉的面孔，令人看不出其內心之善惡。「展幫主厚意隆情，武當派上下感激不盡，只是你已非武當弟子，若由你出面，即使能勝得了張三奇那魔頭，我武當派顏面同樣不存，不知你有何妙計應付？」

展玉翅心中不悅，道：「在下有心效勞，若不方便者，那也沒有辦法！老實說，若要在下以所識之武當派武功應敵，那是一定失敗的！」

青石道：「這個也不可取，蓋武林中知道你已非武當弟子的人不少！」

青雲堆下笑容，道：「幫主可能誤會了，本座不是這意思……」

展玉翅咄咄迫人：「那掌門是何意思？」

青雲乾咳一聲：「適才本座在外面聽到你跟海靜之交談，相信你武功跟張三奇相去不遠，而咱們之七星劍陣，五年來不斷練習，却未逢高手考驗，本座之意是欲請幫主幫個忙……」

「掌門是要在下試陣？」

「不錯，若能使本派之七星劍陣增添威力，幫主縱使不是親身下場，也爲武當盡了力及心意。」

展玉翅道：「這個可以，就怕達不到掌門之願望。」

「幫主只須盡力施展即可。」

「在下連日趕路，昨夜至今未曾裹腹，掌門可否賜點飯菜充飢？」

青雲立即對海靜喝道：「你怎地如此對待客人？還不趕快去準備！」海靜去後，青雲又問：「幫主是在何時跟徐眞人會過？雙方交換了幾招？」

「三年前在一客棧裡，只交了一招，便分出勝負！在下胸膛中劍，他則手腕中招！」

一招分出勝負，那是頂尖高手之風範，武當三子聞言臉上均是變了色，展玉翅道：「他那一劍，已無餘力，是故在下斷定他技只此矣，而遜於張三奇，當然他比『氣寒西北』高明得多！天下高手雖多，但在下估計，他應在五六名之內。」

青竹忍不住問道：「你所認識之高手，除了徐眞人、張三奇之外，尚有何人？」

「尚有西方仙子，聽說南海七十二島島主之武功亦臻化境，可惜緣慳一面，另再加上在下，除非尚有在下不識未聞者，目前應以此五人武功最高！」

武當三子心中暗奇，青竹忍不住再問：「難道你自認武功比少林掌門禪眞大師還高？」

展玉翅輕嘆道：「少林武學深如浩瀚，在下乃武林後起之秀，絕不敢看不起武林泰山北斗之能耐，只是據我所知，少林派跟貴派一樣，許多絕技已失傳，以致封關二十年，不問江湖事，專心研修前人遺學，是以估計禪眞大師之功力，最多略勝貴掌門半分而已。」

好傢伙，這句話更加狂妄，言下之意是禪眞也不過爾爾，武當三子又不如禪眞，則更非展玉翅之對手了，是以武當三子臉色都十分難看。

耳畔又聞展玉翅道：「不過在下這身功夫大都是武當栽培，尤其是青石道長對在下恩同再造，在下沒齒難忘武當大恩，不管如何，只要武當用得着在下，展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這句話，又使武當三子臉色稍緩。恰在此時，海靜提着飯菜進來。「幫主，因敝派素食，是以沒有葷菜，尚請見諒！」

「不打緊，只要能裹腹就行，」

展玉翅也不客氣，當着武當三子之面，把那一大海碗之飯吃個乾乾淨淨。「稍候一下再試陣，貴派的人約齊了沒有？」

青雲拂袖道：「敲鐘！幫主，咱們先在外面等候，你且先休息一下。」

青雲和青竹走後，青石及海靜仍留了下來。青石沉聲道：「貧道還以爲你已長大成人，怎地說話這般魯莽，不加思慮！」

「我這是爲武當的好，請師父諒察！」

青石輕哼一聲：「你可知道得罪多少人？」

「當然知道，弟子是故意刺激青雲老道的！」展玉翅道：「他一向自視過高，以爲天下爲少林武當兩派爲大，却不知天下能人多如恆沙！」

青石輕嘆道：「今日武當七星劍陣已非往年，稍後你可不能大意，否則教人貽笑！」

展玉翅面容一斂，道：「多謝師父提醒！」

「你先休息一下，海靜，咱們走。」

青石與海靜離開後，展玉翅遂盤膝運起功來，他很快便進入忘我境界，頭頂不斷冒出白烟，連外面大鐘咚咚之响聲也聽不見。

過了頓飯工夫，展玉翅方「醒」來，他閉目瞑思七星劍陣之變化、步法之配合，並試想方法破解之，

再過頓飯工夫，他方慢慢長身，走出房外。

只見海靜站在外面等候。「幫主準備好了麼？」

展玉翅點點頭，道：「請師兄帶路，」兩人聯袂來至大廣場處，只見黑壓壓地站了一大片道人，只中央空出六七丈見方之一個空地來，展玉翅不由暗吃一驚，心中好生為難：今日若敗了，將助長了武當自以為天下第一之氣焰，若破了七星劍陣，青雲等在衆目睽睽之下，又如何下台？

海靜低聲道：「請幫主下石階！」展玉翅吸了一口氣，力持鎮定地走下去，廣場上數千道人，人人均屏息以待，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歡迎展幫主光臨賜教。今日是印證武功，以作明日應付大魔頭張三奇之試金石，希望雙方盡力，但亦不可忘記此乃印證武學，不是生死相拚！」

青雲拱拱手，問道：「未知幫主有何高見！」

「在下盡力而為就是，希望今日在下敗在七星劍陣之下，則明日有望取勝！」

青雲一拂袖，喝道：「擺陣！展幫主請勿客氣！」說話間，七名武當目前武功最高的道人已依北斗七星之方位，擺出一個陣勢來，同時都將長劍抽了出來，劍刃在斜陽下，映出耀眼之光輝，益添幾分殺氣。

五年前凌虛站的是「天樞」，今日改由青雲，依次是青竹佔「天璇」，海風佔「天璣」、海恒佔「天權」、海澄佔「玉衡」、青雲佔「開陽」，青石佔「瑤光」。

北斗七星形如杓狀，天樞是首，亦是一切變化之樞紐，瑤光是尾，首尾相顧，陣式變化時，便可起掩護天樞之作用，有時也可由「瑤光」發動變化。

展玉翅緩緩走過去，七星劍陣尚未轉動，忽然山上傳來咚咚之鐘聲，場上衆道人臉上一齊變了色，海恒忍不住問道：「師父，不知是否魔頭提早到了？」

青雲不待他把話說畢，便已喝道：「快派人上山調查一下。」

展玉翅對這些卻不聞不問，腦海裡只盤桓着五年前之情景，希望能找出七步劍陣之破綻。五年前「瑤光」之位是由俗家弟子主管金勝孫負責，今日卻不見他，展玉翅忍不住問道：「金主管何在？」

青竹道：「他近年身子不好，久已不動武了。」

「凌虛老道長因何不見了？」

凌虛是武當第十代弟子，為青字輩之師叔，五年前，其武功在武當諸子之上，若有他在，七星劍陣威力更大，是以展玉翅有此一問。

青竹乾咳一聲，道：「師叔失踪已多年了，說不定已羽化登仙了。」

「可惜可惜！」展玉翅輕嘆一聲，莫非天要亡武當？

青雲正在指揮門下弟子四處佈防。「那魔頭功力非同小可，你們不可攔截，放他到廣場再圍殲，但沒有本座命令之前，不可妄動！」

過了一陣，只聞鐘聲，不見有何消息，衆道人又急又是鼓躁。此鐘非有大事不得敲打，但奇怪的是鐘聲乃由金頂傳來。

由金頂至紫霄宮，常人得兩個時辰路程，武功再高也得半個時辰不可，是以青雲突然道：「不等了，咱們先試試陣。」

剎那之間，廣場上空氣立即凝聚起來，鐘聲就似木柱般，一下下敲打在衆道人心頭上，饒得武當三子功力不凡，也不能像平日般鎮定。

青雲突然向前跨出兩步，七星劍陣立即發動，將展玉翅圍了起來，展玉翅祭出打狗棒來，首先虛晃一招，引海空出劍，他雙腳微錯，後腿蹬起，直取海恒，一動手便連襲兩人，眞是藝高膽大。

他一動，七星劍陣轉動更快。招式未老，位置已全變了，但展玉翅那兩招只是「引子」，是虛招，故意啓動七星劍陣，是以對方一動，展玉翅便立即變招。

展玉翅左掌突然轉向青竹，右手打狗棒一圈，籠住海風，可是七星劍陣乃武當派鎮山寶，豈是紙紮的？陣式一經發動，便轉動不停，方位不斷變動，而「斗魁」之「天樞」、「天璇」、「天璣」、「天權」四人同時攻擊展玉翅，「斗柄」即兜回提防展玉翅逃跑，「瑤光」位之青石更是躍起空中，預防展玉翅躍出陣外。

這一套陣式，比起五年前嚴密得多了，看出武當七子這幾年之努力成果。

展玉翅叫了一聲好，他單足而立，身子滴溜溜地轉動着，見招破招，不過因為陣式變化多又快，使他無力反攻，正處於防守地步。

八個人兔起鶻落，只看得衆武當道人眼花撩亂，使至急處，只見人影，根本看不清招式。

眨眼間已過百多招，雙方均奈何不了對方，但武當派自信很足，心中均認為展玉翅以一敵七，最終體力定必不繼。

展玉翅本來就希望維持平分秋色之局勢，免傷和氣，但時間一長，他反而替武當七子擔心起來，消耗了體力，明日將如何對付張三奇？

又一百招過去，形勢絲毫不

變，展玉翅體力亦無衰竭之象。七星劍陣之變化，展玉翅已了然於胸，應付越見從容，如此一來，反而激起青雲之鬥志，「今日若連一個被逐出師門的小子也鬥不過，我武當的顏面何在？」於是不斷加強進攻。

展玉翅也在此刻看出陣式中之幾個破綻，心中忖道：「你們若不知好歹，說不定我只好冒險破陣了。」他沉吟了一下，終於忍不住道：「掌門，再過兩三百招，仍無法分出勝負，萬一張三奇提前殺至，不是虛耗精力？」

青雲沉聲道：「他一向守時守信，不會提早來！」就在此刻，一道嘯聲由山上方面隱隱傳來，衆人一聽到嘯聲，便知來者內功深厚過人，在青字輩諸子之上，是以皆變了顏色。

展玉翅急問：「你們住不住手？」

青雲道：「未試出此陣之優劣便收手，不是等於白試麼？」他話音剛落，展玉翅即發出一道清越的嘯聲，動作快了近倍，而由山上傳來之嘯聲亦近了許多。

只見展玉翅打狗棒刺向海風，棒至中途，倏地一偏，自「天璣」及「天權」之間分撥過去，一招襲兩人。此時「天樞」及「天璇」已轉到另一個方面，正在死角之處，來不及照應，而「瑤光」在天上，「玉衡」、「開陽」又尚未合攏，海風及海恒不由自主稍稍偏開半尺。

說時遲，那時快，展玉翅人隨棒勢射了過去，脫出七星劍陣，他左腿向後一掃，海風虞不及此，應聲倒地，展玉翅左腿一落地，人自地上掠起，打狗棒直擊凌空之青石。

這幾招，事先毫無預兆，恍似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又疾如流星曳空，七星劍陣在這剎那已然破了。

凌空中之青石，胸中氣已轉濁，展玉翅此時躍起，正是以石擊卵，教青石如何不驚？

與此同時，青雲亦躍起，追截展玉翅，只見展玉翅不慌不忙，打狗棒一圈，向青石捲去。

青石只覺得他棒上有一股黏力，不能自己，身軀隨打狗棒轉動，向青雲來處墮去。

青雲正一劍刺出，見此情形，大驚失色，恐傷到同門，急切之間，左袖拂出一股柔和之勁，將青石帶開，可是他亦因此而氣盡墜下！

低頭一看，展玉翅已在其腳下，海靜舉劍刺去，展玉翅一棒敲在劍背上，借力飄開，打狗棒卻乘勢輕輕在海風肩上抽了一記！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有的武功較低的武當弟子，直至此時才發覺展玉翅已在陣外；而事實上，七星劍陣已經破解！

也直至此時，衆人發覺由山上傳來之嘯聲已經止住，禁不住轉頭回顧，只見石階上站着一位白髮白眉白鬚、袍角飄飛的老道，可不正是失踪的凌虛？

武當諸子忘了失敗之羞恥，驚喜地呼道：「師叔，您……您怎地來了？」

「可不正是來了？還好趕及看到你們是如何失敗的！」凌虛轉頭對展玉翅問道：「閣下因何食言，提早一天抵達？請恕失迎之儀！」

展玉翅先是怔了一怔，繼而恍然笑道：「師叔公，晚輩可不是張三奇！我是被你們逐出師門的展玉翅啊！」

青石道：「師叔可能已忘記，上次張三奇來此，還多虧他助陣哪！師叔這一向住在何處？」

凌虛捋鬚笑道：「就在武當山上潛修，閉關三年，今日剛好到期，聽說張三奇又要來犯，又聞紫霄宮鐘響，是以連忙趕下來！唉，我記起了！這小展好武功，竟能突破七星劍陣，青雲，這劍陣你是怎樣練習的？」

青雲漲紅了老臉，訕訕地道：「小侄不才，致墮了武當令名，請師叔另選賢能。」

「荒謬，愚叔是要廢掉你這個掌門麼？五年前張三奇破陣，今日展玉翅破陣，難道我武當七星劍陣眞的如此不堪一擊？你好好找出原因，不能以讓位來掩蓋自己之不足和缺點！可惜時間太緊迫，否則咱們倒可再參詳參詳，不改善，明日更難困住張三奇！」

「是，小侄知罪，請師叔教導！」

「你們退開吧，各守其位！」凌虛對其他道人拂拂袖，不料那袖子因閉關穿得太久，經不起這一拂，一管袖子竟然掉了下來。

青雲連忙着人取道袍給他更換，凌虛又道：「你們八個留下來，再着人取一個大沙盆來！」青雲又吩咐門下弟子去辦。

凌虛到內殿更了衣再來，八個人蹲在沙盆旁，每人取一枝旗子，唯獨展玉翅那一枝是一桿小樹枝，七枝旗子把樹枝圍住。

「你們將剛才之情況，在沙盆上演習一下給愚叔看看！」

於是七枝旗子和一根樹枝便在沙盆上移動起來，凌虛邊看邊點頭。展玉翅心中暗道：「這老道莫非老糊塗了？沙盆演習只能操練陣式，眞正對陣如何表現出來？陣式再熟，落在一位武功低微者手中，還不是會露出破綻？」

又聽凌虛道：「小展適才破陣之情況，你們演一下！」忽然他又叫道：「你們站起來，擺起當時之陣式，再慢慢演習一次。」於是衆人重新操練了一遍。

凌虛瞪着海風及海恆，問道：「你們爲何要退開，以致露出空洞？須知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一退陣便破了！」

海風及海恆不敢吭一聲，展玉翅却道：「若他倆不退，晚輩將如此這般撞進海恆懷抱！這招雖然冒險，但絕對有奇效，『瑤光』、『開陽』、『玉衡』無能爲力，『天權』太近長劍不敢盡情發揮，固須擔心會誤傷『天璣』之海風、『天樞』太遠，唯有『天璇』可救，但晚輩的打狗棒還空着哩！海風不退便要被我制服！」

展玉翅邊說邊比劃，凌虛微閉雙眼，忽然臉色大變，倏又睜開雙眼問道：「這個破綻，是你自己看出來的，還是有人指點？」

「當然是晚輩自己看出來的！不單止此，晚輩還發現尚有兩個破綻，也許還不止，只是晚輩愚鈍未曾發現；另者陣式只是輔助，功力始終是最根本的，故尚有幾處雖不是破綻，但晚輩仍有把握闖出呀！」

「有道理！」凌虛目注展玉翅道：「不管如何，你會是武當派弟子，可否再跟他們比劃一下？也好讓咱們研究出補漏的方法！」

「這個晚輩義不容辭，否則又怎會冒昧上山？」

凌虛瞪了他一眼：「甚麼叫做冒昧上山？你可知道武當爲何要逐你出山？一則本派要關山十年，把你留住對你無益；二中貧道希望有幾個人到外面闖盪一下，若能形成勢力，也可助我武當聲威，你果然沒有令我失望！」

展玉翅對他此言，未敢相信，也不便反駁，只淡淡地道：「多謝前輩讚賞。」

「哼，看來你是不信的了！貧道只告訴你，武當若無深意，青木又怎會把一身內功全部傾注於你身上？他不會送給海風或海恆？不過貧道也不求你相信，你今日上山証明你心中還記得武當之恩典，這就夠了！何況貧道也不會迫你回山。」凌虛頓了一頓，反問：「你如今在何處活動？」

青石代他道：「師叔，展玉翅如今已是丐幫之主了，據知江南及安徽一帶均是其勢力範圍，門下徒衆上萬千，而且聲譽甚佳，他本人也搏了大名頭，被譽爲武林之希望！」

「不敢當不敢當，晚輩做得實在很不夠！」

「好好，有出息，可惜武當派像你這種人太少！你們現在便開始！」

當下八人重新依陣式位置站好，先把剛才展玉翅破陣之情況演習了一遍，凌虛着海風及海恒不退，那知展玉翅手上內勁突然加重，海風所持之劍拿揑不穩，跌落地上，展玉翅電光石火般，向他懷抱撞去。

這一着他早已說過，但海風仍然無法防備，見展玉翅撞過來，不由自主地閃開，青竹之長劍剛遞過來，展玉翅打狗棒一格，「噹」地一聲響，他人一抱着海風，飛出門外。

七星劍陣少了一個人，就算再將展玉翅圍上，也已不成其陣了。

這刹那，凌虛等八人走回，臉色全都變了。展玉翅怕他們怪責海風，忙道：「其實不用此招，還有辦法破陣！」

凌虛吸了一口氣，連聲道：「再來一次！」

武當派七名高手，這次聚精會神，青雲直站立了兩盞茶工夫才轉動陣式，展玉翅並不先出手，直至青雲發動攻勢，展玉翅才動。

展玉翅專攻青雲，使陣式轉動及變化不暢，他每次攻勢都令青雲膽戰心驚。而其他人之攻勢亦因此而慢了下來。凌虛叫道：「青石，你可代替青雲，指揮陣式！」

「瑤光」發動攻勢，陣式又自不同，奇正相輔，展玉翅一時之間，有點手忙脚亂。「你們早就該這樣做了，最好『天樞』及『瑤光』輪流指揮，遇到高手，長劍盡量不與對方武器相碰。」

八個人如走馬燈般，眨眼間已走了百多招，凌虛站在石階上，居高臨下，看得清清楚楚，他不斷提點門下弟子，是故七星劍陣佔了上風。

眨眼又過了一百五十多招，展玉翅之形勢仍無改變，青雲忖道：「小子，看來今次你一定要栽倒了！」

却不知展玉翅是只在此時，暗中熟悉七星劍陣之每一個變化。三百招過去後，展玉翅覷得眞切，打狗棒擊向海靜之長劍，青雲之長劍立即斜刺過去，「圍魏救趙」那是最上策的。

不料展玉翅棒至中途，倏地滑開，打狗棒貼着青雲之長劍，使了個黏字訣，引青雲之長劍轉向那青竹之長劍，那青竹一人如何抵禦得住兩人之內功？長劍登時飛出手。

說時遲，那時快，展玉翅打狗棒內力一鬆，青雲正用力掙扎，這一來，登時失去重心，人向後仰，擋住青石及海澄之來勢，展玉翅又自空隙中射出陣外。

武當七子登時又呆住了，凌虛

長嘆一聲：「貧道終於相信小展之語，武功才是最基本的，陣式只能是輔助，如此看來，七星劍陣只能應付一二流之高手，對付頂尖兒的高手，根本沒用。」

展玉翅道：「那又未必，七星劍陣最佳之處，乃以寡勝多，七個人能圍住上倍之敵人，這是此陣之長處，當然對付高手也能奏效，有些人武功雖高，但目光未必犀利，反應未必快，那此陣式便能發揮威力。」

「小子眞有你的！」凌虛一把拉住他的手，低聲道：「當年把你逐出武當，也不知是對的還是錯的。」他直拉着展玉翅進紫霄宮大殿。

青雲等人沒有凌虛之示意，不敢跟隨，青雲輕咳一聲，道：「咱們到後殿去吧！」同時派人留意凌虛及展玉翅之動靜。

到了日落之後，方見凌虛仍携着展玉翅出殿，問門口弟子：「掌門呢？」

「掌門在後殿等候你老人家。」

當下一老一少到了後殿，凌虛道：「今日貧道太高興了，弄一壺松子酒來，貧道要跟小展好好喝一頓。」

青雲等人不知他倆關在殿內作甚，見他這般高興，甚覺詫異，又不敢多問，只得着人取酒並開晚飯。

凌虛坐下道：「十年之後，小展將是武林第一人，咱們武當派也臉上有光，蓋他所學的絕大部份是武當派的功夫，有此成績，全在乎應變及劍招。其後發制人，所創之招，仍有武當武功之影子，換而言之還是以本派之武技爲基礎。」

青雲等人唯唯喏喏，半晌，青竹方期期艾艾地問道：「師叔，你看咱們這五年之進展如何？原來以爲大有進展，但與展幫主交手之後，又覺五年功夫白費了。」

「你們這五年不能說白費，但愚叔從小展身上看出咱們武當派式微之原因，是故忍不住要喝點酒慶祝。」

青石急問：「師叔，咱們式微之原因何在？」

凌虛豎起一隻手指：「一句話：墨守成規！」青雲等人低聲唸着這四個字，紛紛深思起來，凌虛又道：「你們想想，人是活的，武功是死的；招式是固定的，對手却每次不同，只照本空談，而不因人作出改變，不因敵而作出更改，能不露出破綻？你們誰不相信，可跟小展印證一下，貧道相信取勝的必是他，而且他用的必是武當派的武功，你說玄不玄？」

青雲提出不同的意見：「歷代相傳，一招一式不能稍出差錯，這個……」

凌虛截口道：「那是兩回事，學習與實施不能混爲一談。習武時，當然要依規定，但動手格鬥時便不能墨守成規、一成不變了，適才愚叔跟小展在大殿內鬥了三場，三場都是他取勝，你們也可跟他印證印證，對你們日後大有裨益！」

他頓了一頓，續道：「如此看來，少林派跟咱們之情況也是一樣，一方面固然是因祖師絕技遺失，另一方面恐怕亦是墨守成規。」

青石道：「師叔，但是內功及基礎都十分重要，按理出家人因爲清修而內功深厚，但敝派弟子却不見得如此，那又是何道理？」

凌虛呆了一呆，吶吶地道：「這個愚叔却不知道……」

展玉翅道：「人之鬥志極是重要，爲何負有血海深仇的人，武功多能練至一定境界，而富家子弟一般都練不成？便是這個原因！出家人與世無爭，練功只在强身健體，下的功夫未必足夠了。愚意是武當派之內功心法，絕對不比別派的差！」

說着，弟子已將素菜及飯、麵端上來，凌虛首先倒了一杯酒，舉杯道：「小展，貧道先敬你一杯！若不是你，還找不出式微之原因！」

展玉翅忙道：「武當對晚輩恩同再造，爲武當盡棉力，乃是晚輩應份之事，道長這樣說，晚輩大感汗顏了！」回敬了一杯。

凌虛挾起一箸「素肉」，道：「貧道已三年沒吃過這種好東西！今夜非大快朶頤不可！」但青雲等人被展玉翅破了陣，信心大減，對明日之戰，毫無勝算，那裡吃得下？

凌虛訝然問道：「你們何事不吃？這可是張三奇之願望也！快吃，吃飽之後，愚叔跟你們講解破敵之道！」衆道人這才略略放心。

他又喝了一杯酒，嘆息道：「愚叔建議開山！再關閉五年，看來進展也不大，倒不如讓門下弟子下山闖蕩一下，說不定反可提高本派之武功，小展便是一個証明！」

海風道：「弟子完全贊同師叔祖之建議……」

青雲瞪了他一眼，道：「師叔，本派失傳之武功不少，若讓弟子下山，則這部分之工作將不能完成……」

「誰說的？」凌虛放下竹箸，道：「研究失傳之武學，功力應有一定之造詣，下面那些人能勝任麼？將他們關在山上，有甚麼好處？當然要他們定期回山，交流武學，籍以提高武功，依我看要整理失傳之武學，除了老夫及你們三個青字輩的弟子之外，其他根本不能勝

任！」

展玉翅道：「五年之閉關也不能說沒有成績，最低限度，諸位內力比以前都深厚了，但老前輩之建議，我看也是最適合的，同門的兄弟天天練劍餵招，到了一定程度之後，便沒有作用了，而且反有壞的作用……」

凌虛道：「你告訴他們，有甚麼作用！」

「練得多了，變成是一種習慣之反應，而對別派之武技便失去應變能力了！」這句話說得三個青字輩暗暗點頭。

青石乃道：「小侄也贊成師叔之建議！」

青雲訕訕地道：「也罷，待打發了張三奇之後，便宣佈開山吧！」飯後，凌虛便給他們講他三年閉關之所獲，他毫不避忌展玉翅，說得十分仔細，其他七人更是聚精會神傾聽。

這一說，足足說了個多時辰，凌虛忽然話鋒一轉：「有不明白的，改天再談。咱們先來研究七星劍陣之破綻及應付張三奇之辦法！」

後殿之燈光，一夜未熄，直至黎明前之黑暗到達，燈光熄去，殿內的人才開始休息。

＊　＊　＊

太陽已經升起老高，殿內的人還未出來，直至辰時將盡，方見青雲出殿下令敲鐘，紫霄宮立即恢復了生氣，人來人往的，開始開飯，假如張三奇今天會上山，則午飯可能吃不上了，是故早餐乃吃乾飯。

巳時將盡，山下便傳來示警之聲，凌虛下令打開大門，留守凌霄宮的弟子各就各位，沒有命令前，不許阻攔敵人。凌虛之意是要放敵進宮，一戰決勝負，避免死傷太多。

武當七名高手，按北斗七星方位席地而坐，展玉翅和凌虛則坐在石階上低聲交談，凌虛完全沒把展玉翅當作晚輩，每逢他說話時，凌虛便仔細地傾聽。

未幾，即有一道綿綿不絕之嘯聲，自遠而近，來得甚快，場內之衆道人見主持人仍不動，便亦力持鎮定，低聲傾談起來。刹那間，廣場內已多了一條人影，定睛一望，可不正是大魔頭駕臨！

張三奇風采如昔，五年歲月，在其臉上及身上，似乎一點也沒留下烙印：「看來仍似中年漢，腰杆仍如標槍般挺直，雙手負背，意態瀟洒之極。

對武當派來說，今日是一場生死榮辱之戰，但對張三奇來說，也許只是一場普通之爭鬥，他充滿了信心是以方會這般輕鬆，可是當他雙眼掠過展玉翅時，臉上神色倏地變了一變。

他是認爲場中最强的對手便是展玉翅？他目光眞的這般銳利。

雙方在沉默中渡過了盞茶工夫，張三奇方輕輕地道：「相信諸位都已知道張某今日來此用意，我也不打算多說，諸位是否已準備妥善？」

凌虛長身道：「想不到你還未死！」

張三奇針鋒相對：「道長尚未騎鯨西歸，在下又怎肯歸故土！七星劍陣仍由你領軍？看來諸位仍然只能指望七星劍陣爲武當挽回面子了！」

凌虛一揮手，青雲等七人立即將張三奇圍了起來，張三奇看也不看他們這些人一眼，一動不動地站着。

凌虛道：「五年之歲月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今日之七星劍陣，已非吳下阿蒙了！」

張三奇忽然輕嘆一聲：「其實在下跟諸位本無半點仇恨，張某近來性情有變，也不多殺生。只要諸位把紫霄殿的牌匾摘下來，讓某家踩一腳，昔年之恩怨便算是一筆勾銷，豈不是好？」

話音剛落，青竹已忍不住喝道：「住口！今日武當弟子死淨，也不會自摘招牌！」

「唉，出家人火氣竟然那般盛，如何修道？一塊牌匾不過涉及虛名而已，出家人居然看得這般重，難怪少林武當一代不如一代了，眞是可悲可嘆！」張三奇正容道：「與其虛具出家之名，某家建議諸位不如還俗來得光明正大一點。」

青雲陰惻惻地道：「姓張的魔頭，你本事雖然高强，但休望能壓服敝派。」

張三奇道：「某家只是實話實說，諸位硬要誤會某家好意，我亦無可奈何，話說回來，摘下招牌，打掉諸位腦袋裡的枷桎，說不定對諸位有好處。」

海風罵道：「眞是狂妄荒謬，摘了招牌，武當派盡喪自尊，尚有何好處！」

「粉碎了腦袋裡的枷桎，對各人之武學研究，將大有好處，這又是實話，諸位若聽不進耳，某家絕不會勉强。」

凌虛道：「廢話休說，你今日來此必難善了，請劃下道兒來。」

「今日與五年前已有不同，五年前某家有非弄至武當派滅亡不可之心，今日來此目的只有兩個，一是出口當年之烏氣；二是實踐諾言再次上山，並且教訓教訓諸位。」張三奇沒有半點生氣的樣子，但他那副「誠懇」之神態，却更讓武當弟子恨得牙癢癢的。「教訓貴派是爲

了激勵貴派向上之心。」

海恒大喝一聲：「眞是狗嘴長不出象牙，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武當派弟子沒有一個怕死的。」

青雲立即發動陣式，開始圍着張三奇轉動起來，只要凌虛一聲令下，便立即發動攻勢。

張三奇不慌不忙地道：「且慢，今日與我決鬥的是貴派所有的弟子，還是你們七個人？八個人？」

海靜道：「你是咱們武當派的公敵，討妖屠魔人人有責。」

凌虛却截口問道：「這有何分別？」

「若你們全部動手，某家便不客氣了，必定大開殺戒，則此處必將血流成河。屍積如山，若只是你們八個，某家自會節制，到底如何，由你決定，但若有人違反諾言，便休怪我辣手無情！」張三奇說這句話時，又另一副模樣，使武當弟子都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

凌虛沉聲道：「咱們以九個人對付你。」

張三奇冷笑一聲：「那九個人？叫他出來。」

凌虛向展玉翅一指：「還有一個便是他。」

張三奇哈哈大笑：「牛鼻子老道，你幾時把丐幫的人也算上是武當派弟子？」

「不是算上，而是他確曾是武當派弟子，五年前你已會過他。」

「某家記憶力自信遠勝他人，自不會忘記，但他已被貴派驅逐出門，投到丐幫去了，幾時他又返回武當派？」

展玉翅直至此時方開腔：「閣下是不是害怕少爺？你管我還是不是武當派弟子？在下一身所學全是武當派之武學，武當有難，回此盡盡棉力，天公地道，有何奇怪之處？今日不管你答不答應，少爺是必定出手的。」

張三奇哈哈大笑：「武當派能出你這種人材，今日還用得着關山十年？你說所學全都是武當派的武技，我看未必，某家曾暗中看過你動手，深信你曾另投名師。」

展玉翅道：「不錯，我是投過名師，但啓蒙老師則是武當的青石道長，武林中有云：一日爲師終身爲父，難道你忘記了？」

「那位名師到底是誰，可否說來聽聽？」

展玉翅微微一窒：「這是另外一回事，不必扯得太遠，今日……」

張三奇截口道：「你這是自相矛盾，適才還說一日爲師終生爲父，爲何只記住一位師父，而忘了另外一位師父？假如他反對你與我爲敵，你將如何？」（未完・四）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大破十二峯

喬裝投靠　結怨遭害

君簫從口袋中取出臥虎李從義送給他的兩張人皮面具，選了一張臉色略爲黝黑的，雙手往臉上一蒙。

他沒戴過面具，總認爲臉上蒙上一張人皮，就算最柔軟，也一定會繃得緊緊的，不大自然，那知蒙上之後，居然十分舒適，毫無一點繃緊的感覺，這才知道巧手書生宓必昌精製的人皮面具，果然與衆不同！

如今，戴上了面具的君簫，已經不是眉清目秀還帶點書卷氣的文弱相公了，如今，他變成了濃眉、大眼、鼻正、口方、臉色略見黝黑的少年，只是身子並不壯，還是頎長的。

正因面貌變了另一個人，本來的文弱氣質也隨着消失，看去也稍微增加了一點粗獷，但仍然不失俊朗氣概！

君簫騎在馬上，一路思考着自己已經變了容貌，總得另外想個姓名，君簫這個名字，就不能再用了！

自己本來叫做蕭俊，君簫是師父給自己取的一個化名，現在該取什麼呢？

抬起頭，仰望天空，只見一片白，緩慢的從前面山嶺間飛過！

雲，自己就姓雲吧！

對了！師父傳了自己一招「驚天一劍」，乾脆就叫雲驚天好了。

江湖上最重視出身，於是，他又思索着編了一套出身來歷。

自己此去江南，投靠七星會，遇上的都是老江湖，事先不想好一套說詞，只要稍微露出一些破綻，馬上就會引起人家的疑竇，到時你想改口都來不及了。

傍晚時分，趕到黔江（縣名），在大街上買了一套藍布衣袴，這樣就更適合他的身份。

這家估衣舖隔壁，正好是一家鐵器店，君簫抬頭看去，店舖門口掛着一柄帶鞘緬刀，上面還貼着一張紅紙條，上書：「眞正緬刀廉售」幾個字。

店堂裏坐着一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像是老闆。

君簫跨上一步，問道：「老闆，這把刀，多少價錢？」

那老闆連忙站起身趨了過來，含笑道：「客官好眼力，這是眞正的緬鐵軟刀，前幾日有一個過路的夷人，賣給小店八兩銀子，小老兒一個子兒也不賺，就照原價廉售，這種上好緬鐵鑄的刀，並不多見，眞要買它，就是三五十兩銀子也買不到。」

口中說着，伸手取了下來，輕輕一按吞口，但聽「嗆」的一聲，抽出了三分之一，就可看到狹長的刀

身，色呈純青，森寒奪目！

君簫道：「好刀，在下買了。」

那老頭笑道：「客官眞是識貨，這柄刀，不用的時候，却可以圍在腰裏當腰帶呢，刀鞘雖然舊了些，却是綠鯊皮做的。」

君簫取出一錠十兩重的銀子，交給那老頭，正待伸手取刀！

「慢點！」

忽然另一隻手伸了過來，一把按住了君簫的手腕，徐徐說道：「這把刀我要買。」

君簫回頭看去，這按住自己手腕的人，正是前幾天在忠州大俠高如山莊上，假冒君簫之名的任劍秋。

（君簫雖在百石崖前也看到過他，却不知他是天毒星唐友欽的門下）

君簫想說：「原來是你」，但話到口邊，又忍住了，因爲自己已經改變了容貌，這就緩緩的說道：「兄台放手。」

任劍秋冷冷的道：「我叫你放手，這柄刀在下要買。」他沒有放手。

君簫淡然一笑道：「兄台遲了一步，在下已經把銀子都交給老闆了，你怎好再和在下相爭？」

任劍秋道：「我要買，老闆自會把銀兩退還給你。」

君簫聽得大怒，濃眉微剔，冷笑道：「天下那有這個道理？閣下放不放手？」

任劍秋道：「看來閣下想用武麼？」

那老頭看兩人爭着買刀，這就朝任劍秋陪笑道：「這把刀，小店已經掛了兩天，一直沒有人問，今天恰有這麼湊巧，這位客官剛剛買下，錢也付了，你這位客官也搶着想買，只是刀只有一把，你這位客官遲來了一步……」

任劍秋大喝道：「你給我站開去，少說廢話，把銀子退還給他……」

話聲未落，按在君簫手腕上的一隻右手，突然往上一震，身不由己的後退了兩步之多！

君簫望着他，冷冷一笑道：「閣下很橫，但在下並不吃這一套。」

隨手取起緬刀，果然綠鯊皮的刀鞘上，還有扣子，可以圍在腰間當腰帶使用，這就兩手一掄，朝腰間圍去。

任劍秋被君簫用暗勁震退了兩步，心頭雖然暗暗吃驚，但這口氣如何嚥得下去，目視君簫厲笑道：「好小子，你敢撒野！」

君簫扣好軟刀，微哂道：「撒野的應該是你，如果江湖上都像你這樣巧取豪奪，還有公理麼，在下只不過給你一個教訓，以後……」

任劍秋一張清俊的臉上鐵青得可怕，雙目隱射兇光，不待君簫說完，厲喝一聲道：「小子，找死！」

右手摘下鐵簫，朝君簫迎面一指。

他是當代唐門當家天毒星唐友欽的首徒，四川唐門以毒藥暗器馳譽武林，使用暗器，正是唐門弟子最拿手的本領。

原來他這支鐵簫，頭有細孔，內安機簧，只要輕輕一按，簫頭就可以射出七支細如牛毛的淬毒鋼針，既快又勁，發射無聲，見血封喉，十分厲害。

他剛才簫頭一指，毒針已經發射而出，在他想來，君簫毫無防範，距離又近，你想躲也躲不開！

那知君簫站着沒動，只是伸手一指，冷然道：「閣下如若施展暗器，休怪在下無情。」

他戟指着任劍秋說話，毒針顯然沒有打中，打中了，早就說不出話來了！

任劍秋心中暗暗奇怪，對方怎會一點沒有受傷？

他豈肯就此甘休，腳下後退一步，左手暗中伸入革囊，取了一把細針，輕輕扭動簫頭，正待裝針，那知針孔中的毒針一支也不少，竟像全沒發射出去。

這下看得他不由一楞，還以爲機簧有了毛病，但自己按下之時，明明聽到機簧「錚」然輕響，不可能有什麼失誤。

那是說，就在自己按下機簧之時，對方以指功內勁，堵住了針孔！

要知機簧一發即閉，如果在發射時遭到內勁堵塞，九支毒針自然原封不動，射不出去了。

想到這裏，心頭深感震驚，他想不到這個鄉巴佬的少年，竟有如此高絕的身手，一時楞在那裏，說不出話來。

就在此時，只見店門前紅影一閃，俏生生走進一個身穿梅紅衫子的姑娘，嬌聲叫道：「任大哥，你在這做什麼呢，我找了好多地方，唐伯伯在叫你了，還不快去？」

她，正是忠州大俠高如山的愛女高鳳嬌，人還未到，就咭咭格格的說了一大串話，就像珠轉玉盤，說得又脆又快。

任劍秋怒目瞪着君簫，喝道：「今天便宜了你。」

轉身往外迎去。

高鳳嬌斜睨了君簫一眼，悄聲問道：「任大哥，這人是誰呢？」

任劍秋道：「鳳妹，別理他，我們快走。」

君簫看着兩人並肩離去，心中暗暗感歎：「這任劍秋分明是個心術不正之人，高姑娘就因他假冒自己之名，才和他相識，後來被自己

戳穿了他的身份，如何還迷戀着他呢？」

心中想着，也就舉步出門。

那老頭在背後叫道：「客官慢走，還有二兩銀子，沒有找呢！」

三脚兩步趕了出來。

君簫接過銀子，說了聲：「多謝。」

舉步出門，牽着牲口，在大街上找到一家招商客店，走了過去。

早有店中小厮接過馬匹，口中說道：「客官請進。」

這家招商客棧前進是酒菜館，客棧還在後進，一進門，除了一張木櫃，就像一條狹長的巷弄。

一名伙計趕忙迎了上來，招呼道：「客官，住店請到後進，小的替你帶路。」

君簫沒有說話，跟着他直入後進，爲了要適合自己的身份，君簫沒要上房，只住了一間普通客房。

落店之後，洗了把臉，差不多已是黃昏時分，君簫跨出房門，順手帶上了門，就往前進走去。

這時酒菜館正是熱鬧的時候，偌大一間店面，十幾張桌子，差不多有八九成座頭，商賈行旅，各談各的，人聲喧嘩。

君簫走進酒館，堂倌看他只有一個人，就招呼他到靠邊一張桌子落坐。

這是和人拼席，對面早已坐着一個頭頂盤着一條小辮的矮老頭，在那裏自顧自的喝酒。

君簫坐下之後，伙計送上一盅熱茶，替他放好杯筷，一面問道：「客官要些什麼？」

君簫還沒開口，坐在對面的矮老頭忽然抬起頭來，朝君簫咧嘴一笑，說道：「這裏的大麵不差，你不妨先要他來上半斤，切一盤醬肚，炒兩個時菜，也就夠了。」

他這一抬頭，君簫才看清他的面貌，原來這矮老頭形貌古怪，一個人已經瘦得只剩了皮包着骨頭，兩顆小眼睛，一個酒糟鼻，聳肩，彎腰，穿一件半長不短的藍布大褂，黃銅鈕扣，肩上掛一個布褡褳也沒取下來，一隻左脚踏在板櫈上，半坐半蹲，兩手還在剝着鹹水花生。

尤其他一開口，聲音也十分古怪，又沙又尖，說話之時，擠眉弄眼，笑得有點滑稽。

堂倌似乎嫌他多嘴，沒加理會，又道：「堂倌要些什麼，小的好叫下去。」

那矮老頭兩眼一瞪，說道：「我老人家替他點了，不是一樣？」

堂倌有點不耐，說道：「老客官，你老要什麼，關照小的一聲，小的就給你老吩咐下去，這位客官還是他自己點的好。」

那矮老頭摸摸酒糟鼻，氣道：「你道我老人家吃不起，告訴你，我老人家多的是銀子。」

原來他只叫了一盤鹹水花生，一小壺大麵，難怪堂倌瞧不起他。

這時隨着話聲，氣鼓鼓的一手從肩頭取下頗爲沉重的褡褳，「篤」地一聲，重重的往桌上一放，又道：「我是替他叫的，你不妨問問他，他要不要？我老人家賭氣不賭財，你只管替這位小哥叫下去，銀子算我老人家的就是。」

君簫看他這麼說，忙道：「伙計，你就照這位老人家說的送來好了。」

矮老頭一擺手道：「不，堂倌，兩個熱炒不夠，你叫廚下揀拿手的炒四個來。」

堂倌這回沒有再說，唯唯應是，退了下去。

矮老頭剝了一顆花生，一下丟入口中，朝君簫嘻嘴一笑道：「小夥子，你倒蠻有意思，來，先剝幾顆花生。」

其實一小盤花生，已經剩了不到兩三顆。

君簫自然不好意思去拿，一面問道：「在下還沒請教老丈高姓？」

矮老頭面前酒杯早已朝了天，但他還是拿了起來，「嘖」的一聲，連一滴餘瀝都不肯放過，笑道：「小老兒姓是有一個，那是人家給我取的。」說着，忽然放下酒杯，大聲叫道：「喂，堂倌，酒先來呀！」

堂倌連聲應道：「來了，來了。」

矮老頭回過頭，低聲道：「嘻嘻，人家都叫我方叔公，那就姓方也好。」

君簫聽得好笑，忍不住道：「老人家說笑了，姓怎麼會是人家取的？」

矮老頭神色一怔，說道：「怎麼沒有？難道你小哥的姓，不是人家取的？是你自己取的？」

君簫自然姓君，「君簫」二字，乃是他師父取的，目前戴了面具，化名雲驚天，姓雲，却是自己取的了。

矮老頭兩句話，幾乎全說中了，君簫聽得心中又是一動，忖道：「這矮老頭果然有古怪，自己可得小心！」

矮老頭看他沒有作聲，問道：「小哥，你叫什麼名字？」

君簫道：「在下雲驚天。」

矮老頭嘖嘖的道：「這名字好，啊，啊，小老兒想不起來了，古人有一句叫做驚天一……一什麼來着？」

君簫聽得一驚，只有師父一招劍法，叫做「驚天一劍」，心念一轉，忙道：「老丈說的大概是一柱擎天了，在下是驚，不是擎。」

矮老頭連連點頭道：「對，

對，小老兒說的就是驚天一柱，你小哥眞像驚天一柱。」

說話之時，堂倌送來了半斤大麵，和一盤醬肚。

矮老頭顧不得說話，一手接過酒壺，忙不迭的先替自己杯中倒滿了一杯，貪婪的喝了一口，才替君簫面前斟滿了酒，笑着道：「小哥，這大麵不錯，你嘗嘗看。」

君簫忙道：「老人家，這個如何敢當？」

矮老頭道：「沒關係，咱們萍水相逢，一回生，兩回熟，不就是朋友了麼？古人不是說過，那叫忘……忘什麼之交？」

君簫覺得他說話有點滑稽，忍不住笑道：「忘年之交。」

矮老頭一拍巴掌，笑道：「不錯，不錯，就是忘年之交，你想大家把年紀都忘記了，還有什麼敢當不敢當的？小哥，來，來，咱們該動筷了。」

他左手一舉，「咕」的一口，就把一杯酒倒進口中，右手竹筷配合左手，一下就夾起兩三片醬肚，筷子一橫，迅疾朝口中塞了進去，邊嚼邊道：「小哥，你還客氣什麼，小老兒可從不和人客氣的！」

他當眞一點也不客氣，杯倒酒乾，落筷如風，又吃又喝，忙得不亦樂乎！

堂倌陸續送上酒菜，矮老頭也不再說話，只顧吃喝，而且吃相又奇饞無比。

君簫究竟自幼追隨名師，自出江湖，又連番遇上過不少事故，閱歷也增進了不少，眼看這矮老頭生相古怪，出語詼諧，心中不禁暗暗忖道：「這矮老頭莫非是一位遊戲風塵的異人？」

心念轉動之際，只見從門口走進三個人來！

前面一人身穿青袍，臉色白中透青的黑髯老者，是西川唐門的老當家天毒星唐友欽。

他身後跟着一雙青年男女，男的長得極爲英俊，背負七星劍，腰懸鐵簫，是他徒弟任劍秋。

女的體態輕盈，穿着一身梅紅衫子，模樣嬌嬈動人，正是高鳳嬌。

三人上得樓來，堂倌趕緊迎了過去。

這眞合了一句老話，無巧不成書，剛好君簫他們右首一張桌子空了出來，堂倌就把三人讓到這張空桌上落坐，點了酒菜，便自退去。

高鳳嬌就坐在君簫對面，她鳳目一溜，就看到方才和任大哥發生爭執的鄉巴佬少年也在座，她不覺多看了君簫一眼，轉過頭朝任劍秋低聲說了幾句。

任劍秋回過頭來，冷冷的盯了君簫一眼，才轉過頭來。

這時堂倌已替唐友欽席上陸續送上酒菜。

任劍秋在替他師父斟酒之時，悄悄說了一番話。

這自然和君簫買刀之事有關，因爲唐友欽聽了徒弟的話，口中不覺低哦了聲，回頭看看君簫，問道：「就是他？」

任劍秋應了聲「是」。

唐友欽道：「徒兒，你怎不早說？」

矮老頭湊過頭，低聲的道：「小哥，你什麼時候惹了那隻帶刺的猩猩？」

說他「低聲」，只是比一般酒客說話的聲音低了點，隔鄰的唐友欽，那會不聽見？

君簫給他說得一怔，還不知他說些什麼，說道：「沒有呀！」

矮老頭嘻的笑道：「小哥還說沒有，那隻帶刺的猩猩，不是顛着屁股走過來了嗎？」

君簫回頭看去，只見鄰桌上穿青袍的老者（他雖在百石崖見過唐友欽，但並不認識）已經緩緩站起，朝自己走來。

不用說，這一定是他徒弟任劍秋在他面前，顚倒是非，不知說了些什麼，他才會向自己走來。

他雖走得慢，一手還在撚着長鬚，但顯然是不懷好意，因爲他在笑，笑得好不深沉，好不詭譎！

君簫自然不會把他放在心上，故意舉杯道：「老丈，咱們萍水相逢，小可敬你一杯。」

矮老頭也正眼都沒瞧唐友欽一眼，拿起酒杯，咕的一聲一口喝乾，咧咧嘴角，笑道：「小哥，你要留心些才好，這隻猩猩身上有毒刺，不過有我老人家在這裏，就算他野性發作，也沒什麼要緊。」

這兩句話唐友欽已經走近他們桌子橫頭，沉聲叫道：「小哥……」

君簫聞聲才回過身去，問道：「這位老丈，可是在叫小可麼？」

唐友欽道：「老夫不在叫你，這裏還有誰是小哥。」

矮老頭咧嘴一笑道：「這裏有一隻帶刺的猩猩。」

君簫拱拱手道：「不知老丈有何指教？」

唐友欽道：「小哥不是本地人吧？從哪裏來？」

君簫道：「塞外。」

唐友欽有些意外，問道：「小哥叫什麼名字？」

君簫道：「雲驚天。」

唐友欽又問道：「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君簫道：「我也不知道，小可十歲就跟師父練武，一直到去年才出師，只知道叫師父，可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姓名。」

唐友欽道：「你沒問過你師

父？」

君簫道：「問過，師父說：他老人家從沒到過關內，也從沒在江湖上露過臉，說出來也沒人知道，還是不提師父的好。」

唐友欽冷哼道：「你會連師父的姓名都不知道？」

矮老頭連忙接着道：「這也沒有什麼稀奇，有些人連自己祖宗的姓氏都忘記了呢！」

唐友欽臉色微變，嘿然道：「小哥折辱唐門弟子，老夫還以爲是那一派的高人，不顧老夫面子，蓄意尋事來的，小哥既然連師門也不肯說，那就算了。」

大袖一拂，回身走去。

君簫聽他的口氣不善，自然早就防備着他。

矮老頭一手拿着酒杯，慌忙朝唐友欽陪笑道：「這位老哥說的是，年輕人的事兒，問清楚了，也就算了，你就請吧！」伸手揮了揮，一面朝君簫道：「小哥，快些坐下來，酒菜快涼了呢！」

君簫本是全神戒備，但唐友欽說完之後，轉身就走，根本並未出手，也就回身坐下。

矮老頭忽然尖着嗓子叫道：「堂倌，快給我換一個酒杯，這隻酒杯大有古怪！」

堂倌只好替他另外送來了一個酒杯。

矮老頭手上拿着酒杯不放，一面嚷道：「這眞是怪事，這個酒杯拿在手裏，五個手指都會麻麻的。」

堂倌道：「老客官，小的已經另外替你老換了一隻，這個就交給小的好了。」

矮老頭道：「不成，我老人家的手指會麻，你的手指自然也會麻，說不定酒杯有毒。」

堂倌的臉色不禁一沉，說道：「老客官，你這是說笑了，小店裏的杯筷都是用開水洗的，最乾淨也沒有了，那會有毒？」

矮老頭尖聲道：「我老人家沒說你店裏的杯筷不乾淨，這是分明有不開眼的毛賊，看我老人家褡褳裏沉甸甸的，少說也有幾百兩紋銀，才起了賊心，想謀財害命，在我酒杯裏下了毒！」

堂倌道：「老客官，這怎麼會呢？」

矮老頭氣鼓鼓的哼了一聲道：「這毛賊瞎了他的狗眼，我老人家褡褳裏，那裏是什麼紋銀，那是我老人家從溪邊撿來的石頭，我聽人家說，城裏的狗會咬人，我老人家撿了來是準備打狗的。」

他右手拿着酒杯，左手提起褡褳，往地下一倒，但見骨碌碌滾上一地，果然是溪邊撿來的鵝卵石。

其中一塊，一直滾到任劍秋脚邊，任劍秋正好回過身子看着他，沒防那石塊滾倒他脚下，忽然跳了起來，也一下砸在他脚踝上。這下砸得不輕，任劍秋口中「啊」了一聲，痛得他幾乎連眼淚都流出來了。

矮老頭連連陪笑道：「對不住，小老兒撿來，本來是打狗的，倒砸上了小哥的脚。」

全堂酒客都當他喝醉了酒，所有的人，目光都朝他看來。

堂倌心裏有氣，冷聲道：「好了，好了，老客官你大概喝醉了，還是坐下來休息一會吧！」

矮老頭兩顆豆眼一瞪，歪着頭道：「怎麼，你不相信這杯酒有毒？好，你走開點，我老人家讓你見識見識！」

說完，左手一格，推開堂倌，右手酒杯一翻，往地上倒去。酒落到地上，便發出一陣「滋」「滋」輕響，同時也從地上冒起了一蓬黃煙！

在座的酒客，這下都看得凜然失色，紛紛走避。

君簫心中暗哦一聲，忖道：「敢情方才那姓唐的大袖一拂，暗施劇毒，被矮老頭施展神功，吸入酒杯之中。」

只見矮老頭臉有得意之色，嘻嘻的笑道：「大家都看到了，小老兒的酒杯裏，是四川唐門的『九毒散』，原來是看之無形，聞之無味，你就是中了毒，依然毫無所覺的奇毒，不知怎麼會跑到小老兒酒杯中來的，不過，諸位不用怕，唐門『九毒散』無孔不入，這毒早已滲入地底下去，不會留一點在地上的。」

唐友欽已是忍無可忍，冷然喝道：「朋友對四川唐門，倒是熟悉得很！」

「不敢，不敢！」

矮老頭嘻嘻一笑，伸着脖子說道：「不瞞你朋友說，小老兒從前跟唐椿年還是個朋友，如今聽說他那兒子不大成器，我老人家也就不想去了……」

唐椿年正是天毒星唐友欽的父親，這不是當着和尚罵賊禿？唐友欽神色倏然一沉，大喝道：「老匹夫，你敢在我面前如此說話！」

矮老頭瞪着豆眼，驚異的道：「朋友你這是怎麼了，小老兒……」

任劍秋不待他說下去，攔着喝道：「不長眼睛的老東西，我師父就是四川唐門的掌門人。」

「啊，啊！」

矮老頭聽說唐友欽就是唐門的掌門人，心知不妙，指指唐友欽問道：「這麼說，你就是唐椿年那個不成器的兒子了？」

這話無異火上加油，唐友欽瞋

目大喝一聲，「老匹夫，我劈了你！」

揮手一掌，隔着一張桌子，朝矮老頭凌空劈來。

他外號天毒星，雖是以家傳用毒出名，但他在武功造詣上，却也極爲精湛，此時一掌出手，一股凌厲强猛的罡力，就像一塊磨磐大的石頭砸來一般，空中帶起了呼嘯之聲，撞擊而至，威勢極爲驚人！

矮老頭一看苗頭不對，口中急叫道：「乖乖，不得了啦！」

大袖一捲，唐友欽劈來的一股掌風，竟然被他裹個正着，全收了去！只見他雙脚一下踏上板櫈，頭先身後，一個觔斗朝窗外翻了出去。

這一排窗外，就是大街，矮老頭敢情人生得矮小，所以一個觔斗就翻落地上，擄起袖管，氣鼓鼓的指着唐友欽罵道：「我老人家和唐椿年是朋友，可一點也不假，你這小子敢欺侮我老人家……你……你給我出來，我老人家就替你死去的老子教訓教訓你……」

天毒星唐友欽也是五十開外的人了，竟被他當作小輩，在大街上破口大罵，如何忍耐得住，大吼一聲：「唐某今天非劈了你不可！」

一道人影有如離弦長箭，颼的一聲穿窗射出。

矮老頭一見他穿窗追出，立即掉頭就跑，他脚下穿的是一雙拖鞋，一路梯梯他他的急奔而去。

天毒星唐友欽動了殺機，那裏肯捨，一路緊追下去。

任劍秋眼看師父追下去了，也立即站起身來，從懷中取出一錠碎銀，放在桌上，和高鳳嬌二人匆匆出門而去。

君簫眼看自己猜得沒錯，矮老頭果然是一位遊戲風塵的異人，而且方才他酒杯中的唐門「九毒散」，明明是唐友欽暗向自己下手，他不但暗中救了自己，而且還故意把唐友欽引開去。

只可惜矮老頭這樣一位風塵異人，竟然當面錯過，失之交臂！

只有桌上，還留着矮老頭的褡褳。

酒客們眼看一場熱鬧已經過去，又紛紛談笑喧嘩起來。

君簫因矮老頭的褡褳還留在桌上，可能還會回來，故而並未會賬離去，只是獨自慢慢的喝着酒。

約莫過了盞茶工夫，只聽長街上忽然傳來了一陣梯梯他他的聲音，君簫耳目何等靈敏，聲音入耳，就聽出矮老頭拖着鞋跟在跑路，心中不覺一動，立即抬目望去。

果見長街盡頭處，正有一團人影，拖着鞋皮，梯梯他他的急步奔行而來，那不是矮老頭還有誰來？

矮老頭慌慌張張的經過酒店窗前，看見君簫還坐在座頭上，脚下不覺一停，叫道：「小哥，你這傻小子，還沒有走？快把褡褳丟給我。」

君簫道：「老人家怎不進來……」

矮老頭回頭望望身後，急叫道：「來不及，他又追下來了，快把褡褳丟給我，這小子跟我小老兒賽上脚程，我就跟他沒完沒了。」

在他說話之時，君簫已把褡褳取起，依言丟了過去。

矮老頭一把接住，掉頭就跑，一面說道：「你只管回去睡覺，咱們江南見……」

一路梯梯他他的朝大街跑去。

他才奔出十來丈遠近，就見天毒星唐友欽快若奔馬，從長街盡頭處出現，飛掠而來，緊追着矮老頭身後過去。說也奇怪，矮老頭拖着鞋跟，看去跑得並不快，唐友欽可說勢如奔馬，但就是追不上矮老頭。

兩條人影，轉眼之間，又已在長街消失不見。

君簫也就起身會賬，回轉客房，一宿無話，第二天由黔江動身，東行出川，由宣威、五峯而至江陵，再由沔陽、嘉魚而至通山，進入江西境界。

那知一連走了兩天，都是崇山峻嶺的山區，雖然也經過一些山間的小村落，那也只是十來戶人家，有時眞是三家村，疏疏落落的三兩家。

他那裏知道，由通山進入贛境，橫穿幕阜山脈，就該走由修水至武寧的官道，他因這條大路也是橫的，故而捨了大路，去走一條由北往南的山間小徑，這一來，又不知不覺進入了九嶺山脈。

這時眼看山銜落日，天色快黑，晚煙像薄霧一般，漸漸籠罩了起伏的崗巒，這一帶竟是一連二三十里都不見人煙，看來今晚只好野宿一宵了。

君簫藝高膽大，倒也並不着急，索性任由牲口走去。

那知轉出一片松林，忽然發現了一條修築平整的寬闊山道，足可容得兩輛馬車行馳，心中覺得奇怪，這就一催馬韁，順着這條寬闊山道馳去。

那馬匹一連兩天，走的都是崎嶇小徑，這回奔上了康莊大路，立即灑開四蹄，奔行得很快，一會工夫，就轉過一處山脚，君簫馳在馬上，但見前面一座插山高峯，山腰以上，已爲雲霧遮沒，山麓間，一片濃翠的古木，出現一處巨宅。

此時野地裏暮色蒼茫，離開稍遠就看不眞切，但覺樹叢間這所巨宅，佔地頗廣，前後足有數十間房

屋，圍以高牆，只要看這份氣勢，就非比尋常！

本來嘛，深山之間，非村非鎮，孤零零的出現了這所巨宅，自然絕不是尋常鄉紳富戶。

君簫也不去管它，策馬直向巨宅馳去！

要知當時除了較大的城鎮，可以找到客店，一般行路之人，如果錯過宿頭，找當地人家借宿，乃是並不爲奇之事。

望山跑死馬，這話可一點也沒錯，老遠看來，這一座高峯好像就在面前，但却足足奔馳了四五里路，才趕到巨宅前面。

但見這座巨宅依山而起，兩面山坡間，是一片蒼鬱的古松，圍着巨宅是一丈多高的青石高牆，高大的門樓，緊閉着兩扇黑漆大門。

君簫在門樓前面下馬，跨上一步，舉手叩了兩下。

敢情他這一陣得得蹄聲，空山幽谷，老遠就聽到了，因此他只叩了兩下門環，裏面就有門閂開啓之聲，接着果見大門開處，從裏面走出一個蒼頭模樣的彎腰老頭，一手拿一支竹桿旱煙管，朝君簫一陣打量，含笑問道：「小哥找什麼人？」

君簫手牽着一匹馬，連忙抱拳說道：「老丈請了，小可一連走了兩日山路，找不到宿頭，方才遠遠望見寶莊，才趕了來，想請借宿一宵，不知是否方便？」

彎腰老頭哦了一聲道：「小哥山行迷路，錯過宿頭，也是常事，只是老朽作不了主，小哥且請稍候，容老朽進去稟告一聲。」

君簫拱手道：「多謝老丈。」

彎腰老頭回身走入，依然闔上大門，去了不過盞茶工夫，彎腰老頭又開出門來，招招手道：「小哥請進，馬匹就拴在門口好了。」

君簫拴好馬匹，隨着走入。

彎腰老頭隨手關上木門，然後引着君簫穿過走廊，進入一間客房之中，回頭笑道：「小哥請坐，山行迷路，想來尚未進食，老朽替你到廚下去看看有什麼吃的。」

君簫忙道：「怎好如此麻煩老丈？」

彎腰老頭笑道：「小哥不用客氣，咱們少莊主沒遷到南昌去以前，咱們這裏，每天進出的人可多呢，酒筵一開就是一、二十桌，光是廚下，十幾個廚師還忙不過來。」

他邊說邊走，已經往外行去。

君簫聽他口氣，好像他們少莊主是個十分闊綽的人，現在已經遷到南昌去了。

這就難怪，偌大一座宅第，冷清清的不聞一點人聲，原來是一座空宅，這彎腰老頭敢情是看屋子的。

哦，他方才要自己在門口稍候，他進來稟告一聲，他家主人既不在這裏，他要向誰稟告呢？

彎腰老頭去了不久，便領着一個小廝進來。

那小廝手中提着一個食盒，放到桌上，打開盒蓋，取出熱騰騰的四式菜餚，和一小桶白飯，又取出一副碗筷，一齊放到桌上，才行退出。

彎腰老頭道：「小哥，粗菜便飯，將就着用吧，老朽已經關照過小廝，要他把小哥的馬匹拴到馬廐裏去，多上些豆料。」

說完，就在下首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自顧自抽起煙來。

君簫肚中確也饑餓，當下就說了聲：「多謝。」

不再客氣，獨自吃喝起來。

彎腰老頭一面抽煙，一面問道：「小哥，你尊姓大名，如何稱呼，府上那裏？」

君簫道：「小可雲驚天，自小由家師撫養，生長天山。」

彎腰老頭目光一亮，點點頭道：「名師出高徒，小哥尊師，想必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高人了？」

君簫笑了笑道：「老丈猜錯了，家師只是一個天山脚下的牧羊老人，從沒在江湖上露過臉。」

彎腰老頭吸了一口煙，又點點頭道：「武林多奇士，有許多高人，息隱山林，寧可一生默默無聞，也不願作出岫之雲，令師也一定是那一類的奇士，不過據老朽看，你小哥一身藝技，大是不弱，將來在江湖上，一定可以混出一點成就來。」

君簫腰上圍着一條緬刀，誰都可以看得到，要是武功沒有相當底子，這種軟刀，最難施展，自然不會當作隨身兵器的了。

正因君簫武功高強，忽略了這一點，但看在行家眼裏，至少也可看出君簫一定是個使刀的能手。

君簫忙道：「老丈過獎了，小可初走江湖，但願能依老丈的金口，有所成就。」

彎腰老頭又道：「小哥初走江湖，要到那裏去？」

君簫道：「小可一向生長塞外，久聞江南是魚米之鄉，是遊歷來的，家師說過，大丈夫志在四方，還沒有一定的去處。」

彎腰老頭忽然張了張口，好像要說什麼，但又嚥了下去，只是「哦」了一聲，沒有再說，過了半晌，才道：「小哥要在江湖上圖得出身，最好還是投身鏢局，當個鏢師，日後有了經驗，自己可以開一家鏢局，當當局主，這是最正當的出路了。」

君簫道：「老丈說的極是。」

年老的人，誰都喜歡有人和他

聊聊，彎腰老頭嘮叨了一陣，等君簫用完晚餐，才收過碗盤，又替他泡來了一壺香茗，藹然道：「小哥山行辛苦，還是早些休息吧！」

說完，彎着腰趦了出去，隨手替他掩上了房門。

君簫也看得出來，彎腰老頭不但有一身武功，而且還很高，但他對自己倒確是一番好意。

只是方才自己和彎腰老頭說話之時，窗外有人竊聽，在此人逼近窗前之際，彎腰老頭明明也發覺了，他却故意裝作不知，還暗中注意着自己，不用說，他是在試探自己的反應，幸虧自己只作不知，才算瞞過了他。

看來這座蓋在深山裏的巨宅，似乎並不簡單！

君簫當然不在乎，即使這是龍潭虎穴，他也不在乎，何況人家對自己並無惡意，他取過茶壺，倒了一盅茶，喝了幾口，正待解衣上床！

忽聽「嘶」的一聲，一陣輕快的衣袂飄風之聲，在窗前飛落。

只要聽聲音，君簫就可以分辨出此人正是方才竊聽自己和彎腰老頭說話的那人！

「他又來了！」

君簫心念方動，只聽窗外那人低沉的道：「你出來。」

君簫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聲音很怪，隔着窗子道：「我叫你出來，你就出來好了。」

君簫應了聲：「好。」

就開門出去，但窗下並沒有人，他當然看到一條頎長黑影，隱綽綽站在牆頭上，但他只作不見，故意朝走廊兩頭張望了一陣，口中不覺輕「咦」出聲，自言自語的道：「這會是什麼人和我開玩笑不成？」

但聽牆上那人道：「我在這裏。」

君簫這才抬頭看去，只見那人招招手道：「你隨我來。」

說罷，身形翩然飛起，朝牆外落去。

君簫只得跟着朝牆頭上縱去，但他不好把武功露得太高，是以雙脚一頓之後，使了一式極普通的「旱地拔葱」，一下縱起一丈四五尺高，身形越過牆頭，雙脚堪堪落到牆頭之上。

舉目看去，牆外敢情是一處花園，黑暗之中，可以看到花樹參差，亭台隱隱，離牆不遠，是一座疊石爲山，剔透玲瓏的假山。

假山頂有一座六角亭，亭前正有一個頎長的人影靜靜的站在那裏。

君簫一眼就認出這人正是方才在牆頭上向自己招手的那人。

從牆頭到假山山頂，大概只有三丈距離，君簫故意提吸了一口眞氣，雙脚在牆頭上用力一點，雙臂一劃，使了一式「燕子三抄水」，一個人淩空朝假山上撲去。

但還是差了一點，他身子落到假山的一塊突岩上，脚尖一點，身形再次騰空躍起，登上山頂。

他方才不敢多看，是怕對方察覺他故意裝作，是以只有匆匆一瞥，看到一個頎長人影，如此而已！

這回他登上假山，相距已近，自然看清楚，這人背對着他，所謂頎長人影，只是身上的披風長及地，可並不是人長。

他烏黑柔軟的頭髮，後肩頭一直披到背後，在淡淡月色之下，黑得發光！

君簫脚下不由一停，心中暗道：「她會是女的？」

長髮女郎沒有回過身來，只是冷聲道：「你輕功還算不錯。」

這回，她一開口，聲音雖冷，却又嬌又脆，顯然，方才說話之時，是她故意把聲音說得怪怪的。

君簫略爲抱拳道：「方才就是姑娘叫小可出來的麼？」

長髮女郎微哂道：「不是我，你說還會有誰？」

君簫道：「姑娘叫小可出來，不知有何見教？」

長髮女郎道：「你眞叫雲驚天？」

君簫反問道：「姑娘如何知道小可姓名的？」

長髮女郎嗤的笑道：「我自然知道了，我是問你這雲驚天，可是你的眞姓實名？」

君簫道：「姑娘是誰？」

長髮女郎道：「你不用管我是誰，你先回答我。」

君簫傲然道：「姑娘不肯說妳是什麼人，小可恕不作答。」

長髮女郎慢慢的回過身來道：「我叫姬紅藥。」

她雖然回過身來，她臉上却蒙着一層黑紗，依然看不到她的面貌，但她一雙明亮的眼睛，却透過黑紗，凝注着君簫，說道：「我已經告訴你了，現在總可以答覆我了。」

君簫道：「姑娘這姬紅藥三字，可是眞姓名麼？」

姬紅藥氣道：「我何用騙你？」

君簫道：「姑娘既然知道妳何用騙我，那麼小可又何用騙妳？」

姬紅藥嗤的一笑道：「你很傲，這麼說，你眞叫雲驚天了？」

君簫道：「大丈夫行不更姓，坐不改名，小可自然是雲某了。」

姬紅藥道：「好，那麼我再問你，你師父是不是叫百里奇？」

（未完・一）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上文提要：慕容世家當年想要一舉消滅天鏡大師、龍道長、江凌波，却被對方挫敗了，慕容風亦被廢了武功，慕容風死前宣佈慕容世家退出江湖。爲報當年之仇，其子慕容長青苦修多年，終於重出江湖，并聯合南宮世家與散花仙子用强硬手段將江南武林統歸「三聖會」領導，此時三人正籌劃如何追殺天衣大師等人……



醫神走請慮疑存　路引狗天影踪覓

「別把我看得那麼嬌柔，打仗拚命、受傷流血的事都能勇往直前，何況是自理生活的小事？」南宮秋月道：「兩位只管放心，小妹絕不誤事。」

散花仙子微微一笑，道：「兩位似是都學過一點易容手法，只是太淺陋了，破綻百出，這一次我們要改扮得徹底一些，不讓任何人瞧出破綻。」

「小妹身上帶有三張人皮面具，」南宮秋月道：「製作得還算精巧，而且替換容易……」

「秋月妹，人皮面具，確可以掩去本來面目，也能很快改變臉型，」散花仙子道：「但它最大的缺點是，使人的臉皮僵硬，看上去不像一張活人臉，內行人一眼就看出來，眞正要改扮得絲絲入扣，不露痕跡，還是易容藥物，手法熟練了，舉手之間，就能使容貌改變，比換人皮面具還要簡單。」

「那就有勞仙子，指點我們易容術了，」慕容長青道：「此行要遍行江南各處，暗中視察分會，隱藏得越秘密越好。」

散花仙子點點頭，動手代兩人改扮，眞是神乎奇技，纖纖玉手，在兩人臉上抹幾下，整個人就全變了，對着銅鏡端量，兩個人也認不出是自己了。

慕容長青歎息一聲，道：「明月觀在江湖傳誦百年，似已入了神化之境，見識過仙子的奇技、異術之後，果然盛名不虛，使得凡俗中人大開眼界。」

「我正遇上了非常的挫折，」散花仙子道：「把和尚、道士追丟了，心中既不服氣，又覺不安，以鷂鷹的視力，天狗的嗅覺，竟然找不到他們的下落，這就有些不可思議了，難道眞有位遁世高人，在暗中和我們作對？」

「天狗的嗅覺？」慕容長青吃驚的道：「鷂鷹覓踪，一日千里，已使人歎爲觀止，天狗又是什麼奇異怪獸？在下從未見它出現過！」

「知機子閱歷豐富，老奸巨滑，誘敵的部署頗具巧思，我也被那些佈置搞昏了，」散花仙子道：「老郎中不按棋局擺棋，造成了一盤亂局，我也有些想不通了，但顯然他們已先走一步，只好動天狗和鷂鷹配合行動……」

「散花姐姐，天狗在那裏？」南宮秋月接道：「這幾天我們和妳形影不離，怎的從沒見過？」

「牠就藏在我的衣袖中。」散花仙子右袖一抖，一物疾飛而出，繞屋飛行一週，落在散花仙子面前的小方桌上。

兩人凝目望去，發覺其形似鼠，但却多了一對生着茸毛的翼。

「飛鼠，」南宮秋月一顰秀眉，

道：「却比飛鼠小很多，倒像一隻大蝙蝠。」

「也不是全像，牠頭呈三角，尖齒利爪，頸子可以伸縮，有點像蛇，也有點像龜。」慕容長青道：「會飛的飛龜、飛蛇。」

「你們說得都不算錯，牠蛇頭龜頸，利齒鳥爪，蝠身鼠尾，」散花仙子道：「是很罕見的一種鼠類，牠像蛇，却是蛇虺的天敵，牠生長在巫山一處幽濕的山谷中，出生四個時辰，就可以爬行，但齒還未尖，爪還未利，沒有拒敵的能力，最要命是，牠兩隻眼睛，要七天後才能視物，全憑與生俱來的敏銳嗅覺，躲避敵人的襲擊、吞食。天下以嗅覺見稱的動物，無出其右，在十日之內，都可以憑嗅覺追踩敵踪，所以，我們叫牠天狗，人間似是不可能有如此靈敏的動物。」

慕容長青心中一動，道：「這麼說來，我們追到湖州，仙子是早有所本了？」

散花仙子道：「明月觀主，豈會放無的之矢。」

「爲什麼到了湖州，」南宮秋月道：「却又找不到敵人的去處呢？」

散花仙子笑一笑，舉手一揮，天狗突然一展毛翼，迅速無比的穿窗而去，道：「所以，我遇上了很大的挫折，我請出天狗，也花了不少工夫，找出他們脫下的衣靴，仗天狗的靈敏嗅覺，一路追了下去，但進入湖州城，却失去了他們的去處、行踪，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但它却發生了，」慕容長青接道：「我們在湖州搜查了他們可能藏身的地方，找不出一點線索。」

「所以，我才想到有一位隱在暗中的高人，和我們作對……」散花仙子道：「至少他們到過湖州，進入了湖州城中，才消去身上的氣味！」

「氣味消失的地方，也是最可疑的地方，」南宮秋月道：「不知在城中何處？」

散花仙子淡淡一笑，道：「城中一處十字街頭，地方選擇得高明，就很難正確的判斷出他們隱身何處。」

「那是說，在湖州一處十字街頭，氣味忽然消失了？」慕容長青道：「什麼方法能使人身上氣味消失呢？連天狗這等具有靈敏嗅覺的奇禽異獸，也無法追出行踪？」

「火燒、水洗，都能使氣味消失，」散花仙子道：「但要瞞過天狗這樣禽、獸之間奇物，必須要燒得徹底，洗得乾淨，最有效用的方法是藥物……」

「藥物？」慕容長青道：「我們去過的太和堂，是湖州最大的一家中藥舖……」

「散花姐姐，我們追踪到太和堂，」南宮秋月道：「是不是受到了天狗的指引？」

「不，這也是我猶豫不決的原因。」散花仙子道：「那個大夫的病人，排了數十百人的長龍，一定是位妙手回春的好大夫，而且，我也打聽過，那位大夫很有名氣，醫德、醫術都很好，從不和江湖中人往來……」

「有很多僞君子，不能只以外貌觀查，」南宮秋月道：「我看他房舍廣大，一連數進，住上五六十口人，也看不出來，只恨當時一念之差，沒有仔細的搜查搜查。」

「跑了和尚跑不了廟，現在去也不遲，」慕容長青道：「我早已調派了六名精幹的三聖會中弟子，監視了那座宅院，發現可疑人物，直接以飛鴿傳書，報上總會。」

散花仙子一揚右腕，一團黑影，射入了張開的袖口之中。

「好快的速度，如閃電，如流矢，」南宮秋月道：「不知這號作天狗的飛鼠，是否也會傷人。」

「牠爪上有毒，尖齒可透木石，身體輕巧，柔軟，不易受傷，再加上在成長環境中練成的應變能力，」散花仙子道：「不但會傷人取命，而且，攻擊人的方法，也十分毒惡，這本是明月觀中一大秘密，今天，不但讓你們瞧到了天狗，我也說出了很多不該說的事。」

「散花姐姐，那就索性大方一些，說個明白？」南宮秋月道：「這種奇異的動物，不但未曾見過，也沒聽人說過，小妹懷疑它可能不是自然生成。」

「說得很有道理，索性就說個清楚吧！天狗這個獨特的動物，確加上了人工的育教，藥物的培養，」散花仙子笑道：「但牠成長在殺戮過程中，也是它身價非凡的原因，它生下來，七日內目難視物，是一大缺憾，千百條毒蛇、惡虺，在追逐吞食牠，通常牠們一胎七子，但能存活下來的，只不過一兩隻而已，但活下來的，都練成了一身本領，待牠們齒銳、爪利之後，開始反擊，搜殺毒蛇，飲血食膽，也有反噬的蛇虺，和牠們鬧個同歸於盡，但這種現象不多，牠們敏捷機警，十次惡鬥九次贏，明月觀中人，也一直在暗中觀察選擇，確定了目標之後，以編織絲網圍捕牠們，十次有九次失敗，但牠們不會離開那裏，那條幽谷中有近半是深山中少見的泥沼，食物豐富，也適合毒蛇生存，雲集了數萬條各種毒蛇，天狗的父、兄妹，大都爲蛇吞食去，但毒蛇也是牠們口中佳餚、美味，捕得了選得的目標之後，帶入明月觀中，開始以藥物育化，讓

牠們脫胎換骨，培養牠們的靈性，也改用天狗的稱號，你們見到的已不是牠們本來面貌。」

「原來如此，」南宮秋月道：「很感激散花姐姐把貴觀不洩於世的秘密告訴我們，但江湖上的陰險和明月觀的世外仙境不同，這裏充滿着奸詐、暗算、暴力血腥……」

「我明白你們的意思，」散花仙子目光轉注到慕容長青的身上，接道：「慕容兄和南宮妹子如懷疑湖州太和堂，我們可以再去那裏一趟，仔細的搜查一遍？」

「心中有疑，就屠盡殺絕，」慕容長青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我們的秘密，這些年一直未洩漏出去，就是因爲我用戮屠手段封鎖了可能洩漏的管道，如因一點仁慈，留下了大患，那就大大的不智了。」

「我們要殺的是道士、和尚、江豪和知機子，」散花仙子道：「找不到這些人，盡戮湖州城中人，也於事無補，三聖會既已冒出江湖，統一了江南道上的勢力，不管爲什麼事搞出血案，這筆賬都會算在三聖會的頭上。」

慕容長青沉吟了一陣，道：「還是仙子顧慮的週到。但和尚、道士絕對不能漏網，幫助和尚、道士的人也不能放過。」

「我們盡力而爲，只要和尚、道士和江三還在湖州，我就不信找不出一點蛛絲馬跡！」散花仙子道：「太和堂的大夫眞有掩護他們的情事，你們剮他、殺他，我都同意，但如找不到太和堂掩護道士、和尚的証據，不要擅動刀劍，殺一個名醫，不同於殺一個江湖豪雄，會在湖州地面上留下很大的遺恨，會傳說很久。三聖會的聲譽也會受到可怕的挫傷……」

「散花姐姐說的對！」南宮秋月接道：「我們爭的是江湖霸主，不是奪取江山作帝王。所以，我們只殺和我們作對的江湖人，和江湖無關的人、事，我們可以暫時不理。」

慕容長青臉上閃掠過一抹怒色，但很快復常，笑一笑，道：「說得對，要收攬人心，就不能殺性太重，除去了和尚、道士之後，我們再回姑蘇，研製出一套會規律法，頒佈下去，要三聖會弟子、會衆們一體遵行。」

「既然決定去湖州，行動就要快，吩咐他們備車，即刻上路。」散花仙子道：「同時，通知杭州分會，把我們收集的道袍、袈裟、衣物、靴子，送往湖州備用，這一次要徹底的查明白。」

*　*　*

夜闌人未靜，仝大夫不但是一個着手回春，醫術精湛的好大夫，也是勤奮上進，夜讀書的用功大夫。

而且看得很專注，連耳目也失去了靈敏。

房門銅環第二次叮咚噹起，仝大夫終於聽到了，但人未離座，書未蓋合，只是搖搖頭，道：「我沒空吃東西，擺在廚房裏，餓了我會叫妳們……」

蓬然一聲，木門大開，木栓已成二截，回復了本來面目的散花仙子、南宮秋月，先後步入了書房。

慕容長青也來了，但却抱劍站在書房外，未踏入書房一步。

「紅袖添香夜讀書，大夫却少了一個添香紅袖？」散花仙子笑道：「可是有意在等我們了？」

這番話模稜兩可，有威嚇的意味，也有點挑逗的意思，只是加上南宮秋月手中的彎月刀，慕容長青懷抱的青鋒劍，就有點威脅重於挑逗了。

仝大夫由驚懼中恢復了正常，道：「兩位姑娘是……」

仝大夫的神情變化，逃不散花仙子的眼神，當然也逃不過南宮秋月和慕容長青的觀察。

「聽過南宮世家麼？」南宮秋月道：「名聲可是有些不太好……」

「俠名遠著啊！」仝大夫道：「怎麼不好？」

「太嗜殺了！」南宮秋月原想威脅仝大夫，却不料仝大夫的話接得太快，只好自暴其短了。

「南慕容、北南宮，慕容世家早已封劍歸隱，南宮世家仍然威名正盛，如日方天，」仝大夫回答得理直氣壯，神色肅然。

盡是堂堂皇皇的大帽子，重逾千斤，壓得南宮秋月心中歡喜，却又有着不知如何回答的詞窮之感。

「你一個看病大夫，對江湖中的人事變化，如此清楚，」散花仙子道：「定是常在江湖上走動？」

「常常出門，也常在深山幽谷中走動。」仝大夫道：「採得奇藥醫百病，藥在大山深谷中。」

「也會武功了？」

「當然，而且，武功還相當的不錯，採藥大山，常遇虎狼，如非一身好武功，那能保得命在……」但目光轉注到斷成兩截的木栓上，仝大夫有些神色黯然了，歎口氣，道：「只是逐狼打虎的拳、刀功夫，像這等隔門斷門栓未傷的高深武功，就非在下能及了。」

「大夫能逐狼退虎，武功也算不錯了，」南宮秋月道：「大夫採藥，幾年出去一次？」

「過去兩年一次，我熟讀地理通誌，何處產藥物，都有一個概念，往返一趟，少則兩個月，多則半年，大都可以如願採得。」仝大夫道：「加上成批銷來的藥物，足

可應市了。」

「大夫去年在那裏採藥？」散花仙子微笑如花地道：「仔細想一想，別要說錯了。」

仝大夫搖搖頭，道：「這幾年病人太多，日逾百人，忙得有三年沒出去採過藥了。」

散花仙子一皺眉頭，忖道：這倒好，三年未離太和堂，江湖上發生了什麼事自然不會知道，長蟲吃刺蝟，無法下口啊！問了也是白問。

但見慕容長青舉步一跨，人從書房門外，一下子到了書桌前面。

仝大夫竟然忘形地叫起來，道：「好武功啊……人如行雲流水而來，可眞讓人大開眼界了。」

慕容長青心中有火，本想出手懲治一下仝大夫，聽他這麼一叫，雖然是長髯飄胸中壯年齡，但率性而爲，那裏像常在江湖中走動的人，只好改變了主意，道：「大夫驅狠逐虎，武功定然不錯，可否亮一手給我們瞧瞧呢？」

仝大夫道：「不行，你剛才那一大步，跨了近兩丈的距離，人如御風，是上乘輕功，震斷木栓，木門未倒，是內家罡炁，在下武功雖然不錯，可離此境界太遠，唉！人各有志，在下喜好醫病配藥，也未全心投入習練武功，自然難有大成了。」

「這麼說來，你是二流的身手，一流的醫術了？」慕容長青道：「能不能舉例說明，你的醫術到了何種境界？」

「論武功，在下還登不上二流身手，如論醫術嗎，放眼當今之世，仝某願屈居第二，不知那一個敢誇爲第一？」

慕容長青微微一怔，道：「好大的口氣！」目光轉注到散花仙子的身上，道：「這位仙子，也具有高深的醫道，難道會不如你？」

仝大夫淡淡一笑，道：「這位仙子姑娘，如若也會醫術，那是最好不過，也可以考考在下了。」

散花仙子秋波中精芒一閃，道：「好！手腿爲利刃所斷，你能夠接續起來麼？」

仝大夫道：「那要筋骨不缺，而且時間不能超過兩個時辰，在區區眼中不是難事。」

慕容長青、南宮秋月聽得呆住了，兩人雖然殺人無數，但斬斷手脚，還可以接續起來，却是未曾聽聞過的事，不禁對仝大夫多了一份敬重和好感。

「你認識我是誰？」散花仙子道：「會不會治療毒傷？」

「無緣識荊。」仝大夫道：「中毒一事，區區小病耳，難在藥物，找不到對症之藥，神醫也將束手。」

「倒是中肯之論，」散花仙子道：「你能續斷肢，也能治療內科百病了？」

仝大夫居然點點頭，道：「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內腑五臟還未潰爛，還有下藥的機會，區區應該能醫。」

「這麼說，不是很有把握了？」慕容長青道：「在下聽說過，神醫奇術，能生死人，肉白骨，難道都是欺人之話了？」

仝大夫歎息一聲，道：「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死了的人，要他還魂重生，也要看他怎麼死的，死去多久。這麼說吧，在下醫治不好的病，天下名醫，只恐再無人能醫好他了。」

「你是說，你的醫術是天下第一？」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强，」仝大夫道：「我如謙稱第二，誰敢稱天下第一。」

慕容長青道：「好！收起你這太和堂藥舖如何？」

仝大夫奇道：「爲什麼？」

「跟我到姑蘇去，就任三聖會的護法醫師。」慕容長青道：「你一個月能賺多少銀子，我們可以加倍付給。」

仝大夫道：「這個……」

慕容長青道：「我有一個不太好的習慣，那就是說出口的話，不喜歡別人拒絕。」

仝大夫歎息一聲，道：「我如撒手一走，湖州一大羣病人，何人來料理治療……」

「大夫，你醫術精湛，救治的應該是劍氣寒澈西湖水，立馬吳山第一峯的英雄、豪傑，」南宮秋月微笑道：「一般的販夫走卒，死了也罷，這世間多他們一些，少他們幾個又有何妨？」

她長得相當美麗，出口吟詠，也頗有才氣，只是生性冷酷一些，把人的生命在她的眼中也分出了等級，有些人在她的心目中命如草芥，死不足惜。

仝大夫心頭一動，忖道：物以類聚，古人誠不欺我。慕容長青雖屆中年，但就外表而言，瀟灑飄逸，如神仙中人，南宮秋月冷中含嬌，極得環肥之美，笑起來嬌媚橫溢，醉人如酒，但兩人的心地却如穿心的鐵錐，斷腸的利刃，兇狠可怖，森森寒人……

只見慕容長青淡然一笑，接道：「大夫還未想通麼？你醫道絕世，如不能爲我等所用，不但暴殄天物，且會留作後患。大夫讀書萬卷，該是位知機的人，應當如何，希望早作決定！明早朝陽雖好，却照不醒屈死的怨魂。」

好毒的手段，不答應，就要立刻殺人了。不過，進入三聖會中也

好，看看他們炮製殺手的方法，也許還有機會暗助龍道長一臂之力，幫他脫困，但此人陰沉多疑，不能答允得太快，這方寸拿捏之間，倒要費番思量了。

「大夫還不能作個決定麼？」慕容長青又道：「天色已亮，朝陽即將升起。」

「三聖會是個什麼組合？在下從未聽過，」仝大夫道：「再說一個帮會組合中人，仍在人間紅塵中，到處都可以看病，用一個專任的大夫，又付出昂貴的代價，划得着麼？何況，也未必有那麼多病人可看。」

南宮秋月回顧了慕容長青一眼，笑道：「告訴他吧！既然決定要用他了，就讓他多瞭解一些。」

「仙子的看法呢？」慕容長青道：「醫術一項，要請仙子認定，這位仝大夫，是否言過其實？」

兩人對話的訊息使人震驚，淡淡兩句中，却深植着濃重的殺機。

仝大夫是絕頂的聰明人，才能外露樸拙，表現了全無心機的純眞，也聽出了表達的訊息是：

慕容長青還未決定是否要聘用他為三聖會中大夫，但已決定了他必死的命運。

除非散花仙子能認定仝大夫的醫術，如其所言，是當世第一高手。

仝大夫非常相信自己應變的才智，也自信未露破綻，所以全無拒敵的準備，單以本身具有的武功而論，別說抗拒三大強人，只是其中任何一個，都可在三五招內，取其性命。

慕容長青具有的嗜殺生性，完全出人意外，仝大夫有些悸動了，但也激起了他奮起鬥智的意志。

心中雖千廻百轉，但表情仍維持着樸實的鎮靜，眼下已失去操控生死的能力，只有暫把生死拋諸腦後了。

「大夫，」散花仙子道：「一個內臟受到重傷的人，但奄奄一息尚存，應該如何下藥？」

不問如何能救活人，却問如何下藥？是個眞正的大行家了。

仝大夫沉吟了一聲，道：「先維持氣息不絕，再審度傷勢用藥，世無起死回生的仙丹，要在他延續的生命中，培養出他的生機，如何能掌握生機，使選用的藥力發揮出最大的效果，才是醫術高低的分際，最高的醫道，也救不活生機全絕的人，所謂藥醫不死病……」

「大夫！」慕容長青打斷了仝大夫的話，接道：「世有傳說大還丹功能起死回生，可全是欺人之談？」

「丹道有術，靈藥難求，」仝大夫道：「煉製大還丹，並非難事……」

「但既有人能夠採得靈藥製金丹，」慕容長青接道：「大夫自詡第一，亦應有此本領才對……」

「這……」以仝大夫的博學多才，竟有詞窮之感，眞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仝大夫說得對！」散花仙子接了口，道：「異花奇菓，不是下工夫就能找到的，其物可遇不可求，眞的有了那些，也用不到大夫幫忙，也不用高明的醫道去培出傷病者的生機，使藥力發揮出最大效果，已有神丹仙菓，吃下去病也就好了。」

「仙子是採藥、用藥的大行家，自然是不會有錯，」慕容長青神色平靜地笑一笑，道：「三聖會是否聘這位仝大夫，還得仙子作個主張了？」

仝大夫心中忖道：「就算是彼此敬重吧，也用不着表現得如此明顯做作，看來這三人之間還存有一些芥蒂，明明是慕容長青想把我引入三聖會內，却又把這個引薦的責任移向散花仙子的肩上，是一種妄圖自保的手法，難道他對我還有着無法消除的懷疑？

「我相信他的醫術對三聖會會有很大的幫助，」散花仙子微笑着說道：「所以，應聘他為三聖會領袖大夫，在他的領導之下，再以三聖會的財力、人力支援，我相信三五年內，必會有極大的成就……」

「仙子，」慕容長青道：「五年內，能不能製出大還丹那種妙藥靈丹？」

「要看機緣了。如果能採取到需要的藥物，製成你夢寐以求的大還丹，不是難事。」散花仙子道：「但如把成就寄望於醫道之上，慕容兄，就非一個具才智的人該有的心態了。其實以你的基礎成就，再下十年苦功，也許就如你之願，最多十五年，我保証你可以練成。」

南宮秋月本是臉帶笑容，靜靜的在聽兩人說話，但不知怎的臉色大變了，聲音也帶着一點冰冷的味道，說：「仙子姐姐，慕容兄要練什麼武功我可以不問，但如煉製大還丹，那就要一爐三粒，三聖會中首腦分擔了所有的風險，權勢所得，也要平衡……」

「誤會呀，誤會！仙子何不把話說個清楚，」慕容長青道：「不能讓南宮賢妹心存芥蒂？」

「三聖會還沒統帥江湖，和敵手接戰，豈可先有誤會。」散花仙子道：「咱們眞正的敵手，是少林、武當、洞庭盟。」

「洞庭盟除了江凌波之外，就數到他老婆江夫人了，」南宮秋月道：「聽說那位江老夫人，不但是武功高，在洞庭盟中排名第二，機智、陰險尤在其夫之上，洞庭盟下十二寨的寨主，身手雖也不錯，但最精湛的是水上功夫，所以，他們守强於攻。洞庭盟江凌波失蹤已相當時日，那位老夫人竟能隱忍不發，除了派出愛子江豪打聽消息之外，洞庭盟再無他人出動。」

「秋月賢妹說得不錯，」慕容長青道：「三聖會一夜間接受了江南道大部份勢力，竟未能引動江老夫人出動盟下造訪。事實上，她早已對三聖會存有懷疑了，仍能按兵不動，忍受着丈夫、愛子失落的悲傷、痛苦，一般男人也沒有這份隱忍不動的意志力。」

「也有點出我意外，」散花仙子道：「看來，我們打算分頭截殺，擊潰洞庭盟的計劃，不得不修訂了。」

慕容長青點點頭，道：「秋月賢妹的家族實力，分佈在南陽附近，距離嵩山和武當山都不太遠，對他們的實力，該有個眞正瞭解，似乎是比我們先前的估算還强很多？」

南宮秋月未作回答，却反唇相詢，道：「慕容兄，要練什麼武功，非得借重大還丹藥物不可？」

「只是剛剛起步，還沒登堂入室，所以，未對賢妹提起，」慕容長青道：「暗算了天鏡大師、龍道長和江凌波，就如箭已在弦，不得不發，只望擺平江湖上三大高手之後，即可統一江湖，號令天下武林同道，但杭州夜襲一戰，竟落個片甲不留，我們出動了十大特級殺手中的四個，三十個一級殺手，不過一個更次的工夫，全部被殺，少林、武當弟子中，如各有數十個這樣的高手，咱們不但霸業難期，後果也將十分悲慘，武當三子早已名滿江湖，本就是這一代江湖上傑出的人物，不去說它，但少林寺一個和尚，名不見經傳，却能飛身一擊，連殺了十八個人，小兄自忖，一對一的鏖戰下去，恐也非其敵手，那個山藏海納的和尚廟，實有些叫人莫測高深了。」

「說了半天，還沒說出來，你要練什麼武功？」

南宮秋月很固執，釘上了一件事，問不出清楚的答案，絕不鬆口。

「馭劍術，」慕容長青道：「不是什麼新奇的武功。」

「却是劍術中最高的境界，」南宮秋月道：「古往今來的江湖人物，也沒有幾個人有此成就。」

「那個少林寺的和尚飛身一刀，十八人連環授首，和傳言中的馭劍術有何不同？」慕容長青道：「唯一的不同，只是刀和劍的區別。」

南宮秋月頗覺詞窮，武林中從未傳過馭刀術，但飛身揮刀一擊，殺就十數人的本領，應非太難的事。但要看殺的是什麼樣子人物？才能評斷出刀劍上的功夫，慕容長青劍術上的成就，絕不在她的彎月刀下，這幾年三人交往密切，有寶獻寶，頗有福禍與共的氣勢，但三人行生活在一起之後，才發覺每個人都有藏私，都有隱密，反而使交往的情意有了裂痕，只不過三個人已同上到一條路上，面對着江湖變局，只能隱忍不發，以應付大局變化。

問題是三個人都是十分聰明的人，把利害得失計算得相當精密，也都能在瞬息間忍下怒火，變出笑容。

所以，南宮秋月推斷慕容長青練的馭劍術，決非飛躍而起，揮劍一擊的馭劍術，很可能是更高的奇技，也可能根本不是馭劍術，是一種其他的武功，心中有了譜，反而不問了，笑一笑，道：「聽說武當派收藏了不少的小還丹，日後，攻上武當山時，逼那些道士交出來。」

慕容長青道：「仙子說得對，這要機緣巧合，非人力所能謀取，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此後多用一些工夫就是……」目光突然轉到仝大夫的臉上，道：「大夫，你想要多少月俸？」

「仝某人稍有集聚，也未成家生子，月俸多少，不太計較，但望能給我半月時間，讓我對正在用藥的數百位病患有個交代。」

聰明人，把握住機會，把引人動疑的問題先說出來。

慕容長青一皺眉頭，流露出不滿之色。

但散花仙子却不給慕容長青開口的機會，道：「半個月如果不夠，多個三五天也不妨事。」

慕容長青目光轉動，掠過散花仙子和仝大夫，微微一笑，道：「大夫是三聖會第一國手，此後借重正多，忙起來，就無法再兼顧湖州病人，自應該有個交代安排，二十天後，三聖會派人來此恭迎大夫。」

仝大夫一抱拳，道：「一切遵命，二十日後，仝某整裝以待。」

三個人點頭一笑，飄身而去。

心中却在暗暗忖道：慕容長青已動了殺機，但却被散花仙子一句話，大作轉變，而且給足了我的面子，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照天衣大師的說法，三人之中，以散花仙子最為可怕，但對面相處，却以慕容長青最易動怒，最為善變，這究竟是何原因？難道兩人發現了什麼？故意演一齣戲，讓我看看？散花仙子表現的友善，只是要鬆懈我防範之心？故意當我之

面，說出了三聖會一些秘密，使我泥足深陷，不容許置身事外？是把我當一個强敵看待，還是故作佈局，擾亂我的心意，讓我在急忙中露出破綻？

不管如何，都得謹愼從事，不能有一點錯失。

＊　＊　＊

這是間雅緻的客房，散花仙子剔一剔案上銀燈，笑道：「天色將亮，兩位可以請回房去休息了……

「這個仝大夫，怎麼看都不是一個簡單人物，」南宮秋月道：「咱們輪流監視他，如果他是收留和尚、道士的人，三天內必有行動。」

「我已在他書房門外，佈下了十里香，三天之內，只要他一步踏出門外，都無法逃過追踪，」散花仙子道：「我佈下的香味很淡很淡，淡到人的嗅覺無法聞得出來，雖然他醫道精深，除香有術，但他嗅不出那股味道，就不能下手除香，三日後，咱們再到太和堂去，可以追出他三天中的行踪，比派人監視可靠多了。」

「仙子身懷奇術，迭出奇招，」慕容長青道：「實是叫人佩服，不過，對仝大夫這個人，在下却有揣測不透的感覺。」

「慕容兄有什麼看法呢？」散花仙子道：「能不能說出來聽聽？」

「一種奇怪的感覺。」慕容長青道：「仝大夫這個人不是天才，就是白痴。他不像是久走江湖的人，但却又好像是知曉很多，深藏不露的高人。」

「天才缺少了仝大夫那份沉穩，白痴又少了那份風采。」散花仙子笑道：「他是個醫道精深的大夫，滿腹文才的雅士，武功雖非過人，也可算一流身手，却又敵友不明，這樣一個人物，慕容兄是否能想出一個應對的方法呢？」

「我看這要仰仗仙子了，」慕容長青道：「在下的辦法，仙子一定不會贊同。」

「一劍殺了他，是麼？」

「正是如此，在下有着一種奇怪的感覺，留下這個人，必爲大患！」慕容長青道：「今夜，在太和堂中，在下已經三動殺他之心，都爲仙子所阻。」

「如若他胸中藏有隱密，殺了他如何發掘？他只是一個濟世救人的好大夫，」散花仙子道：「殺了他豈不是可惜得很？」

「天下中藥鋪何至數萬家，大夫不下十萬人，每一個縣市城鎭，都有一兩位出名的大夫。」慕容長青道：「單是咱們的三聖會中就有二十多位大夫，也都是聘自各地的名醫，少他一人，又有何妨？」

「二十多位大夫，却少了一位領袖羣倫的醫王，」散花仙子笑道：「醫王就是仝大夫，他是我見過最好的大夫，學識、醫術，勝我十倍，你不是想要大還丹麼？只要能找到藥料，他可能是唯一能合成神丹的大夫。」

慕容長青臉上閃掠過一抹訝異，道：「眞如仙子所說，豈不是一位神醫了？」

「是一位識馬的伯樂，世上常有千里馬，血汗寶駒，但千古以來，只出了一位識馬的伯樂，」散花仙子道：「有了他，你可以找出很多千里馬，這些話字字眞實，慕容兄如堅持要殺他，小妹不再阻止就是。」

「我得仔細想想這件事了。」慕容長青道：「在下先行告退。」轉身離去。

南宮秋月沒有走，靜靜的站在散花仙子身側，直等慕容長青步履聲消失不聞，才吁口氣，道：「仙子姐姐，江湖還未統一，慕容長青就先行藏私，此後，長日漫漫的合作，只怕很難會有好的結果。」

「他是心機深了一些，也相當自私。不過，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散花仙子道：「我觀察世人所得，還未見過一個眞正大公無私的人，現在我們三個人，如同相聚在大海中一條船上，忍一忍吧！他自私，但聰明，江湖大局未定之前，他還不會有剷除異己的行動……」

「仙子姐姐的意思是說，他會在江湖統一之後，再集中全力對付我們了？」南宮秋月道：「未雨綢繆，是否强過坐以待斃呢？仙子姐姐，莫要使身中暗算後，悔恨不及，他生性嗜殺，不可不防。」

散花仙子心頭一震，忖道：最狠婦人心，果是可怕，兩個人早已經有了床上的交情，但狠起來，竟要置對方於死地，這是明白要和我聯合對付慕容長青，就差說出直截了當的行動方法了。

「一擊不中呢？」散花仙子道：「慕容長青在三聖會中掌握的實力，要大過我們很多，尤其是那些被藥物控制的殺手。」

南宮秋月呆了一呆，「殺手不是由姐姐提供藥物控制麼？」

「沒錯，藥物是由我提供，但指揮殺手的行動，由他負責，他已完全學會，應用自如。」散花仙子道：「最可怕是他操控殺手的行動中，可能加入一些我不知道的手勢、語言。找出問題，破除它並不太難，難在沒有時間……」

「這麼說來，我該走了，姐姐保重，小妹告辭。」南宮秋月接道：「告訴慕容長青一聲，南宮世家從此退出江湖，不再參與殺戮事務，這要姐姐放我一馬，美言一二才行。」

（未完・八）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童
修訂：卧龍生

仙鶴神針

上文提要：曹雄突然出現並又制住了馬君武，迫白雲飛交出「歸元秘笈」，藍小蝶擔心馬君武吃苦頭，勸白雲飛將書給曹雄。曹雄却在將逃脫之際又被藍小蝶攔住去路，强敵面前只好向剛好率衆前來的師父蘇朋海求援。此刻已有五大門派之高手前來此地爭奪「歸元秘笈」。蘇朋海將書奪來，瞥見女兒蘇飛鳳無甚危險，便欲携書闖出重圍……

血染深幽谷　奪書起殺戮

四醜剛才都傷在藍小蝶的掌下，雖然並非重傷，但中掌之處仍然隱隱作疼，對動手拒敵妨碍甚大，這一撤去，賴以威霸江湖的四象陣法，立時相形見絀，如非超塵、超慧等在和白雲飛動手之時，耗消內力未復，川中四醜早已無法抗拒，傷在峨嵋三老手中了。

華山派中多臂金剛屠一江，一見海天一叟蘇朋海揮拐突圍，橫裏一躍直搶過來，橫阻去路。

海天一叟蘇朋海探臂把龍頭拐直點過去，去勢勁急。

屠一江吃了一驚，暗道：此人功力之深，果眞是罕見罕聞，隨手直點一拐，竟有這等威勢，那裏還敢大意，身軀疾轉半週，讓過點來一拐，右臂疾出，一掌迎面劈去。

海天一叟蘇朋海急欲脫身，不耐久戰，功力潛運右掌，直待屠一江掌勢將到前胸之際，左手迅如雷奔而出，大喝一聲，硬接多臂金剛一掌。

他內功精深，一掌硬打，祇震得屠一江內腑血翻氣湧，半身痳木，一連退了四五步，才拏樁站住。他祇需趁勢虛空劈出一掌，屠一江在運氣調息之時，自無能再運用內家眞力抗拒，勢非被他震斃掌下不可，但他却在運掌欲待擊出之時，猶豫了一下，他怕這追魂奪命的一掌，激怒了環伺在四週的强敵。

這一剎那間，八臂神翁杜維笙已大喝一聲，青竹杖疾點而到。

海天一叟蘇朋海揮拐掃杖，欺身直進，左手揮處，一招「手揮琵琶」，當胸拍去。

海天一叟蘇朋海揮拐掃杖，欺身直進，此乃江湖上少聞少見的打法，不但要自恃內功要比人深厚，而且還要絕對封架開對方襲擊的兵刄。

八臂神翁杜維笙冷笑一聲，側身避開襲來一掌，右腕一沉，青竹杖同時避開了龍頭拐，右腕揮動之間，幻化出三點杖影，分指海天一叟蘇朋海三處大穴，一面口中喝道：「好蠻的打法。」

那知蘇朋海的確有着超人的武功，龍頭拐掃出一半，突然間硬收回來，一收一推之間已把杜維笙青竹杖封架開去，隨手反擊一拐，攔腰橫掃。

八臂神翁杜維笙在峨嵋山臥虎嶺爲搶奪萬年火龜之時，曾和海天一叟蘇朋海硬拚一招，知他功力深厚，非己能敗，不敢硬接他一拐橫掃，當下疾退三步，讓避開那强猛的一拐掃擊。

白衣神君滕雷，目睹海天一叟蘇朋海勇不可擋，但憑杜維笙决是抵擋不住，有心出手，又怕崑崙三子不肯相助，那時强弱易勢，反增

敵人兇焰，一時之間猶豫難決。

海天一叟蘇朋海逼退杜維笙後，立即低聲招呼百步飛鈸胡南平等，道：「我們快走。」他乃見聞廣博之人，一望之下，已知環伺强敵，彼此各人私心，是以不能合力聯手攔截，但如被他們稍有相商機會，祇怕在利害一致之下，能予暫息私心，聯合出手。「歸元秘笈」既在自己手中，自是不必多再停留，招呼之後，立時揮杖疾衝，長身一掠，人已到二三丈外。

胡南平、莫倫、葉榮青、區元發，緊隨身後，疾衝而上。

這幾人都是當代頂尖的高手，聯袂疾衝，聲勢何等驚人，杜維笙等果然不敢出手硬行攔劫。

王寒湘扇掌齊施，猛攻幾招，長嘯一聲，凌空而起，半空中一個倒轉身，飛落到海天一叟蘇朋海等身後。

川中四醜一齊運功，狂發兩掌，一擋峨嵋三老攻勢，三老向後退去。川中四醜却借三人一退之勢，轉身兩個急躍，到了蘇朋海身後。

翻天雁夏雲峯和王寒湘雖祇交手到二十餘招，但心中已暗暗佩服對方武功，祇覺對方比起胡南平來，武功又似高出很多，眞要力拚下去，勝負還難預料，又見崑崙三子等都未出手，不覺心中也有些氣餒，他心中非常明白，憑自己一人之力，去對付眼下强敵，那可是自找苦吃，是以王寒湘撤走之後，立時收劍不再追趕。

這五派高人如果眞能同心協力的聯合起來，雖未必能把天龍帮擊敗，但至低限度，也可以打一個勢均力敵，但因各人互有私心，都想先讓別人打到力盡筋疲之時，自己坐收漁人之利，這一來，却給天龍帮以可乘之機，但誰也不願就此罷手，又不甘武林奇書被人帶走，是以，却都相隨於後，緊追不捨。

白雲飛久居天機石府，對附近地形甚是熟悉，眼看天龍帮逃走方向正是一處絕地，心中暗自忖道：江湖之上，久傳九大門派武功，和天龍帮的幾位壇主的盛名，難得有機會看到各派的鎮山絕學，不如讓他們拚搏一番，一則可以增長自己一些見識，二則可使蝶妹妹借觀摩動手機會，多悟出「歸元秘笈」上一些武功，反正今後自己已安下隱修之心，不再在江湖走動，以後很少有機會，再看別人動手了。

白雲飛心念一轉，也不揭破，低聲吩咐三手羅刹彭秀葦道：「你可保護着蘇姑娘，緊隨我們身後。」說完，縱身躍落藍小蝶身側，拉着她和李青鸞，遠遠的隨在杜維笙等身後跟進。

這時的局勢，是天龍帮各壇主在最前，五大門派高手相隨於後，白雲飛、李青鸞、藍小蝶、馬君武等，又跟在五大門派的高手後面。

翻越過兩座山嶺，到了一片濃密的松林所在。蘇朋海一看那山勢形態，不禁微微一怔，原來那片松林兩側都是峭立的高峯，後面形勢如何，又被那一片濃密松林擋住，難以看得清楚。

海天一叟蘇朋海微一猶豫，後面緊追的五派高人已然趕到。

黃旗壇主王寒湘低聲說道：「帮主暫請入林，俟天色入夜，再思脫身之策不遲。」

蘇朋海回頭一看，見白雲飛和藍小蝶也追了來，祇得進入松林。

羣豪追到林邊之後，停住了脚步，互相望了一眼，誰也不敢冒險深入。

八臂神翁杜維笙目光環視，掃掠羣豪一眼，說道：「天龍帮崛起江湖之後，短短廿幾年，勢力已遍及江南，近年以來，又以極快的進度，向西南江北擴展，不是兄弟說句洩氣之言，眼下咱們號稱武林九大門派，祇怕沒有一派能和天龍帮的實力抗衡，如果再被他們取去『歸元秘笈』，不出十年，整個江湖都是天龍帮的天下。」

他這一番話，果然激發起羣豪同仇敵愾之心，夏雲峯首先點頭說道：「杜兄之言，說得一點不錯，蘇朋海一代梟雄，武功已高强絕倫，如再得『歸元秘笈』武學奇書，那可是如虎添翼，咱們如不能捐棄私心，合力聯手，祇怕是難以奪得奇書。」

白衣神君滕雷一咧大嘴巴，皮笑肉不笑的說道：「夏兄言之有道理，但不知有何高見，才能奪回『歸元秘笈』？」

翻天雁夏雲峯心中暗罵一聲，好個刁惡之徒，日後非要好好給你一頓教訓不可。他心中雖在暗罵，嘴裏却微微一笑，接道：「最好的辦法，自然是大家不存謀得『歸元秘笈』之心，把那奇書奪得，歸還給原主，但此事祇怕難以行得通，第一個滕兄就不贊成……」

他回頭望了白雲飛、藍小蝶一眼，目光轉注在白衣神君滕雷臉上，接道：「滕兄你說是也不是？」

滕雷乾笑兩聲道：「佩服！佩服！好一個嫁禍他人之計，不過夏道兄你說這等豪語，想來定是未存取得那『歸元秘笈』之心了？」

翻天雁夏雲峯回首他顧，望也不望滕雷一眼，繼續說道：「因而兄弟想到一個十分公平的辦法，既可合力對付天龍帮，又可各憑武功取得那『歸元秘笈』。」

八臂神翁杜維笙拂髯一笑，道：「高明！高明！兄弟當洗耳恭聆道兄高見，不過，峨嵋派超元大師

已經聲明在先，無意於『歸元秘笈』，咱們武林中人，最重信諾二字，峨嵋派既是不願取得，那就不妨除去。」

超元冷哼了一聲，但却未接一言。

夏雲峯笑道：「這是最好不過，兄弟原本想奪得『歸元秘笈』之後，把它封存起來，然後再由咱們五派具名，邀請另外四大門派，定期比劍，一來決定秘笈誰屬，順便亦可把數百年的排名之爭決定，如果能再有一派自願放棄，這事就更好辦了。」

杜維笙道：「兄弟之意是先把那『歸元秘笈』奪回再說，不管被那位搶到手中，祇要是咱們九大門派中人，事情就好辦得多，不知道兄以爲如何？」回頭看向通靈道人。

通靈道人側目望着玄清道人，說道：「師兄有何高見？」

玄清道人淡淡一笑道：「一切都請掌門人作主裁決，小兄恭候調遣。」

通靈道人低頭沉思了一陣，對杜維笙道：「杜兄既然瞧得起我們崑崙派，貧道等自然不便推拒，這麼辦吧，我們崑崙派負責搶書，杜兄等分頭拒擋五旗壇主和川中四醜。」

杜維笙暗罵道：「好個刁惡的牛鼻子，縱是搶到了奇書，還眞能帶得走嗎？」心中雖在暗罵，口裏却笑道：「就依道兄之意吧，不過，蛇無頭不行，兄弟想推舉夏兄發令，不知各位是否贊成？」

翻天雁夏雲峯微微一笑道：「兄弟德能鮮薄，豈可當此大任，我看請滕兄主持其事吧？」

白衣神君滕雷咧咧大嘴，無聲無息的一笑，道：「兄弟和杜兄心意相同，夏道兄不必謙辭了。」

夏雲峯目光轉到峨嵋三老臉上，笑道：「那麼由峨嵋派三位大師來主持吧？」

超元道：「好說，我們峨嵋派未存半點私心，祇是爲我們九大門派着想，祇要是對付天龍帮的人，我們甘願受命聽遣。」

通靈道人不待夏雲峯開口相問，就搶先說道：「我們崑崙派已有專司之責，甚望道兄在調遣人手之時，能以兼顧大局着想，免得功虧一簣。」

翻天雁夏雲峯笑道：「各位大師道兄都是一派掌門之尊，遣務職司，實難情理並顧，有甚麼錯誤之事，還希諸位師兄、道兄包涵一些。」

八臂神翁杜維笙大笑道：「這個夏兄儘管放心，以兄弟而言，但有所命，無不尊從，夏兄乃衆意推選之人，如有人借故抗命，那無疑自毁承諾，祇是我們經此一段時間相商研論，天龍帮恐已遠逸而去……」

翻天雁夏雲峯接道：「杜兄放心，不是貧道誇口，天龍帮決然逃不出這片松林，咱們設計好對付他們的辦法之後，放起一把火，必可把他們逼出林來。」

白衣神君滕雷乾笑兩聲道：「這個，夏道兄怎麼知道？」

夏雲峯道：「滕兄如果不相信貧道之言，何妨賭上一賭？」

八臂神翁杜維笙笑道：「兩位最好別作無謂之爭，夏道兄調派人手要緊。」

夏雲峯道：「崑崙派三位道兄剛向杜兄承諾，負責搶那『歸元秘笈』，貧道也不重作調配，就請三位道兄偏勞了。」

八臂神翁杜維笙乾咳兩聲，沒有接口。

夏雲峯微微一笑，又道：「峨嵋派三位大師剛和川中四醜動手，那就仍請對付川中四醜如何？」

超元合掌低喧了一聲佛號，未置可否。

夏雲峯又道：「滕兄請帶兩位師弟分鬥天龍帮紅藍二旗壇主，杜兄和師弟接戰黑白二旗壇主，兄弟對付黃旗帮，尚有那位奇裝異服的黃衣少年，兄弟想勞動崑崙……」

通靈道人不待話完，立時接道：「我們已司奪書之責，恕難另接重任。」

翻天雁夏雲峯道：「貧道之意是想請貴派門下一位弟子出手。」

玉眞子冷笑一聲，道：「你明知他不是對方敵手，派遣他對敵，是何用心？」

夏雲峯哈哈大笑，道：「三位道兄儘管放心，崑崙派天罡掌和分光劍法江湖上誰人不知，道兄門下雖受年齡所限，功力遜上一籌，但那劍招、掌法，想必已盡得傳授，如果他有了甚麼損傷，貧道甘願以命相抵。」

通靈道人回頭望了馬君武一眼，暗道：「今日如不答應讓他出手，崑崙派威名何在，如若答應，又怕他難和對方抗拒。」一時間沉吟難決。

馬君武一見掌門師叔臉現爲難之色，當下挺身而出，道：「弟子傷勢已好，足可受命出戰。」

通靈道人還未答話，杜維笙已搶先讚道：「小兄弟豪氣干雲，果不虧崑崙門下弟子。」

藍小蝶一顰翠眉，低聲向白雲飛道：「他傷勢還未好，豈能出戰，姊姊快些喚他回來。」

白雲飛笑道：「不要緊，讓他去吧。」

藍小蝶探手入懷，摸出一粒丹丸，正想送給馬君武，忽然心中一動，暗道：「我如送這靈丹給他，

必然引得衆人注目相視，不如要他師妹轉送給他，當下走近李青鸞，低聲說道：「你把這粒丹丸，送給你師兄服下。」

李青鸞展顏一笑，接過靈丹，緩步向馬君武走去。

白雲飛秀目側轉，望了藍小蝶一眼，暗自嘆息一聲。

藍小蝶忽覺臉上一熱，垂首望着鞋尖，低聲說道：「黛姊姊，我作錯了事嗎？」

白雲飛伸出手來握着她一隻玉腕，輕聲笑道：「你沒有錯，是姊姊錯啦。」

藍小蝶忽的抬頭，滿臉茫然的問道：「你那裏有錯了？」

白雲飛似是未想到藍小蝶會有此一問，不禁怔了一怔。

藍小蝶輕輕的嗯了一聲，未再追問，仰臉望着天上一片悠悠浮雲，眉宇之間隱泛起憂慮之色，顯然，她對馬君武挺身出戰之事甚為擔心。

玄清道人冷眼旁觀，把幾個玉容如花的少女神情盡都看到眼中，不禁輕輕歎息一聲，暗道：看來她們都是對武兒有情，此事若再發展下去，不知鬧成何等悲慘結局，我如再不出面過問，祇怕事情愈變愈糟，這次括蒼山事過之後，借機把他帶回金頂峯去，罰他五年面壁，或能挽回他這些桃花孽障……

轉臉望去，祇見李青鸞已走到馬君武身側，緩緩伸出白玉般的手掌，掌心托放着一粒丹丸，微笑着對馬君武說道：「武哥哥，那位小蝶姊姊要我送粒丹丸給你。」

馬君武側目一望，認出是藍小蝶在泯江舟中所贈予自己的靈丹，不禁心頭一跳，忖道：此丹靈效無比，不過，她祇有五粒，在泯江舟中已送我兩粒，僅餘下三粒之數，她一向厭惡於我，何以忽以此珍貴靈丹相贈？正想謝絕，忽然心念一轉，暗道：我內傷未癒，等下和人動手之時，祇怕難以支撐下去，對方又都是江湖久負盛名的高人，這一戰定是兇惡絕倫，雖有白雲飛所授「五行迷踪步」足以護身，但如正值動手當兒，內傷發作，不支而敗，那可大損師門威名，此丹靈驗神效，世無其匹，正好用來助我穩住內傷，當下伸手接過靈丹，一口吞下。

李青鸞看他沉思良久之後，終於取過丹丸服下，轉臉向着藍小蝶望去。

祇見藍小蝶也正凝目對她相望，彼此相視，各自微笑，羣豪之中有不少注視着二女行動之人，祇覺二女微微一笑，有如春花怒放，各自心頭一跳。

通靈道人鐵青臉色對馬君武道：「此戰有關我們崑崙派在江湖間的聲譽，你自信能當此大任嗎？」

馬君武道：「弟子如果技不如人，願戰死以謝師門。」

通靈道人擔心馬君武不是曹雄敵手，想要他知難而退，那知馬君武竟然願以戰死謝罪，當下一皺眉頭，望了玄清道人一眼，對馬君武道：「好吧！你既願出戰，我也不便攔阻於你……」

翻天雁夏雲峯不待通靈道人話完，立時哈哈大笑道：「道兄既然答應，事情不宜再遲，兄弟既承各位抬愛，自應當先犯難……」說完，一擺手中長劍，竄入林中。

八臂神翁杜維笙一揮手中青竹杖，叫道：「這是我們大家之事，豈可讓夏道兄一人涉險，兄弟願奉陪一行。」左手探懷摸出一把金丸，右手竹杖護胸，緊隨着進入林中。

白衣神君滕雷望着峨嵋三老和崑崙三子，笑道：「夏道兄和杜兄犯難入林，咱們豈能袖手旁觀，不如一齊進入林中去吧。」

峨嵋三老別具用心，他們想擒得天龍帮一二壇主，以交換掌門人超凡大師，也可挽回一點失去的面子，當下首先應好，各揮兵刃，搶先入林。

通靈道人輕輕嘆息一聲，對玄清道人、玉眞子道：「咱們雖無把握搶得『歸元秘笈』，但却不能眼看着它落入天龍帮的手中，此事關係着九大門派的存亡絕續，咱們也不能坐視不管。」他身為掌門之尊，本可獨斷專行，但因崑崙三子平日相互敬重，是以通靈道人對師兄、師妹的態度，異常客氣，縱是命令兩人之事，語氣亦很和緩。

玄清道人躬身答道：「掌門人英明裁決，小兄亦有同感。」

玉眞子本想不願參與搶奪「歸元秘笈」之事，她心中很明白，縱然由天龍帮手中搶到奇書，也難據為己有，白雲飛突由往常熱情犯難的態度，變為冷靜旁觀，更是大為擔心，她已深知白雲飛的厲害，她愈冷靜，玉眞子就愈感不安，其實眼下羣豪，個個都是見多識廣之人，何嘗沒想到白雲飛在適當時機下，定要出手搶書，祇因「歸元秘笈」誘惑之力太大，都存了自盤自算的僥倖想法，才造成忽敵忽友，波譎雲詭的局勢。她原想聯合大師兄玄清道人勸說二師兄，放手不問搶奪「歸元秘笈」之事，但因面對幾派高人，祇怕有損通靈道人掌門尊嚴，始終未說出口，及見玄清道人隨聲附和了掌門師兄意見，又不好再表反對。

通靈道人拔出背上長劍道：「師兄、師妹既無異議，咱們也入林去吧。」說完，仗劍當先，衝入林中，玄清道人、玉眞子，雙劍並

出，緊隨追去，馬君武低聲對李青鸞說道：「你跟黛姊姊走在一起。」急步相隨師傅身後，進入林中。

李青鸞微一怔神，馬君武已隱入了密林不見。

李青鸞眼看羣豪霎時間盡入密林，心中既掛念師傅和武哥哥的安危，但又覺得應當遵從馬君武之言，一時之間，進退難決，呆在當地。

白雲飛看羣豪盡皆入林，緩步走到李青鸞身側，拉着她一隻手，笑道：「走！咱們也進去看看。」

當下和李青鸞、藍小蝶等一起入林。

這片密林並不很深，不過一頓飯工夫，已然走到盡處，祇見兩側立壁聳天，中間是一道四五丈寛的山谷，白雲飛回頭對藍小蝶說道：「這道山谷，足有十五六里深淺，深谷盡處，面臨萬丈絕壑，天龍帮携書入林，必從這道山谷覓出路，正好自投絕境，咱們祇要擋守住這一條出谷之路，必可奪回你『歸元秘笈』，不過五大門派中人，各存了奪書之心，情勢變化莫測，別看他們現下聯手合力，對付天龍帮，但如那奇書被咱們奪回之後，祇怕他們又要聯合天龍帮對付咱們，這些人都是江湖上久負盛名之人，各人都身懷着一種或幾種絕學，不到性命交關之時，不肯炫露出手，別看他們剛才動手時打得十分激烈，但並未施展其本身眞正絕技，我們在動手奪書之時，千萬不可魯莽出手，你雖已盡得『歸元秘笈』上記載之學，但要同時拒擋十幾個武林中一流高手，恐怕也非易事，那時，不但難以收回奇書，祇恐本身安危也成問題了。」

藍小蝶嘆道：「我剛才看他們的劇烈火併，心裏就有些害怕，奪回『歸元秘笈』之事，全仗姊姊大力了。」

白雲飛知她是至誠之言，微微一笑道：「天機眞人在三百年前，赤手空拳打敗五大門派高人聯手合攻，被尊為天下第一高人，那知還有三音神尼，要和他爭那天下第一稱號，比武三日夜，各受重傷，化敵為友後，合著了『歸元秘笈』，妹妹已兼得兩人武功精粹，縱然天機眞人復活，三音神尼再生，也未必是你敵手，你所以不能相信自己，都是平日無暇習練，致對各種拳掌手法應用，感到生疏和對敵經驗太少，其實，當今武林之世，已無人能望你項背，姊姊這點武功，如和你比較起來，相差何止千倍萬倍，依我這日來觀察，你的心念早已經融會於各種武功要訣之中，祇要你信心一立，投足舉手，就可克敵制勝了。」

藍小蝶茫然一笑，沒有答話。

藍小蝶從小就在母親監督之下，修習「大般若玄功」，從沒練過拳掌，這等上乘內功，必需意誠心專，胸無雜念，才能修習，其成就也在不知不覺之中，她是一個不知自己已具上乘武功之人，要她陡然相信自己是武功為天下第一高手，實是大不容易之事。

白雲飛看她臉上茫然之色，心知不經一段時間歷練，絕難使她建立自信，也不再多作無謂解說，加快脚步向前奔去。

奔行約一刻之久，已聞得呼喝之聲，白雲飛突然放慢脚步說道：「再轉一個彎，就是峽谷盡處，天龍帮被逼此絕地，必作困獸之鬥，勢非有一場激烈絕倫的拚鬥不可，咱們可隱在暗處觀戰，待雙方鬥到力盡之時，咱們再出手搶書，那時，縱然他們聯手，咱們也可抵拒得住了。」

藍小蝶似對奪取「歸元秘笈」之事不太放在心上，輕輕一顰黛眉，說道：「要是咱們相距幾人搏鬥之處遠了，救人不是很不方便麼？」

白雲飛先是微微一怔，繼而想到她所指之人，不禁淡淡一笑道：「不要緊，他的『五行迷踪步』法已極純熟，雖未必定能勝得曹雄，但自保決無問題。」

藍小蝶歎道：「如果他要早學會了『廻龍三式』，那是一定可以勝得曹雄了。」

白雲飛聽她念念不忘馬君武，心中大感驚異，暗道：「她本極厭惡馬君武，何以忽然會這般懷念於他，她雖是心地善良之人，但因自小幽居深山，又常聆聽翠姨偏激遺訓，見聞均少，如一旦動了眞情，祇怕難以遏止，我要早些設法，把她和馬君武分開，免得愈陷愈深，進入難以自拔之境，作出甚麼傷情害理之事，使這場已然繁雜的愛情糾紛，再加困擾，鬧到無法收拾的局面……」

她心中雖在暗作盤算，口中却沒說出。其實她對馬君武相愛之深，並不亞於李青鸞，不同的是李青鸞胸無城府，心如瑩玉，心中想甚麼，口中就說甚麼，她覺得今生今世不能和武哥哥分離，那就流露於言詞情態之間，毫無顧忌，毫無隱飾。但白雲飛就不同，她乃天生傲骨，氣度高華，智慧、膽識，均非常人能及，目睹馬君武迷失理性，和蘇飛鳳在山腹密洞中諸般經過，芳心片片碎裂，當時亦曾由妬生恨，動過殺機，但她畢竟是大智大慧之人，經過了一番忖思，妬恨全消。

剛才又目睹馬君武對蘇飛鳳流露恨愛之色，觸發她無限感慨，設身處地為人一想，實難有責怪兩人之處，這才揮慧劍斬情絲，使一縷

私情昇華入至高境界，決心抽身而退，以促成李青鸞、蘇飛鳳娥英並侍馬君武，那知事情又生變化，藍小蝶竟也陷入漩渦之中，這確實增加了白雲飛一大煩惱，她被這煩惱困擾得憂心如焚，表面上雖還看不出甚麼，心中却是反覆籌思解決之策。

李青鸞一心惦念着師傅和武哥哥勝敗安危之事，一語不發，連那經常掛在嘴角間的笑容也消失不見，藍小蝶眉宇籠罩一層憂鬱之色，顰着黛眉想心事，三個人都懷着沉重的心事，慢步向前走着，四個天眞的白衣小婢，却仍然神態如常，滿臉歡愉容色。

這三個人的神態，都落入了三手羅刹彭秀葦的眼中，這位身歷情場大變的老江湖，早已經窺透了這三顆少女的心，祇因自己身居下人之地位，不便多嘴。

白雲飛幾人走到轉彎之處，已可聞清晰的大笑怒喝之聲，藍小蝶第一個忍耐不住，忽的縱身一躍，直飛過去，李青鸞緊隨追上。

白雲飛本想隱身在那轉角之處，暗察五大門派和天龍帮動手情形，然後再選擇適當時機出手搶回奇書，但因藍小蝶和李青鸞毫無顧忌的現身出去，白雲飛也祇得躍身追上。

抬頭望去，祇見一片十餘丈空闊的草地上，已排成相對陣勢，蘇朋海和屬下五旗壇主、川中四醜，散排成一個半圓形的陣形，五大門派中人，兵刄都已出手，局面已成劍拔弩張，大戰一觸即發。

蘇朋海抬頭望了擋守谷口的白雲飛等一眼，緩步走前數尺，一横手中龍頭拐，道：「老朽已久慕武林中九大門派武功，已打算在半年中送柬敬邀九大門派高人，到我們天龍帮總壇比劍，不想人算不如天算，今天我們天龍帮已先和幾位碰上了頭，雖然九大門派不全，但九佔其五，總算差强人意了，今日一分勝負，或可省下日後一戰。」說完仰臉笑個不絕。

但聞長笑之聲，由低而高，愈笑愈響，空谷回音，繞耳不絕，片刻之間滿山滿谷盡都是哈哈大笑之聲。

翻天雁夏雲峯終於忍耐不住，運氣一聲長嘯，喝道：「蘇帮主好精深的內功，不過眼下之人，大都是一派掌門之尊，我想蘇帮主似不必再炫露內功，故作驚人之聲了。」

蘇朋海果然收住那大笑之聲，說道：「幾位既自稱是一派掌門之尊，想必知道武林之中比武動手的規矩了？今天老朽索性誇句海口，眼下你們五大門派，不妨聯合一起，羣毆、獨鬥，任憑選擇，我們無不奉陪。」

夏雲峯一揮手中寶劍，道：「既然如此，我們也不客氣，這番搏鬥旨在搶奪那『歸元秘笈』，這不比一般動手較量。」說完，仗劍當先直奔過去。

八臂神翁杜維笙帶着多臂金剛屠一江，白衣神君滕雷帶着兩位師弟張洛、張化，緊隨着直衝而上，峨嵋三老、崑崙三子，也一齊揮動兵刄衝上。

幾人本已早經計議，分配有一定的對手，那知天龍帮竟似早有預防一般，但見蘇朋海龍頭拐盤空一舞，天龍五旗壇主和川中四醜忽然交叉穿行，排成了一座陣式，各守一個方位，把曹雄圍在中間，五派羣豪本是各有選定之人而去，那天龍帮迅快的交叉穿行，原先各人位置突然變換，待五派中人撲攻之時，對手位置早已換了別人。

翻天雁夏雲峯最先發動，去勢也最快，長劍已然探臂向黃旗壇主王寒湘點出，旁側迅如電閃一般伸過來一支鐵拐，架開了他點出的長劍，而且來勢勁急，長劍幾乎被彈震脫手，不禁微微一怔，就這一眨眼間，對方還擊已然近身，拐風如嘯，攔腰橫擊而去。

原來王寒湘向後疾退之時，蘇朋海已同時探臂出拐，横跨兩步，填補上了王寒湘的位置，移動之間，配合得恰到好處，絲毫沒留下可乘之機。

夏雲峯被蘇朋海那一拐封架，幾乎震脫手中寶劍，嚇得心頭一跳，疾向右後側躍退五尺，讓開横腰一拐，暗道：「江湖上盛傳海天一叟蘇朋海生具異稟，神力驚人，看來傳言不虛，倒不可和他硬拚，正待揮劍，以「天干風雷」法中幾招精絕之學一試對方武功，忽見人影一閃，對方陣式又變，祇聽一聲陰惻惻的冷笑，道：「接老夫一招五毒神掌試試！」餘音未絕，忽覺一股陰柔之力，混着觸鼻欲嘔的腥臭之氣，直襲過來。

翻天雁夏雲峯封劍閉關，在點蒼山面壁廿年歲月，把點蒼派鎮山之學的六十招風雷劍法，悟加了一十二招，易稱天干風雷劍法，暗合天干之數，都是極爲精奧之學，尤以那投劍出手傷人的一招，可飛劍傷兩丈內之人，而且內功精進，能運氣護身，尋常刀劍暗器，難以近身傷他，眼下五派高手之中，他武功可算最高一人，此時覺出掌力有異，立時閉住呼吸，全身上下滿佈護身罡氣，硬接了莫倫一記五毒神掌。

五毒叟莫倫武功別走蹊徑，出手全是陰柔之力，絲毫不帶破空之聲，但擊中人後的彈震之力却是極大，夏雲峯硬擋一掌，被震得退後

了三步，但他內家的反震之力，亦把莫倫一條手臂震得完全痲木，彼此心頭都大感驚駭，五毒叟莫倫暗自忖道：我這五毒神掌不但奇毒絕倫，就單是那彈震之力，最少亦有七八百斤暗勁，此人擋受一掌，竟是毫無損傷，難道我廿幾年的苦練完全白費了不成？前數日雪山派掌門人滕雷和我硬對一掌，竟未遭毒功所傷，今日此人硬挺身接我一擊，看樣子亦未爲毒功所傷，這麼看來，江湖上九大門派中高人，果然是不可輕視。

五毒叟莫倫那裏知道，滕雷有千年雪蓮子，專解毒傷，夏雲峯有護身罡氣，毒力難侵，狂傲之心減去了不少。

翻天雁夏雲峯呢，他亦被莫倫一掌震得心中驚恐不安，暗道：我以廿年的歲月，閉關苦修，雖未能修具馭劍之術，但自信內功精進不少，這次下山，竟然連遇高人，不但九大門派中人武功個個精進，天龍帮這般江湖魔頭們，也是一個個都大有成就，看來這局面似和以前相差不多，我們點蒼派要想在武林之中揚眉吐氣，看來是難以實現了……想到此處，下山之時的雄心登時減消一半。

這時，五派聯擊之勢已經發動，拐風如嘯，扇影飄飄，輪芒耀目，刀光若雪，劍杖縱横，劍氣沖霄，拳勢如雨，掌風呼呼，武林中第一流高手的聯袂羣鬥，看得人目迷五色，眼花撩亂。

五派聯攻了一刻工夫之久，不但沒能衝破天龍帮的陣式，而且被天龍帮交叉穿行，位置易換的戰法，把五派的强猛凌厲壓制下去，爭得主動，漸成反擊之勢。

尤以海天一叟蘇朋海，更是勇不可擋，拐風所指，竟無人敢硬擋他的拐勢。夏雲峯一面揮劍搶攻，一面觀察敵我形勢，目睹天龍帮以九宮奇數變化，隨機換位，忽以强攻取敵，忽以防守誘敵，己方之人各攻一個方位，死拚强攻，氣力消耗甚大，不若對方運用靈活，經耐久戰，祇待己方眞氣耗消過多，面露疲倦之時，對方必將再全力搶攻，以雷霆萬鈞之勢，衝出谷口，或以巧密的配合傷人，不禁心頭暗生焦慮，但因一時之間，籌思不出破敵之法，不便說破。

其實，翻天雁夏雲峯也祇猜對了一半，動手之初，海天一叟蘇朋海以九宮奇數變化，迎接五派高人聯攻，一則想測看一下五派高手聯攻威勢如何？以九宮奇數的移行換位變化，以彌補人手實力的不足，及動手一陣之後，他已看出五派高人，雖然各有獨特的武功，但屬下五旗壇主足可和他們單獨硬拚，尤以王寒湘和莫倫兩人，較對方任何高手毫無遜色，自己更是所向無敵，如再施出自己獨步武林的「乾元指」神功，傷人易如反掌，對五派聯手的攻勢，已不放在心上。出五派聯手圍困，並非不能，實因他想到擊倒五派聯攻之後，勢將招致白雲飛和藍小蝶出手，那時强弱易勢，必落下風，未受其利，反蒙其害，是以，他在未籌思出對付白雲飛，和藍小蝶辦法之前，不願先把五派聯手之勢擊垮，先除去憑藉的均衡。

天龍帮五旗壇主之中，以王寒湘所學最博，才貫古今，旁通星卜，心思亦最縝密。眼看天龍帮已逐漸搶得優勢，但帮主却不下令變換九宮陣式，衝出五派聯手圍困，心中已解其意，知他是顧慮白雲飛和藍小蝶兩人出手，但這樣久戰長拖下去，亦非辦法，心念一動，手中摺扇突然急攻三招，霎時間扇影翻滾，横削直點，把對手逼退兩步。

蘇朋海心中估算過敵我形勢之後，迅快的作了決定，借此一戰，如能先把五大門派主力毀去，就算不能得竟全功，也要剪除他們大部翼羽，削減他們的實力，日後比武定名，天龍帮勝算提高不少，除去五派主腦，天龍帮就穩居主盟主位了。

紅、黃、藍、白、黑，五旗壇主，個個身手不凡，再加上九宮奇陣的變化，足可以抵禦强敵，穩定大局，如此情勢之下，蘇朋海就可以騰出身手，專作殺人取命的行動，實現他壓倒九大門派的多年心願。

他本是一代梟雄、霸才，暗作決定之後，立刻付諸行動，目光一轉，發覺白衣神君滕雷帶着兩個師弟張化、張洛，正在强攻百步飛鈸胡南平主守一面的陣勢，悄然移動身軀，向前行去。

蘇朋海熟悉陣法，身軀轉了幾轉，已到陣前，龍頭拐突然劈出，一陣金鐵嘯風之聲，挾帶著千鈞之力，劈向張洛，勁急、快速，疾如閃電。

張洛感覺到嘯風近體，龍頭拐已到頭頂，急急舉刀一封。

但聞一聲金鐵大振後，響起了慘叫，鮮血迸飛中，張洛屍體栽倒。

原來，蘇朋海之一拐之力，硬把張洛舉起封架的刀勢，壓入了張洛的腦袋之中。

張洛，算是死在自己刀下。

這等驚人的威勢，凛凛逼人，白衣神君滕雷、張化全都看得一呆。

就因兩人一怔神間，攻勢頓住，百步飛鈸胡南平騰出雙手，投出飛鈸，兩面帶起金風的輪芒，旋

飛而來。

滕雷大喝一聲，全力打出一拳。

雪山派掌門宗師，功力十分深厚，强猛的拳勁，在半尺內有如實物一般，斷樹削碑的飛鈸，竟被他一拳擊偏。

但張化就沒有這份功力了，飛鈸來得快速，張化舉刀封架，已自不及，大如輪月的飛鈸，飛掠而過，也帶走了張化一顆腦袋，血如噴泉，屍體栽倒。

流血開始，悲痛激起的殺戮，綿連而來。

目睹兩個師弟橫屍，滕雷心痛如絞，大喝一聲，飛騰而起，全身一縮一伸，整個人如同跳起來的一個蚱蜢，直向胡南平撞了過去。雪山派輕易不露的絕技「乾坤轉」施展出手了，雪山一派，也祇有掌門人滕雷，練成了這種武功。

胡南平雙掌奮起，一齊拍出，一股强猛的掌風迎着滕雷擊去。

掌風和滕雷飛來的身體，撞在一起。

沒有掌力撞擊的響聲，但滕雷向前飛動的身軀却滯了一滯。

但見白衣神君雙腿一陣彈動，懸空的身子突然開始旋轉起來，有如陀螺一般向前鑽去。

胡南平的雙掌內力，竟然無法擋得住這股奇異的旋轉力量，內力向四下分裂。

蘇朋海冷笑一聲，揚起手中鐵拐，正欲擊下。

杜維笙已及時怒聲喝道：「抽冷子，打暗算，算甚麼英雄人物，照打！」

喝聲中，一串金丸電閃而來。

蘇朋海本有着一拐擊斃滕雷的機會，但一串來勢疾勁的金丸，却有着重傷、取命的威脅，不得不先解除本身之危，身軀一轉，鐵拐豎立，一串金丸擊在鐵拐上，爆起一片乒乒乓乓之聲，金丸雖被震飛，但蘇朋海却感覺到手腕一震。

金丸雖小，力量却是大得出奇。

短兵相接，雙方面都用出了拚命的招術，兇險危亡於一瞬之間，變化之快，直叫人目不暇給。

滕雷逃過了死亡一劫，人如盤空旋轉的大鋼鑽，乘勢而入。

胡南平祇覺凝聚的內勁被一股旋力分散開去，無法拒擋滕雷的近身攻勢，心中大吃一驚，收掌向後退去。

內力不收還好，一收之下，立覺一股暗勁撞擊過來，再也收勢不住，不停向後退去。

一直運轉不息的九宮陣法，也被迫停頓下來。

天龍帮中人不能讓手中兵刃擊打在胡南平的身上，整個陣法已被衝亂。

蘇朋海目睹胡南平陷身危境，救援已自不及，運集乾元指力，一指點出，人也快步向前衝去。

在同一時間，滕雷疾快的擊出一拳。

他心疼兩個師弟之死，心中充滿了悲忿，祇求一擊傷敵，全不顧本身的安危，打出了畢生功力所聚的一拳。

胡南平潰退之中，如何能承得住如此重擊，整個人被打得飛了起來，又摔落實地上，張嘴噴出大口鮮血，看樣子，很難再活得下去了。

蘇朋海被夏雲峯斜飛而至劍勢擋住，竟無法救下胡南平。

殺戮已開始，血染幽谷紅。

但滕雷也中了蘇朋海一記乾元指，兩人幾乎在同一瞬間挨拳、中指，使滕雷的拳勢減少了不少力道，否則，這一擊會更見威勢。

滕雷也跟着摔落實地，蘇朋海的乾元指傷筋透骨，何等兇厲，滕雷雖非傷在要害，但亦半身癱瘓，難再提氣運功。

幸好夏雲峯劍勢如波翻浪湧，攔住了海天一叟的龍頭拐，展開惡戰。

但九宮陣勢變化，已然停頓，川中四醜中的老四，正轉入陣中，暫無敵手，眼見滕雷已無反擊之能，便宜豈可不撿，悄然轉出，一掌拍向滕雷的背心。

這一掌如被擊中，滕雷必死當場。

力戰白旗壇主葉榮青和他壇下六位香主聯手的崑崙三子，目睹滕雷已陷入必死之境，掌門人通靈道人歎息一聲，道：「九大門派之間，雖然不能誠心合作，各藏機心，但不能見死不救，師兄、師妹小心，我要救人去了。」

口中說話，人早已退出戰圈，飛身撲向滕雷倒臥之處，劍如閃電，疾刺四醜中的老四背心。

老四固可一掌擊斃滕雷，但絕逃不過通靈道人的閃電一劍，祇好先拒來敵，袍袖拂動，以暗藏的短匕，封擋劍勢。

滕雷身體轉動不靈，已完全失去抗敵之能，但他神智仍然清醒，目睹通靈道人相救情意，祇能點首表示謝意，想到苦練數十年的武功，熬到一派掌門之尊，此刻竟然形同廢人，任敵宰割，不能揮劍而戰，不禁流出一行英雄淚水。

通靈道長眼看滕雷哀傷神情，心生同情，也挑動心中殺機，長劍展開急攻，盡出崑崙絕學，同樣的追魂十二劍，但在通靈道人手中施出來，變化威勢，就銳不可擋，川中四醜極善合搏之術，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中則首尾同時接應，和川中四醜動手，等於以一對四，每一招都是四個人聯合爲一體的力量，所以，他們堅如鐵石，很難擊破。

如今老四落單，加上通靈道人的全力搶攻，頓然被迫得手忙脚亂。

凜凜劍光中，響起了一聲慘叫，老四一顆腦袋被通靈道人一劍斬下。

鮮血標起了七尺多高，腦袋也飛落到一丈開外，一個沒腦袋的屍體，仍然轉了三四轉，才摔倒在地上。

通靈道人呆了一呆，忖道：今日殺心熾盛，這一劍，祇怕和天龍帮結下了永難了局之仇。

但聞杜維笙哈哈大笑，道：「好劍法呀！好劍法！崑崙劍法，果非虛傳。」

「崑崙道友，好狠毒的劍法！」蘇朋海道：「當心血債血還啊！」龍頭拐急打猛攻，竟把夏雲峯綿密如網的劍勢衝破了一個缺口，人也由缺口中一閃而出。

脫開了劍光圍困，有如猛虎出柙，龍頭拐突然幻起了一片拐影，把通靈道人圈入拐影之中，拐影沉重，很快把通靈道人逼入險境。

夏雲峯長劍一揮，攻向蘇朋海，準備放下一代掌門人的尊嚴，以二對一了。

點蒼掌門劍藝精湛，通靈道人亦是當世中有名的劍術高手，兩個掌門人合力拒敵，可眞是武林中少有的事，而且，全都拚出了全力，一面因敵勢强大，合兩大掌門之力，若敗下陣來，十分難看，二則兩人也有暗中較勁的味道，劍勢之快，勁力之强，眞如電光石火，巨浪擊岩，以蘇朋海武功之高，也被逼得全採守勢。

黃旗壇主王寒湘雖早有馳援之心，但却爲杜維笙和師弟屠一江聯手之勢阻止。

這時刻，杜維笙絕學盡出，青竹杖千變萬化，極盡詭異之能，攻勢凌厲的杖影中偶而挾着一粒金丸飛出，更使人防不勝防，硬把王寒湘和黃旗壇中五大香主擋住，難越雷池一步。

玄清道長和玉眞子師兄妹雙劍合璧，力戰白旗壇主葉榮青和他所屬六大高手，仍然保持個不勝不敗之局。原本是崑崙三子聯手拒敵，但走了個通靈道人，仍然威勢不減，玄清道長和玉眞子心意相通，聯手雙劍發揮出最大的威力。

隨着黑旗壇主區元發而來的旗下四位香主，也加入搏鬥陣中，但峨嵋門下超元、超塵、超慧三人，也佈成合手之陣，阻止了區元發和屬下四位香主及川中四醜的强力攻勢。

（未完・四十二）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英雄悲歌

上文提要：南城利用七柳莊、五福村婚嫁、出殯之事，偷運玄鐵回去，北城得到王侯線報，卓城主率諸葛三英分頭攔截，雙方激戰，玄鐵放在一邊沒人理，被花滿樓、小神童等分兩批人，乘機用綠色粉末將玄鐵破壞，才迅速離去。北城截得玄鐵，不知已遭破壞，運回北城，設宴慶功。偷仙也乘機偷了百多斤玄鐵，也遭花滿樓巧計破壞……

巧施毒手嫁禍　聲東擊西運鐵

小霸王王侯翻牆而入，一照面就說：「剛才酒鬼鬼鬼祟祟的來此作甚？」

怪手馬三道：「沒幹什麼，喝喝酒，聊聊天，如此而已。」

「你知道他是誰？」

「酒鬼呀。」

「哼！本公子是指他的眞實身份。」

「這就不淸楚了，反正不是壞人。」

王侯冷笑一聲，踏進神殿，一見玄鐵馬上臉色大變，道：「老偷兒，小偷兒，你們的膽子未免太大了，連玄鐵也敢偷。」

鬼不覺支吾其詞，未敢正面作答。

小霸王好霸道，雙眉一挑，道：「這一袋東西本公子要啦。」

這一袋玄鐵，偷仙想要靠它來養家活口，聞言氣虎虎地道：「你憑什麼？」

「刷！」的一聲，王侯拔劍而出，傲然道：「憑這個。」

「你想霸佔？」

「不對。」

「那是搶劫？」

「也不對。」

「難道……」

「老子要殺人！」

可不是說着玩，人字出口，劍已出手，一劍穿心而過，可憐的鬼不覺連一句遺言都來不及留，便慌慌張張地進了鬼門關。

怪手馬三睹狀大駭，拔腿就逃。

「看打！」

王侯毒如蛇蠍，暗器應聲而出，馬三前脚甫出門檻，便「叭嗟！」一聲，仆倒在地，死於非命。

暗器赫然是南城的竹葉飛刀。

這是怎麼回事？

王侯擁有北城的火龍珠還說得過去。

南城的竹葉飛刀這小子是如何弄到手的？

是撿拾而來？

是雙面間諜？

或另有內幕？

難道……

丟下一團迷霧，王侯紮緊布袋，扛在肩上，還搜走了老偷兒身上的那百兩銀票，大步離去。

穿過兩條街，在南威道館附近的一條僻靜小巷內，與諸葛峯狹路相逢。

「三哥，到那兒去呀？」

「我正想問你從那裡來？」

「八仙廟。」

「誰叫你去的。」

「小弟自己。」

諸葛峯對王侯始終不友善，端足了架子，說話的語氣像是尊長對部屬，冷冰冰地道：「可有充足的理由？」

小霸王一點也不生氣，一本正經地回說：「先是在街上發現一羣小偷兒湧入八仙廟，後來酒鬼也去了，心中犯疑，故而進去一探究竟。」

「誰在裡面？」

「偷仙鬼不覺和怪手馬三師徒。」

「小偷兒去拜祖師爺？」

「不，是把偷來的玄鐵獻給老偷兒。」

「從那裡偷的？」

「南城。」

「多不多？」

王侯放下布袋，道：「不多，百十來斤，都在這兒，小弟全拿來了。」

原以爲諸葛峯定會面露笑容，說幾句讚賞的話，詎料，這位三少爺依舊繃着一張臉，冷聲道：「酒鬼去八仙廟又是爲了何事？」

「喝酒。」

「就這麼單純？」

「也有可能是找老偷兒閑聊。」

「都說些什麼？」

「小弟人在牆外，沒聽淸。」

「酒鬼身份可疑，你應該釘緊點。」

「是，小弟以後加倍小心就是。」

「快回去邀功吧，城主想必又有賞賜。」

「小弟不敢居功，只是對北城聊表愚忠罷了。」

「哼！」

諸葛峯報以一聲冷哼，轉身就走。

小霸王眸中兇芒暴閃，一聲不響，抖手打出兩把竹葉飛刀，攻擊的部位乃死穴所在。

近距離施襲，出手就到，又在猝不及防之下，任何人都躲不開。

諸葛峯却躲開了，貼地斜飛出五尺遠，飛刀擦身而過，驚急而呼道：「王侯，你……」

話說一半，第二批飛刀已到，上取咽喉，下取心窩。

王侯決心要置他死地，飛刀一離手，刷！刷！刷！又一口氣連攻五劍。

快似電光石火。

狠如毒蛇猛獸。

諸葛峯連轉一個念頭的機會都沒有，遑論拔出七星劍，施展火龍珠，空有一身好本事，只能一味的躲！躲！躲！

在劫難逃，躲開了三刀二劍，最後還是吃了大苦頭，飛刀擊中右肩，左脅挨了一劍，血流如注，痛徹心脾。

右肩中刀，已經失去使劍的能力，諸葛峯的腦海中只有一個念頭，逃！逃！逃！

拚足餘力，打出一枚火龍珠，是逃命的那一種。「轟！」的一聲巨響，登時四週煙霧瀰漫，諸葛峯的踪影在王侯眼內消失。

颼！颼！颼！小霸王的動作快極了，照準霧圈連發數把飛刀。

另外還加了一把閻王粉，根本不給諸葛峯任何活命的機會。

在這種情形之下，九命怪貓也活不了，煙消霧散後，清清楚楚的看到諸葛峯身中三刀，仆倒在地，已嗚呼哀哉。

竹葉飛刀並未擊中致命要害。

諸葛峯是死於閻王粉。

* * *

八仙樓。

何仙姑廳。

今晚又有飯局。

主人是小霸王王侯。

邀請的對象是白雲飄。

白雲飄已到，在門外，篤！篤！叩門三響，輕聲細語道：「有人在嗎？」

「請！請！」

王侯打開房門，請白雲飄入內，又隨手將門關起來。

白雲飄見屋內只有王侯一人，甚覺詫異，花容微變道：「聽平安客棧的小二說，今晚二師兄另外還請了一個人。」

小霸王笑容滿面道：「沒錯，另外還請了大師兄，去平安客棧時，你們都不在，愚兄是跟小二這樣交代的。」

「還沒有來？」

「沒有。」

「什麼時候來？」

對女人，王侯有一套，很會獻慇懃，拉開一張椅子，請白雲飄坐下，道：「我們先吃吧，菜涼了就不好吃了。」

白雲飄一心只想着她的花哥哥，對滿桌的酒菜興味索然，嬌滴滴的道：「等大師兄來了以後再吃嘛，不急。」

王侯沒轍，只好順着她。

「二師兄跟大師兄見過面？」

「嗯，沒見面如何請他吃飯。」

「甚麼時候？」

「就在今天下午。」

「他還好吧？」

「很好。」

「是胖了？還是瘦了？」

「我看差不多。」

「來八仙鎭一定有原因吧？」

「也是爲了玄鐵而來。」

朝思暮想的心上人，終於很快就可以見面，白雲飄笑逐顏開，滿心歡喜。又埋怨道：「二師兄也眞是的，既然久別重逢，何不跟大師兄一起回來，害得人家在這裡左等右等好心焦啊。」

小霸王道：「我也是這樣想，

大師兄說有急事要去會一個好朋友，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去會那位？」

「酒鬼。」

「哦，酒鬼是大師兄的好朋友，二師兄可曾請酒鬼一塊兒來？」

「說了，來不來可不一定。」

白雲飄道：「八仙鎮風聲很緊，我們五個人分頭去各處探聽消息，若是晚些，大家都回到客棧，就省事多了。」

王侯倒了一杯茶，擺在白雲飄面前，道：「雲妹先喝杯茶吧，咱們一邊聊，一邊等，自從離開逍遙谷後，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單獨相處，聊天談心了。」

小霸王所說的話其實都是謊言，他根本沒見過花滿樓，今夜的客人也只有白雲飄一個人。

食髓知味，想重演强暴諸葛嵐的那一場戲。

對花滿樓，他由妒生恨，一心想要報復。

恨花滿樓武功比他强，使自己屈居人下。

恨白雲飄只愛大師兄一人，不把自己放在眼內。

他要報復，滿腦子都是報復計劃。

現在這條毒計是他最得意的一種。

欲用藥物，先將白雲飄迷昏。

然後，抱上床，奪去她的童貞。

接着，像丟垃圾似的，將她甩掉。

叫花滿樓去收破爛。

叫花滿樓去穿破鞋。

一箭雙鵰。

一石二鳥。

還有什麼計謀比這更毒的？

茶水中就有毒。

就算她不喝茶也沒有用，照樣難逃魔掌。

酒裡菜裡都有迷魂藥，只要有一種沾上嘴，立刻便會落入王侯的手掌心，成爲他的俘虜。

白雲飄一踏進這個門，就已註定一世的清白將要毀在王侯手中。

偏巧，白雲飄正覺口渴，端起來就要喝。

「不要喝！」

話是諸葛嵐說的。

人已步出臥房的門。

手上還端着一杯茶。

最感到意外而又駭異的自然是王侯，道：「妳怎麼會在這兒？」

諸葛嵐答得妙：「這是我臨時的家，不在這裡在那裡？」

「妳不是去北安客棧了嗎？」

「去過，又回來了。」

「我怎麼沒看見？」

「你入房時我在床下找東西。」

「哦！哦！」

一連兩聲驚「哦」，結束了夫妻倆的這段談話，小霸王的心裡則恨諸葛嵐恨得牙癢癢地。

諸葛嵐走上前來，換走了白雲飄的茶，很含蓄的說：「那個茶杯我剛才用過，喝這一杯吧。」

已從鬼門關打了一個轉兒，白雲飄仍被蒙在鼓裡，笑盈盈地道：「嵐姑娘太客氣了，不換也沒有關係。」

諸葛嵐挨着白雲飄坐下來，道：「王侯，你忘了一件事。」

王侯心驚肉跳道：「忘了那件事？」

「忘了替我們介紹。」

「你們早已認識，何須介紹。」

「我們現在的關係不同，難道不該告訴白師妹一聲？」

二人的夫妻關係，王侯雖不願讓北城以外的人知曉，但事到如今，不說是不行了，馬上換了一副親熱的臉孔，坐在諸葛嵐一側，摟住她的楊柳細腰，道：「雲妹，小兄忘記告訴妳，我們已經結婚啦。」

這可是天大地大的一樁喜事，白雲飄打從心坎裡感到高興，高興二師兄找到如花美眷，更高興自己與大師兄之間的障礙已除，應可塵埃落定，喜孜孜地道：「什麼？你們已經結婚啦？」

王侯的嘴臉變化很快，此刻看來確像是一對甜甜蜜蜜的好伴侶，道：「妳沒有聽錯，這種事是不能隨便玩笑的。」

白雲飄仍有如在夢中的感覺，轉對諸葛嵐道：「嵐姑娘，妳說，這是眞的嗎？」

諸葛嵐斬釘截鐵地道：「一點不假，是眞的。」

白雲飄道：「那時候結的婚？」

小霸王道：「前幾天。」

「怎麼不通知小妹？」

「臨時決定，匆匆完婚，沒通知任何人。」

「起碼應該給小妹打個招呼呀。」

「本來是想等大師兄到時，再鄭重宣佈。」

白雲飄天眞無邪，一片純眞，差點慘遭狠吻，却一直錯把魔鬼當君子，喜笑顏開道：「無論如何，還是要祝福你們，恭喜二師兄，恭喜二師嫂，祝你們花開並蒂，比翼雙飛。」

天色已晚，遲遲不見花滿樓的俠踪，白雲飄急得不得了，道：「奇怪，大師兄爲何現在還不來？」

花滿樓來八仙樓赴宴，是王侯編的謊言，根本不可能來，小霸王道：「不等了，我們先吃吧。」

諸葛嵐瞪了他一眼，在心底臭駡道：「你這個狠心狗肺的東西，

有姑奶奶在此還想打人家黃花大閨女的歪主意，簡直不是人！」

並未當面揭穿，僅說：「菜都涼了，不能吃，到下面去再叫一桌。」

「篤！篤！篤！」

門外及時傳來一陣叩門聲。

這時候有誰會來？王侯大吃一驚，吐出來一個字：「誰？」

對方的回答也是一個字：「我！」

「究竟是那位？」

「花滿樓！」

這三個字一向夠份量，是一種力量的代名詞。

白雲飄喜上眉梢。

小霸王呆若木鷄。

門是諸葛嵐打開的。

不是酒鬼。

亦非旋風俠。

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是花滿樓的本來面目。

他是從小二口中得知白雲飄來此赴宴，而八仙樓的主人乃毒美人西門翠，深恐發生意外，特地趕來探視。

見小師妹安然無恙，心頭的一塊大石頭才落下來。

王侯起身相迎道：「大師兄快請上坐。」

白雲飄像隻可愛的小雲雀，依在花滿樓身旁道：「我們已經等大師兄等了好久啦。」

花滿樓錯愕道：「你們在等我？」

白雲飄美得似一支花，柔得似一池水，嬌聲道：「對啊，我們正在等你吃晚飯，二師兄說你們下午見過面，大師兄找酒鬼去了。」

謊言穿梆了，小霸王一臉尷尬，料定花滿樓必會追根究底，那知這位大師兄反而替他圓謊道：「我們下午是見過面，因故來遲，累大家久候。」

這種修養，這種氣度，不愧爲是一代大俠風範。

王侯的想法則正好相反，越是這樣他越恨，暗道：「媽的，假仁假義，矯揉造作，少來這一套，老子不領情！」

白雲飄道：「花哥哥，另外還有一件喜事要告訴你。」

「什麼喜事？」

「二師兄和嵐姑娘已經結婚啦。」

花滿樓第一次面露不豫之色，道：「這麼重要的事，不告訴師兄，也該稟報師父一聲呀，怎可隨隨便便，馬虎了事？」

嫁給王侯，諸葛嵐心不甘情不願，至今恨意未消，但事已及此，悔亦無益，好歹總是自己的夫婿，代爲緩頰道：「大哥請勿見怪，實有不得已的苦衷，以後就會慢慢明白。」

花滿樓是何等樣人，一點就透，已料到十之七八，道：「卓城主曉得嗎？」

「曉得。」

「同意嗎？」

「已正式承認他這個女婿。」

「承認就好，承認就好。」

目注小霸王，花滿樓又加了一句：「希望你能善待嵐姑娘！」

王侯只有聽訓的份兒，唯唯喏喏，不敢多言。

諸葛嵐道：「王侯，還不快請大師兄、小師妹到樓下去吃飯。」

小霸王欲語未語，花滿樓道：「謝了，本俠與雲妹尚有別事，無法久留，改天吧。」

諸葛嵐道：「改天也好，家母早就有意請兩位以及小神童、孫大俠、水姑娘、酒鬼等人聚聚，不知大哥意下如何？」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卓玉君的如意算盤花滿樓清楚得很，不南不北，不幫任何一方的決心未變，推托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未徵得孫老哥等人的同意前，本俠不便承諾。再見！」

立與白雲飄離開何仙姑廳，步出八仙樓。

* * *

僅一夜之隔，第二天一早，八仙鎮便爆出一條翻天覆地的大消息。

消息指稱，七柳莊的喜事和五福村的喪事，被南城巧妙利用，是一個大騙局。

被北城劫去的玄鐵，是經過精挑細選後的劣質品，含鐵的份量極低。

而且，數量有限，僅總數的十之二三。

其餘的玄鐵，則利用這個調虎離山之計，趁北城的主力奔赴五福村、七柳莊之際，從八仙鎮這邊運走了。

難怪在兩條戰線上都未見到南城主司馬旭以及司馬雙傑司馬俊、司馬傑兄弟。

司馬世家將重點完全擺在這邊，五福村、七柳莊那兩條陣線只不過虛應故事罷了，兩邊的人一撤走，便與主力會合，押着玄鐵，直奔南城。

這一條聲東擊西之計算是完全成功。

卓玉君得到消息，氣衝斗牛，立即傾巢而出，撲向南國布莊。

結果，南國布莊已關門大吉，人去樓空。

再去南威道館一看，同樣空空如也，未見一人。

却在道館演武場邊，發現一棵樹上吊着一個人。

是個死人。

正是一夜未歸，死於王侯之手，後來又被他趁夜深人靜之時移屍南威道館，吊上樹的諸葛峯。

無異晴天霹靂，好似焦雷當頭，北城的人都嚇傻了，熱淚滾滾而下。

放下屍體，仔細觀察，卓玉君見愛子身中數支竹葉飛刀，聲淚俱下的吼道：「南城幹的好事，這筆血債必須加倍討回來。」

諸葛崢看得更清楚，道：「城主，三弟好像還有中毒的現象。」

中了閻王粉，當然會中毒，臉色泛黑，鼻孔的血也是黑色的。

諸葛嶸道：「大哥，如果小弟的判斷不錯，三弟是中了閻王粉。」

閻王粉是毒美人的獨門毒藥，只有她才有，卓玉君怒眉雙挑道：「江湖上盛傳，西門翠跟司馬旭有染，看來傳言不假，南城的毒藥必是得自毒美人。」

諸葛岳道：「西門翠是個水性楊花的女人，人盡可夫，老酒鬼、老偷兒都跟她有一手，不會只有司馬旭一個男人。」

卓玉君怒衝衝地道：「且別管她有幾個男人，先把她逮住，再問她南城的閻王粉是否她給的。」

城主的話就是命令，除留下一小部份人為諸葛峯收屍外，餘皆奔往八仙樓。

孰料，八仙樓也變成空樓。

毒美人西門翠早已不見，且不必說。

帳房、廚師、小二等人也不知去向。

偌大的八仙樓，僅僅剩下兩個人。

一個是卓城主的親生女兒諸葛嵐。

一個是她的乘龍快婿小霸王王侯。

何仙姑聽是這一對新婚夫婦的臨時香巢，仍高臥未起，相擁而眠。

「王侯，開門！」

「嵐妹，開門！」

諸葛岳、諸葛崴搶在前頭，撞壞了外面的門，又去撞臥室的門。

「來啦，來啦……」

夫妻倆慌忙穿衣而起，打開房門。

王侯裝作出一副惶恐的模樣，道：「城主，發生什麼事了？」

諸葛崢見問，立將所見所聞之事照實說出來。

哇！的一聲，諸葛嵐馬上放聲大哭起來，道：「大哥，你說三哥已經死了？」

「這是鐵的事實。」

「死於南城的竹葉飛刀？」

「也是被西門翠的閻王粉毒死的。」

「那就快把這個毒婆娘抓起來呀。」

「西門翠已經逃走了。」

王侯道：「八仙樓昨晚還熱熱鬧鬧的做生意，一夜之間想不到竟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找不到西門翠，可以捉幾個廚師、小二來問，只要查明去處，就不難將風流寡婦碎屍萬段。」

諸葛嶸冷聲道：「八仙樓就剩你們兩個，他們都跑光了，找誰去問？」

卓玉君臉色沉重，一字一句道：「王侯，本城主想問你幾句話，希望你能實話實說。」

小霸王很懂得自衛，更精於逢迎，恭恭敬敬，誠誠懇懇的道：「請城主示下，小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有半句不實，願遭天打雷劈。」

鐵娘子道：「七柳莊嫁女兒，五福村辦喪事，南城欲利用這個機會運送玄鐵的消息你是如何得來的？」

王侯道：「是偷聽來的，前晚，小婿在南威道館跟司馬健喝茶閑聊，司馬旭與司馬俊、司馬傑在隔壁議事，有人送點心進去，門一打開，他們正在談這件事，被我偷聽到。」

卓玉君道：「如今看來，這是一條調虎離山、聲東擊西的毒計，你被南城利用了，知道嗎？」

王侯嚇得面無人色，顫聲道：「小婿惶恐，請城主賜罪！」

話鋒一轉，忽又改口道：「請念在小婿對北城一片愚忠的份上，希望城主能給王侯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

卓玉君沉吟不語。

諸葛崢道：「有一件事我一直覺得很納悶，你與南城素無淵源，怎會走得這麼近？」

小霸王正容道：「坦白說，是他們主動跟小弟拉關係的。」

「司馬世家為何會主動找你套交情？」

「說來說去，還不是因為小弟有一位天下第一的師兄。」

「花滿樓？」

「對啊，南城想把花師兄拉到司馬世家那邊去，偏又遍尋不着，只好拉攏小弟，做為橋樑。」

微頓，王侯又正經八百的道：「人嘛，都是有感情的，時間久了，彼此混熟了，慢慢就變成朋友，可以登堂入室，無話不談。」

諸葛嶸滿面不屑道：「既然如此，就不該背叛南城，劫走玄鐵，投靠本城，這不是君子應有的行徑！」

王侯的理由很充足，拉着諸葛嵐的玉手道：「不敢欺騙二哥，主要是為了嵐姑娘，不這樣怎能娶得

如花美眷，贏得美人芳心。」

深恐無法取信於人，又加了一段：「再說，南城的目標是花師兄，並非小弟，一切都是虛情假意，把我當作工具利用，談不上『背叛』二字，亦與君子小人無關。」

這話言之成理，雙傑未再深究，諸葛岳道：「從這裡往南，趙家堡、白河鎮、槐樹嶺這一縱線上，我們皆佈有堂口或樁卡，司馬世家的人押着玄鐵一路南下，北城的人怎沒有半點消息傳回？」

卓玉君長歎一聲，道：「本城主躭心這些人已遭了南城的毒手，所以沒有敵情回報。」

諸葛崴道：「從昨天上午至今，半日一夜之間，司馬世家說不定已將玄鐵押返南城，此事十萬火急，請城主速作定奪。」

不錯，此事關係重大，急如星火，鐵娘子卓玉君朗聲道：「傳令下去，通知所有的人齊集北安客棧，備妥充足的食物補給，即刻南下，從現在起，向南城全面宣戰，逢人就殺，遇屋即焚，只要北城尚有一兵一卒在，就絕不允許南城鑄煉刀劍成功，為禍武林，獨霸天下。」

諸葛崢道：「城主，這樣緩不濟急，不如由我及二弟率一支精兵，現在就快馬去追，南城有車隊隨行，速度不可能太快，運氣好的話也許能追得上，不知城主意下如何？」

卓玉君想了想，對諸葛崢、諸葛嶸道：「此計甚善，本城主完全同意，可再挑選十名高手，馬上出發，記住，多帶火龍珠，放手去幹，多殺一人就增加一分勝算。」

哥兒倆齊聲應是，轉身欲走，王侯挺身而上道：「算小弟一份。」

諸葛嵐接口道：「我也去。」

卓城主道：「王侯，你身份特殊，另有使命，跟北城諸俠公然攪在一起，萬一被南城識破，會影響你以後的工作。」

王侯振振有詞道：「不妨，我們可以明着分開，暗中聯繫，彼此呼應，如情況許可，小婿打算混進南城，探聽一下玄鐵的藏放處所，或煉爐所在。」

一聽「煉爐」二字，卓玉君臉色驟變，算算時間，當北城的大隊人馬趕到南城時，玄鐵可能已經入爐治煉，果不幸而言中，一旦鑄成刀劍，想再取勝，恐將難如登天，於是，不遑多想便一口答應下來。

* * *

北城鬧得人仰馬翻，個個忙得不亦樂乎。

住在平安客棧內的花滿樓、白雲飄、小神童、孫飛虎與水長流也得到這則消息，經分頭打探後，各項傳言皆獲得証實。

天龍兒年紀最小，也最沉不住氣，嚷嚷道：「糟啦，這下可麻煩大啦，南城運回玄鐵，三五天之內刀劍便可出爐，到時候就會天下大亂。」

花滿樓道：「事情的確十分緊急，我們必須及時趕赴南城，將玄鐵或刀劍毀掉，方可消弭這一場浩劫，否則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白雲飄一臉焦急道：「花哥哥，你不是說酒鬼今天要來嗎，不等啦？」

原來花滿樓現在是他的本來面目，昨晚，白雲飄曾追問酒鬼的眞實身份，花滿樓告訴她酒鬼明天會來，叫白雲飄自己問。

本是一句玩笑話，白雲飄却當起眞來，一時之間花滿樓竟不知該如何作答是好。

還是水長流替他解了圍，道：「我的傻妹妹，王侯那小子既然已經娶了諸葛嵐，花大俠沒有必要再犧牲自己，成全他人，實際上酒鬼、旋風俠、花滿樓根本就是一個人，都是妳的花哥哥。」

白雲飄聽得一呆，拉住花滿樓的雙手道：「大師兄，你說，水姐之言是否實情？」

花滿樓頷首道：「水姑娘從來不說假話。」

可把白雲飄給惹火了，大發嬌嗔道：「好啊，你欺負我，為了你自己的一念之私，害得人家好慘好苦，茶不思，飯不想，一心一意只想你一個人，我要你賠我，也要罰你。」

一邊說，兩隻粉拳不停的在花滿樓寬厚的胸膛上擂打。

花滿樓是該打，打得他心裡很舒暢，彷彿將過往的一切煩憂全部打到臭水溝裡去了，笑道：「怎麼賠？又怎麼罰？」

小神童嘻皮笑臉道：「就叫花大哥把自己賠給白姐，罰他做妳的夫婿好啦。」

白雲飄天眞無邪，剛才的一言一行乃眞情流露之舉，一聽好事即將成眞，羞得她脖子都紅了，不依道：「我不答應，要回逍遙谷向乾爹告狀，罰他面壁思過，跪上三天三夜。」

孫飛虎急聲道：「我的小姑奶奶，不論結婚成親，或面壁思過，都是將來的事，當務之急是我們必須火速馳赴南城，不然就會鑄成大錯。」

大家如夢初醒，意見一致，行動一致，急匆匆的踏上往南城的征途。

（未完・廿七）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快樂花子

上文提要： 趙打雷與石不悔從暗中閃到了寨子外，繞到了流寇頭子鐵占山與吳亮的面前，趙打雷神勇的取了兩個流寇頭子的命，報了當年妻女被殺的深仇大恨。劉家寨一片火海，此時信陽城中的花子幫在西門風引領下已經趕來救援，「快樂幫主」亦大開殺戒，以他的少林刀法嚇破了敵人的膽。叫天張等人見勢不妙欲逃，「快樂」欲斬草除根……



官兵掃戰場　花子入洞房

花子幫的方大鵬頭上挨了一刀，正順着面頰在淌血，聞得幫主吼叫，立刻接應，道：「殺呀，追呀！」

花子幫弟兄們吼聲大，幾乎是蜂擁着追出劉家寨，他們也死不少人，但一個個精神更大了！

也許這正是同仇敵愾之心吧！

再看逃到河岸的流寇們，一個比一個逃得快，他們趟河水把水濺得幾乎分不出人影來了！

天黑得更厲害了！

* * *

「快樂幫主」率領着衆花子直往小河對岸追過去。

前面奔逃的叫天張已快到那座小山坡上了，這時候他回頭看，見許多花子拚了命的追殺，他心中就有些既驚且怒，他看那花子羣大概與自己的人馬差不多一樣，他有些心動了。

叫天張以爲，自己身邊四人聯手，戮力的幹掉花子頭，兄弟們必然士氣大振，再加上這批人大都是跟着兩位將軍奔殺千萬里的老戰士，都想爲他們的將軍報仇，只要自己在烈火之上澆碗酒，這一仗也許有幹頭。

他立刻不往山坡上去，就在半山坡上大聲吼：「兄弟們，我的有血性的兄弟們，咱們不當夾尾巴狗，咱們就在這山坡前爲兩位將軍報仇，爲死難的兄弟們雪恥，大家別再走了，舉刀賭一賭咱們的造化吧！」

「對，幹了！」

「奶奶的，頭掉了也不過碗大一個疤，幹！」

流寇們也是凶殘的，只是追上來的花子，一大半都是中原花子幫習過武的傢伙。

當年相國寺前的演武場上，就有不少花子兄弟赤膊練功，討個小錢。

流寇們忽然不走了，倒也令追在前面的「快樂幫主」心中一驚，他暗自琢磨，小心上當。

就在他啣尾剛追到，嚄，四條人影圍上來了。

四個人四個方向，天未明但處在近距離看得清，只見正是叫天張與他身邊的三個頭目。

「哈……看你小子往那兒逃！」

便在這時候，花子幫衆兄弟已與流寇們幹起來了。

雙方只一接上手，看吧，誰把誰殺死砍傷，已是分不清楚了。

* * *

「快樂幫主」的話甫落，叫天張指着花子頭罵大街：「操你先人祖奶奶的，劉家寨給你什麼好處了，你如此的爲他們賣命呀？」

他怎知「快樂幫主」已是劉家寨的女婿了。

叫天張如果知道這一段，他就豁然明白了。

「快樂幫主」冷冷道：「已至生死搏殺，誰有耐心再與你這猊獠窮磨牙，娘的，你們就知道殺人，當嚐一下這被人殺的味道。」

他指着上天，又道：「你看，天是永遠公正的，殺人與被殺似乎是不可分割的聯在一起，當你殺別人的時候，就由上天註定你的被殺了。」

叫天張嘿然冷笑，道：「花子頭，你想知道眞正的定律嗎？那是個定數。」

「怎麼說？」

叫天張道：「難道你不是站在人頭上嗎？你小子是花子頭呀！」

「又怎樣？」

「你可以發號施令呀，當然，別人定要聽你的，爲了你的理想，那便免不了要殺人。」

「什麼歪理？」

叫天張冷哂，道：「歷代成帝之人，誰不是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呀，那一位少殺人了？」

「叫天張，所以你們被稱做寇，你忘了那句話，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的話了。」

叫天張沉聲道：「流寇，那是無知者呼叫出來的，爺們自認乃大漢義師。」

「快樂幫主」吼道：「我還是花子皇帝吶，你個不要臉的下三濫，血洗中原還自稱義師，我宰了你這不知恥的狗東西。」

他眞的火大了，右手九節青竹杖猛一掄，人已往叫天張飛去。

就在叫天張閃身一邊時，右手猛然一把飛刀出手。

叫天張以爲，人在半空中怎能再閃避他這擲出的一刀？

然而，妙就妙在「快樂幫主」的武功太高了。

只見「快樂幫主」氣沉下壓，上身一個倒翻，右足正踢在那把飛刀上，就聽得「錚……」

「哎呀！」

這是古懷今的吼叫，他只叫了一聲，便雙手緊握那把飛刀的刀把，眞倒楣，刀身已不見了，狠狠的扎入他的肚皮裡，這光景他是活不成了。

* * *

「轟……」古懷今倒下去的時候，他可並未再罵人，似乎不太清楚的叫了一聲「無量壽佛」！

他爲什麼會來上這一句？這大概他早想定了，自己原是佛門中人，道士不幹幹流寇，早知罪孽深重，早打算在死的時候不向閻王去報到，而是奔向他的呂祖前。

別管古懷今向何「神」報到，古懷今再也起不來了。

* * *

「快樂幫主」一招得手，他冷笑了。

「嘿……你們一個也別想逃，就像他一樣。」

叫天張情急大叫：「注意，注意，出刀有把握，分進合擊下手要快。」

於是，叫天張主正面，舉刀錯步怒視着「快樂幫主」。

那錢大孔與李道元二人便分站兩側虎視眈眈。

「快樂幫主」就要二次出手了，忽聽小山的那一面傳來奔跑怒吼聲。

這光景令雙方都嚇一跳，便在混戰中的花子幫與流寇們也都閃開來抬頭看向山坡上。

嚄，只見山坡上出現五七十人之多，爲首的兩人一出現，叫天張便出聲笑了。

「哈……是大別山的朋友也來了，還以爲哥兒們已陷入寨內出不來了。」

爲首的兩人不是別人，乃「飛天虎」商發與「地龍」丁太白二人也。

這二人一個手上是大板斧，另一人手中是砍刀，可也身上在冒血。

這時候有人身上冒血並不奇怪，可是丁太白的叫聲卻嚇人一跳。

「快走哇！」

叫天張就一怔，爲什麼如此叫？

他提高聲音，道：「喂！快過來，咱們打倒這花子頭，他娘的，劉家寨仍是咱們的！」

就在這時候，大別山的哥兒們一窩蜂似的往這面奔來，不旋踵間，山坡上冒出好幾百個辮子兵，有個騎大馬的千總，只一看便知道是羅千總。

再往後邊瞧，兩名管帶各率人馬追來了。

原來商發與丁太白二人率人衝出劉家寨，立刻往四面逃去，看看已逃了十幾里，迎面卻不料迎面來清軍五百人。

大清人馬士氣如虹，這兩年他們到處迫殺潛逃的流寇殘餘，但他們想不到剛剿完豹子寨，信陽州會被流寇攻陷，那羅千總負責這一方，他聽了也吃驚，立刻率人自三百里外回來了。

* * *

此刻，叫天張也被這突如其來的大清軍鎮懾住了。

他心中在罵：「王八蛋，別的地方你們不逃，偏又往回走，拖爺們下水呀！」

他可沒有想到，除了這條路，還有何處可走？

商發也發現這兒正打得凶，忍

不住大吼道：「拚是死，不拚也是死，兄弟們，殺出一條血路呀。」

山賊們都拚上了。

叫天張暴吼一聲：「拚了！」

「殺呀！」

「快樂幫主」倏然拔身而上，半空中洒出一片極光，就聽得李道光一聲厲嗥：「啊……唷……」

眞慘，半個頭不見了。

那錢大孔急往一側閃，叫天張的砍刀狂斬而下，「快樂幫主」冷冷一哂：「你還想走？」

「錚！」

「哎唷！」

叫天張雙手分開來，一手按肚皮，一手按胸膛，搖了三下，便往地上倒下去，却也流了一地的花肚腸。

可眞把個錢大孔嚇一跳，他的刀只舉了一半，眼前人影一晃，他還不知如何閃躲那當頭一棒吶，就覺腰處少一塊似的一涼。

他想叫，却叫不出來了，因爲他幾乎被攔腰斬斷。

* * *

就在這時候，忽聽東方雷打雷似的一聲吼：「看刀！」

「卡！」

「你……媽……的……」

這是丁太白的聲音，原來花子羣中東方雷與申屠雨怕他二人圍殺幫主，申屠雨攔住商發，而東方雷與丁太白幹了起來。

這時候，正是流寇山賊們士氣瓦解之前，人已無鬥志，想着要活命，正在打算盤之時。

東方雷殺了丁太白，立刻便往商發處撲去。

商發狂奔將十里，如今怎是申屠雨與東方雷二人對手，沒兩個照面就被東方雷一腿踢了個跟蹌，正撞在申屠雨的刀尖上。

商發不叫也不罵，面對着申屠雨露出個奇怪的微笑。

其實那是無奈的笑。

唉，人生嘛，誰能沒有無奈？

* * *

「快樂幫主」抬頭看，他立刻火大了，因爲他發覺一件令他十分不愉快的事情。

山坡上的清軍已排好陣勢，就是不往下面來，這光景只有一個解釋，那便是：「漢人吶，自相殘殺吧！」

「快樂幫主」一念及此，他厲吼一聲，道：「花子幫兄弟們，咱們撤退到河岸邊，剿山賊流寇之事，是官家的公事，走！」

「嘩！」所有花子幫的人全退走了。

他們退守在小河岸，只要山賊流寇不過來，他們就不會再出手。

其實，就算是此刻清軍不來，流寇與山賊們也完了，只不過「快樂幫主」也對清軍沒好感。

這原是正常的事，漢家江山換了人，換成滿州人，這已快兩年了，因此之故，反滿情緒正在高漲着，「快樂幫主」自然也一樣。

那羅千總提刀在馬上，他已發現這些流寇們正是洗劫過信陽城的那些人，如今又見這批花子撤到了小河邊，立刻便明白這是不打了。

羅千總自然心中叫可惜，只不過他也注意到花子幫中有能人，那人出刀嚇死人，他自己就沒有「快樂幫主」那一套，忍不住多看了一下「快樂幫主」。

* * *

現在，有兩個吳亮的手下在集中那些流寇們了。

那人也還鎭定，他把雙手左右伸：「兄弟們，擺陣，快排陣勢，生死關頭就看這一拚了，想活命就一條心，衝過這一關，咱們謝天啦！」

到了這時他們也只有把生命交付上天，在這山坡上賭一賭他們的運氣了。

只見流寇們集中一起也將近四百人，天爺哪，已有近七百人死在劉家寨這地方了。

* * *

忽然，羅千總雙手把刀高舉，他厲吼一聲拍馬便往流寇中衝過去。

「殺！」

「殺喲！」

清軍乃生力軍，出動陣勢如銅牆鐵壁似的直往流寇們集中處掩殺過去。

那頭目仰天大叫：「殺呀！」

「殺！」

流寇們把方形陣變成稜似尖錐之勢迎上去，雙方這一交上手，只見清軍忽然方形中央分開來，等到流寇們發覺攻堅上當，已被包圍，已是晚了。

流寇們立刻自中央化分開來，拚了命的想突圍，但那羅千總認準了剛才指揮的那個頭目，拍馬衝上去便是凌厲的暴砍三十八刀，殺得那頭目刀也飛了，有一刀自他的背上劈開來，死得眞嚇人，脊骨也露出來了。

* * *

我說過，天是每天都會亮的。

此刻天又亮了，當人們發覺還有幾處在追逐搏殺中，便也發覺這座山坡上死的人還眞不少。

流寇們全死絕了。

如果有人問他們，爲何操刀，大概沒有幾個能說得出來到底爲什麼。

如果再問他們，自己都是漢族，爲什麼自相殘殺千多年的時候，也許他們有唯一的理由，那就是人民太辛苦了，改個朝換個代吧，姓朱的不是神，老百姓更不是奴。

而死了的那些清軍，他們是英雄，爲滿族打下了江山，死幾個人那是便宜事，這以後他們就有好日子過了。

只不過這一回又死了二百多，不少流寇們也不打算活了，死嗎？那就拖一個墊背吧！

看地上的屍體，不少就是雙雙抱在一起死掉的，滿人與漢人吶，這時候抱得還眞緊。

* * *

清軍在到處清掃戰場，他們把傷的往一處集中，當然，如果發覺有流寇未死的，他們會狠狠的補上一刀。

什麼叫戰俘？那年頭就沒聽說過。

那個年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那羅千總拍馬緩緩地來到小河岸，把馬停在「快樂幫主」前面。

他上上下下地看着「快樂幫主」，道：「你很年輕。」

「快樂幫主」木然地未開口。

羅千總看看遠處的劉家寨，道：「你是劉家寨的人？」

「快樂幫主」只搖搖頭。

羅千總道：「難道你也是花子？」

「快樂幫主」開口了，而且還挺胸，道：「不錯！」

羅千總點着頭，道：「你是個人才，本千總也喜愛刀法，好，跟我走吧，你當我軍中教席，把你的刀法傳給他們。」

他頓了一下，又道：「教席的俸銀不少給，每個月支你十兩銀子。」

那年頭，一家三口四兩銀子就夠了。

「快樂幫主」緩緩地搖搖頭，他沒開口。

一怔，羅千總道：「十五兩月俸，怎麼樣？」

「快樂幫主」道：「不幹！」

「你……你要多少？」

「多少也不幹，我當我的花子頭。」

「嘩！」好一陣拍手笑，緊接着花子幫中爆出一聲衝天「好」來！

「快樂幫主」雙手高舉，立刻間大伙又靜下來了！

只見那羅千總又道：「有多少人想投在我的手下而難如願，你……多想想，機會呀！」

「快樂幫主」道：「心領了，羅千總！」

忽然，羅千總的雙目厲芒一現，他下馬，把刀交在一個近軍手中，大步直往「快樂幫主」走來！

「快樂幫主」仍然不動，他也看到了羅千總的雙目有冷芒了！那是武者最注意的眼神！

羅千總已站住了。

「想不到中原還有你這麼高明的武者！」

「不敢當！」

「可惜呀，太可惜了！」

「人各有志！」

「好一個人各有志，需知朝廷正需人才之時！」

「我不是人才，我是花子！」

「哈……有意思，官不做當花子，有意思！」羅千總伸手過去，那是握手的樣子！

「快樂幫主」也伸手，兩人立刻握住了！

沒有動，但羅千總哈哈笑，淡淡的笑！

「快樂幫主」也笑，哈哈的微笑！

於是，二人的足下有聲音發出來，那是碎石的沙沙聲，而且是越來越大聲！

現在，附近的人都聽到了，也都怔住了！

如果仔細看，「快樂幫主」只一足陷地半尺深，而羅千總的雙足仍在陷，他額上的汗滴也開始流動了！

這兩人是較上了勁，各自一口眞氣凝聚在心頭，到了這光景，誰也不動了。

又是一陣過後，突然，「快樂幫主」那隻未陷的脚突然一頓，他一聲哈哈笑，右手已鬆開來了！

羅千總的臉色驟變，他還眞坦白！

「你應該知道我的目的！」

「知道，不爲己用者死！」

「可是你爲甚麼放手？你可以也像我一樣，以內功摧斷我的心脈！」

「殺人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尤其是我還不打算同官家作對！」

羅千總的臉色變過來了，他大大地喘了一口氣，又活動一下右臂，道：「你是個可怕的漢人吶！」

「快樂幫主」道：「難道你們連花子也怕？」

就聽羅千總嘿嘿一笑，他回身就走！

* * *

清軍撤走了！

他們也把死傷的人帶走了，留下來的是一大片死了的流寇，他們才不會管這些屍體的！

「快樂幫主」忽然仰面朝着天空，嚄，好一片黑幕般的烏雲過來了。

從小山另一邊吹過來一陣陣帶着寒意的冷風，大概會有一場大雨吧！

中原久沒下雨了，這雨，難道是上天開了眼？

* * *

劉家寨那面有人奔出來了，那

是三位姑娘！

是的，劉翠花，李小小與席大紅三位姑娘花蝴蝶似的飛奔而來！

那劉翠花一邊跑一邊還大聲喊：「快樂，我的快樂呀，你回來啦！」

李小小也叫：「快樂，我可愛的快樂喲！」

聽人家席大紅怎麼叫：「快樂，便是住在野林子，我也不再離開了！」

看看，說得有多坦白呀，可也聽得「快樂」不舒服，原來席李二家搬去信陽城，是爲了找機會賴婚呀！

*　*　*

喲，三女奔到「快樂幫主」面前，也不知怎麼的，都想往快樂的懷裡鑽！

只因爲花子多，人人都在笑哈哈，才把三女笑得靦覥了！

三個姑娘齊出手，一齊拖住快樂笑起來！

「快樂幫主」也笑，快不快樂他知道，只不過劉家寨這裡死了這麼多人，總得有人爲死的掩埋吧！

「快樂幫主」一聲喊：「司馬雪來了嗎？」

申屠雨道：「司馬雪在寨中照顧又挨一刀的西門風，他沒來！」

「快樂幫主」道：「方堂主呢？」

東方雷道：「方堂主與勾春正在寨中爲傷者醫傷吶，勾大夫帶來不少傷藥！」

「快樂幫主」道：「申屠雨，你負責埋死人，記住，咱們兄弟的一定要一人一個窩，找來蓆子被單捲起來，身上的鮮血要洗淨，回去陰司才會早投生！」

他是佛門出身，兄弟們死後的事也照顧了！

申屠雨大聲應：「是，幫主！」

他立刻把人分一半，另一半隨「快樂幫主」回劉家寨……

只不過，「快樂幫主」率人與他的三位未婚妻剛過了小河，嘍，大大的雨點子落下來了。

可也沒有人跑，因爲上天大半年沒下過雨了，人們幾乎忘了雨是甚麼樣子的！

*　*　*

還未走進劉家寨，就見一行人也冒雨走來了！

爲首的是劉世芳，「快樂」急問：「石老與趙大俠呢？」

劉世芳道：「受了傷已上藥躺下了！」

席本初撫掌笑笑，道：「賢婿呀，眞有你的！」

李士艮道：「從此天下太平，我決定就在這兩天回信陽州，再把家小接回來，只等來年，咱們一齊回中原！」

席本初道：「這也是我想的！」

「快樂幫主」道：「兩位岳父大人，你們還是別回來，要多多考慮呀！」

席本初道：「考慮？考慮甚麼呀！」

「快樂幫主」道：「山賊流寇已剿滅了，你們就多爲女兒關心吧，嫁了我要住破廟的呀！」

席本初哈哈大笑，道：「我的女婿，你少來了，石長老已對咱們解說了，花子幫幫主不比皇帝老子差，汴梁城你們有一家大春堂葯舖，我可是記得的，那是最大一家，還有許昌你們還有個騾馬大棧房與大豐堂糧食行，還有……」

「快樂幫主」道：「還有甚麼？」

李士艮道：「還有就是劉寨主答應你，花子幫總堂口設在他這裡！」

「快樂幫主」道：「豈不成了招贅？」

劉世芳哈哈一笑，道：「你仍然可以去住在汴梁城、許昌城、西陵堡與席家堡子呀！」

「快樂幫主」怔住了！

他絕對想不到事情的發展會如此令人驚喜。

此刻，他又吩咐東方雷，趕快把劉家寨中死的人分清楚了加以處理！

爲甚麼要分清楚，當然是給流寇山賊刨個萬人坑，一個坑埋上了幾百具屍體。

至於花子幫衆弟兄的屍體，不能草草了事。

不但不能草草了事，而且還要隆重的大祭一番。

劉寨主就打算請來高僧對死難的人超渡！

*　*　*

這一夜下的雨眞大，淅瀝嘩啦的落了一天還未停！

雖然下雨，但劉家寨中有肉吃，還有幾隻羊與一頭牛在，但牛是不殺了，因爲天一但放晴，留下的麥種便得種下！種田是需要牛的！

花子幫的弟兄們發了個小財，因爲流寇們從信陽城搶掠的財物都變成他們的了！

當然，糧食也不少，大家往寨中堆起來，兩間小房子也堆滿了！

*　*　*

順應劉世芳的要求，「快樂幫主」從花子弟兄中選了近百名會耕地的弟兄，第二天便開始在劉家寨當起長工來了，這些人自然是高興，都笑了，因爲劉家寨不但有工作，而且也成了花子幫的總堂堂口，他們當然歡喜！

*　*　*

劉世芳是守信的人，他已命人在寨門外搭起了祭台，劉家寨這些天死了這麼多人，幾乎變成鬼域，

如果不超渡，難免夜來鬼哭叫！

說來也眞的那麼巧，就在祭台剛搭好，還未去武勝關的大廟請和尚吶，嘍，由東北方來了兩個高僧，兩個已是灰髮蒼然快六十的老和尚了！

這兩個和尚過了小山坡到了小河岸，就那麼站住了！

他兩人爲何不過河，因爲這兩天天降大雨，河水漲得有一人那麼高，黃澄澄的河水還有滾浪吶！

這兩個老僧不走了，他兩人就坐在河岸邊，這一坐就是一整晚，第二天早上才被人發現！

有個花子一大早發現河對岸坐了兩個黃衫和尚，立刻奔入後寨中去報告！

後寨中的正廳上坐的是劉世芳、趙打雷、石不悔、李氏弟兄、席本初這幾人，至於「快樂幫主」，吶，正在一邊的廂房中嬉笑着。

那當然是同他的三個未婚妻子在嬉笑！

迎面，方大鵬正要向劉世芳告辭，他要率弟兄們重回信陽城去了，發現一個弟兄跑來！

「幹甚麼慌慌張張的？」

「兩個老和尚坐在河對岸！」

「有這種事？我去瞧瞧！」

方大鵬肯爲幫主分憂，他立即走出劉家寨走到小河邊，果見對岸有兩個老和尚並坐在河岸邊！

「喂，大師，有何指教呢！」

兩個和尚站起來了，其中一人，道：「施主，貧僧兩人，是前來迎接新的掌門，請傳話！」

一怔，方大鵬道：「新的掌門？你們是……」

那老僧道：「咱們是少林寺來的，要找我師侄空空，空空和尚！」

方大鵬怎知空空和尚是誰？他大聲回應過去：「二位大師，這裡是劉家寨呀，劉家寨沒有甚麼空空和尚，你兩位找錯地方了！」

那老和尚聲音沉重地飄過來，道：「貧僧知他住在劉家寨，他已是花子幫幫主了！」

嘍，方大鵬一聽幾乎跳起來，也忽然想到幫主乃和尚出身也！

「兩位大師稍等，我設法把二位接過來！」

「有勞施主了！」

那方大鵬果然是個會辦事的人，他命人找來的一把弓箭，把細蔴繩拴在箭尾，「颯」的一聲射向對岸！

小河寬不過十丈，只是水急而已，細繩隨箭過了小河，已落在一個老僧手中！

隨後一根更粗的蔴繩隨着那根細繩拖過了河，兩個老僧把粗繩牢牢的拴在一棵樹幹上！

對面方大鵬也早命人把粗繩繫在樹身上。

突然，兩個和尚飛身落在粗繩子上，這兩人就像走平地般的一步步的自繩上走過了小河，嘍，幾十個花子們看得拍巴掌：「好！」

兩個老僧落在地上，方大鵬立刻迎上去，笑道：「兩位大師，好一招關山飛渡絕世輕功呀！」

淡淡一笑，其中一人，道：「麻煩請帶路！」

方大鵬道：「二位大師，我帶路，請！」

一行走進劉家寨，剛走進後院大門口，正廳上的劉世芳已笑迎出來，道：「甚麼地方請來的大師，咱們可以爲死去的兄弟們超渡了！」

方大鵬苦笑，道：「劉寨主，不好了吔！」

這時候坐在正廳內的石不悔幾人也聽到了，一個個臉上一緊，不知又發生了甚麼事情！

劉世芳急忙對二位和尚，道：「兩位大師是……」

其中一人道：「阿彌陀佛，貧僧兩人來自少林……」

劉世芳一怔，但仍哈哈一笑，道：「名刹高僧駕到，快請進來待茶！」

兩個老僧也不客氣，一并進了門，而且進了門便四下的看去！

又是那位灰髮僧人，道：「空空師侄呢？」

他這麼一叫，石不悔又笑道：「原來是找咱們花子幫幫主呀，在，他在邊廂中吶！」

果然，方大鵬已把「快樂幫主」找來了。

「快樂幫主」進了廳門，立刻發現是兩位師叔駕到了，忙趨前單膝跪地，道：「師叔！」

不錯，來的正是智明與悟明兩位大師！

這兩人也正是慧明的師弟，如今却找來了！

悟明道：「空空起來！」

「快樂幫主」上次在信陽途中遇上過悟明，已表明當了花子幫主，怎麼此刻又叫他法名？

「快樂幫主」站起來，忽見智明取下肩上一個包袱，他很快的打開來，只見是一件法杖與紅色袈裟、唸珠一串一百單顆！

「空空跪接掌門遺旨！」

「快樂幫主」吃一驚，道：「師叔，這是……」

石不悔發覺不對勁，忙起身道：「等等，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悟明大師道：「施主，咱們駕返西極的掌門師兄有遺召，把少林掌門之職傳給空空了！這些均是掌門之物！」

石不悔道：「天爺，麻煩了！」

悟明道：「不麻煩，接了掌門

遺物，立刻回少林！」

石不悔道：「兩位大師，能不能不幹這勞什子的掌門？」

智明道：「不可以，他乃少林後起俊秀，武功盡得我師兄之眞傳，怎可另奔他途？」

「快樂幫主」不快樂了！

劉世芳道：「兩位大師，可有通融之門？」

智明道：「有！」

在場的人全都一喜，劉世芳撫掌笑道：「只要不回少林當和尚就好辦了，哈……」

智明看看「快樂」，他重重地的道：「廢掉他一身武功，自然也就不用回少林了！」

他此言一出，立刻把正大廳上的人全怔住了。

石不悔第一個大加反對，道：「這不行，我不同意！」

「快樂」一聽更不快樂了！

他叫了一聲：「師叔！」

智明沉聲道：「兩條路由你挑，快下決定！」

突然，劉翠花與李小小席大紅三位姑娘進來了！

那劉翠花抱住了「快樂」，道：「我不幹，我不會叫他回去當和尚的！」

「快樂幫主」道：「廢掉一身武功，我比個廢人還要廢人，那時候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拿，妳們還能跟我創什麼大業，我看……」

劉翠花道：「就算廢人吧，劉家寨養得起。」

此女眞心愛上「快樂幫主」了。

李小小也一樣，她與席大紅齊點頭。

此三女如此的糾纏，實令「快樂幫主」難下決心，要知一個會武功的人，他的生命已溶於武功上成爲一體，如果廢掉一身武功，那比之要他命還難過。

猛古丁智明一聲厲吼：「快下決定。」

「快樂幫主」狠心再咬牙，猛抬頭，道：「師叔，就算空空不義吧。」

他立刻閉上雙眼，盤膝坐在廳中央，不動了。

智明雙手托着慧明遺物高舉過頂，道：「師兄，你的兩位師弟難以達成遺命，只好以少林門規廢了空空武功，從此兩不相欠。」

他轉而對悟明點點頭。

那悟明立刻運功右臂，半旋身閃在「快樂幫主」身後面，嗖，他的單掌已按在「快樂幫主」的命門上。

他自然不會要「快樂幫主」死，有一股極强的熱力宛如萬馬奔騰般進入「快樂幫主」體內。

頓時間，豆大汗珠自「快樂幫主」的額頭滾下來，看得在廳上的人都怒瞪着大眼珠子。

忽的，悟明雙唇蠕動，也不知說了什麼蟻語。

再看「快樂幫主」，他的雙目張大，好像十分震驚的樣子，又好像天空一團烏雲變晴天。

就聽得智明道：「從此刻起，你已被我少林逐出門牆外，永與我少林斷絕關係。」

他大踏步往外走，劉世芳也沒有「留客」，還留什麼客，兩個和尚無情無義的，上一回還送了悟明銀子一百兩呐。

悟明也跟着智明往外走，却在二人快到院中的刹那間，就聽「快樂幫主」一聲大叫：「師叔！」

唉，這小子中氣足，平飛着追了上去，只一着，就知道，他不但功力仍在，而且似乎又高明了許多。

「快樂幫主」追上前去，伸手攔住兩位師叔，道：「總要給我這逆徒有孝敬二位師叔的機會吧。」

智明看看悟明，兩人彼此點點頭。

悟明道：「『快樂』施主，貧僧等叨擾你一頓吃喝吧！」

「哈……」

大廳上都是高手，也都看出人家手下留情，而且……

而且什麼？暫不能說，也不能說，因爲悟明對「快樂幫主」的蟻語中提的秘密……

劉世芳立刻吩咐趕快備一桌上等酒席，熱烈的招待着少林寺來的兩位高僧。

這時候最高興的當然是「快樂幫主」。

他本來就是叫「快樂幫主」。

＊　＊　＊

劉家寨來了高僧，這祭典也不必再請別的和尚來爲死難的人超渡了，有智明與悟明二人就夠了。

人多好辦事，花子幫兄弟們奔回信陽城買來一應吃的用的，又把席、李二家人接回劉家寨，只等天放晴，分一批花子兄弟隨着這二家返回家鄉先把麥種下去再說了。

＊　＊　＊

劉家寨一連超渡亡魂三天整，累得兩個和尚叫肩痛，第四天一早，兩個和尚便滿載而歸了。

這光景，「快樂幫主」當定花子頭子，既然如此，那就該早早結婚呀。

劉世芳早就命人把結婚東西一應備好了，日子選在梅開花的日子。

什麼叫梅開花的日子？十月初一呀！

三個姑娘不開口，這頭一個結婚選誰呀？抽籤來決定，必有兩個傷心的，就爲這件事，幾個老的還口角呐。

當然，誰先同「快樂幫主」結婚

誰爲大房呀。

這件惱人事爭到最後，還是趙打雷開口了：「別吵，別吵，問問『快樂幫主』不就知道了，他結婚，由他來決定呀！」

劉世芳、李士艮、席本初三人想了想，便把「快樂幫主」從廂房中叫來了。

由趙打雷問「快樂幫主」：「兄弟，問題來了，你先同那一個完婚？由你決定。」

「快樂幫主」道：「我如果只同劉姑娘成婚，另外二位姑娘就不快樂了，所以……我……我想三個人一齊來，誰也不吃虧嘛！」

他此言一出，石不悔衝上去好像要揍他，却見石不悔拉過「快樂幫主」小聲問：「你瘋了？一夜應付三個女的，你不是找死？」

「快樂幫主」低聲笑，他在石不悔耳畔道：「石老，可記得我悟明師叔對我的舉動嗎？他老人家知道了三位姑娘都是要嫁我，他暗中輸我『金剛不壞武功』，那是少林絕學，師叔叫我放心把三個姑娘都娶到手，師叔說，世上專情的女子太少了，難得她三人喜歡我，所以……」

原來那秘密這一回事呀！

此刻石不悔哈哈笑，道：「行，行，我同意你一吃三，哈哈哈……」

＊　＊　＊

主婚人乃四個人，男方一人是石不悔，女方三人當然是劉世芳、席本初與李士艮三人了，至於証婚人嘛，當然是那既黑又醜的趙打雷了。

劉家寨可眞的熱鬧起來了，十月初一好日子，鑼鼓鞭炮一齊响，這一天鬧完之後，席、李二家就要回中牟縣去了。

消息傳得可眞快，各路禮物全送來，其中最體面的乃是信陽城知府衙門送來的賀禮，那是由謝捕頭親自押送來的，劉家寨變成花子幫總堂口，謝捕頭能不巴結嗎？

＊　＊　＊

新房設在二門內最大一間廂房中，兩張大床併在一起，因爲洞房花燭不是一男一女睡一起……三個新娘一個新郎要打拚，一張床怎麼夠。

二更天剛到，好像所有的人都睡了，忽的，洞房外面附近傳來蓮花落聲——可也算是鬧新房了。

「哎，竹板打笑哈哈，花子求告上天啦，日頭東來慢慢走，五更天變成二更天，最好永遠是黑天。」

「哈……」大伙笑開了。

「哎，你也笑，他也笑，洞房之夜還不就是那一套，有什麼好笑。」

「哎，等着吧，等着瞧，明年咱們抱他三個小寶寶。」

「哈……」大伙又笑。

突然，洞房中傳來一聲吼：「方堂主何在？」

外面還眞的傳來方大鵬的聲音：「屬下在。」

「快樂幫主」道：「馬上帶人趕回汴梁許昌去，咱們的生意還是要開起來的。」

花子們眞聽話，當然，蓮花落也不打了。

＊　＊　＊

那張棉被眞夠大，一張被蒙起四個人，誰要問他們在幹什麼，他們合法化，誰管得着呀！（全篇完）

上文提要： 卓布衣代關庸敎小關幾招上乘武功，使其功夫大大長進。小關在小鎭遇到了陶璐被追殺，搭救了他。陶璐說已病入膏肓，不如早些死好，並且掘好墳墓躺下，死前交給他一對鴛鴦鏢……卓布衣迎戰「神蛛會」以遲覺為首的七大高手，終因寡不敵衆，身負重傷……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賭俠

小魔頭艷遇不斷　大魔頭力戰羣雄

即使不能砍成八塊，不論怎樣閃避，至少也要挨一兩刀。

他們捕捉這「巨蛾」，撒下了大網及輔助小網。

此刻人影條閃，一陣金鐵交鳴聲中，三件兵刃飛出，五人暴退，卓布衣有死裡逃生的感受。

大魔頭關庸站在他的身邊。

來得正是時候，自卓布衣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感激之情。

兩人點點頭，關庸以「蟻語蜨音」道：「跳跳看如何？」

卓布衣道：「正好試試效果如何。」

兩人並不是背貼背，而是平行站好，但一個面向前，一個向後，這樣可以兼顧前後八方。

七個全上了。

那是遲覺、齊天、江滔、「天地二怪」、包一鳴和用兩截棍的「八臂猿」婁英。

這婁英的功力僅僅次於遲覺。

「仙人跳」是極為精奧的一種身法、步法和招式的配合，兩人聯手合擊之術。

如果僅是這七個人，兩人還不必用這門奇術。

他們發現，暗中居然還有人尚未亮相。

他們的心意相通，先放倒幾個，以便待會另外幾個人一起上了也好應付些。

他們知道，大網之外還有一張小網。

那一張小網並非人手差，只是人少些而已。

「仙人跳」一旦發動，「天地二怪」大開眼界，道：「這是他娘的甚麼玩藝？像走馬燈一樣。」

「蓬！」鄭五被關庸一腳踹了出去。

一人出線，就出現了一個缺口。

兩人合擊，絕不會放過這等大好的機會，卓布衣也在包一鳴的背上砸了一掌，但很輕微。

在此同時，又有三個竄了上來。

關、卓兩人當然認識。

為首的是雷中雨，第二個是聞人俊，第三個是何九成，這三人合稱「雪山三鵠」。

這三個人任何一個都僅次於遲覺和齊天兩人，比包、江、婁及「二怪」等人高明多了。

加上這三人正好是十個。

對付這十人又豈止是以一當十，以十當百而已。

關、卓兩人的「仙人跳」已練了近一年。

合擊之術高明，加上使用的人又是頂尖中的頂尖，其威力之大，眞是非同小可。

但是，這畢竟是武林中十個頂

尖大豪。

這些人雖不是一體全有默契。其中「二怪」有默契，「雪山三鵠」更有默契，遲覺和齊天兩人也有點默契。

在這些分組有默契的合擊之下，關、卓兩人負擔了至大至猛的壓力，而「仙人跳」自也有其極限。

雙方都不能敗。

人多的一邊如果敗了會丟人現眼，無法交代。

關、卓這邊敗了，只怕會負傷掛彩，甚至不能全身而退。

都卯上了全力，兩張網的人又是只攻不守。

用這賴皮亡命的打法，他們已失去了身份。

這打法可謂「咄咄」逼人。

自己不要命，就等於要別人的命。

卓布衣此刻覺得兩隻手用到極限，也難以應付四面八方飛瀉交錯，忽幻忽現的刀光劍影。

只要一眨眼，也許要死亡兩次或多次。

中一刀或一劍會立告死亡，如中三五刀劍，是不是死了很多次？

十個人玩命，只攻不守，連關庸也挨了兩三下，肩衣上有兩道刀口，卓布衣挨了七八下之多，背上衣衫裂開了半尺多長，血透衣衫。

只不過雙方的壓力是相同的。

對方在關、卓兩人兩件兵刃之下，彷彿進入了兵刃藩籬之中，或者進入了狂風之下的竹叢之中。

目光無法盯住任何一道劍芒或刀芒。

兩件兵刃，有如刀山劍樹衍生不已。

突然，關庸一聲淸嘯中，傳來了金鐵交鳴。

其中還夾雜着兩三聲悶哼。

五個身子飛出，落地翻滾不已。

另外五個有的負傷，有的兵刃脫手。

兵刃未脫手而只負了輕傷的只有三個。

那是「八臂猿」婁英和「雪山三鵠」之二的聞人俊和何九成。

大約不到半盞茶工夫的喘息，十個人再次反撲。這一次當然更加狂猛，大有不勝即不退却的勢道。

關、卓兩人也必須以破釜沉舟的心情來接這雷霆的一擊。

在記憶中，他們沒有接過如此無窮壓力的經驗。

又是一陣震耳欲聾的大震，七個人暴退而去，兵刃出手，三個人滾了出去，噴血如注。

關庸和卓布衣也是口角血漬殷殷，各自退出五步及七步不等。卓布衣最後仍坐在地上。

遲覺抹去口鼻上的血漬道：「關庸，這只是開始……」

關庸道：「結束之期也不遠了吧……」

遲覺等扶着重傷諸人離去。關庸道：「老卓，你怎麼樣？」

「還好……」

「你傷得不輕，要找個地方為你療傷。」背起就走，但未奔出三四里路，有人負手站在小徑前方。

卓布衣道：「似乎非留下咱們不可了！」

關庸凝目望去，道：「大概是年先生年五洲！」

「這不妙吧？」

「你快走，能走多遠就走多遠，我來應付。」

「不行，我們兩個總比一個人好些。」

「老卓，我有把握脫身，却不能兼顧到你。」

「老關，我不能留下你一個人。」

「你留下必是我的累贅，快走！」他放下他，逼他速走，卓布衣目有淚光不忍離去。

「你還不走？非都陷在這裡不可？」

卓布衣嘆了口氣，道：「不行就快走，不必勉强，他想佔我們的便宜，以逸待勞……」

「我知道，快走吧！」

卓布衣走了，天很黑，又是淚眼模糊，有幾次差點絆倒，但他走得不遠，先服了內傷藥。

這種內傷，光是服藥是不成的。

他不能獨善其身，他以為關庸如果死了，就等於武林正義死了，儘管別人都叫他「大魔頭」。

年五洲頭戴方巾，身着藍色杭綢大衫，長眉朗目，神色儼然，外型不輸關庸。

年五洲抱拳道：「關大俠，眞是幸會。」

關庸道：「宴沒好宴，會沒好會，不幸之會也。」

「關大俠，久仰大名，終於來了機會。」

「年大俠選擇的時機，眞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年五洲笑笑道：「如果關大俠以為這樣對你有非常大的不利，咱們就改為三五天後如何？」

關庸不以為對方會放過這機會，就算他想改為三五天後，甚至明天，也是白說。

關庸道：「你選了今天又怎可更改？」

年五洲道：「關大俠有沒有考慮携手合作？」

關庸道：「是不是携手合作消滅到處結網的毒蛛。」

年五洲道：「共同織網，捕捉到處亂飛的飛蛾蟲，以便淨化武林

的天空。」

關庸道：「手段低下，難成大事，居然利用遲覺的小廝，冒我子之名殺人嫁禍，無恥之人。」

年五洲又笑笑，道：「關大俠不妨翻翻唐史，看看玄武門之變，以及看看明史，燕王取得江山的歷程，對目前的演變，也就不足為奇了。」

關庸啞然道：「這比喻就不倫不類了，玄武門之變，固然是李氏兄弟鬩牆自相殘殺，但李世民被哥哥元吉迫害，有一次宴請世民在酒菜中下毒，世民回家吐血一斗。至於明朝的燕王朱棣，造姪子建文帝的反，也是因為建文帝賞罰不夠嚴明，濫加削藩，而造成人人自危所逼出來的。你算什麼？一個江湖上的陰謀分子而已！怎可相提並論？」

年五洲道：「關庸，我相信你早有與我見個眞章的意圖。」

關庸道：「的確，不過並不急在一時。」

「今天此地無人，正好作一次印証，你看如何？」

關庸道：「關某雖無興趣，却也不太反對。」

「不要緊的，如果關大俠內力已消耗了些，一定要改期才有把握的話，在下自也不便勉强。」

關庸淡然道：「年五洲，你也不必拿話扣人！」

年五洲雙掌一錯，道：「關大俠快人快語，能和你印証一下，的確是人生一大快事和盛事。」

年五洲神色一凝，往前一滑。

兩人相距兩步，都開了門戶，但誰也沒先攻。

他們似在等機會，也可能在自我準備。

稍後，兩人幾乎同時發動，分不出是誰先攻誰在守，「噗噗噗」連接三掌，各退了三步。

關庸是很吃虧的，他曾和卓布衣接過十大高手近兩百招，而且還受了點內傷。

只不過他的功力深湛，而且內功別走蹊徑，在行路中甚至談話中也能閉住受傷部份的經脈而予以自療。

就憑這一手玄奧的功夫，幾乎是無出其右的。

只不過年五洲乃是少數高手中的高手，又是有備而來，以逸待勞，可以說佔盡了天時和地利之便。

這三掌對拆，二人都用了七成內力。

年五洲吃驚於關庸在力拚百餘招後且受了內傷，內力仍然如此渾厚，他自己却是較為輕鬆的。

關庸在動手時却不能自療內傷。

如此劇烈的震動，關庸內腑隱隱作痛。

只不過這是一次對決，絕非理性的印証。

他必須面對死亡的威脅。

一己的死亡何所懼哉？只怕他的死亡，會帶動武林危機的加速來臨，而且他一死，「大魔頭」之名永遠也洗脫不掉了。

年五洲勝券在握，二人交換了二十餘招時，他就能感覺到，關庸內傷在加重，所以接招時內力稍吐即收。

因而關庸有點頹勢。

只不過年五洲也知道，這是一隻病虎，就算是一頭猛虎有病，發了威也是非同小可的。

年五洲可算是老油子了。

他要收拾關庸，團體的榮譽感小於個人的英雄主義，關庸如果栽在他的手中，即可被視為武林數一數二的人物了。

儘管人家是以疲兵之身應戰的。

關庸也知道，如不受傷，在一百五十招內，他大致可以使年五洲失招，甚至把他打傷擊倒。

現在，關庸看得出，年五洲希望招招接實。

也可以說掌掌接實，旨在加重他的內創。

這樣打下去，即使關庸的內力稍吐即收，也會加重內傷。

這種不公平的對決，一步步迫近死亡的邊緣。

年先生之名，將於關庸死亡時大噪武林。

關庸的雄心仍在，他不會讓年五洲輕易得逞的。

偶爾，他也會以精銳的散手趁機反擊一招。

這種散招的爆發力大得驚人。

以年五洲目前的情況，關庸的負傷之身要傷他很難，但却能消磨他的銳氣和信心。

八十招後，關庸退多進少。

他必須十分技巧地把對方的力道卸掉大半。

不使內創惡化，又要化解對方招式的危機，眞是太難了，加之二人的功力本就相差極微的。

近百招時，關庸砸了對方一掌，但力道不夠。

用力打人，也會加重自己的內傷。

接着，年五洲全力連攻七招，擊中關庸兩掌，把關庸逼退了七八步，而且攻勢未停。

這種令人喘不上氣的打法，內腑受傷逐漸加重的人是無法持久的，關庸會照卓布衣意思想走就走嗎？

他雖然傷勢已漸加重，要走還是可以擺脫年五洲的，但是，像他

這種身份的人，就不會那麼做的。

百招之後口角滲出了血絲。

年五洲有此發現，內心一樂，沒想到樂得早了些，「蓬」地一聲，左腰上挨了一脚，那部份好像起了火。

含恨出手，全力搏殺，關庸的傷勢已不可收拾了。

此刻他就是想以全力作孤注一擲，也無法與敵偕亡。

連續中了五掌之後，關庸還砸了年五洲兩掌一拳，但已經到了强弩之末檔口。

此刻一掌閃電砸到，正中關庸的背心。

關庸栽出六七步倒下，昏厥了過去。

口中噴出一灘鮮血。

這是一件慘事，也是武林中的一件大事。

年五洲仰天狂笑，四山迴應。

有此結果，他的名氣已進入另一境界了。

以前，他從未想到會有這麼一個場面。

他笑了一陣，看看地上的關庸，然後再次得意地大笑。此時不笑，更待何時？就在這時，坡下走上一個人來。

這人很文雅，面貌也很清秀。

衣衫鮮明華貴，再配上那種斯文儒雅的風度，一下子就吸住了年五洲的注意力了。

這人三十多歲，俊逸極了。

年五洲抱拳道：「尊駕何人？」

來人不出聲，却以手語比划着。

是個啞巴？這當然大出年五洲的意料。

這種聾啞之人所使用的手語，他懂得不多。

正因為不多，所以要很注意去看。

這文士十指修長白晰，面帶微笑，微微露出編貝似的牙齒。年五洲忽然警覺，這是個美好動人的女人。

正因為有此發現，就更加注意她的一顰一笑了。一個女人動人美好，似乎是個啞巴也無所謂了。

年五洲勉强看出了這啞女的手勢是：「我有個包袱，昨夜經過此處丟了，你有沒有看到？」

年五洲道：「沒有看到……」

就在這時，他忽然覺得背後有微聲。

像他這等罕見的高手，雖然背向關庸躺身之處才不過五六步，任何一點聲音都該聽到。

只不過一個人在美色之前，又有點欺她啞巴的心情之下，警覺性也就大為減低了。他一回頭，吃了一驚。

一個人已抱起了關庸。

這個人正是卓布衣的二女兒卓約。

年五洲道：「丫頭何人？」

卓約道：「我是過路的人，見人有難不能不救！」

「妳怎知他有難？」

「口吐鮮血昏倒在地，你能說他無難？」

卓約抱着人就走。

年五洲豈能讓她把人弄走，厲聲道：「丫頭，你活夠了？」

卓約沒有回應，頭也不回疾奔而去。

年五洲要追，忽然這個男裝的美女向他攻出一招，而且還相當地凌厲呢。年五洲迴身接下。

剛接了一招，這女人的第二招又到。

妙的是，這女人攻出的一招竟是下盤。

像要「捉龍」似的，疾抓他的下體。

年五洲固然是個有身份的人，但不論有何身份，畢竟才五十五六歲，遇上這陣仗，也會心動。

他內心一蕩，不免想入非非。

那知這女人抓出的手突然一偏，猛戳他的「環跳穴」。

此穴在胯骨附近，負聯絡上下身之責。

年五洲一驚，輕薄之心立消，吸腹撤步，衣衫被她的指尖劃破，不由獰笑道：「妳不是啞巴？」

「當然不是！」

「以此卑鄙手段來救人的？」

「到底是誰卑鄙？以逸待勞，對付一個已受重傷的人，居然還洋洋自得，仰天大笑？」

年五洲一字字地道：「妳是何人？」

「只怪你孤陋寡聞！」

「莫非妳就是昔年暗戀關庸的『血爪鳳』段幗英？」

「年五洲，就聽你的談吐，就是浪得虛名，上不了大枱面的貨色！」

「難道我說錯了？誰都知道，昔年妳對他有意思，他却流水無情，妳一怒而退出了武林！」

段幗英冷冷地道：「就算你說對了一半吧！」

「我逮到妳，不愁找不到關庸，我相信妳和那少女商量好了，妳冒充啞巴吸引住我，她就救人。」

「對！就是這麼回事。」

「妳能走得了嗎？」

「不是我走不走得了，而是你是否走得了？」

「我？」

「對！我要你的一對招子（眼睛）！」

「妳？快別吹了！妳昔年雖然挺活躍，有點名氣，也不過是那些

登徒浪子捧起來的。」

「我不否認，現在我還是要你的招子！」

她吹了幾聲怪調的口哨。

四周「啪啪」聲傳來，天上出現了一些鳥。

年五洲一楞，鳥又如何？他會怕鳥？

但這些鳥到了上空就盤旋不走。

段幗英反而負手退了下去。

年五洲仰望天空，大概有鷂鷹(專捉小動物的)、隼、鷲、貓頭鷹、鵠和烏鴉等。

這些猛禽之中居然有烏鴉在內，而能相安無事。

段幗英再次吹了幾聲口哨。沒聽說她會驅鳥。

可怖的情況出現了。

蔽空的鳥類有如萬箭射下。

四面八方，有的直上直下，有的斜刺衝來。

有的則在遠處貼地射向他的下盤。

就算他是罕見的高手，見過大風大浪，有生以來，可沒見過這等場面。

他知道，運起護身罡氣，大致可以擋住鳥類的攻擊，但運氣護身十分消耗內力，不能持久。

一邊不是還有個「血爪鳳」段幗英嗎？

儘管如此，為了安全，尤其是這些猛禽攻人，大多是攻擊面部，必先啄食雙目，那還得了？這工夫他運起了罡氣，也作了還擊的準備。

那知這些猛禽只是在他身子四周掠過。

既然不近身，他就不太用力，只是揮手作勢欲攻。他以為也許是這些鳥以為他要攻擊才沒攻上。

就這樣上下四方，各種鳥類穿梭飛行，穿來射去，總是不離左右一丈之內的距離。

繼續了約兩盞茶工夫，鳥似乎一點也不累。

年五洲一點也不敢大意，身上却落了些鳥糞。

他以為是段幗英要使他疲於應付而力盡時，再對鳥兒們下達攻擊令。古人公治長會鳥語，這是儘人皆知的事。段幗英可能也會一點。」

段幗英的確也稍會鳥語。

全神貫注四面八方千百隻猛禽穿梭飛掠，太耗精神，他以為這是一種很有效的疲勞戰術。

和他利用遲覺等十大高手以疲兵戰術對付關、卓兩人一樣吧？

那知又過了一會，忽然發現一些鳥類突然消失了。

鳥不見了，段幗英也早已不見了。

年五洲大呼上當。

段幗英不過是製造那少女救人的機會，讓她有充裕的時間把人帶走，就是追也來不及了。

當然，如果再繼續應付飛掠的鳥類一個時辰以上，使他筋疲力盡，頭暈眼花(按：他必須把頭轉來轉去監視前後左右的鳥類)，然後段幗英再上，他就很危險了。

為什麼段幗英不上呢？

答案並不難找。

大概她要追上少女，儘快為關庸療傷。

* * *

關庸在段幗英的急救下好轉。

現在，段、卓二女都在他的床前。

這兒是海邊漁村中的一個小屋，這小屋比漁民的小屋大不了多少，只是前後的院子大些而已。

「幗英，多謝！」

段幗英冷冷地道：「我不是救你，只是不甘武林被這些心懷叵測的人把持，如此而已。」

「即使如此，我也感激，妳是如何脫身的？據我估計，妳……」

「當然，也許兩個我也不是他的敵手。」

「那妳……」

「我沒有把握也不會出頭，我有些扁毛畜牲。」

「鳥？」

「對！你向窗外天空看看。」

關庸推窗看看天空，有三五隻鳥在飛。

「這幾隻鳥能把年五洲唬退？」

「不止三五隻，共計七百餘隻，有各類鷹、鵠、隼、鷲及烏鴉等，沒有攻擊，只是繞他飛行，消耗他的體力，然後待你們走遠，我才收手退走。」

「高明，這位小姑娘又是誰？」

「她是卓布衣的二千金，名叫卓約。」

「她怎麼會和妳一起？」

「巧遇，但我知道她們三姊妹都對你那兒子有意思，就要她作助手，救她未來的公公，她當然願意。」

「幗英！」關庸皺皺眉道：「據我所知，犬子對卓兄的長女卓倩有情感。」

「難道人家救你就白救了？」

「報答也可以用別的方式。」

「人家就要這個方式。」

關庸道：「最好還是問問犬子，不要使一件好事變成一件糾紛。」

段幗英道：「多要一個也無妨吧！」

這話似乎是妙語雙關，似也有影射她自己的意思，關庸有妻子，再加上她段幗英也不算多吧？

關庸道：「年紀輕輕就讓他納

妾？」

「什麼妾不妾的？人家是姊妹，姐妹從不計較大小，你操的什麼心？」

「好，我考慮考慮。」關庸開始行功治療。段幗英和卓約來到屋外院中。

卓約低下頭去，幽幽地道：「阿姨，請救救我！」

「救妳？什麼事有那麼嚴重？」

卓約低着頭不出聲。

「是不是和小關的事？」

她點點頭。

「放心，你救過他老子，他不答應也要答應，只是我要找到你大姐卓倩，開導她一下。」

「阿姨，事情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是哪樣的？」

卓約吶吶半天不敢出口。

「說，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我都能為妳作主。」

卓約遲疑再三，終於一點一滴地說了一切。

這件事驚得段幗英楞了半天。

她幾乎不敢相信，這個才十八九歲的小姑娘，膽大包天，竟敢作這種事！想當年，她的膽子夠大，初出道就主動追這個武林大人物，當時曾令人咋舌。

而卓約她……這眞是年頭變了。

原來卓約曾冒充大姐卓倩和關永有一夜纏綿。

那就是第一夜是齊鳳，第二夜即卓約。

結果兩夜風流，皆非卓倩，但關永却不知道。

段幗英踱着步，十分為難。

這事怎麼說，除非說卓約是她的徒弟。

徒弟也不行啊，可是她已經答應下來了。

老臉不要了，也要把這件事擺平。

只不過她內心一直還在大叫：「天哪，是誰借給這丫頭的膽子，這個少男眞是對她那麼重要嗎？」

其實她可以回答，這答案她年輕時，和卓約也有點類似，但到如今她還沒有得到關庸。

因此，她倒也有點同情卓約了。

當然，看看自己蹉跎了二十年的青春往事，內心也有點酸楚滋味，這是自找的，又能怪誰呢？

* * *

齊鳳被齊天遇上，父女走的路子不同，以前齊天還不知道，近來才看出，似乎女兒和關永的關係不同了。

「丫頭，妳敢和爹作對？」

「爹，我不懂你的意思。」事實上她當然懂。

「妳和關永那小賊……」

「爹，誰是賊誰不是賊，大家心裡清楚。」

「什麼？妳說爹是賊？」

「我可沒有那麼說。」

「丫頭，妳知道他們父子不可能太久嗎？」

「不太久？爹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們活不久的。」

「如果是天命如此，人力不可抗拒，誰也沒有辦法，只有認命。如果不是天命，哪一個有這麼大的口氣？」

「丫頭，妳想死？」

「爹，為了女兒的幸福，你應該站在女兒這邊說話。」

「你們是不是已經有那個了？」

「這不是多此一問？」

「丫頭，妳簡直是皮厚！」

「爹，我已經是關永的人了，而且這件事是女兒主動，任何人敢動小關，我都會和他拚命。」

「丫頭，這話對我說無妨，要是……」

「要是對你那些豬朋狗友說就有麻煩？」

「何止麻煩！」

「他們要殺我？」

「他們要妳把關永拉過來。」

「我會那麼做嗎？」

「不那麼做，妳會知道後果！」

「要殺我們？」

「不，他們只想使妳變成一個小寡婦，這還是我的面子。」

齊鳳道：「沒有人性！」

「丫頭，我已經對妳說清楚了，一切後果自負。」

「我死了爹也不會關心，你所關心的只是能不能把關永誘到你們的手中，然後威脅關前輩而已，對不？」

齊天道：「對付一個武林共棄的大魔頭有何不可？」

「依我看，你們這邊沒有一個好人，關老伯空背『魔頭』之名，却是一個君子，爹，你該回頭了。」

齊天道：「妳不聽爹的話，我可要動手了。」

「女兒會全力抗拒的。」

「丫頭，妳行嗎？」

「不行再說！」

「妳要不要再考慮一下？」

「人家的長輩都是帶領晚輩往正途上走，往高處走，你却要女兒昧着良心作壞事！」

齊天出了手。

齊鳳全力招架，怎奈她的武功全是老子教的，這怎麼成？要不是齊天手下留情，她早就倒下了。

眼見就要被人擒，有人冷冷地道：「齊天，你滾吧！」

齊鳳一看，竟是她的情敵卓倩。

這可新鮮，卓倩會幫她嗎？

「丫頭，你敢管我們父女的事？」

「現在武林中正邪、黑白分明，沒有任何一件事是閑事了，你不走我就要出手對付你了！」

「丫頭，妳行嗎？」

「要不要叫你女兒站到一邊去試試看？」

「怎麼？你要獨接我齊天？」

「就是這個意思！」

「狂妄的丫頭，妳爹也不敢如此托大！」

「家父要制服你，不會超過四十招。」

齊天大怒。

他在「神蛛會」中是很有份量的人物。

年先生不說，下面的人只有遲覺比他高些。

齊天捨了女兒撲向卓倩。

一連三招，心中不由一動，倒是低估了這丫頭。

雖然這三招未出全力，却試出卓倩的底子很厚。

原來在卓布衣的三女中，長女最用功。

當然，除了用功之外，也要聰明才行。

因此，她大約吸收了卓布衣的武功約六成半至七成。

須知卓布衣一人能接齊天及包一鳴等三四個之多，而卓倩以卓布衣七成的功力獨接齊天，當然相當棘手了。

齊天心頭暗驚。

要是敗在此女手中，女兒更瞧不起他了。

齊天全神貫注，用心出招。

這麼一來，以卓倩的經驗要勝這個身經百戰的老狐狸，還眞不易。

齊鳳在一邊觀戰，內心很矛盾。

幫誰呢？幫她爹，卓倩絕對走不掉。

如果幫卓倩，她老爹只怕要栽。

只不過卓倩是來幫助她的，她能袖手不管嗎？

大約六十招後，卓倩砸了齊天兩掌。

齊天也掃了卓倩一掌。

中了兩掌的人不在乎，被掃了一掌的人却受不了。

近八十招時，卓倩擊中齊天六下之多，齊天却僅擊中卓倩三下，但卓倩却有點支持不住。

「爹，住手吧！」

「爲甚麼？是她自己送上門的，爹又沒有招惹她！」

「我叫你住手你最好住手！」

「丫頭，她和妳有甚麼瓜葛？」

「爹不要管，你走吧！」

「爹不走呢？」

齊鳳突然出了手，二對一，齊天馬上就不成了，只好退出，道：「丫頭！妳這麼胡塗，今後非吃大虧不可，可別怪爹幫不上妳的忙！」

「你不必操心！」

齊天走後，齊鳳道：「妳爲甚麼要幫我？」

「我本不想幫妳，可是我要是不幫，必被視爲小人！齊鳳，我想問妳一句話，請據實回答。」

「一定會的。」

「關永愛妳嗎？」

齊鳳猶豫了一下，道：「我相信，她愛我只是由於我已失身於他，絕對不能和妳相比。」

「那妳就好好愛他吧！」

「卓倩，我對不起妳。」

「不必說這句話了！」

「妳恨我嗎？」

「以前有，現在看開了。」

「如果妳還要，我可以設法！」

「我不拾人的牙慧。」卓倩走了。

齊鳳想了一下，大聲道：「卓倩……」

卓倩不應聲。

齊鳳追上，道：「卓倩，我虧欠妳的，我一定要設法回報。」

「回報，爲甚麼？」

「我不是說過，我虧欠妳的。」

「妳欠我甚麼？」

「關永本和妳交厚，我應該是奪妳的愛了。」

「不必客氣！他還沒有專屬任何一個人！」

「卓倩，妳聽我說，我一定要成全妳！」

「幹甚麼呀？」

「讓你與我合有關永。」

卓倩一楞，天下有這樣一個女人嗎？

既得的利益會讓別人分一杯羹？

「眞的，卓倩，我這樣是由於佩服你。」

「不必了！」

「不，卓倩，不這麼作我於心不忍！」

「到底妳要如何？」

齊鳳在她耳邊說了一陣。

卓倩連連擺手，道：「那算甚麼？」

「怕甚麼？又不會把過錯加在妳的頭上。」

「不，我不來那一手！」

「卓倩，我決定要這麼做的！」

「我決定不這麼做……」卓倩回頭就走，齊鳳出指逾電，卓倩倒在她的臂彎中。

* * *

關永在和小毛小酌。

他對小毛是推心置腹的。

小毛對他也會掏出心來，兩人

有如穿一條褲子。

「小關，齊鳳呢！」

「誰知道？」

「你似乎並不關心她。」

「也不是這樣的，只不過總是有點……」

「我懂。人都犯這毛病，如果是你主動追上她，就會很珍惜她，被動的，就差得多了。」

「也不是那樣的。」

「其實就是那樣！齊鳳的外型絕不次於卓倩，但妳對卓倩就大不相同了，對不？」

小關不出聲。

「我們作一個比喩吧！假定採取主動，來那一手的是卓倩而非齊鳳，你現在又會怎麼想呢？」

小關道：「也是一樣。」

「甚麼意思？」

「不變！」

「這句話我還是不懂。」

「我仍然喜歡她！」

「小關，只怕未必吧！果眞如此，那也是不幸的。」

小關道：「男女間的事，永遠也不會公平！」

這工夫齊鳳上了樓。

小毛急忙叫小二添了杯筷。

然後小毛爲齊鳳滿上一杯酒道：「關夫人，你們好好喝一杯，我要上街去買點東西。」

說着話下樓而去。

小毛非常識趣，讓出地方讓他們熱乎一下。

關永道：「妳去了何處？」

「到處找你。」

「不要在外面亂跑。」

「亂跑是甚麼意思？」

「也就是小心遇上色狼。」

「你何不說，不要再和別的男人胡來？」

「妳要那麼說也可以！」

齊鳳眞想拂袖而去，但她畢竟還是忍下了。

已由姑娘的身份變成了婦人，不忍又能如何？

到目前爲止，至少是她獨佔小關的。

飯後返回客棧，齊鳳在洗澡。

小關道：「快點！」

「幹什麼？」

「妳不知道要幹什麼？」

「你不是不太有興趣？」

「有時有，有時差點。」

齊鳳又忍下了，她不能不想：我倒要看看，是不是你認識的女人只有我一個人賤？

小關等了好久，他先上了床。

在小關似睡非睡時，身邊有個全裸的女人。

小關翻身就上。

現在他對齊鳳很不禮貌，似乎只要勾勾指頭就可以支使她了，所以女人的行爲要十分檢點。

關永予取予求，而且動作粗獷。

有時齊鳳會偷偷哭泣。

因爲小關對她太過份了。

可是這一次，小關弄了一會，却覺得有點不同，齊鳳和他已有幾十次的經驗，今夜爲何稍有不同？

儘管如此，關永還是沒放在心上。

他只是感覺，今夜的感受上更妙更刺激些而已。

局部的感受不同，胴體似乎也不一樣。

他忽然亮起了火摺子。

他呆了，下面的女人居然是卓倩。

這怎麼會呢？在一起吃飯的是齊鳳，後來洗澡的也是她，怎麼現在換了人而不是齊鳳了？

難道齊鳳會容納卓倩？

卓倩並不比齊鳳美多少。

只不過在小關的心目中，她比齊鳳好。

卓倩剛被送上床時是被齊鳳爲她服了藥的。

那種藥只能使她昏迷兩盞茶工夫。

待她醒來，早已被小關弄了好一會了。

她想大叫，但叫不出來。

她想把他推下床去，但是生米已成熟飯，一切都認了，此刻她閉着眼，流着委曲的淚水。

她當然知道，關永已亮起燈在看她。

一個少女赤身裸體，被男人愛撫以及做那件事，痛中有些刺激，還有心理上的緊張和悸懼，當然，自尊也在流血。

看了一會，關永又上了。

這一次，她的感覺就不同了。

她體會到，他在憐香惜玉，他在小心護持着。

不像未點燈之前，他以爲下面的人是齊鳳。

那心理是爲了洩慾，哪會憐香惜玉？

卓倩的胴體奇軟如棉，好像渾身都沒有骨頭，身上散發出濃郁的幽香。

關永的情慾有如爆發開來。

此刻知道抱的是卓倩，烈火的慾潮泛濫着。

在這種情況之下，刺激到了巓峯，而洩身時就會出毛病了。

關永突然在她的身上不動了。

卓倩那知這其中的危機。

停了一會道：「小關……小關……你還不下去……小關……小關……」連叫十餘聲，沒有一點反應。

她正要把小關推下去，忽然有人在窗外大叫道：「卓倩，不要動他……」齊鳳衝入屋中，拔下頭上

的簪子在小關的屁股上猛刺一下。

小關這才「咯」地一聲震動了一下。

接着小關翻下，卓倩大羞而掩面悲泣。

齊鳳道：「卓倩，妳差點鑄下大錯。」

「好討厭，賴在上面不下來。」

「卓倩，妳錯了，那是『脫陽』，也就是所謂『大洩身』，如果剛才把他推下身來，他就完了。」

「完……完了？」

「對！男人在極度興奮之下就會『脫陽』，又叫『大洩身』，也就是俗稱的『鬆死』，那是全部精液統通洩出的現象。通常男人射精只射出一部份，所以他們一夜數次每次都有精液。」

卓倩不出聲。

小關却聽清楚了。

他忽然對這兩個女人都有了歧視之心了。

卓倩和齊鳳沒有什麼分別。

女人主動上男人的床，他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儘管他剛才體會到，卓倩的胴體絕對不一樣，極盡軟柔、細滑，而且緊鼓。但是，在內心上，他排斥這種女人的主動。

他怎知這全是齊鳳一手包辦的行動呢？

齊鳳退出，好一會小關才道：「想不到妳的膽子也不小。」

「你是說色膽？」

「不是嗎？」

卓倩本想告訴她，完全是齊鳳一手幹的好事，並未徵得她的同意，可是現在她又不想說了。

關永見她不出聲，更是心照不宣。

爲了得到他，和齊鳳一樣。

不同的是，齊鳳是冒卓倩之名上了他的床。

卓倩却又是冒充齊鳳上他的床。

說得實在一點，她們來自武林世家，在行爲上却和勾欄中人差不多，甚至高等妓女也講究身份，三次以內絕不會陪客過夜的。

人類都有其自尊，妓女也不例外。

關永過了一會又壓了上去。

「你這是幹什麼？」

「妳在乎？」

「你以爲在乎好還是不在乎好？」

他只是予取予求。

卓倩不出聲了。

她已失身於他，也希望委曲求全。

可是有的時候，雖然盡量委曲自己，也不能求全。

關永此刻和玩齊鳳的心情一樣。

他是狠心的人嗎？當然不是。他只是以爲，男性自尊受到了傷害，就像她是妓女，被這兩個女人嫖了一樣。

這是有自尊的男人所無法忍受的。

當然，對些沒有自尊的男人來說，他們還以爲撿了便宜呢。

他盡情地玩弄放縱。

甚至還變換花樣及姿勢。

一個剛被破瓜的少女，當眞被弄得死去活來。

最後她把他推了下去。

「齊鳳……齊鳳……」

「幹什麼？」齊鳳在門外應着。

「妳來接力！」

「你瘋了？」

「我沒瘋，只是由於剛才射光，既然不再射精，就永遠不夠，來嘛，妳在一邊觀看，相信妳也忍不住了。」

齊鳳比卓倩開放多多，但她却很看不慣小關這種作風，簡直太不像話了。

只不過，她現在也不敢得罪他。

畢竟是她把卓倩弄上床的。

齊鳳進屋，小關道：「快點！」

齊鳳脫衣，卓倩穿上了衣衫走出屋。

二人又弄了近一個時辰才完。

小關不久入睡，小毛在暗中看到，連連搖頭。

也不知道該責備小關還是二女。

齊鳳事畢下床去找卓倩，她已經走了。

齊鳳知道，卓倩會恨她。

她還沒來得及向小關解釋，是她制住卓倩而做了這件事的，外出去找，當然是找不到了。

中午小關才起床，這一夜大概比耕田還累。

午飯時小關道：「卓倩呢？」

齊鳳不出聲，因爲小毛在一邊。

「卓倩呢？妳沒聽到我說話？」

齊鳳道：「走了。」

「她爲什麼要走？」

「爲……爲什麼？」

「是啊！既然主動上了我的床，目的已達，今後就是我的女人了，她到哪裏去了？」

「小關，你最好注意你的言行。」

「我的言行要注意？」

「當然，小關你變了。」

「我當然要變，因爲我忽然變得有價值了，所有的女人都自動送上門來，而且自動上床。」

齊鳳霍然離座，道：「她們雖然不値錢，能自動地來，却也能自動地走。」

「怎麼妳也要走？」(未完・六)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858 8682 Fax：540 4422

Graphic-Eye Advertising Limited